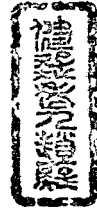




結婚集



歐羅巴文藝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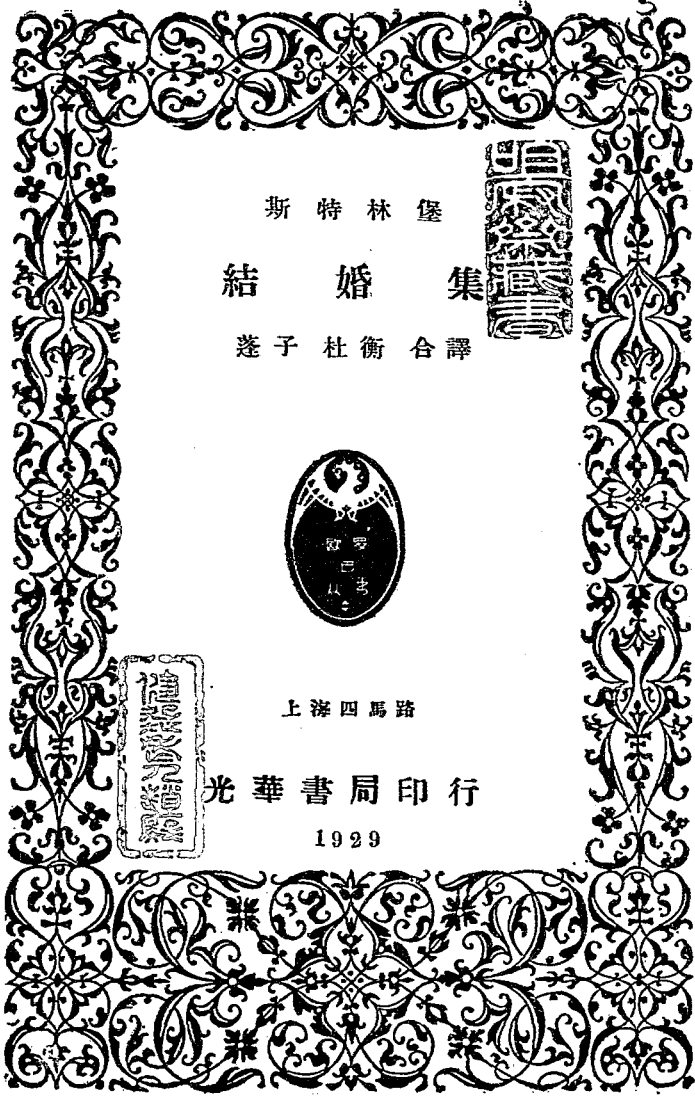
結 婚 集

此殆多年前所購者，君心緒不寧，
迺久置而未讀。耶！今于庫籍之中
得之，雖未詳讀其內容，然可斷言
非方今流行肆間之《結婚十年一書》
所可擬其萬分之一者。吁！而此書之
銷路，迺不勝結婚十年可知。吾國讀
者，豈不恒劣矣！
健 疑 誌

錢牧風裝幀



MG
1532.4



斯特林堡

結婚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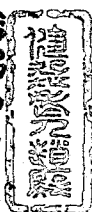
蓬子 杜衡 合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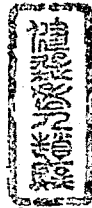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關於斯特林堡



關於斯特林堡

奧古斯忒·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是十九世紀後期歐洲文壇上的一隻巨獸。

在敘述他的生涯之先，讓我用我的舊鋼筆，以文字作顏色，繪一個斯特林堡的面型在下面，好使讀者們有一個印象在腦海裏，縱然是模糊的。

一頭沈重的黑頭髮覆在他的頭上，有如一湖溫柔的漣漪的波浪，這對於斯特林堡是一個夠真確的形容。他的額角幾乎成了一個四方形，且大得駭死人，正像一幅風景畫裏的一座高山。他的歷盡

滄桑的個人生涯裏所遭遇到的陽光與陰影，留下了，或者不如說，反映着或種痕跡在他底額角上。而且，還有濕潤潤的花球似的捲髮掩覆在他的額角呢，真會使人想起他是一個裘璧忒 (Jupiter) 的化身來。他的面龐的下半是小且尖，再加上他的蒼白的頰頰，實在配不上他的額角。一叢柔軟的繁密的鬚髭聳出在他的脣上，但也掩藏不了他的小口嘴的曲紋。他的大而灰白的眼睛是頗刺人，因為有一圈黑的邊沿在他的疲倦的，憂鬱的，彷彿流過很多的眼淚的眼睛的周圍。斯特林堡常說他的神氣很像美國的神秘詩人愛倫堡的。(根據約翰·瑪蒂生 John Mortensen 的話。)

看了上面這一幅面型畫，對於斯特林堡，平日有許多疑心這一位女性憎惡者 (Woman hater) 是冷酷的，粗暴的，且充滿了惡意之光在他的眼睛裏的，如今可以了解他是溫雅得如一個姑娘，憂鬱得如一個牧人，而決不是一隻飢餓的野獸呵。

更進一層，我們還要借用他自己在題名“女性

憎惡與女性崇拜”的散文裏的話，來闡明他是否真是一個女性憎惡者。他說：“因為我有女性憎惡者的名譽，而且人們都叫我女性憎惡者來取樂，所以我非問一問自己不可，到底我是否一個女性憎惡者。回顧我的過去的生涯，我發現了我自從變成了一個男人，我的生活常常和婦人們發生一種正當的關係，在她們面前會使我感到很快樂，因為她們仍以婦人們的態度對待我的。但是當她們的行動變成了男人的仇敵，不去修飾她們的美麗而且失去了她們的魔力時，受了自然的健全的本能的暗示呵，我要憎惡她們了，因為我在她們身上感到了一些男人的東西，一些我們的同性的本質，這個使我的心底裏覺着深惡痛恨……因此，我雖然娶了二次妻，而且有了五個孩子，但我決不是一個女性憎惡者。”

斯特林堡決不是這麼一個可怕的沈淪，所有的女性都會覆沒在這裏面的。

爲了經濟篇幅起見，讓我們簡單地敘述他的

一生的概梗吧。

一八四九年正月二十二日，一個男孩子誕生在新篤克霍姆，他就是奧古斯忒·斯特林堡。他的父親是一個小小的店夥，在斯特林堡剛誕生之前失業了。他的母親是一個小旅館裏的下女（Barmaid）。斯特林堡是他們第三個孩子，一對窮苦人的孩子。十三歲那一年，他的母親逝世了，但不到一年，他的父親又結了婚。

“這事變的發生完成了這孩子在家中的孤獨生活”Edwin Björkman曾經這麼說；他是最早介紹斯特林堡到美國去的人，他翻譯過他的幾個戲曲。“以後幾年間，他帶了普通的熱情獻身於宗教的思索與實行裏。這情調，一直到他上烏撒拉大學去時候纔消滅。那時他是十八歲。他在大學裏的第一個學期，是窮到連買書的錢也沒有。更糟的——是他住着的無遮蔽的閣樓是太冷了，但他連買柴取暖的錢也沒有。”

回到斯篤克霍姆後，他試一試教書的滋味。許多醜陋的，醜陋的，愚蠢的且飢餓的孩子們，每天

被不幸驅到他的眼前來，斯特林堡真沒有勇氣來消除他的精神上的痛苦的衝突與爭鬪呵。

“痛苦在窮人們的臉上打上了那種苦難和絕望的印子，就是歸附宗教或希冀蒼天，也消滅不了的……”是他在學校裏所得的印象。

他的經濟情形是陷在可怕的拮据裏，爲了麵包他非找到工作不可了。有一個時期他在保險公司裏做事。一八七三年的盡頭，他認識了一家報館，於是在報館裏工作。

當他在皇家圖書館裏找到了一個事情，他的經濟情形纔算好一點。

一八七六年，他第一次上巴黎去。這趟旅行對於斯特林堡有很大的益處。他去拜訪巴黎的戲院，博物館和豐富的圖書館。雖然他聲明還是失望。

上法國去的前年，他遇見了一個婦人。這婦人，對於他一生的前程，是有很明顯的影響的。那時他廿六歲。女人名叫雪麗·房·伊賽，比他小兩歲，長得很動人。斯特林堡遇見她時，已嫁人幾年了。結果她離了婚，和斯特林堡結婚。他的生活翻

開了新的一頁。含了幸福，含了笑，他沈醉在神祕的甜蜜裏。他在這種不習慣的刺激下，又開始充滿了生活力來寫作。

第一年結婚生活於他很幸福。他自己也曾描寫過這個。在哈姆里格街，三層樓上的一個三間大的房間，變成了他的真正的家庭。雖然他正值浪漫的青春期且充滿了革命思想在他底腦海裏，但他仍戀着家庭生活不肯放。在宿舍裏他遇到了一個人，總是這麼問：“雪麗在那裏？你有看見雪麗嗎？”

當他從皇家圖書館辭了職，隱居瑞士，一心從事於著作生活的時候，他寫了一冊短篇小說“結婚集上卷。”這冊書是他的藝術的轉變的最初的關鑰。在這一冊書裏，暴露了近代人的結婚生活的悲慘，不知道有多少青年男女的幸福呵，都沈沒在經濟的暗礁上了。在這一冊書裏，斯特林堡對於女人的態度，已由欣賞的轉變成批評的，不過還沒有顯出那支配他的後半期的文藝製作的女性憎惡來。

一八七九年完成長篇小說“紅室”，一部名著，有人譽為“瑞典文學史裏通到寫實期去的一扇大

門。”

但是，不幸得很，一八七九年影響瑞典的經濟的危機，突然從天上落到他身上，不過，他仍懷了滿腔憤怒的熱情，激烈地工作着。無疑的，這一個時期，他的作品的主要的目的是爲錢了。

但這時候，有更不幸的事情發生在斯特林堡身上，他的妻子忽然被戲院吸引得很凶，於是他對於戲院的態度便不似平日了。可他還沒有失去勇氣，他鼓勵自己去加入了一個名‘俱樂部’的組織。他和他的妻都是‘俱樂部’裏的書記。

夏天，他們離開了斯篤克霍姆，組織家庭在一個島嶼上，他從前的逃避地。爲要給他的妻子演，他開始寫一個戲曲，但真怪，他不採近代的題材。結果寫成了一個“行社的祕密。”

“結婚集”下卷在一八八五年印行，沒有出板的地方。上卷銷完後，布尼書店不願再板。在下卷裏，他對於婦人的態度已不同，認爲婦人是不忠實的，不懂愛情的真意義的，是吸血鬼呵，男人的仇敵呵。

這時候，他還寫了一部自敘體的小說“女婢之子”。斯特林堡的童年與青春，在這冊書裏寫得頗詳盡且逼真。

但命運抓住了斯特林堡的結婚的危機。當他倆旅行在大陸時，這位“女婢之子”的作者發生了不可抵抗的不安定的心情。於是他時常孤獨地去旅行，從他妻子的身畔逃開了。而且他開始感覺到結婚的鐵鏈是鎖住在他的頸項上。他們吵嘴。他疑惑妻子對他不忠實。

或許這真是遺傳的關係吧，斯特林堡的姊姊是瘋的，此刻他也有着神經質。他覺着什麼地方都有人想謀害他的生命；他覺着妻子想把他弄進瘋人院去。

但他們的分手並不是由於一冊“結婚集”。上卷寫好的時候，他還請求雪麗的批評，他說雪麗的批評是最公正的。不過，當下卷完成的時候，他不允許雪麗再讀他的書。他們的破裂是開始在一八八五年，在葛雷斯地方的一個月夜。以後和解又破裂者好幾次，但終於成了路人，在菜館或酒樓裏遇

到她和他的孩子，他是漠不相關地有如一個不相識者了。

一八八八年完成他的戲曲“朱麗亞小姐。”

頂可憐的日子又回到斯特林堡的身邊，頂可憐的人永遠伴着頂可憐的日子。他窮，有時甚至窮到了挨餓。他想了幾個找錢的法子，但不幸一個都沒有成功。他曾寫信給一個朋友這麼說，他願意去做一個旅館裏的閹人或戲院裏的六絃琴師呵，爲了解決他的生活，爲了可以不挨餓。

一八九二年九月，他上柏林去。在那裏，許多德國的文人學者如 Holger Drachmann，Kunt Hamsun，Gunuar Heiberg等都來訪問，於是他便成了他們的密友。

一天，Drachmann帶了一個奇艷的會迷人靈魂的美婦人來看他。她的兩股清明的水流般的目光釘在他的身上，叫：“親吻我，斯特林堡！”真是一個奇跡呵，用不着第二次邀請，斯特林堡走過桌子去，答應了她所要求的事情。

這次相見後，他的心境起了劇烈的變動，或者

可說反動吧。在一八九三年春天，他和這位青年藝術家弗麗台·烏兒訂了婚。他們在海各蘭舉行結婚式。婚後同上英國度他的復活的甜生活，第二度的蜜月。但這一趟英國的旅行使他很失望，於是夫妻間的口角又發生在他倆間。生活在愛與憎的衝突裏的斯特林堡，開始寫作一部描摹自己的心境的最長篇小說“一個呆子的懺悔。”他自己說，他的第二個悲劇的開幕，由於他不准妻子讀這本“一個呆子的懺悔。”而她偏不肯依從他的意思。

所以，不久他倆又各人走各人的路了。

新的趣味佔領了斯特林堡。這不關關不清的戀愛事件，也不關文學的創製，而是他的沈溺於科學的研究，化學，植物學和天文學抓住他的心了。曾經有過一天他的手兒被燒灼得可憐，在他實驗化學的時候失了手。

一九零一年完成了他的戲曲“死人之跳舞。”斯特林堡的戲曲，從這個辰光起，已由寫實的轉變成象徵的，神秘主義的色彩濃濃地露在他的作品裏，當然，時代的影響推動他，二十世紀的文壇是

一大批帶了象徵情調的青年們來開始的。

一九零一年五月，斯特林堡又和哈蓮忒·鮑絲結婚——第三次結婚。在新的靈感的啓示下，他又努力將生命獻給了愛神與文藝女神，這一年他寫了好幾個神話劇。

一九零二年三月廿五日，一個女兒誕生在斯氏的晚年。但，就是這一粒掌上珠也保障不了父母間的愛，婚後的苦惱又紊亂了斯特林堡的神經。他們在一九零四年撒手的，但他們仍不斷地通信，對於這一個最後的女人，美麗的友情始終沒有間斷呢。

斯特林堡仍舊來住在斯篤克霍姆，喀拉范琴四十號的舊居。他的生活，除了有時過分的痛苦擔負不了因而絕望外，平日是正規的。他的日常生活像軍隊生活一樣有規則。早晨七點鐘起來，摹仿巴爾扎克（Balzac）的習慣，他親自預備他的晨茶。於是孤零零一個人出去蹣跚地散步，早晨的散步他永遠喜歡一個人的，假使路上有人遇見他而且和他談着話，在他，真是一個頂不幸的遭遇了。他

疾速地在路上跑，一望而知他的腦筋也在疾速地轉動着。回到了家裏，他開始在寫字檯前坐下來工作。在原稿子的邊上，用五色鉛筆塗成了紅的，青的，黃的或其他的顏色，這是他的一種古怪的習慣呵。從早晨九時至十二時，他拚命似地迅速地在原稿子上轉動着他的筆，不斷地燒着他的小小的烟捲兒，當然，在他過分疲倦的時候，也躺在床上休養幾分鐘的。

到正午，他的日常工作算告了一個結束。他用正膳的時刻在二點至三點鐘之間，這是瑞典人通常用餐的時間；他，雖然在國外飄泊了多年，還沒有喪失他這故國的習慣呢。他不大會喝酒的。他頂喜歡和密友們閒談來消磨黃昏的時間，夜的時間，因為在朋友們之間有他的同情的聽衆呀。他回家很早，因為第二天早晨又要起來工作的。

除了性的悲劇，他頂喜歡拿為解決日常的麵包而每天都掙扎着的事情來做他的小說的題材，因為對於窮與飢餓，他是有了充分的實際的經驗的，他能夠領悟一個空空的小荷包的意義。

在他六十歲的生日，一九一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大的祝賀在故國期待這位可憐的天才的成功，然而未免太晚了。他的康健開始不能滿足他的創作慾的要求，再也不能和往年一般地來寫作。但他仍在計劃着一部巨著，我們這位潦倒一生的可憐的天才！

他的康健愈來愈欠佳，他的妹夫亨利·菲立和一個密友哈林克·倍葛做了他的私人醫生。但不幸，不幸的人永遠有不幸的事追隨着，他的第一個妻子雪麗·房·伊賽自殺的消息傳到病人的耳畔了。雪麗是啓發他的靈感的第一個女人；爲了他，她不知受盡多少苦。他病中聽到這不幸的消息，在無限悲傷中，終於這麼說，連繫他倆的繩索是永遠解不開了。

在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四日下午，這不幸的天才永別了我們。當他彌留的剎那，他在病床裏抱了一本莊嚴的聖經，提着他最後的細微的聲音，說：“一切都被饒恕了。”

臨死時，在他的病床畔，祇有兩個女兒喀林和

葛麗泰和幾個密友，送他的靈魂從此平安地永眠
在地下。

蓬子

一九二九年八月。

目 次

阿斯拉.....	1
愛情與麵包.....	61
強逼婚姻.....	87
斷報.....	113
阻力.....	127
不自然的選擇.....	153
革新的試驗.....	163
自然的障礙.....	169
玩偶家庭.....	185
逼不得已.....	219
羅梅歐和裘麗雅.....	259
多產.....	267
秋天.....	287
鳳凰.....	315
柯琳娜.....	327
不結婚和結婚.....	379
決鬥.....	393
他的僕人.....	421
賺麵包者.....	431

結 婚 集



阿 斯 拉

他剛滿十三歲那一年，他底母親死去了。他覺得失去了一個最知己的朋友，因為在他母親底十二個月病期內，他彷彿變成非常了解她，而且兩人間發生了一種為母子們所罕有的關係。他是一個聰明的孩子，而且早已發育了；除課本之外他曾經讀過許多別的書，因為他底父親是一位科學院的植物學教授，珍藏着許多好的書籍。但他底母親却不是一個受過完善的教育的婦人；僅僅是她丈夫家中的管家婆和看管孩子的乳母罷了。幾次的生

產和不斷的守夜(最近十六年來,她不會好好地睡過一晚上),使她底精力消磨盡了,當她三十九歲那一年,病倒床上,不能再管理家務的時候,她和第二個兒子相熟起來;因為她底大兒子是在武備學校裏,只有星期末纔回家裏來。

此刻,她在家內已失去了母親的地位,只是一個可憐的病人罷了,那平時橫隔在母子間的舊式的家教,此刻已經取消。十三歲的兒子幾乎時常來立在她底床旁,念書給她聽,只要他不上學校去,不做着家內的功課的時候。她有許多問題向他詢問,他詳細地解釋着,於是建築在年齡與地位上面的一切母親的顯著處漸漸地消滅了:如其兩人間一定有高下之分呢,這是兒子是她底前輩呵。但是母親也有許多事情要教給他的,因為她從人生底學校裏學得了她底功課,所以他們是交換地做着先生和學生。他們討論到一切問題。她以母親的機智和異性的謙遜,告訴她底兒子一切應該知道的人生底秘密。他此刻還是一個天真的孩子呢,但他曾在學校裏聽見孩子們談論過許多可惡的,討厭

的事情了。母親將她能夠解釋的盡量地向他解釋着；告訴他一個青年人底最大的危險，強迫他答應永遠不去插足花叢裏；就是爲了好奇心也不應該去的，因爲，有如他母親所說，這類事情沒有一個男人能夠靠得住自己的。她懇求他度着一種清淨的生活；當魔鬼襲上身來的時候，向上帝祈禱着就會得救的。

他底父親是一心研究科學的，然而科學在他妻子看來是一本封着的書。當母親瀕危的時候，他在植物學上得着了一種新發現，他希望他底聲名能因此永垂於科學界。他在斯德哥爾摩底城門外，一堆瓦礫上，發現了一種新的鵝腳菜，花萼上除普通的直毛外，另有一種捲毛。他報告給柏林科學院，因爲科學院裏即此刻還以爲應該把這新的異種包括在“*Flora Germanica*”裏；他天天等候着消息，學院倒底有否採用 *Chenopodium Wennerstroemianum* 做這新植物底命名，好使他底名字與這新植物同垂於永遠。對於他底妻子底死症，他是心不在焉似的，幾乎帶點惡意的，因爲他剛才接

到了一個滿意的答覆，而他和她底妻子都不能夠快樂地聽這些偉大的消息，這真使他生氣。她只一心思想着上帝和她底兒女們。他明知，此刻去和她談論一朵生着捲毛的花萼，這真是荒謬之極了；然而，他又糾正他自己底思想了，因為這不僅是一個花萼上生着直毛或捲毛的問題，實在是一個科學上的發現的問題；而且有更甚於此的，因為這是一個有關於他底將來和他底兒女們底將來的問題，父親底榮達就是爲了兒女們底麵包。

當他底妻子在第二天晚上死去的時候，他悲痛地叫號着，雖然他許多年沒有流過一滴眼淚。良心底責備針似地刺傷了他底心，甚至他平日對付她的每一個小小的錯處，都復活在他底記憶裏，因爲他到底是一個好好的丈夫呵；他往日的淡漠，他往日的寡情，使他心中發生了無限的羞愧與悔恨，而且在他悵惘的剎那間，他明白了平日自命爲造福人類的科學家底怪癖和自私了。但這些情感是不能久持的；一扇門假使後面有彈簧的，那麼推開後立即又關住了。第二天早晨，當他寫好登在報上

副訃文之後，他就寫了一封信去向柏林科學院道謝。寫好了信，他又開始繼續着他底工作。

當他回家用正膳的時候，他又思念着他底亡妻，假使她現在還活着，他可以向她談談他底事業底成功了，因為她永遠是他底最可信任的朋友，在世上，祇有她是從來不猜忌或嫉妒他的。現在他失去了這位忠實的伴侶，她底贊同他可以當作是必然的事情；她從來沒有向他反駁過一次，因為他一向祇將研究的實際的結果告訴她，所以沒有論證的餘地了。忽然間，他又想到可以和他底兒子做個朋友吧；然而他們是不十分互相了解的；他們底關係祇有官長和勤護兵的關係。他底尊嚴的地位不讓他這樣做；何況他本來有幾分猜忌這孩子的，因為他具有一的比父親更聰明的天稟，已經讀過許多為他所不知道的新的書了；有時這位教授，他底父親，對於這小學生，他底兒子，甚至明白地默示出他底愚蠢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做父親的不是勉強地不和他去辯論，只帶了侮辱的口吻，說幾句話來對付“這些新出世的呆子們”，便是專制地命令

這小學生去留心他底功課。曾經有過一二次，做兒子的爲了自衛起見，將他學校裏的課本呈給父親看；這位教授發怒了，他想將這些新課本送它們見閻王去。

不久，父親又從事於乾燥的植物底採集，兒子也走着他自己底路。

他們住在天文台左邊的一條靜寂的街裏，一幢磚築的小小的一層樓的房子內，一個廣大的花園圍繞在四周；這座花園曾經有過一次是屬於園會底產業的，是這位教授所承襲得來的遺產。但是自從他潛心研究圖解植物學之後，對於這種更有興味的題目，如植物底生理學與形態學，這種在他年青的時候還不很出名的科學，不再感到興趣了，對於有生命的自然界他真是一個生客了。他底非常美麗的花園任它變成了一個荒廢的園子，後來甚至交給一個園丁去全權管理，他和他底孩子們却保留着某種特權。兒子把這園子當作了一個公園，他發現了這公園後，儘量地享受着園內的一切美景，但他決不想用科學方法去研究以自尋煩惱。

這孩子底性格你可以將他比作一個配合失度的補鑿鐘擺；在他底性格底成分裏，包含着母親底溫柔的性質太多，父親底堅強的性質太少。摩擦和不規則的搖擺是當然的結果了。有時他是非常感傷的，有時他又非常堅強而且懷疑的。他底母親底逝世給他說不出的影響。他深深地哀悼她，而且在他底記憶中，永遠地印着她底影子，他覺得她是一切善與偉大與美底化身。

他把她死後的一個夏季消磨在深思與讀故事裏。憂傷搖動着他整個的神經組織，使幻想復活在他心中：而且懶惰也同樣有力地支配着他。他底眼淚有如溫暖的四月的驟雨落在菓樹上，催醒菓樹早點萌芽吧：然而，唉唉！祇可惜花朵兒往往註定要萎謝的，在結成菓子之前，在一個濃霜的五月夜，花朵都凋零盡了。

他十五歲了，像他這樣的年齡，在一個開明的男子，是已經成人，能夠生出新的人類來了，但他却不能，因為他沒有供給一家的能力。結果他開始忍受着十年的魔苦運——一個青年人掙扎在自然

底嚴重的威權下所應受的魔苦運，一直到他能夠滿足自然底鐵律的時光。

聖靈降臨節底週期裏的一個溫暖的下午。華麗的蘋果樹煥發着白的光輝，這是自然用一隻肥大的手洒灑在所有蘋果樹上的。微風吹拂着花底小冠，空氣中充滿了花粉；一部份花粉完成了它們底運命，創造了新生命，一部份沈落在地上，死在地上了。在自然底無窮的庫房裏，一掬花粉算得什麼呢！結子的花朵底美麗的花瓣從枝頭落下，飄落在地上，枯萎在地上；霉爛在雨水中，變成了泥土，於是又被樹汁所吸取，重新變成了花朵，而且這一回或許變成菓子了。但是現在是開始掙扎着：那些幸而長在陽面的花朵，是繁盛而且豐茂的；花底膨大的胚珠，假若沒有濃霜來打擊，到了相當的時候，會結成了果子吧。至於那些朝北的，開在陰影裏的，永不見太陽底光線的，那些可憐的花朵，枯萎和凋零是它們早已註定了的運命；園丁將落花耙攏在一起，用貨車運到豬欄裏去。

現在，蘋果樹底枝上，一眼看去是滿載着半熟的菓子，小小的，圓的，金黃的，玫瑰色的頰類似的蘋果。這裏，又是一個新的掙扎開始了：假若所有的蘋果都留在樹上，那麼蘋果樹實在負不起這樣的重量，會因此連樹都死滅了罷。所以一陣狂風起來搖撼着樹枝。在狂風中，那些菓柄堅固的菓子，還依舊留在枝上。那些孱弱的是受着了災禍！它們是被宣告死刑了。

又是一個新的難關！蘋果蟲出現在樹上。蘋果蟲也要維持它底生活，而且還要完成它傳種底使命的。幼蟲從菓肉吃起，一直吃到菓柄，於是這蘋果便落下在地上。巧妙的甲蟲要選揀那最堅實的，最完善的菓子做它的孵育地，不然，可以生存的堅實的菓子實在太多了，而競爭也太劇烈了。

朦朧的時光，收穫的黃昏，引起了獸底世界底熱情的本能。夜老鴉蹲在新掘的花床上，誘惑着它底對方。那一隻熱情的雄者將獲得這個俘虜品呢？讓它們去決定這問題罷！

光滑的又溫暖的貓兒，飲了夜乳之後很活潑，

偷偷地離開了火爐旁邊的角落，在百合花與水仙花間仔細地行着，恐怕露水濕了她底外套，弄髒了她底衣服，在她遇到了她底情人之先。她嗅着啦芬特香草，叫着。她底叫聲，有一隻出現在隣居的圍牆上的，背脊闊闊的有如一隻貂一般的大黑色的大牡貓來回答着；然而這時候園丁的三毛貓兒從牛棚裏過來了，於是一場戰爭開場在大牡貓與三毛貓兒之間。一把把的黑的肥土飛揚在空中，四面都有的，新種的紅蘿菔與菠薐菜，從安靜的睡眠與未來的美夢裏，倉卒地醒轉來。兩隻貓兒中間的強者依舊佔有着沙場，雌貓快樂地等候着勝利者底瘋狂的擁抱。戰敗的再撲過去作一度新的爭鬪，或許這一回勝利將屬於它了。

自然微笑着，心中很滿足，因為她知道宇宙間的罪惡莫大於違抗她底鐵律了；她是袒護強者這一面的，她願意有強有力的子孫們，即使她將消滅那卑賤的個體底“永久的自我。”她是大胆的，毫無躊躇的，絲毫不怕結局如何的，因為自然對於她所有的子孫們都預備好充分的食糧——除了

人類。

晚膳後，他上花園去散步了，其時他底父親坐在他底寢室底窗前，抽着一支煙管，念着晚報。他漫行在小路上，陶醉在甜蜜的芳芬裏，這種芬芳是只有繁花滿樹的植物才會噴發出來，是伊打油底最優美又最強烈的精華，在凝結着的狀態中包含着那定命要成爲那一類植物底代表的個體底全力。他諦聽着菩提樹上的甲蟲兒底結婚歌，但一傳入我們底耳中又像是葬歌一般了，他聽着夜鶉底嗚嗚的叫聲，貓兒底熱烈的咪咪聲（但這種聲音，不像從生物底口中叫出來的，却如死神在求愛時的聲音）；蠶蟲底嗡嗡的聲音，大的蛾娘底振翅聲，以及蝙蝠底低微的啁啾聲。

他立在一個水仙花花床底前面。從白色的，燦爛的花叢中，採取了一朵，聞着花香，直到他感覺着血液已經怔忡在他底太陽穴裏了。他從來沒有仔細地研究過水仙花的。但是在上一學期，他們曾經讀過奧偉特底水仙花神底故事。然而在這舊聞

裏，他也找不出什麼關於水仙花的更深的意義來。這一個故事是講述一個少年爲了愛情不得意，自憐殊甚，在井中看到了自己底影子，覺得依依不捨，卒至被熱情所磨難而死；這故事有什麼意思呢？當他立在花床前，細看着白色的杯形的花瓣，花底顏色蒼白得和一個病人底纏着紅筋的頰頰相似，這些紅筋我們時常可以在患肺病者底面上看到的，當一陣可憐的咳嗽強迫地將血液注進最末梢的而且最細小的血管中去的時候；他細看着花瓣，一面想起了他底一個同學，一個年青的貴族，如今是成了一個海軍士官候補生了；他底神色正和那朵花相似的。

當他在水仙花上聞了一忽兒之後，珠芽底強烈的芬香消滅了，只剩了一種不調和的，肥皂似的味兒，使他感覺到不舒服。

他在小路上向前慢行着，路是彎向右方去的，後來便迷失在一條林蔭路上了，路底兩旁種着榆樹，樹枝叢生在一塊，結成了一座拱橋彎着在他頭上。在半明半暗的光線裏，在離開他底視線很遠的

地方，他可以看見有一架高大的藍色的秋千架在繩上，緩緩地前後搖擺着。一個姑娘立在靠背板上，彎着她底膝，向前面撲着她底身子，她緩緩地搖盪着，同時她底手臂高舉在她底頭上，她底身體依附在她身旁的繩索上。他認識這是園丁底女兒，在去年基督復活節纔受堅信禮，她剛才開始穿那長的女裙的。但今晚上，她是穿着一件舊日的衣裳，那衣裳只長到她膝踝邊。

看到了一個年青的男子使她感到窘慌了，因為記起了她是穿着一條短短的裙子，但她却仍舊沒有下秋千來。他迎上她面前去，向她望着。

“走開吧，德鄂多爾先生，”姑娘說，將秋千猛力一推。

“爲什麼我要走開呢？”青年回答道，他覺得她底因搖盪而擺動的裙子，拂過在他底怔忡的太陽額上。

“因爲我願意你走開，”姑娘說。

“讓我也上來吧，我要來搖着你，古西”，德鄂多爾辯答着，跳上了秋千板。

此刻他是立在秋千上了，和她面對着。當他們向空中搖上去的時候，他覺得她底裙子在他底腿上輕拍着，當他們落下來的时候，他向她俯下身子，凝視她底兩隻閃耀着恐懼與愉快的光芒的眼睛。她底薄薄的棉布斗篷緊緊地裹住她，顯出她底青春的身體底每一條曲線來；她底微笑的口脣是半開的，露着兩行堅實的潔白的牙齒，彷彿想去咬他或親吻他一般。

秋千漸漸地盪高去，一直到撞着了楓樹底枝幹底最高峯。姑娘嚇得喊起來，撲向前面去，倒在他底懷抱裏；他呢，被她推倒在秋千板上。這一個緊緊地擁在他底懷裏顫抖着的，柔輒而溫暖的身體，流出一股電流來，通過他底整個的神經組織；一張黑的帳篷垂下在他眼前了；假使她底左肩沒有緊緊地壓在他底右臂上，他是不讓她去的。

秋千底速度緩下來了。她仰起來，坐在秋千板上面對着他。但他們仍舊低垂着眼光，沒有勇氣互相看一眼對方底面貌。

當秋千停下來的时候，姑娘匆匆地逃下了秋

千板，彷彿有人叫她一般，跑開了。只剩下德鄂多爾一個人。他覺得他底脈膊中血在狂泛著，彷彿他底氣力增加了一倍一般。但他對於剛才發生的事情，不能有一個明確的認識。他模糊地覺得他好像是一個電流器，牠底陽電在放電的時候和陰電結合了。這事實在和一個青年婦人十分普通地又一些邪念也不沒有地接觸着的時候是常會發生。他在打架的時候，譬如說，和同學們在操場上打架的時候，却從來不曾感到過同樣的情緒。他和女性的陰磁性相接觸後，他是知道什麼是一個男子的意義了。因為他是一個男子，不復是一個不受約束的早熟的孩子；他是一個強壯的，堅實的，康健的青年。

當他往返地漫行在花園裏的小路上，他底腦海中發生了新的思想。生命張着很嚴肅的眼睛向他望着，他覺得意識到一種責任所在的意思。可是他此刻還只有十五歲呵。他還沒有受過堅信禮，離開他能夠成爲一個社會底中堅分子，能夠賺他自己底生活，能夠單獨地維持一個妻子和家庭的年

齡還很遙遠呢。他認真地執着生命，輕薄的冒險行動永不會想到過。婦人們在他是一種聖潔的東西，他底相對的磁極，是能夠彌補他而且完成他底生命的。他現在身與心雙方都已成熟，可以闖進人生底戰鬪場去開劈他底道路了。然而什麼東西阻止他闖進人生底戰鬪場去呢？這是他所受的一點沒有用處的教育；這是妨礙他去學得一種職業的他底社會地位。這是還沒有接受到他底忠於教士的誓言的教會；這是還在等他立誓和塔爾那多特氏與那梭氏相始終的政府；這是還沒有充分地訓練得他能夠自以為可以進大學的學校；這是對付下等社會的上等社會底祕密的聯盟。許多蠢事底山岳壓在他和他青年的精力上面。現在他知道了自己是一個人，整個教育制度在他看來便像是一種要支離他底軀殼和靈魂的制度。這兩者却一定會受到支離，在他能夠被允許走入世界底內室裏去之前，在那兒，成了人是被認為一個危險的；他找不出可以藉口的話來。這樣他又重新回到了以前未成熟底境地中。他把自己比作一株塘蒿樹，牠是

被縛着，又放在一個花盆下面，這樣可以使牠成爲儘可能地又白又柔軟，不能在日光裏發出青葉來，並且又不能結子。

他被這些思想所纏着，依然留在花園裏沒有離開，一直到頂鄰近的教堂裏的鐘敲着十點鐘的時候。因爲已到了睡眠的時間，於是他回到家裏來。可是前門已經落鎖了，一個掖着寢衣，圍着女裙的傭婦放他進來。瞥見她底裸露的肩膊引起了他底感傷的幻想；他想去擁住她，吻她，因爲這時候，在他心中只剩了她底性的對象。但是女傭已經不見了，她砰的一聲關上了門。他帶着一顆羞恥的心推開了窗門，在一盆冷水裏涼他的頭兒，於是燃上洋燈。

當他上床去睡的時候，他拿了一本阿思特的清晨底精神的聲音，這冊書本來是他底母親底；他每天黃昏要讀一章這冊書，可以由此獲得安慰，因爲早晨他底時間太少了。這冊書，使他想到母親病倒床上時他所答應她的貞潔的信願，於是他感着一種良心底苦痛。一隻蒼蠅在他底洋燈上燒焦了

翅膀，所以此刻它是嚶嚶地在他床旁的一張小桌子上循環地鳴着，³這使他底思想又走入了另一條路上去；他閉上了書冊，燃着一支烟捲。他聽到他底父親在下面房子裏脫下了他底長靴，在火爐上敲去他底烟斗內的烟，倒去了一杯水，預備上床去睡了。他想，他底父親是多麼孤寂呵，自從他變成了一個繆夫。在往昔，他可以聽到他底雙親底溫柔的聲音，傳過薄薄的板壁來，他們親密地談論着事情，而且他們總是互相同意而不至於衝突的；但此刻，再也聽不着什麼聲音了，除了一個男子在服侍他自己的時候所發出來的死一般的聲音之外，這種聲音，有如一個畫迷裏的數目，你必須將它一個個排起來，在你知道它底意思之先。

他吸完了烟捲，吹熄了洋燈，無聲地默念着主之祈禱，可是他念不到第五段，於是他睡着了。

在午夜，他從一個夢中醒來。在夢中他是擁抱着園丁底女兒。因為他睡眠朦朧，所以記不清夢中的情景，並且他不久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他覺着疲乏，且感到頭痛。他深

思着將來，那可怕地幻想現在他面前而且給他以恐怖的將來。他明白夏天轉眼間消逝了，這是多痛苦呵，因為夏天完結就是學校生活底貶謫。他自己底每一個思想將被別人底思想所抹殺；沒有機會可以獨立地思想；要達到這個目的還要經過一定的年歲吧。這很像在一個很好的火車上旅行，而發動機是必須在車站裏停留相當的時候的，當水蒸氣的壓力太強，而又沒有發洩力的機會的時候，放水管是必須開着了。木板上面寫着時間表，不到指定的時候，火車是不會駛到的。這就是一個頂重要的事實。

父親注意到孩子的蒼白，然而他以爲這是由於憂慮他底母親底逝世所致的。

秋天到了，學校也開學了。德鄂多爾受了暑假中所讀的許多小說底暗示，並且時常和書中的大人們相接觸，便對於他們底問題與苦痛亦常在書中接觸着，所以他將自己看成了社會底一個大人了。現在師長們都親密地待他，小孩們都對他很客

氣，使他不得不和他們仁厚地周旋。這種去增高他底地位使他適宜於社會生活的教育制度，倒底教給了他一點什麼呢？怎樣去增高他底地位呢？綱目是一款款地在高級的人底權力之下寫着的，唯一的目的就在逼迫低級的人去敬仰他們底勝利。教師們時常無情地責備他們，使他們腦中深印着對於自己有機會讀書而毫不用功，甚至最低限度的利益都沒有，同是人類，有許多窮孩子們時常沒有機會讀書呢。不，真的，孩子們入世還不很深，還看不透這驚人的詭詐和牠底便宜處。

但是他們可在他們所研究的題材之中爲自己找到了真的快樂和歡喜嗎？永不！因此那些教師們要不絕地討好着學生們底低級情緒，野心，自利，物質上的利益。

真是一個多麼可憐的作假的學校啊！沒有一個孩子相信正當地蟬聯地複誦着那可惡的帝王底名字與其歲月會有什麼用處，也不相信學習着死滅了的方言，證明着原理，給‘必然的事情’下一個定義與計算着那植物底花粉囊與昆虫底後腿上的

關節會有什麼用處，結果祇知道了幾個拉丁名詞罷了。爲了想去分解一個角使成爲三個等剖面，真不知化去了多少時間，其實若用一個非科學的方法（這就是說實用的方法，）用一個分度器來測量，在一分鐘之內就可以馬上成功的。

然而他們是多麼譏嘲一切實用的事物呵！他底姊妹們從奧侖道夫底文法裏學習法文，在兩年後就能夠講法語了；但那些專門學校底學生們，却在六年之後還不能夠說一句簡單的話語呢。奧侖道夫是衆人所不齒的。然而這就是一切愚蠢者底本質。

可是當他底姊姊向他詢問，叫他解釋說話的目的是否在表現人類底思想的時候，這年春的詭辯家轉借了一句他底一個師長從達來朗這裏借來的一句成語來回答：言語底發明是爲了掩藏人底思想。這句成語自然難倒了一個小小的姑娘（男人們是多麼聰明，他們知道怎樣去掩藏他們底短處），從此之後她相信她底兄弟是博學的，不再和他去爭舌了。

誘惑而且帶欺騙的，在一切東西上面遮上了一層剽竊的光輝與虛偽的美，這在美學裏難道不是一種惡劣的障礙嗎？他們歌唱着“騎士們底守護光明。”什麼騎士們底守護？帶着貴族底執照和學生底證書；正如他們對自己所說的虛偽的憑證嗎！守護光明嗎？這是說到上等階級的，他們有一種特權可以把下等階級朦蔽在愚盲裏，這又是一件教堂和學校在幫助着的工程。“上去，上去，在光明底路上！”

一切東西都用惡劣的名稱來叫喚的。假若一個光明使者一旦從下等階級昇了上去，便人人都預備來撲滅他底火炬。唉！青春而康健的戰士的一羣呵！所有這些被慣性，不能滿足的慾望與野心所消磨着的青年人，他們是多麼康健呵，他們譏嘲每一個沒有能力受大學教育的人！他們是多麼光榮的說謊者呵，這些上等階級的詩人們！他們到底是騙人者呢還是被騙者？

什麼是青春的男子漢底日常談話底中心呢？學問嗎？從來不談的！或許偶然向他們曾經談到過

證書吧。不，他們底談話是關於淫猥的事情；關於婦人們底職分；關於檯球戲和喝酒；關於從他們底長兄們底談話聲中聽來的某種的疾病之類。他們懶懶地挨過了下午，翻了一翻新聞紙，他們中間消息最靈的能夠知道職員底名字，而且能夠告訴人他底情婦是住在那裏的。

有一次，“騎士們底守護光明”中間的兩個，和兩個婦人在一塊，在動物園裏的一個上等的飯店底平壇上。爲了這個過處，他們是被學校裏驅逐了。他們是爲了放肆而被責罰的，並不是因爲他們底行爲是被認爲有罪的，一年之後，他們經過了考試，進了大學，這樣却便宜了一年；當他們在烏普撒拉畢了業之後，他們加入了歐洲底一個國都裏的使團，算是瑞典那威聯合王國底代表。

德鄂多爾是在這種環境之中消磨他底大部分的青年時代的。他已經看透了這些欺詐，但是不得不勉強服從！幾次地他向自己提出這問題來：我能夠怎麼辦呢？並沒有解答。這樣他便變成了從犯，只舉着不說話。

他覺得他底行壁信禮也是和他底學校經驗很相像的。一個青年的祭師，一個熱心的虔誠派教徒，要來教他四個月路德底教義問答，不管他是已經深通神學，訓誥和教義，又是讀過希臘文的新約的人。然而那要求思想和行動上的絕對真理的嚴格的虔誠派教義却也能夠使他受到很深的印象。

當這些新教徒第一次齊集起來的時候，德鄂多爾十分意想不到地發現自己是被一羣他在學校裏看慣了的，完全和他不同階級的孩子們所環繞着。當他走進了集會室的時候，他便碰到了好像是一百隻敵意的眼睛底彈視。那兒有捆烟人，掃烟肉者，各種行業底學徒。他們是不和睦的，老自在互相詬罵着，但是這種不同的行業之間的仇視是無意識的；無論他們怎樣地爭吵着，却總團結在一起。他似乎在呼吸一種怪窒息的空氣；他們向他表示的那種仇視裏還混和着輕鄙，這是某種尊敬或嫉妒底反面。他想找一個朋友，一個伴侶，一個心和衣服像他一樣的人却都找不到。簡直一個也沒有。那教徒是貧苦的，富人們都把他們底孩子送到了

那時候流行的德意志教堂裏去。他走近神壇去，是和那些下等社會底孩子們一起的，好像是他們底同等者。他問自己，那使他和這些孩子分離着的是什麼？他們在身體上可不是有和他同樣的天賦的嗎？無疑地是的，因為他們人人都揀着自己底生活，有幾個還要幫助他們底父母。他們在精神上可是天賦較薄嗎？他並不覺得如此，因為他們底言語也顯出銳利的觀察力底證據來；他聽了他們底許多聰明的話或許也會笑，假使他並不意識到他自己底較高的階級。在他和那些與他同事的愚人們之間並沒有一條固定的分界線。但是界線是有的。造成那屏障的可是那襤褸的衣衫，率直的面貌，粗糙的手嗎？部分地是的，他想。尤其是他們底率直使他憎厭。但是他們可因為率直而不及別人嗎？

他帶着一把擊劍刀，因為他就要去上擊劍課。他把牠放在房間底角落裏，希望別人注意不到。但牠是已經被看見了。沒有人知道這是一件什麼東西，但人人都想到這一定是一件武器。有幾個膽大的在角落裏忙亂着，這樣可以把牠細看一下。他們

碰碰那柄上的遮蓋物，用手指去抓抓那衛手柄，彎轉那刀身來，又去捏捏那個小鉛球。他們好像是在嗅着剩下在樹林裏的鎗死的兔子。他們不懂得牠底用途，但是他們知道這總是有一點惡意的用途，總是有一種隱藏着的意義的。立刻有一個製皮帶匠底學徒，他底哥哥是在侍衛隊裏的，加入這在疑問中的一羣，立刻解決了這問題：“你們可看不出這是一把刀嗎，你們這些傻瓜？”他喊着，對德鄂多爾看了一看。這是表示尊敬的一看，但是這一看裏還含着一種暗示說，他們倆是互相了解的，這句話，正確地解釋起來，意思就是說：你和我懂得這些東西！但是一個年青的製繩匠，他是曾在一個軍樂隊裏當過喇叭手的，一點也不懷疑地斷定說，“我可以賭咒這是一把刺劍！”結果是一場使那地方變成熊場的一次惡鬥，各處都蒙着灰塵又震響着呼喊聲。

門開了，那祭司站在門檻上。他是個面色灰白的青年人，很纖瘦，有水汪汪的藍眼珠和一張被疹子所變了形的臉。他向那些孩子們喊着。那些野獸

停止了戰鬥。他開始談着基督底寶貴的血和惡神對於人心的力量。稍稍地隔了一會，他居然引誘得一百個孩子都坐下在長櫂和椅子上。但現在他是幾乎喘不過氣來，空氣裏密密地濛着灰霧。他對那窗際了一眼；用懶散的聲音說道：“開了那窗吧！”這個要求重新喚醒了只一半馴服了的情感。二十五個孩子一衝到了窗邊，想要抓到那窗索。

“立刻回到你們底原地方去！”那祭司喊，伸出手去拿他底手杖。

在暫時的沉默中，那祭司在想着怎樣可以使他們不相打地去把窗開了。

“你，”他最後向一個膽小的孩子說，“去開了那窗！”

那個小的孩子走到了窗邊，試着要解開那窗索來。其他的人靜得氣也不喘地看着他，忽然一個剛趁着卡爾約翰船回到家鄉來的，穿着水平衣服的大孩子耐不住了。

“要是我不表示給你們看，一個孩子能幹些什麼，願魔鬼拿了我去，”他喊着，脫去了他底衣服，

跳到窗格邊；短刀一閃，那繩子便斷了。

“索子割斷了”，他笑着，那時候那祭司癡性地喊了一聲，發命令把他趕到了自己位置上。

“那繩子是這樣地纏着，除了把牠割斷之外是沒有旁的方法可想的，”他坐下去的時候還堅決地對他說。

那祭司發怒了。他是從外省底小鎮裏來的，從沒有想到過竟會有這樣的罪惡，這樣的狡猾；和這樣的不道德。他從沒有碰到過已經在罪惡之路上走了這麼遠的孩子。於是他又說了許多基督底寶貴的血。

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懂得他所說的是什麼，因為他們並沒有知道他們已經墮落了，他們向來就是這樣的。那些孩子們冷淡地又漠然地聽着他的話。

那祭司徘徊着，又說着基督底寶貴的傷痕，但是並沒有一個人把他底話記在心裏，因為沒有一個人覺得已經中傷了基督。他改換了題材，說着那魔鬼，但這是一個他們所聽慣了的題材，一點印象

也不會造成的。最後却被他說着了。他開始說到下個春季要舉行的他們底堅信禮。他提醒他們說，他們底父母怎樣希望他們在社會上做一點事業；當他說起雇用者是不肯雇用沒有受過堅信禮的孩子的，他底聽者便立刻注意了，人人便都懂得那快要舉行的禮節底重要。現在他是誠實的，那些年輕的心都領略了他所說的話；就是最會喧譁的也靜了下來。

登記開始了。缺了多少結婚證書！那些父母並沒有合法地結婚過的孩子們怎樣可以帶到基督面前去？他們底父親是入過獄的，他們又怎樣可以帶到神壇前去？呵！他們是怎樣的罪人！

德鄂多爾看見這麼許多的羞恥和侮辱，覺得非常感動。他希望把他底思想從這個題目上扯開去，但是他不能。現在是輪到他把他底證書交進去，而那祭司便念了出來：子：德鄂多爾：生於某日；父母：教授兼武士……一絲微笑像淡淡的光似地在他臉上閃着，他對他友誼地點了點頭，問道：“你親愛的父親好嗎？”但是在他看見了母親已經

死去（一件他已經完全知道了的事實）的時候，他臉上便顯着憂鬱。“他是一個上帝底孩子，”他說，好像他是在對自己說，用一種感動的，同情的，哀悼的聲音，但這話同時又帶着某種對那“親愛的父親”，他不過是一個教授兼武士，的苛求底意義。此後德鄂多爾可以走了。

他離開了聚集室，他便感到他已經遭到一種幾乎是不可能的經驗。那些孩子們可真個因為他們常要立誓又要說粗俗的話而墮落了嗎？其實他底伴侶們，他底父親，他底伯叔，和一切高級的人偶爾也要如此的。那祭司說起不道德，他畢竟意思是指什麼？他們是比有錢人底被毀壞了的孩子們更粗野，但這是因為他們是更活潑的原故。爲了沒有結婚證書而責備他們是不公平的。不錯，他底父親並沒有犯過竊案，但是一個有六千金幣的進款而又能夠自娛的人是不必偷盜的。假使是要偷盜，那情形便是荒唐而又反常的了。

德鄂多爾回到了學校裏，發覺了“受教育”底意義是什麼；這兒是沒有人會爲了小過失而受到

非難的。一個人底或他底父母底弱點是旁人所不甚注意的，人們是處在同等者之中，並且又能互相了解。

散課後便“溫習”，偷偷地到咖啡店去喝一些飲料，最後又到擊劍室去。他看着那些年輕的紳士們，他們都當他是同等者似地待他的，看着那些青年人和他們底豐滿的四肢，快樂的態度，微笑的面貌，他們之中人人都斷得定有一餐很好的飯在家裏等着他們，便感覺到了兩個世界底存在：一個上等的和一個下等的世界。他記起了那個灰暗的集會室和那他剛痛苦地離開了的該死的集會；所有他們底創痕和隱秘着的缺點都被殘酷地暴露着又在一個顯微鏡下被查驗着，這樣低級的人們才能得到真正的侮辱，假使沒有這種侮辱，高級的人便不能安靜地享樂他們底可愛的弱點了。有一種不安的東西第一次走進了這生涯。

無論德烏多爾怎樣地動搖在想要得到半發覺了的世界底誘惑的自然的期望和要離開了這世界而把心靈轉向天堂的新形成的願望之間，他却並

不破壞了他對母親的約定。那他和別的新教徒從那教堂裏的祭司那兒所受到的宗教的教訓也能使他受到深深的印象。他常是很陰沉的，常是在默想着，覺得生活是不應當如此的。他模糊地感到，曾經有一次犯過可怕的罪，現在人人都要施行出許多欺騙來把牠隱藏過去；他把自己比成一個捉住在蛛網裏的蒼蠅：牠愈想掙扎着得到自由，便愈纏得緊，直到後來被殘酷的蛛絲所苦痛地絞死了。

一個晚上，他們是齊集在教堂裏受課。這是正月。兩盞瓦斯燈點在教堂裏，照耀着又散亂了神壇上的大理石像。那整個教堂和牠底兩個互相交叉着的圓頂都是在半暗中。在後面，那閃耀的風琴管淡淡地反照着瓦斯燈光；在上面，天使們吹着喇叭在召集那些睡人們到他們底創造者底審判椅面前去，樣子只像是比人類更大的陰慘的可怕的人形物；那拱廊是整個地隱藏在黑暗中。

那祭司已經解釋了第七誡。他已經說過了已婚的和未婚的人之間的不道德。他不能向他底學生們解釋夫妻之間的不道德是什麼意思，雖然他

自己是一個已婚的人；但是關於不道德這題材的其他方面他却是智識很充足的。他說到了自辱這題目。在他宣說着這個字的時候，一陣簾綹的聲音從青年人底行列中傳了出來；他們呆看着他，面龐白着，眼睛陷着，好像有一個鬼在他們之間出現了。在他說着地獄中的火刑的時候，他們還一點也不動心，但是當他在的一本書裏向他們念着二十五歲就害瘡骨癆死了的青年人底事情，他們都在座位上不安起來了，似乎感到地板在那兒陷下去；他對他們講着一個年輕的孩子在十二歲就被帶到了養育院，在十四歲就死了，因為信仰他底教主便得到了安寧。他們在畏懼的眼前看見了幾百個屍骸，都洗濯過又都穿着殮衣。“對於惡是只有一種救藥，”那祭司繼續說，“基督底寶貴的傷痕。”但是這種救藥如何可以用來抵抗性的早熟，他却沒有告訴他們。他警戒他們不要去跳舞，不要到戲場和遊藝場去，而最要緊的是要避免了婦人；這就是說，要剛和他們底嗜好相反地做去。他說這種罪惡是和社會所宣佈的所謂一個人要到二十一歲才成熟

這句話完全相反的，他們聽着都默默地不響。畢竟早婚（假定一種供給全體的人食物而不供給少數人筵席的方法是可以找得出來的）可能免避了這種罪惡，却還是一個顯然的問題。最後的結論是，一個人應當投身於基督底臂間，這就是說，到教堂裏去，把人間的一切煩慮都交給高級的人們。

在這個警戒之後，那祭司又教第一張長檯上的五個人到後面去。他要私自和他們談話。那五個人樣子好像是被宣告了死刑。他們底胸部皺縮着；他們連呼吸都覺得困難，一個留意的觀察者還可以看到他們底頭髮已經抬到一寸高，一束束地像死人底頭髮似地覆在頭顱上。他們底眼睛從發白的眼眶裏彈視着，像兩顆放在皮裏的圓形玻璃球似地動也不動；他們不知道應當老了臉皮去回答這些問題呢，還是躲避在不誠實的謊語後面。

禱告之後，便唱着基督底傷痕底讚美詩；今晚上那聲音却像肺病者底歌聲。時刻地會一些兒聲息也沒有了，或是被一聲乾咳，似乎是一個快渴死了的人底乾咳，所間斷。於是他們開始排列着出

去。那五個人中有一個想要逃走，但是那祭司把他叫了回來。

這是一個可怕的時刻。那坐在第一張長櫬上的德鄂多爾是五個人之中的一個。他覺得心裏不安了。並非是因為他是犯過所曾提起過的罪惡，却是因為他心裏覺得要使一個人把靈魂底最隱秘處赤裸裸地表白出來實在是一種侮辱。

其他四個坐了下來，互相離開得很遠。那皮帶匠底學徒，他是其中的一個，想要開個玩笑，但是竟說不出話來。他們看見自己前面是那警庭，監獄，醫院，而在後面是那養育院。他們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但是他們都本能地感到一種呵責在等待着他們。他們在這可怕的境地中的惟一的慰安是，他，德鄂多爾先生，也在其中這事實。他們也不明白為什麼這事實會是一種慰安，但是他們直覺地知道，對於一位教授底兒子是不會有什麼壞事情發生的。

“走過來，委奈斯特命，”那祭司說，在他點起了教堂會議室裏的瓦斯燈之後。

委奈斯特命走了過去，門在他後面關上了。其他四個還是坐在他們底位置上，徒然地想要替他們底四肢找到一個安適的地位。

過了一會，委奈斯特命回來了，紅着眼睛，興奮得顫抖着；他立刻走下那行廊，在夜裏向外面去了。

當他站在悄悄地蒙着一重白雪的墳場裏的時候，他重新想起了一切在教堂會議室裏發生的事情。那祭司問，他可曾犯過罪？不，他並沒有。他可做過夢？做過的！他便聽到說，夢也是同樣地有罪的，因為牠們可以證明心中的惡，而上帝是要看到心中去的。“他試驗着人心又統管着，在末日他便要審判我們每一個人底每一個犯罪的思想，夢也就是思想底一種。基督曾經說過：把你底心給我，我底孩子！走到他身邊去，禱告，禱告，禱告！一切清真的，一切純潔的，一切可愛的——這便是他。自始至終，生命和快樂。把肉體弄清淨來，要時常禱告。憑着帝底名字前去，不要再犯罪了！”

他感到忿怒，但同時他也頹喪。徒勞地他想要

排除了他底憂鬱，他在學校裏還沒有得到充分的常識，可以用牠來當作反抗耶穌教的詭辯的武器。這是真的，他底心理學底智識使他能夠修改這以夢爲思想的規定；夢是幻想，他以爲，幻想底創造物；但上帝是不聽別人說話的！論理學告訴他，他底早熟的願望是有些兒不自然的。他不能在十六歲就結婚，因爲他沒有能力供結一個妻子；但是爲什麼他雖然自己靚得已覺是一個大人而還不能供給一個妻子，這却還是一個他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無論他怎樣急迫地想要結婚，那上等階級所定出來而又有鎗刺保護着的社會底法律却總要禁止他。因此總可以說對於自然犯過了一些罪，因爲一個人總是在他能賺到生活費之前早已成熟了。這一定是退化。他底幻想一定是退化了；他應當用禱告和犧牲來洗清牠。

當他到了家裏的時候，他看見他底父親和他底姊妹們在吃晚飯。他覺得羞於和他們一塊兒坐下去，因爲他感到自己已受了侮辱。他底父親照常地問他行堅信禮的日期可定了沒有。

不知道。他一點食物也不吃，假說着他不大適意；其實他是不敢吃一些兒晚餐。他走到了自己臥室裏，看了一篇那祭司借給他的沙爾滔著的文章。那題目是理性底虛榮。在這兒，正在這他想得到清楚的了解的一切希望集中着的地方，光明却竟消失了。那他希望有一天能把他從黑暗裏引導到光明裏去的理性，却也是一種罪惡；竟是最大的罪惡，因為牠要疑問上帝底存在，他要想了解儘可以不必了解的事物。爲什麼可以不必了解，却並沒有解釋明白，或許是因為假使了解了，欺騙便會被發現。

他不再反抗，却是降服了。在上床去之前，他從阿恩特上讀了兩節晨聲，背着信條，禱告文和祝福文。他覺得很餓。一件他懷着可鄙的歡樂心理而發現的事實，因為他覺得他底仇敵是在受苦。

懷着這些思想，他睡熟了。在半夜裏，他醒了轉來。他夢見和一位姑娘同在喝香檳，吃晚飯。這整個可怕的一晚很清楚地升起在他底記憶裏。

他一下子跳出了床，把他底被單和毛毯都丟

在地下，自己却去睡在那床墊上，只蓋着一條薄薄的被。他是又冷又餓，但是他一定要征服那魔鬼。他又重說着上帝底禱告文，並且還加上了他自己底。漸漸地，他底思想混亂了，他底面貌底緊張的表情鬆弛了，一絲微笑使他嘴上的表情變成和軟了；可愛的人形在他面前出現，清朝又含笑，他聽到低低的語聲，半窒息的笑聲，華爾支舞曲中的幾節，又看到閃耀的杯子和坦白的又快樂的臉，不知羞恥地和他底眼光交錯着的坦白的眼光；突然中央有一張幕開了；一張愛嬌的小臉從紅絲掛件裏張出來，生着含笑的嘴唇和舞動的眼睛；那纖細的喉嚨是露出的，那美麗的斜斜的雙肩似乎是一隻撫愛的手所捏成的；她伸開了她底手臂，而他便把她拉到他底跳着的心上來。

鐘打三點了。他又在衝突中被打倒了。決定要戰勝，他又把床墊拿起來丟在床外。於是他跪倒在冷冷的地板上，熱烈地求上帝借他一些力量，因為他感到自己真是在和魔鬼肉搏。他做完了禱告，便去躺下在床架上，他感到繩子和皮帶割在他底手

臂和脛骨裏，心裏便覺得很滿意。

早晨，他在高度的熱病中醒了過來。

他在床上睡了六個星期。當他從病床上起身來的時候，他覺得比從前什麼時候都好過。休息，好的食物和醫藥增加了他底氣力，而那鬥爭却是兩倍地困苦了。但是他繼續着鬥爭。

他底堅信禮是在春天舉行的。那低級的人們立誓不去干涉那高級的人們以爲是他們底特權的東西的那一幕活動影戲，在他心裏造成了一個永久的印像。那祭司把從酒商赫格斯大特那兒出六十五金毫一磅買來的酒和從麵包師來次特倫那兒出一金幣一磅買來的薄餅當做是在一千九百年前被處死的那撒來斯底耶穌底肉和血給他吃，他也並不覺得什麼。他並不想到什麼，因爲一個人在那時候是並不思想的，他只有情感。

在他受堅信禮之後的一年，他便經過了畢業考試。那一頂精緻的大學帽對於他是一種快樂底泉源；並不確實地感到，他只覺得上等階級中的一員的他，是已經得到了一項特權。那些青年人都很

驕傲於他們底學識，因為教師們宣佈說，他們是已經“成熟”了。那些驕傲的青年！只要他們至少能貫通那他們所誇耀着的全部胡說就好了！只要有人能聽到在慶祝他們的筵席上的他們底談話，也就可以算他已經得到了一個啓示。他們公然地說，他們還沒有得到應得的智識底百分之五；他們對有耳朵可以聽的人堅決地說，他們能夠考試及格真是一樁奇事；未開蒙的人是一句話也不會相信的。有幾個青年的教師（現在那教師和學生之間的屏藩是除去了，作假是不需要的了）帶着半醉的姿態，嚴重地立誓說，整個學校裏沒有一個教員是不應當被革除的。一個清醒的人禁不住下了一個結論說，考試是像一條可以任意地畫在高級和低級的人之間的線；於是他在這件奇事之中只能看出一件大欺騙。

有一位教師，吸着一盞五味酒，堅定地說，只有白痴能夠相信一個人類的腦筋能夠同時記得：三千個在歷史上說到的日期；五千個在全世界底各部分的城底名字；六百種植物和七百種動物底

名字；人身上的各種骨頭，造成地皮的各種石頭，一切神學上的爭論，一千個法文字，一千個英文，一千個德文，一千個拉丁文，一千個希臘文，五十萬條的規則和規則底例外：五百個數學上的，物理學上的，幾何學上的，化學上的公式。他願意證明，假使要做這麼大的事業，那腦筋定要像烏普撒拉底天文台底圓頂那麼大才成。宏波爾特，他繼續着說，最後竟忘記了他底表，那在倫德的天文學教授有一次竟不能除兩個六位數。那些新長了毛羽的畢業生以爲自己能通六種語言，其實他們至多不過懂得造成他們本國文字的二萬字中的五千個字。他現在可看到了他們怎樣地騙人？呵！他知道他們全部的狡計！他曾看見寫在指甲上的日期；他曾注意到他們在偷看放在書桌裏的書，他曾聽到他們互相在低語！但是，他結束着說，應當怎麼呢？除非一個人對於這一切都閉着眼睛，學生們是不會再來學的了。

在夏季，德鄂多爾留在家中，把許多時間都消

磨在花園裏。他沉思着他自己底未來底問題；他應當選擇什麼職業？他已經觀察透了龐大的耶穌教的集團底各種方法，這集團，在上等階級底名義之下，組成了社會，他竟因此而對於塵世感到失望，決定要進教會去把自己從絕望中挽救出來。但是塵世向他招呼着。牠表現在他眼前，美麗而又光明，而他底青春的，熱烈的血渴望着要生活。他在這種衝突中銷磨時光，而他底閒暇又增加了他底苦痛。

德鄂多爾底增加着的悲哀和衰減着的健康開始使他父親吃驚了。他並不懷疑那原由，但是他不能和他底兒子談起這樣一個困難的問題。

有一個星期日底午後，那教授底兄弟，一個工兵隊裏的軍官，來看他。他們是坐在花園裏，喝着珈琲。

“你可看得出德鄂多爾身上的變動嗎？”那教授問。

“不錯，他底時候到了，”那軍官回答。

“我相信這時候早已到了。”

“我希望你能和他講講，我可做不到。”

“假使我是一個獨身男子，我倒可以做叔父底事，”那軍官說；“現在既然如此，我去請古斯塔甫來辦吧。那孩子應當看見一點人生底事情，否則他便會走錯了路。”

“是的，”那教授說，“我在十五歲才做了大人，但是我有一個從沒有行過堅信禮的同學，因為他在十三歲上就做了父親。”

“看看古斯塔甫！他可不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可以担保，他是和一個老軍官一樣地瑰偉的！他是一個強幹的人！”

“不錯，”那教授回答，“這樣需要我許多費用，但是，與其看孩子去冒這種危險，還不如化費一點吧。我希望你去請古斯塔甫來帶德鄂多爾出去，這樣可以提醒他。”

“呵！很願意！”那軍官回答。

這種事情便決定了。

在七月底一個晚間，那時候正在最好的夏季，一切春光所滋養着的花都已經結熟了菓，德鄂多

爾是坐在他底臥室裏，等待着。他已經在牆邊釘着一個標題。“到耶穌這裏來，”牠這樣寫着，這是用來做一個暗示，叫那少佐不要和他來爭辯，當他偶然從營房裏回到家來幾分鐘的時候。古斯塔甫是天生性活潑的，一個“強幹的”人，正如他底叔父所說。他從不把光陰消磨在默想中。他曾答應在七點鐘來看；他們要去安排一切事情，預備慶祝那教授底生日。德鄂多爾底秘密的計劃是要使他底哥哥改變，而古斯塔甫底同樣地秘密的目的是要使他底兄弟得到一個較合理的人生觀。

準確地在七點鐘，一輛馬車停下在屋子前，（那少佐總是坐馬車來的，）立刻德鄂多爾就聽到了他底馬刺底聲響和樓梯上的他底佩刀底聲響。

“晚安，你這老田鼠，”那哥哥笑了一聲說。他是一幅健康和青春底圖畫。他底刷得很光滑的靴子顯露出一雙優美的腿，他底褂子襯出了一個像駕車的馬似的腰部；他底鎗匣上的金帶使他底胸部顯得更闊，他底佩刀帶又表現出了一雙巨大的腿。

他磨着那標題，切着齒，但是並不說什麼話。

“過來，老頭子，我們到培爾維去吧！我們去看那園丁，替老人家底生日先預備一下吧。戴下了帽子去吧！”

德鄂多爾想要找出一個藉口來，但是那哥哥已經把他拖住，拿了一頂帽子向他頭下一丟，把一枝紙烟向他底嘴唇裏一塞，就把門開了。

覺得自己是一條離開了水的魚，但是他畢竟和他底哥哥一塊兒去了。

“到培爾維！”那少佐向馬夫說，“留心着不要讓你底馬逃走！”

德鄂多爾禁不住覺得有趣。他是永不會和一個像馬夫那麼的已經結了婚的人這樣熟稔地說話的。

在路上，那少佐談起了一切太陽之下的事情，又看着每一個過路的美麗的姑娘。

他們碰到了正從墳場回來的出喪的行列。

“你可看見那最後一輛車裏的漂亮的鬼姑娘？”古斯塔甫問。

德鄂多爾並沒有看見她，也不願意看見她。

他們碰到了一輛坐滿着侍女似的姑娘們的車子。那少佐在大路上毫不顧忌地站了起來，對她們吻着自己底手。他底行動真是像瘋子一樣。

在培爾維的事情不久就弄妥當了。在回來的路上，那馬夫也不等一個吩咐，就把他們趕到了“哀克利”，一家古斯塔甫顯然是常去的飯店。

“我們去吃一點東西吧，”那少佐說着，就把他底弟弟推出了馬車。

德鄂多爾是發狂了。他並不是一個禁慾者，覺得走進一家公共食場去也不能算是不對，雖然這在他是從沒有經驗過的。他跟着進去，雖然不免有些兒不安。

兩個姑娘在廳堂裏招待着他們。“晚安，小鴿子，”那少佐說，又吻着她們兩個底嘴唇。“讓我來把我底博學的弟弟介紹給你們；他是年青而無邪的，絕對不是像我一樣；你怎麼說，約撒！”

那兩個姑娘羞怯地對德鄂多爾望望，他簡直不知道應當怎麼辦。他覺得他哥哥底話是十分不

該說的。

在走上樓去的路上，他們碰到了一個黑髮的小姑娘，她顯然是剛哭泣過；她樣子很安靜而又規矩，使德鄂多爾得到了一個好的印象。

那少佐並沒有吻她，只抽出手帕來替她揩乾了眼睛。於是他叫了一餐很奢侈的晚飯。

他們是在一間光亮的又美麗的房間裏，掛着鏡子又有比牙琴，一間可以開會的十全的房間。那少佐用刀把比牙琴開了，德鄂多爾還沒有知道他在那兒，他已經坐在那音樂櫥上，他底手是安放在那琴鍵上面。

“替我們奏一支華爾支舞曲吧，”那少佐發令，於是德鄂多爾便奏了一支舞曲。那少佐除下了刀，和約撒跳起舞來；德鄂多爾聽到他底馬刺叩響在椅子和桌子底脚上。於是他投身在沙發上喊道：

“走過來，孩子們，替我打扇。”

德鄂多爾開始輕輕地奏着，立刻他更專注在古諾底浮士德底音樂中。他簡直不敢轉過身來。

“過去吻他，”那哥哥低聲地說。

但是那姑娘們覺得羞怯。她們幾乎是怕他和他底悲哀的音樂的。

可是她們之間的最胆大的，却走到了那比牙琴邊。

“你在奏弗來許支，可不是嗎？”她問。

“不，”德鄂多爾客氣地回答，“我在奏古諾底浮士德。”

“你弟弟樣子怪尊重的，”那小小的黑色的一個說，她底名字是叫利克；“他和你是不同的，你這老滑頭。”

“呵！不錯，他要到教堂裏去了，”那少佐低聲地說。

這些話使那些姑娘們受了一個很深的印象，此後她們便只在德鄂多爾轉向背面的時候吻着那少佐，還羞怯而又害怕地看着德鄂多爾，像鳥兒在一隻帶練條的猛犬面前一樣。

晚餐來了，有好多道菜。一起有十八樣，熱的還不算在內。

古斯塔甫倒出了那飲料。

“祝你健康，你這偽君子！”他笑着。

德鄂多爾喝完了那飲料。一陣優美的暖氣穿過了他底四肢，一重溫暖的薄幕蒙住了他底眼睛，他感覺到和一隻餓獸一樣地貪吃了。這是怎樣一餐筵席！那新鮮的鮭魚和牠底特殊的風味，那蒔蘿和牠底催眠性的芬芳；那似乎在抓着喉嚨而使人想喝啤酒的茱萸；那小牛排和那使他想起舞女的葡萄牙的甜洋蔥；那有海底氣味的煎龍蝦；那使他想起園丁的芫荽羹，和那在他底咬着的牙齒裏軋軋地作着有趣的聲響的小胡瓜和牠底含毒的銅絲底風味。麥酒像一條火山熔石底熱的潮流似地穿過了他底血管；他們喝了楊梅酒之後，又喝香檳；一個女侍者帶來了在杯子裏像泉水似地起着泡的飲料。他們倒了一杯給她。於是他們談着各種的事情。

德鄂多爾坐在那兒，像一株樹液正在升起來的樹。他已經吃了一頓很好的晚餐，感覺到似乎整座火山在他底身上沸騰。新的思想，新的情緒，新的感覺，新的觀察點，像蝴蝶似地在他底額部四周

飛翔。他坐到比牙琴邊去彈奏，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奏些什麼。那在他底手下面的象牙琴鍵像是一堆骨頭，從那兒他底精神得到了生命與和諧。

他並不知道奏了多少時候，但是他轉過去，正看見他底哥哥走進房來。他樣子像一位天神，閃耀着生命和力量。在他後面，利克拿着一瓶五味酒來了，後面所有的姑娘們也都來了。那少佐分別地和她們每人喝着酒；德鄂多爾覺得一切事情都沒有什麼，最後他變得如此大胆，竟去吻着利克底肩頭。但是她樣子好像不快活，逃了開去，他又感到慚愧。

當德鄂多爾一個人在他自己底房間裏的時候，他有一種感覺，似乎整個世界都倒轉了。他扯去了那牆上的標題，並不是因為他不相信上帝，却是因為牠這樣掛在那兒，他覺得是一種誇大。他很詫異地覺得，宗教在他身上只像是一套星期日底服裝，他又自己問着，整個星期都穿着星期日底衣服出去可算是不漂亮的。總之，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並且又自安於做一個普通的人，他又下了一

個結論，假使他過着簡單的，不誇大的，不自負的生活，他便更容易得到和平。

他夜裏睡得很熟，並沒有亂夢來騷擾。

當他第二天早晨起來的時候，他底灰色的雙頰已經顯得更豐滿，心裏懷着新的歡樂。他走出去散一散步，不久便發現自己已經在鄉間。他突然想起要到那飯店裏去看看那些姑娘們。

他走進了那一個大房間；在那兒他看到了利克和約撒，穿着晨服，在剪刺樹。他不知不覺去坐在桌邊，她們底身旁，手裏拿着一把剪刀，在幫她們底忙。她們談起了德鄂多爾底哥哥，談起了她們一同消度的那快樂的一晚。一句不好聽的話也沒有說。他們好像是一個快樂的家庭；她們當然是很好的，他是在朋友們之中。

他們剪完了刺樹，他便叫了咖啡，又邀她們來同喝。後來那女主人過來替他們念着新聞紙。他覺得很安適。

他以後便常常到那兒去。有一天下午，他走上樓去找利克。她正在縫着什麼東西。

他問她說，他可妨礙了她。“絕對不”；她回答，“正相反。”他們談起了在軍營裏的，又將要離開兩個月的他底哥哥。後來他又叫了五味酒；他們底親密漸漸地增加起來。

後來德鄂多爾又在公園裏碰到她。她正在那兒採花。他倆同坐下在草堆裏。她穿着一身輕盈的夏服，這衣服底質料是如此地薄，竟清楚地顯出了她底輕飄的小姑娘的身體。他把他底手臂繞在她底腰邊，吻着她。她又吻着，他便把她熱烈地擁抱了起來；但是她掙脫了自己底身體，嚴厲地告訴他說，要是他不規矩一些，她以後再不要看見他了。

兩個月之中他們常互相會面。德鄂多爾竟已經愛上了她。他常和她作着很長的又正經的談話，說着人生底最神聖的責任，說着愛情，說着宗教，說着一切，同時他又向她說起他底熱情。但是她總要用她自己底話來難他。於是他感到慚愧，怎麼會對一個無邪的姑娘懷着這樣卑鄙的思想，後來他底熱情是變做了對於這個可憐的小生物的崇拜，她居然能在誘惑之中依然沒有被點污。

他已經放棄了到教堂裏去的意見；他決定要得到博士學位，並且——誰想得到呢——或許還要和利克結婚。他對她讀着詩歌，當她做着針線的時候。她讓他儘量地親吻，又讓他撫摸；但這是一個限度。

後來他底哥哥從軍營裏回來了。他即刻在“哀克利”請了一次客；德鄂多爾也被邀在內。但他是不斷地被人請着奏音樂。他正奏着一支華爾支舞曲，偶然回過頭去望望，却發現沒有人在跳；他是一個在着。他站起來到了行廊裏，經過了一排的門，最後他走到了一間臥室邊。那兒他看見一種景像，這景像使他轉過頭去，拿起了帽子，在黑暗中不見了。

天亮的時候他回到他自己底臥室裏，一個人，已經失去了他底一切信仰，對於人生，對於愛情，當然還有對於女人，因為對於他世界上是只有一個女人，而這個女人便是“哀克利”裏的利克。

在九月十五日那一天，他到烏普撒拉去研究神學。

年代過去。他底健全的常識漸漸地被他每天地又每小時地裝到了腦筋裏去的胡說所消滅了。但是夜裏他却沒有力量抵抗。自然放縱了起來，用強力取去了反抗的人所拒絕她的東西。他失去了他底健康；在他憔悴的臉上，所有的頭骨都看得見了，他底容色是灰黃的，他底皮膚顯得潮濕而又膠黏；醜陋的小痣在他底稀少的鬚鬚裏出現了。他底眼睛是沒有光的，他底手是非常地瘦，骨節都從皮膚裏露了出來。他樣子好像是一篇說到人類的惡的文章上的圖畫，但是他過着非常純潔的生活。

有一天，那基督教倫理學教授，一個對於道德有嚴格的意見的已經結了婚的人，來看他，又坦白地問他在良心上可有什麼事情；假使有，他勸他坦白地說了出來。德鄂多爾回答說，他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自白，不過他是不快活。因此那教授便勸他要留心着，要禱告，要意志堅強。

他底哥哥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請他不要把一樁愚蠢的事情太放在心上。他對他說，把女人看得

這麼認真是可笑的。他底自己覺得很不錯的哲學是，付清了負着的債就走；在年青的時候作樂，因為人生是很短促的，結婚不過是一件保障兒童的社會制度。要結婚是儘有時間。

德鄂多爾有一封充滿了真正的基督教的情緒的信去回答他，那少佐却並沒有回覆。

在經過了春季第一次考試之後，不得不到斯克甫德去過夏天，爲了要經過冷水療治。秋天他回到了烏普撒拉。他底重新得到了的精力不過是一些這火焰上的新的燃料。

事情變得愈壞了。他底頭髮稀少起來，簡直連頭骨都露出了。他步履不安地行走，每當他底同學在街路上碰到他的時候，他們都不去理他，好像他是犯過許多罪的。他注意到了，便也不和他們往來。他只在晚上才離開他底房間。他在夜裏不敢上床去。他吃得太過份了的補血汁弄壞了他底胃口，在第二個夏天，醫生們把他送到了卡爾斯巴德。

他在秋季回到烏普撒拉來的時候，一個謠言

流傳着，一個醜惡的謠言，像黑雲似地掛在那城市上面。好像那暗溝是打開了，人們便都突然地記得那個城市，那個文明底華美的創造物，是建築在一個墮落底海上，牠會突然闖出了約束，把居民都毒死。據說，德鄂多爾委奈斯特侖在情慾底暴發中竟襲擊了他底一個朋友，並且這謠言並不是假的。

他底父親來到了烏普撒拉，和神學院學長相見。那病理學教授正在面前。應當怎麼辦呢？那醫生一聲也不響。他們急迫地要徵求他底意見。

“既然你們問我，”他說，“我必需要給你們一個回答；但是你們也都像我一樣地知道的，只有一種藥可以醫。”

“是什麼呢？”那神學家問。

“你還要問嗎？”那醫生回答。

“是的，”那神學家說，他是一個已經結了婚的人。“當然，造物不會要人不道德的吧？”

父親說他很懂得這情形，但是他很怕替他底兒子想方法，爲了他底兒子或許要冒許多危險。

“要是他不能留心自己，他一定是一個愚人，”

那醫生說。

那學長請他們在一個更適宜的地方去繼續這種有鼓動性的談話。……他自己是沒有什麼話要說了。

這樣便結束了那件事。

因為德鄂多爾是一個上等階級中人，謠言不久就消滅了。幾年之後他經過了畢業考試，又被醫生送到了斯帕。他吃的許多金雞納霜丸影響到了他底膝部，他走路的時候要用兩根棒來支持。在斯帕，他是病得這樣利害，就是在殘廢者底羣中，他還是一個奇怪的人物。

但是有一個沒有結過婚的三十五歲的德意志女子很同情於這個不幸的人。她和他他在公園裏的涼亭中一同消度了許多光陰，討論着人生底問題。她是一個大的福音會底會員，這個會底目的就是要提高道德標準。她給他看報章和雜誌底發起書，牠們底使命便是要取締娼妓。

“看看我，”她說，“我是三十五歲了，身體却還這麼康健！誰說不道德是一種免不了的罪惡！我會

留心着，又曾爲了基督奮鬥過一場。”

那年青的教士悄悄地把她底很發達的身體，大的腰部來和他自己底憔悴的身體比較着。

“世界上的人類有這樣大的分別，”這是他底沒有說出來的解釋。

在秋天，神父德鄂多爾委奈斯特命和處女索非亞來德許支要結婚了。

“得救了！”那父親嘆着氣，當這消息傳到在斯德哥爾摩的家裏的時候。

“我奇怪這怎麼會結束的”，那個哥哥在軍營裏這麼想。“我怕我底可憐的德鄂多爾是一個‘在戀愛中死去的阿斯拉’。”

德鄂多爾委奈斯特命結婚了。結婚之後九個月，他底妻子替他生了一個害軟骨病的孩子——又過了十三個月，德鄂多爾委奈斯特命死了。

那填他底死亡報告書的醫生，看着那個優美的康健的婦人，她是站在那放着還不到二十歲的年青的丈夫底屍首的小棺材旁邊哭泣。

“正號是太大，負號是太小了”，他想，“因此正

號便吞去了負號。”

但是那父親，他在一個星期日得到他兒子底死訊，却坐下來讀着一節經解。他讀完了，便默想了起來。

“世界總是有很不對的地方，爲什麼用死來報答美德呢？”他想。

而那個有道德的寡婦，來德許支氏，又有了兩個丈夫和八個孩子；她寫着論到人口過多和不道德的小冊子。但是她底大伯却稱她做殺死丈夫的該死的女人。

那個不道德的少佐結了婚，有了六個孩子。他升遷了，一直很快活地過着生活。

愛情與麵包

他是一個幹事，他從來沒有留心過穀麥的價錢的，在他向少佐請求着和他的女兒結婚之前；然而少佐是很清楚的。

“我愛她的”，幹事說。

“你的月薪有多少呢？”這老頭子問道。

“呵，此刻每年有一千二百克郎的收入；然而我們是互相戀愛着的……”

“你們的事和我沒有關係的；然而一千二百克郎的進款是不夠的。”

“我別方面還可以有一點小小的收入，而且魯依養是知道我的心的……”

“不要談什麼廢話吧！請你說個數目出來。”

他拿着紙和鉛筆。

“而且我的感情……”

“請你說個數目出來。”

他在吸墨紙上畫着象形字。

“唉！我們儘夠好好地生活了，只要……”

“我的問題，你打算回答，還是不回答呢？請你說個數目出來。有多少錢？我的孩子，有多少錢？做什麼事情？”

“我可以翻譯醫，一葉十個克郎；我還可以教法文，而且別人已經答應我校對的事情了……”

“答應你是靠不住的！有多少錢，我的孩子？有多少錢？看着，此刻我可以記下來。你是翻譯着什麼書？”

“我是翻譯着什麼書嗎？這個我可不能立即說出來的。”

“你不能對我立即說出來嗎？你說，你在從事

於翻譯；然而你不能對我說出書名來嗎？說什麼廢話！”

“我在翻譯着 Guizot 的文明史，約共二十五葉。”

“一葉十個克郎，這冊書大約值二百五十個克郎。此外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嗎？我事前怎說得出來呢？”

“真的，你事前說不出來嗎？然而這是你事前應該知道的。你彷彿以為結婚僅是生活在一起，娛樂着你們自己就算了，不，我的親愛的孩子，你們將來要生小孩子的，你們須給他們吃，給他們穿。”

“小孩不會馬上就生的，假如像我們這樣熱烈地互相戀愛着的人。”

“魔鬼，你們是怎樣熱烈地戀愛着呢？”

“假如像我們這樣熱烈地互相戀愛着。”他將他的手放在他的背脊上。

“假使別人如像你們這樣熱烈地戀愛着，就不會有小孩子嗎？你瘋了！然而你是一個社會上正當的，可敬愛的份子，所以我也只好同意你的要求

了；可是你須好好地利用你的時機，我的孩子，增加一點收入，因為困難的日子就在目前了。穀麥的價錢天天在漲價吓。”

這位幹事聽到最後的幾句話，他的面色飛紅了，然而老頭子的答應使他十分快樂，他緊握着老頭子的手接吻着。他此刻是多麼地快樂，只有天知道吧！當他第一次挽了他的未婚妻的手臂同走在街道上，喜氣充滿在他們的臉上；他們覺得路人們都默默地站着，排列在路上慶賀他們勝利的行程；於是他們帶了驕傲的眼光，方正的肩膊和彈性的足步，慢行着。

到了晚上，他上她的家裏來看她；他們在室的中央坐下了，校對着稿子；她幫助他工作着。“他真是一個好種子呢”，老頭子呵呵地笑着。當他們校完了稿子，他擁住她在懷裏，說道：“現在我們已經賺了三個克郎了”，於是向她親吻着。第二天晚上，他們上戲園去，回家的時候他雇了一部馬車送她回來，這一晚一共化去了十二個克郎。

有幾天晚上，他本來應該去教法文的，然而他

沒有去教書，却來帶了她出去散步了。（然而誰說一個男子不應該爲了愛情而犧牲一切呢？）

結婚的日子近了。他們很忙碌。他們須去選揀家用器具。他們開始去購辦一些最重要的東西。去買佈置臥室的東西的時候，魯依賽原不打算同去的，然而到他明白地告訴她的時候，她只得和他同去了。他們買了兩張床，那當然要並排地陳鋪着。器具都用桃木的，每一小片都用真正的桃木的。他們的床必須用彈簧的底子，覆着紅白色的花條子的床布，和滿填着柔絨的墊枕；而且還要了兩條一個模型的鴨絨被。魯依賽揀定了藍色的，因爲牠是非常美麗。

他們走入最繁華的鋪子了。他們不能沒有一盞紅色的掛燈和一個巴黎瓷塑的維納絲的。他們買了全副席面；六打式樣不同的邊上雕花的玻璃杯；以及鐫刻着他們的姓名的第一個字母的刀和叉子。然後他們再買廚下的用具。媽媽陪着他們去選揀的。

此外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呢！寫支票，上銀

行，招呼商人們和藝匠們：一層房子得找好來，帷幔得掛起來。每一件事情他都得去照料到。自然，他不能努力工作；但這有什麼關係呢，一旦結了婚，他可以加緊工作的。

他打算只先租兩間房子，因為他們想萬分經濟地過日子。因為只租了兩間房子，所以容易佈置得完善了。他們在政府街租定了一處樓下房子，一共兩間房，一間廚房，共化六百克郎的房租。當魯依賽說，他們最好在四層樓上租三間房，一間廚房，一共只化五百克郎的房租，他心中覺得有點不舒服；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只要他們互相熱烈地戀愛着。是的，魯依賽當然是同意他了；然而他們不住在房子多而房租賤的四層樓上，却住在房租貴而房子少的樓下，他們的愛情能不因此而發生障礙嗎？是的，他承認這是太愚蠢了；但是這有多大關係呢，只要他們互相熱烈地戀愛着。

房子佈置好了。那間臥室正像一座小小的廟宇。兩張床並排舖着，好像二駕馬車。陽光照在藍色的鴨絨被上，雪白的，雪白的被單上和一個未出

嫁的老姑母替他們繡着花字的枕頭套上；枕頭套上的花字是用二個大的花字母組成的；二個字母彼此連結着，在互相纏合着的邊角上彼此吻合着，二個字母彷彿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了。新娘有她自己的小壁室的，外面掩垂着一張日本式的簾幕。會客廳裏——也就是膳堂，書齋——，放着她的鋼琴（化了一千二百克郎買來的），他的寫字檯，檯上有着十二個鴿籠式的格子（每一小片都用真正的桃木的），一座著衣鏡，幾把安樂椅；一張偏桌和一張食桌。“看起來好像是富貴人家住在這裏的光景了，”他們說，而且他們真不懂爲什麼別人喜歡一間分隔着的膳堂呢，在那裏擺着藤椅子，看起來往往是很乏味的。

結婚的禮節在一個禮拜六舉行的。禮拜日開始了，這是他們新婚生活的第一天。唉！這是怎樣一種生活呀！新婚生活不是可愛的嗎！結婚不是一種光榮的制度嗎！一個人結了婚，他可以自由生活，而且家長們和親戚們也來慶賀他。

在早晨九點鐘，他們的臥室內還是暗沉沉的。

他不願意去打開百葉窗，讓日光漏進來，他重燃了紅燈，迷人的燈光照在鴨絨被上，白被單上（此刻這被單已露着細小的綉痕了）和巴黎瓷塑的維納絲上。維納絲立在那裏，映露着玫瑰紅的顏色，沒有一點羞恥。紅的燈光也照在他的嬌小的妻子的身上，她臥在枕上，露着羞澀的神情，然而又顯着非常清醒的樣子，彷彿一生從沒有像昨晚這樣甜蜜地睡眠過。

這一天是禮拜日，早晨街上沒有貨車往來的，禮拜堂裏的鐘聲，在歡樂地，熱情地敲着，召集人們做晨禮拜去，彷彿它願意全世界的人們都走進禮拜堂裏，去讚美那創造男女們的上帝。

他囑咐他的嬌小的新娘睡一忽兒吧，那末他可以起來安排早餐。她把頭埋在枕頭間，於是他匆匆地披上了他的寢衣，走到簾子後面去換衣服。

明媚的陽光照在坐談室的地板上，他不知道是春，是夏，是秋，是冬了；他只知道今天是禮拜日！他的繆夫的生活藏隱在過去有如一件醜而黑的東西；他看看現在的小家庭，心中不禁模糊地想

起他童年時代的家了，同時光榮的來日也可靠地呈現在他面前。

他多麼強有力地感到吓！將來之於他，有如一座來和他相見的山。他要在山上呼吸，然而這山却像沙石般倒在他腳邊了；他要飛跑了，飛過三角牆和烟突，挽着他的嬌小的妻子。

他收拾着亂散在房子裏的他的衣服；他尋着他的白領結是掛在一個畫架上；有如一隻大而白色的蝴蝶。

他走到廚房裏。新辦的銅壺錫鍋子是多麼地耀人眼目呵！而且這一切新的器具都是屬於他和她的。他喚着女傭人，她圍了裙子從房裏出來了。然而他却沒有注意到她是圍着裙子的，更沒有注意到她是露着肩膀的。在他，全人間只有一個女人了。他像一個父親對女兒似地和這女孩子說着話。他叫她上飯店去招呼早餐，立即送一席最上等的早餐來。還要補血酒和勃根台的美酒！店主人知道他的口味的。她遵命去了。

他從廚房裏出來，敲着臥室的房門。

“我可以進來嗎？”

只聽得房內一個微驚的呼聲。

“啊，不，親愛的，請等一會兒。”

他親自安排好早餐的桌子。當早餐從飯店裏送來的時候，他放在她的新餐具上。他合乎一切藝術的規則地展開了餐布。他揩拭着酒杯，最後，他拿了昨天新娘帶的花球，插在一個花瓶裏，放在她的座前。

當她披了繡花的早晨便衣從臥室裏出來，走到明耀的陽光下的時候，她還覺得有點疲憊呢；他扶着她坐在一張安樂椅上，叫她喝一點酒，吃一點魚子醬麵包吧。

這一切都多麼有趣呀！一個人當他結了婚，就能夠娛樂他自己的。在早晨這時候，假使媽媽看見她的女兒在喝着酒，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他侍候着新娘，彷彿她還是他的戀人一般。在他們結婚之後的第一天早晨，他們是享受着怎樣一頓早餐呀！沒有一個人有權利來干涉他們一句話。一切都完全整齊適當的，他可以放心地享樂，

而且這是最甜蜜的一部分。這樣一頓早餐他不是沒有吃過，但是那時和現在是多麼地不同呵！那時他是不安定的，不滿足的；現在，他是連想都不敢去想了。他喝了一杯最好的瑞典黑麥酒，吃了蠔子之後，對於世上的一切綵夫他是深深地憎惡了。

“那班不結婚的人，真是多蠢吓！多麼自私呵！應該罰他們一種稅，和狗捐一般。”

“我想到那班無錢結婚的可憐人，真覺得傷心呢，”他的莊重的嬌小的妻子溫柔地回答，“我敢保證他們假若有錢養家，他們一定都結婚了。”

一支痛苦的箭，射進這位幹事的心了；好一刻，他感到恐怖，恐怕他的結婚有點太冒險吧。難道他的一切幸福都建築在一個經濟問題的解決上嗎，假若，假若……呸！且開懷飲一杯勃根台的美酒吧！現在他要工作了！你們且放眼看吧！

“開玩笑嗎？吃起紅莓子和黃瓜來！”年青的妻子有點擔心，但這倒底是非常甜蜜的。

“留惠斯，我的愛”，她將一隻顫抖的小小的手

兒放在他的臂上，“我們能過這樣奢華的日子嗎？”

“幸福呵，”她說着“我們。”

“呸！吃一次是沒有關係的！以後我們可以吃蕃薯和青魚的。”

“你能夠吃蕃薯和青魚嗎？”

“我想這是能夠的吧！”

“你吃過了太好的東西，在青魚之後不會再要一客牛排嗎？”

“瞎說！不會有這樣的事！愛人，祝你康健！味兒很可口呢。還有這些蘆子。”

“不，但你是瘋了，我的愛！在一年之中的這時候吃起蘆子來，不知你要付多少錢吓！”

“錢！他們不是很好的嗎？你不覺得生存是光榮的嗎？呵！偉大吓！偉大吓！”

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一輛馬車馳到前門口。假使不是這樣快樂，舒暢地躺在柔軟的墊子上，讓車子緩緩地向鹿園趕去，那年青的妻子亦許要發怒了。

“正像睡在榻上哩，”留惠斯低聲說。

她用小小的遮陽傘尋開心似地擊着他的手指。熟人們在路上向他們行禮。朋友們向他揮着手，彷彿在說：

“噲，好傢伙，你走了鴻運了。”

行人們看上去真是何等地渺小，街道看上去真是何等地光滑，坐在彈簧的墊子上趕着車子真是何等地適意。

人生應該常常如此。

他們結婚的第一月，天天過着幸福的日子。跳舞哪，訪客哪，宴會哪，看戲哪。當然有時他們也在家裏的。然而在家裏的時候，正惟是他們比上任何地方去都更快樂的時候。譬如說，晚膳後，把妻子從她父母家裏帶出來，只說了一句‘別了’，把她擁進一輛狹小的馬車裏，關上門，於是向她的父母們點點頭，說：“現在我們回家去了，回到我們自己的四壁之內去了！在那裏，我們要做什麼就做什麼！”這是多麼地可愛呀！

回家之後，於是他們再煮一點小點心，坐下來

吃，閒談着，一直到天快亮的時候。

留惠斯在家裏的時候天天想省錢，只少理論上是如此的。有一天，他的妻子要試試他，吃正餐的時候，她煮了鹹鮭魚，乳煮的薯薯和燕麥羹請他嘗。『呵！他吃得多麼起勁啊！他是嫌惡精緻的菜單的。

下禮拜五，她又提議用鹹鮭魚佐食了，然而留惠斯却帶了兩隻松鷄回家來。他立在門檻上向她叫着：

“你猜吧，魯，我買了一點非常便宜的東西！一點非常便宜的東西！”

“哦，是什麼呢？”

“你是不會相信的，假使我告訴你，我買了這一對松鷄，我親自在街上買的，只化了一——你猜吧！”

他的嬌小的妻子並不奇怪，倒像非常不開心一般。

“你看！一對松鷄只化了一個克郎。”

“我曾經也買過一對松鷄的，只化了八個辨

士；但是——”她用一種非常和婉的聲調繼續說，那末她的丈夫不至於會懊惱吧，“那是在一個嚴冬的日子。”

“唔，可是你總該承認我買這對松鷄價錢是很便宜的。”

爲了使她丈夫快樂，這點小小的事情她也不去爭執了。

她點燕麥羹佐餐，換一換新口味。留惠斯吃了一隻松鷄之後，爲要討好他的妻子，他說他很懊惱，多吃了松鷄，不能夠如願地多吃他所喜歡的燕麥羹了。他很喜歡燕麥羹這是真的——因爲他自從患了瘧疾，牛乳不喜歡了。因爲不能吃牛乳，所以喜歡燕麥羹了，但願每一個黃昏，他平生每一個幸福的黃昏，都有燕麥羹放在他的桌上，假使他的妻子不會生氣。

然而燕麥羹以後永遠不出現在他的桌上了。

他們結婚後六星期，這位年青的妻子病倒了。她被頭痛和嘔吐纏繞着。沒有什麼大病的，只是受了點寒氣吧。然而爲什麼嘔吐的？難道她吃了什麼

不入胃腸的東西嗎？還是因為銅壺新鍍了錫的緣故？他去請了一個醫生來。醫生微笑着，說沒有什麼病症。

“沒有什麼病症？唉！瞎說！這是不可能的。明明是生着病呢！不，或者應該怪臥室內壁上的糊紙吧。這種糊紙是含有砒素的。讓我們此刻立即拿一片糊紙去給化學師化驗。”

“一點砒素沒有，”化學師回報說。

“真奇怪！壁上的糊紙真的沒有砒素嗎？”

年青的妻子仍然繼續病着。他在醫書上查出了病原，於是在他妻子的耳邊，低聲說着一個問題。“好了！洗一個熱水澡吧！”

四星期後，收生婆報告他無疑有喜了，

“無疑有喜嗎？呵，這是當然的！可是未免太快了！”

因為已經成無可免避的事實，所以他們還是開心吧。這是無疑的，一定是一個孩子！他們將要做爸爸和媽媽了！給他取一個名字罷？當然，一定是一個男孩。無可疑義的，是一個男孩。但是現在

她要和她的丈夫商量一個重要的問題了。自從他們結了婚，他沒有譯過書，也沒有做過校對的事情。單靠他的薪水是不夠的。

“是的，他們沒有想到過明天。但是，我的天喲，一個人祇有一次青春呵！現在，無論如何，將要有一個變化了。”

第二天早晨，這位幹事去看一個老同學，一個書記，想請他在一張借據上簽個字。

“你知道的，我的好朋友，一個人當他將要做父親的時候，他應該去想法對付那些日後免不了的開銷。”

“你的話很對，老人家”，書記回答道，“所以我到如今還討不起老婆吓。可是你却幸福得很，有錢來開銷呢。”

這位幹事有點難以向他開口要求了。他有什麼面目請求這位可憐的獨身漢幫助他預備開銷生兒子的錢呢？這位獨身漢，到如今還沒有錢成家呢？他不能讓自己做這個事情。

當他回家吃飯的時候，他的妻子告訴他剛才

有兩個紳士來看過他。

“這兩個人是誰呢？年青的嗎？戴眼鏡的嗎？一定是我在范克霍姆遇見過的二個老朋友，現在是當副官的。”

“不，他們不像當副官的；他們年紀太大了。”

“那末，我知道了；他們一定是從烏配薩拉來的老朋友吧，現在來的大約一個是P君，當講師的，一個是O君，做副牧師的。他們聽見他們的老朋友成了家，所以特地來看他的。”

“不，他們不是從烏配薩拉來的，是從京城裏來的。”

他叫了女傭人進去盤問。她說，她記得這兩位客人穿着襤褸的衣服，手裏都拿着手杖的。

“拿着手杖的！我想不出這是誰來。呵，我們不久總會分曉的，因為他們說會再來的。讓我們談別的事情吧；我湊巧看見了一籃暖室裏培養出來的楊梅，價錢真公道；真非常公道呵。你猜得着嗎，一籃暖室裏培養出來的楊梅，只化了一個克郎六辨士居然買來了。而且在一年之中的這個時候！”

“可是，親愛的，我們那裏有錢來這樣揮霍呢？”

“這是不錯的。我今天得着了一個翻譯的機會。”

“但是，留惠斯，你是負着債呢？”

“不成問題！沒有關係的！現在我正在同別人商量一筆款子，借到了，什麼都沒有問題。”

“一筆款子！豈不是又欠了一筆新債嗎？”

“對的！然這是容易對付的！我們此刻不要談這種掃興的事吧！這些楊梅多好？好嗎？好不過是喝一杯雪梨酒呵。你同意嗎？麗娜，你上店鋪子裏去買一瓶上等的雪梨酒來。”

他下午醒來，他的妻子一定要和他談一個重要的問題。

“你不要生氣，親愛的，你不會生氣嗎？”

“生氣嗎？我嗎？天曉得不會的！是談家裏的開銷罷？”

“對的！雜貨鋪裏的錢沒有付過。肉店裏的人不付錢不肯再賒了；馬車行裏的人也來討過錢；這

真是多不開心的事情。”

“祇有這幾項嗎？明天去付清吧，一個小錢都不欠他們。這一點小事情他們敢來麻煩你嗎？明天去付清吧，以後再不向他們交易了。現在我們不要再談這種事。我們出去散步一回罷。沒有馬車呢！呵，我們可以乘車上鹿園去散悶去。”

他們到了鹿園。他們在飯店裏開了一間小房間，別人向他們看着，而且在議論着。

“他們以為我們到此地來大吃呢，”他笑着。“多有趣！多瘋狂！”

但他的妻子却不高興。

他們這一頓飯化了許多錢。

“只要我們是在家裏吃飯！這一餐飯錢夠買許多東西了。”

幾個月過去了。分娩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來。一隻搖籃和幾件嬰孩的衣服已經買好了。但是還有許多東西要辦呢。這年青的丈夫一天到晚出去張羅錢。穀麥的價錢已經漲起來。困難的日子已經

在目前了。他找不到書譯，也找不到校對的事情做。人們都變成唯物主義者了。他們的錢不化在書籍上，化在麵包上了。我們是生活怎樣一個散文的時代裏呀！理想漸漸地消滅，此刻，就是化兩個克郎，也買不到一對松鷄的。馬車行不肯再除馬車了，因為行主人也有妻子，也有家小，像別人一樣，靠他養的；在店鋪子裏買東西要付現錢了。唉唉！他們都變成現實主義者了！

分娩的日子終於到來。這是在黃昏。他必須去請收生婆來的。當他的妻子臨盆痛得最凶的時候，他跑到廳裏去講好話給債主們聽。

他終於抱着一個女兒在他懷裏。他的眼淚落在嬰孩的身上了，因為他此刻才知道他的責任，一種負擔不起的責任呵。他重新決定了他的意志。可是他的精神支撐不住了。他找到一點譯書的工作，可是他又彷彿譯不下去，因為他一天到晚忙着別的事情。

他跑到住在鎮上的丈人的家裏，告訴他這個快樂的消息。

“我們生了一個嬌小的女兒！”

“很好，”他的丈人回答說；“你能夠養活一個小孩嗎？”

“現在養不起呢；看上帝的面上，爸爸，請你幫助我們一點。”

“這一次我總幫你忙的。下次可不管了。我的錢只夠養活我自己的一家人。”

產婦應該吃點滋補的東西的，他親自在街上買了幾隻鷄，化了六個克郎買了一瓶酒。這算是最好的了。

收生婆希望工錢也有一百克郎。

“爲什麼我們給她工錢要比別人少些呢？她不是剛才收到了一張一百克郎的支票嗎，船長給她的工錢。”

這年青的妻子不久就能起床了。她略爲蒼白了一點這是對的，但蒼白更使她格外好看了，有如一株弱不禁風的楊柳，她還像一個女孩子。

老頭子來叫了他的女婿去私下談話。

“此後不要再有小孩了”，他說，“不然你會糟

揚了你自己。”

“一個父親怎麼講出這樣的話來。我們不是結過婚嗎？我們不是互相熱烈地戀愛着嗎？我們不是有一個家庭嗎？”

“對的，但你經濟供給不起還是不要吧。你們互相戀愛着是很好的，可你千萬不要忘記你是負着相當的責任的。”

他的丈人也變成了一個唯物主義者了。唉！這個世界是多麼可憐呵！變成一個沒有理想的世界了！

他們的家漸漸崩壞了，但他們的愛情却保持着，因為愛是強烈的，這一對青年夫婦的心是溫柔的。反之，執行吏只缺少這溫柔呵。查抄是快了，破產的日子也不遠。呵，到那時讓他們來查抄吧。

丈人趕了一部大的旅行馬車來接他的女兒和外孫女兒。他通知他的女婿不要再上他的家裏去了，除非到他還清了債，有錢養活家小的那一天。他沒有對女兒說什麼話，彷彿他是來帶領一個迷了路的女孩子回家中去。彷彿他將一個天真的女

孩子借給了一個偶然賞識的少年人，此刻他來領回去，然而已經被污壞了。她是願意和他守在一塊的，可是他們已經無家可守了。

做了一年的丈夫，他留在家裏眼看着東西一件件被別人搶去了，（但是這還能算是他的家嗎？）因為他什麼也付不出。二個戴着眼鏡的男人運走了他的床和鋪蓋；銅的酒壺和鍋子；全副席面，燭架和燭臺；什麼東西都拿走了，什麼東西都拿走了！

在這兩間空虛而淒涼的房裏，只剩得一個孤零的他了！假使此刻他的妻子還是和他守在一塊呵！然而她爲什麼要守着這空房呢？不，她還是上她父親的家裏過着舒服的生活罷！她是有人服侍了。

現在他爲了掙扎生活開始去認真地辛苦工作了。他在一家報館裏找到了校對的事情。他深夜上報館去；到早晨三點鐘才做完工作。他沒有失去他的位置，因爲破產是免了，但他失去了一切高陞的機會。

漸漸地，丈人答應他去看他的妻子和女兒了，一禮拜一次，然而單獨去看她是不成的。禮拜六晚上他上丈人的家裏去，在他丈人的臥室隔壁一間小房子裏過夜。禮拜日早晨他回到鎮上來了，因為報紙在禮拜一早晨要出版的……他的妻子和女兒，祇答應她們送他到園子的門口，他向她們告別了；他立在遠遠的小丘上又向她們揮着手，他的心中充滿了憂傷，不幸和羞辱。他的妻子也是同樣地不開心。

他計算着他的債款要二十年才得償清楚。償清以後呢？就是償清了他還是養不活妻子和女兒的。他的希望呢？一點沒有！一旦他的丈人死去了，他的妻子和女兒會流落在街上吧；他沒有勇氣去想到他的唯一的靠山的死亡。

唉！自然是多殘酷，她供給她的一切生物們東西吃，單單讓人的兒女們飢餓着！唉！多殘酷，多殘酷！世上的人不能個個都有松鷄和楊梅吃。多殘酷！多殘酷！

強逼婚姻

他的父親早已死去了，從此後他便歸他的母親，兩位姊姊和幾位姨母撫育着。他是沒有兄弟的。他們靠守家過活，住在瑞典的省城蘇特曼蘭，在那裏他們沒有可以親密地往來的鄰舍們的。到他七歲的時候，請了一個保姆來教他和他的姊姊們，同時他的表妹也來和他同住了。

他住在他的姊姊們的臥房內，和她們一塊玩着，而且一同去洗澡的；誰也不把他當作一個異性看待。不久，他的姊姊們包圍住他，變成他的師長

和暴君了。

他本來是一個強壯的孩子，然而一到了這許多癡愛的女人們的掌握裏，他漸漸地變成了一個嬌童。

有一回，他打算作一度解放的嘗試，去和那草舍裏的孩子們游玩着。他們整天在樹林裏攀緣樹木，掠奪鳥巢，而且用石子打擊松鼠們。福立塞夫快活得有如一個開釋的囚犯，竟忘記回家吃飯了。他們採摘着槲櫨，而且在湖中洗澡。這是他平生第一天真正享樂的日子。

當他晚上回家的時候，他發見一家的人都在那裏萬分地不安。他的母親雖然焦急而且煩惱着，但一見他回來，便喜不自禁了。但姨母阿蓋賽，一個紡織婦，他的母親的長姊，管理一家的，却很生氣。她主張假若這一回不責罰他，便是真實的犯罪了。福立塞夫不懂爲什麼這便算做犯罪，他的姨母告訴他不服從就是一種罪。他抗辯着，從來沒有人禁止過他，不准他和草舍裏的孩子們玩。她承認他的話，但是她說家禁是絕對不容有異議的。她固執

着，不管他的母親的辯護的眼光，將他帶入她的私房裏，給他一頓痛打。那時他只有八歲，但看來似乎不只八歲了。

當姨母的手觸在他的褲帶上，打算解他的小褲時，一陣寒顫溜過他的背上；他喘着氣，他的心撞在他的肋骨上。他一聲也不響，恐怖地向這位老婦人凝視着，她無情地叫他服從，不准有絲毫的反抗。可是當她將手放在他的襯衣上，羞恥與憤怒使他渾身發熱了。他是被她推倒在沙發椅上，渾身給亂打着的，但此刻他從沙發椅上跳起來了。在他，彷彿有一種污穢的，黑暗而討厭的東西從這婦人身上湧出來，性的羞恥心發生在他心中，使他反抗着這婦人有如一個仇敵。

可是這位帶着瘋狂的烈情的姨母，攔住他，拋在一張椅子上，痛打着。他憤怒地叫號着，他並不感到痛苦，只抽搦地亂踢着，想藉此來解脫他自己；但忽而他默默地倒着了，一聲也不開口。

當這老婦人讓他去時，他還是倒在那裏，不動。

“起來！”她帶了破啞的聲音，說。

他起來，向她看着。她的頸頰一面是蒼白的，另一面是緋紅的。她的眼睛閃着古怪的光，她的全身顫抖着。他帶了好奇的心看着她，如像觀察着一隻野獸一般；突然間，一縷驕人的微笑露現在他的上唇了，彷彿這是他的恥辱戰勝了她吧。“妖怪！”他用那新從草舍裏的孩子們那裏學來的罵人話，正對着她的臉說，於是她輕蔑地，侮慢地，拖着他的衣服，跑到樓下去見他的母親，她正坐在膳堂裏哭泣。

他想對他的母親剖解他的心，訴說姨母待他的苦痛，但她沒有勇氣去安慰他。因此他走進廚房去了，女傭人拿了一把葡萄來安慰他。

從這一天起，再不答應他和他的姊妹們同睡在一室了，他的母親來將他的床搬到她自己的房裏。他覺得母親的房內很氣悶，而且這種新的佈置也太愚蠢了。她夜夜起來，到他的床上來看他被蓋好沒有；他時常給她吵得睡不着，於是他暴怒地，生氣地回答她的話。

如果沒有人替他仔細包好了頭巾，是不准他出去的，而且他有這許多頭巾，真不知包上那一條好。有時他想偷偷地從屋裏逃出去，總有人在窗內望見他的，叫他回來披上了外套。

他的姊姊們的遊戲漸漸地使他討厭了。他的強壯的手臂不願意再玩羽子板和毬子，只想擲石塊。那種打木槌的小玩意兒，既用不到肌肉，也用不到腦子，而且有時還要發生口角的爭論，真使他生氣。

保姆在他又是另一種痛苦。她時常對他講法國話，他總老是用瑞典話回答她的。一種對於他的全生活和環境的漠然的情惡，開始擾亂着他的心了。

他厭惡每個人在他前面裝出來的自由從容的態度，因此他對於和他接近的一切人，用極端的憎恨來報答他們。他的母親是相當懂得他的脾氣的唯一的人：她用一張大的帷幕圍在他床的四周。

最後，廚房和奴僕們的宿舍變成他的避難所了；在那裏，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人贊成的。

有時，他們談論着能夠引起一個孩子的好奇心的事情，然而他覺得一點神祕都沒有。有一次，譬如說，他偶然跑入女僕們的浴室裏去了。伴着他的保姆大叫起來，然而他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仍舊站在浴室裏，和那些立在，或躺在水裏的女孩子閒談着。她們的裸體對於他一點印像都沒有。

他長成一個青年了，家裏請了一位導師來教導他關於農務上的事，因爲他，自然，終於連產業也將交給他管理了。她們替他選揀了一位信仰純正的老頭子。老頭子的交際算不上能夠刺激一個青年人的腦子的，只是一種舊式的改良而已。然而這却啓迪了他的新觀念，使他活潑起來。可是這位導師每天每時要接受太太們的許多囑咐，結果他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只做了她們的口舌的傳達機。

到十五歲那一年，福立塞夫有點被人信任了，別人送給他一只金錶，而且家裏答應他出去騎馬；然而對於他的最大的野心——擊射——，仍然不能達到他的目的。真的，對於他的大敵人的打擊他是不再有絲毫恐懼了，他所怕的是他的母親的眼

漠。他永遠是一個孩子，而且從未拋棄他那種服從別人的批評的習慣。

歲月一年年地逝去；他已到了二十歲了。有一天，他立在廚房裏，看守一個廚司忙碌地刮着鱈魚的鱗。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生着一付嬌豔的容貌。他戲弄她，結果將他的手放到她的背上去了。

“此刻，請你正當點，福立塞夫先生，”這女孩子說道。

“然而我是很正當呢，”他回答，漸漸地，漸漸地和她狎暱了。

“假使太太看見你呵！”

“呵。她敢嗎？”

在這辰光，他的母親湊巧經過這開着的廚房門；然而她即刻轉向天井裏去。

福立塞夫知道事情弄僵了，於是偷偷地逃回他的臥室裏。

一個新的園丁到差了。太太們希望找一個不會和女僕們發生麻煩的事務的園丁，所以，她們的智慧告訴了她們，決定選揀一個已經結過婚的男

人。但是，不幸得很，這園丁是早已結過婚，而且已經是一個非凡地美麗的年青的女兒的父親。

福立塞夫立即在園內玫瑰花叢裏，發現了一朵最美豔的，含苞初放的玫瑰花；含蓄在他心中，預備對女性傾吐的他的一切好心思，全交給這位年青的姑娘了；她是發育得頗好，而且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

無論何時，當他看見她在一個花床上工作，或是剪裁着花木的時候，他化去了許多的時間，停留在園內和她閒談。對於他的進攻她並沒有什麼表示，然而這樣反而能夠引起他的感情的興奮。

有一天，他騎馬經過了樹林，他照例地給她的可愛的影子纏住了——這影子，據他的意思，是達到了美的最高峯。他祇想私下遇見她，好免去一切碰到旁人的不快與恐懼。在他的熱烈的想像裏，渴望和她親近的心願，突然增大到這樣的比例，他覺得假使沒有她，生活將成爲不可能的事了。

他放寬了他手裏的韁繩，馬兒懶洋洋地小心行着，同時騎在馬背上的人捲入在洗思裏。突然

地，一種光明的東西出現在樹林間：園丁的女兒隱現在矮林叢裏，她在小路上走着。

福立塞夫跳下馬來，拿去他的帽子。他們並排地走着，談着，同時他牽着他的馬在他後面。他模糊地說了許多愛她的話；但她一一拒絕他的進攻了。

“爲什麼我們要談這些不可能的事情呢？”她問。

“那一點是不可能的呢？”他高聲說。

“像你這樣一個有錢的縉紳難道肯和像我這樣可憐的女孩子結婚嗎？”

她的話裏的意思是不能否認的，於是福立塞夫覺得他是被征服了。他愛她果然是無限制的，然而他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將他的可愛的牝鹿，平安地帶到被凶惡的狗羣佔領着的家中；她們會將她粉骨碎身吧。

經過這次談話之後，他是落在沉默的絕望裏了。

到秋天，園丁貼了一張佈告，無故地辭了職。

有六星期吧，福立塞夫是中心鬱鬱，因為失去了他最初的，也是唯一的戀人；他決定以後不再戀愛別的女郎了。

秋天是這樣地逐漸逝去，冬日已經快到。在聖誕節，一個新的醫官來住在鄰近。他有幾個長大的孩子們。因為姨母常常生病之故，所以朋友的關係不久建築在兩家之間。在醫生的孩子們中間有一個年青的姑娘，不久福立塞夫是傾心地愛着她了。起初，他很慚愧他背棄了最初的戀人，但不久他得了一個結論：愛情非個人的東西，它能改變一個人的溫柔的目標的，很像執全權者給與代理人的權柄一般。

一到他的保人們風聞這新的戀愛的消息，他的母親便私下來看她的兒子。

“你已經到了那樣的年齡了，”她開始說，“這是一個男人要開始選揀一個妻子的時候。”

“我已經做過了那樣的事情，我親愛的母親，”他回答。

“我恐怕你做得太匆忙了，”她說，“你所思慕

的那女孩子，我想未必具備一個受過教育的男人所需要的道德的綱常。”

“什麼？亞默的道德的綱常嗎！有誰敢說一個反對的字？”

“對於女孩子自身我不敢說一句非難的話，但是她的父親，你知道的，是一個自由思想者。”

“和一個思想自由，不想到物質的利益的人結親戚，我覺得很榮耀的。”

“呵，讓我們不要談他的問題吧；你忘記了，我親愛的福立塞夫，你已經有了別的着落的。”

“什麼？你以為……”

“是的，你曾經戲弄過魯依賽的心的。”

“你說魯依賽表妹嗎？”

“是的。你不是從小就看你自己是她的未婚夫嗎？她不是已經將她整個的信念和希望交給你嗎？”

“這是你，戲弄着我們，將我們拉攏在一塊兒；可不是我呵！”兒子回答道。

“福立塞夫，想想你的老母親吧，想想你的姊

姊們吧。你願意帶一個陌生的人進這屋裏——我們的永遠的家裏來嗎？你願意一個陌生的人有權利來吩咐我們嗎？’

“唉！我知道了，魯依賽是挑選出來的主婦呀！”

不是什麼挑選出來的主婦，但是做母親的人往往有權利替她兒子選揀一個將來的妻子的；做這樣工作，沒有一個人比母親更適宜的。你還懷疑我的誠意嗎？你可疑惑我，你的母親，有意害你嗎？”

“不，不！可是我——我不愛魯依賽的；我愛她只像一個妹妹，但是……”

“愛嗎？全世界再沒有像愛這樣多變化了。如果信任愛，這是愚蠢的，因為愛消逝得正如一個呼吸一樣快；惟有友情，相同的見解與習慣，同樣的興趣與永久的交情上，這些都是幸福的婚姻的最切實的保證”。魯依賽是一個能幹的女孩子，能夠料理家務，而且有條不紊，她能夠使你的家庭幸福得如你所願。”

福立塞夫的唯一逃避的方法，是懇求他的母親給他時間考慮這事情。

這時候，家裏所有太太們的病體都復原了，所以醫生也不再需要。有一天，他仍舊去請醫生的，但他們却將他當作一個曾經來偵探過地理的竊賊看待。他是一個伶俐的孩子，立即看出其中的底細了。福立塞夫請醫生回來的時候，家人又冷待他。這就是他們的友情關係的結局。

福立塞夫成人了。

現在打算瘋狂地去猛撲城堡了。於是姨母們諂媚在新主人的面前，而且打算向他證明她們是不能寬恕的，因為曾經將他當作一個孩子看待過。他的姊妹們比從前更周到地服侍他，魯依賽開始專心對付她的服裝了。她緊緊地束她的腰，捲曲她的髮。她決不是一個樸實的女孩子，但是她有冷酷的眼睛和銳利的舌頭的。

福立塞夫仍然若無其事；他從來不把表妹看作一個女性，他從來不拿一雙男人的眼睛來看待

她的。可是現在，自從和他母親談話之後，他不禁在她面前感到或種程度的侷促，尤其當她彷彿想找個機會和他周旋的時候。無論那裏他都遇見她；在樓梯上，在花園裏，甚至在馬廐裏。有一天早晨，當他還臥在床上的時候，她走進他房裏來問他要一枚針；她穿着一件短衫，假裝着非常怕羞的樣子。

他厭惡似地看了她一眼，但是在他腦裏仍然常常保留着她的影子。

在這時候，母親是一次又一次地和她的兒子絮絮談着，姨母和姊妹們也不斷地暗示他幹快結婚。

生活在他是一個重擔了。他知道沒有方法來逃避這已經陷入的羅網。魯依養不復是他的妹妹和朋友，雖然他只當她妹妹和朋友看待；他不斷地想着她將要和他結婚了，沉思的結果，使他明白了她是一個女人，一個沒有同情的女人，這是對的，然而仍舊是一個女人呵。他的結婚可說是將改變他的地位，或者可說是解脫他的束縛吧。在鄰近是

沒有什麼別個女孩子了，而且何況她亦許不下於別的年青的女人的。

因此，有一天他走去看他的母親，說他已經決定了。他和魯依養結婚是有一個條件的，他要有一個自己的家在一邊廂房裏，而且要有自己的桌子等件的。而且他還執着要他母親去替他提議，因為他自己是不能辦這件事的。

和約是接受了，於是叫魯依養進來接受福立塞夫的擁抱和接吻。他倆莫名其妙地哭起來了。這一天其餘的時間，他們雙方都感到羞恥。以後一切事情都照從前一樣地進行着，但是姨母們和姊妹們的母愛是沒有限止的。她們收拾廂房，佈置房間，安排一切；福立塞夫從未參與過這事情。

結婚的一切預備已經完畢。藝居在鄉下的老朋友們一齊邀來參加結婚的盛典。

舉行結婚了。

在他們結婚的次晨，福立塞夫一早就起來了。他迅速地離開了他的臥室，假裝有事到田野去。魯依養仍舊睡着，沒有反對他。可是在他出去的時候

候，她在背後喊道：

“十一點鐘你不要忘記回來吃早餐。”

她的聲調帶點命令式的。

他走入幽室裏，披上了獵衣和雨靴，拿起隱藏在更衣室裏的槍。於是他走到樹叢中去。

是一個美麗的十月的早晨。郊外的一切都掩上了蒼白色的霜。他迅速地走着，彷彿恐怕被叫回去一般，也很像要想逃避什麼似的。新鮮的空氣包圍住他有如浸在浴裏。他終於感到是一個自由的人了，他肩着槍利用他的自由出去早晨散步。但這種肉體的自由的快樂的感覺，不久又消失了。呵，在今日之前，他至少可說是有一個自己的臥室的。在白天，他是他的思想的主人，在晚上，他是他的夢的主人。然而現在一切都完了。一想到那間普通的臥室，他便感到痛苦；在那裏是有或種不清潔的東西呵。羞恥如像一個假面具地被拋棄在一旁，一切愉快的感情消滅了，男人的一切‘偉大的天才’的憧憬也毀滅了；只有獸性和他非常接近，然而這對於他是太過分呢，因為他是受過唯心論者的教

養的。他疑惑着兩性相交時的那種偽善的罪惡；他發現了那描不出的婦人的溫柔的內質，沒有別的，祇是怕完結。但是，他假使和醫生的女兒，或園丁的小姑娘結了婚，將怎樣呢？那時他將和她在一塊共享着幸福吧；一種想滿足好奇心與慾望的野心，將由肉慾的而變為精神的歡樂吧，但此刻，他是憂鬱地，乏味地和他的妻子在一塊。

他無目的地在樹叢間徘徊着，沒有心思去擊射那一種禽獸；他只感覺到一種漠然的慾望，想聽聽槍聲，而且殺死一種東西吧；但是沒有一點東西馳過他的槍前來。鳥兒都遷居到別處去了。祇有一隻松鼠在松枝上爬着，一對閃閃的眼睛向他望着，他舉起槍，撥下槍機；但這靈敏的小動物，當槍彈射到樹上的時候，早已跳到別一枝樹柯上面去了。但槍聲却愉快地印在他的腦裏。

他離開小路，走進矮林中。他踐踏着路上脚下的木菌。他的心中生了一種破壞的情調。他打算找一條蛇來用腳踐踏，或者用槍擊死它。

忽然他想到應該回家了，這是他結婚後第一

個早晨。但一想到家人們將用好奇的目光釘住他，他便覺得像一個罪犯，他將被揭去了面具，顯出他犯過罪，違背了良好的態度，更壞的，還違背了天性。呵！最好將這世界拋棄了罷？但他有什麼辦法呢？

他的思想不斷地環繞在這同一的問題上，後來終於疲倦了；他覺得肚子餓。他決定回家來吃一點早餐。

當他走進直通天井的大門內，他看見合家的人都站在門廳前。她們一瞥見他，就立即快活地叫起來。他帶着疑惑的足步走過了天井，隱忍着憤怒諦聽她們帶了譏諷的口氣問他的安。最後他轉身走入屋中，毫不理睬他的妻子，她是站在人羣裏等候他走上去和她親吻。

在早餐桌上他感到許多痛苦；這種痛苦他知道將永遠燃燒在他的記憶裏。客人們的諷刺使他生氣，他的妻子的嬌愛使他痛苦。他的歡樂的日子反變成他一生最悲傷的一天了。

在幾個月中間，靠姨母們和姊姊們的幫助，年青的妻子居然能夠管理家務了。福立塞夫依舊和從前一樣，是一家中間最幼小而且最愚笨的分子。有時他也受人懇切的勸告，但是從來不會感化的；他仍舊如一個小孩子似地受別人照料着。不久他的妻子實在不願意祇和他兩人在一塊吃飯，因為在用飯的辰光，他老是固執地沈默着。魯依賽是忍不住這寂寞的；她必須有一枚避電針；於是一個姊姊搬進了廂房。

福立塞夫好幾次想方法來解放他自己，但是他的方法沒有一回不被他的仇人所破壞的；她們實在人數太多了，她們向他談理說教，迫得他逃入林中為止。

黃昏使他感到恐怖。他憎惡臥室，一進臥室彷彿是上了刑場一般。他的性情變得怪僻起來，他什麼人也不願意見面。

他們結婚已經一年了，但是現在依然沒有生孩子的徵象，有一天他的母親私下叫他來談話。

“你不願意有一個孩子嗎？”她問道。

“我自然願意有的，”他回答。

“你待你的妻子不十分和好呢，”母親非常溫柔地說。

他發怒了。

“什麼？你說什麼？你尋我的錯處嗎？你願意我一天到晚去勞苦嗎？嘿！你沒有知道魯依賽呵！難道這只是我的事情嗎？你這樣來誘罪我，我真難以回答了！”

然而母親對他講這番話，並不是受人指使的。

在孤獨與悲傷中，他和導師做了朋友；導師是一個溺於喝酒與打牌的少年人。他去找了他的朋友來，在他的房子裏消磨黃昏；他睡得很遲，愈遲愈好。

有一夜他回家的時候，看見他的妻子依舊醒着在等候他。

“你上什麼地方去來的？”她嚴烈地問。

“我有我的事，”他回答。

“結了婚而沒有丈夫，這倒是有趣的事情，”她答覆道。“但至少我們得有一個孩子呵！”

“我們沒有孩子，這不是我的錯處！”

“也不是我的錯處呀！”

爲了這是誰的錯處，一場爭論發生了，這場爭論差不多經過了兩年纔完結。

因爲他倆太固執着不願受醫學上的指示，所以這最通常的事情發生了。丈夫露出一種可笑的樣子，妻子是悲傷的。他聽見過別人說起一個沒有生育過的女人是聖潔的，因此上帝爲了或種不可知的理由，要咀咒她的。一個超越於女人們的認識的男子，也要受上帝咀咒的。

但是顧立塞夫無疑地一種災禍落在他身上，他的生命是悽慘而且不健全的了。自然創造了兩性，兩性有時成爲朋友，有時也成了仇人。他是碰到了仇人了，一個凶狠的仇人。

閨童鷄是什麼意思？有一天他的姊姊問他。她正忙碌着她的針線生活，只隨意問了他一句，

他却疑惑地向她望着。不，她沒有知道閨童鷄的意思呢；大約她曾經聽到過這句話，於是她的好奇心被引起了。

但是這一閃如鐵刃似地刺入他的靈魂。他是受着別人的嘲笑呵。他漸漸地疑惑起來。凡是他所聽到和看見的一切東西，他覺得都和那種攻擊有連帶的關係。憤怒使他精神錯亂，他誘惑着女僕們中間的一個。

他的行動得到了滿足的結果。他終於成就了一個父親。

現為魯依賽是被視為一個殉教的女人，而他是一個蕩子了。然而對於這不道德的行為他却泰然處之，因為這件事證實了他的信用——這信用，是他並非僥倖而沒有不生育的疵點。

但這場意外的事情引起了魯依賽的嫉妒心，而且——這真是奇怪的事情——驚醒她對於她的丈夫的一種愛情了。愛情使他興奮，因為愛情是不斷地包圍他，而且印入他的腦筋，有時甚至無限地表示出母親的溫柔和望慮來。她要來照管他的槍，看看子彈有沒有裝上；當他出去的時候，她要求他坐在她的膝上穿外套……她謹慎地管理家事，一天到晚整理房間與掃刷灰塵；每逢禮拜六，

這些房間都收拾過了，地毯也打過，衣服也曬過。然而他得不到平安，他不曉得幾時才可以走出去使房間收拾乾淨。

白天他沒有什麼事可以做，因為一切事情女人們都已照顧到。他研究農業，打算在農業上有所改良，然而結果他的氣力是空費了的。因為他已不是家內的主人。

他終於喪心了。因為倒處都碰釘子，於是他變得沉默起來。他的腦經漸漸地麻木，只想去找心情相投的朋友和同樣淪落的伴侶；他的神經支離破裂；他不注意他的外相，祇痛飲着酒精。

現在他差不多不常在家內。時常可以看見他醉醺醺地在酒店裏，或者在農夫們的草舍裏。他一天到晚和別人喝着酒。他用酒精刺激他的腦筋；因為醉後和別人的談話可以使他得到安慰。但是他到底因為想和那些不反對他的人來談話而喝酒的呢，還單是爲了買醉，這是一件不容易斷定的事。

他將他的私產和農產物賣給住在草舍裏的人

們，可以弄到一點錢供給他的需要，因為現金都落在婦人們的手中。最後他盜出了他自己的保險箱，偷出箱內的東西。

現在家裏又請了一位信正教的上教堂的導師來；從前的那位因為縱慾飲酒的緣故，已經辭退了。最後，因受了教士的影響，酒館主人終於失去了他的執照的時候，福立塞夫便去和他自己的農夫們喝酒。於是敗德之事繼續發生。

他變成一個狂飲者了，只要奪去了他的酒精，他就會發起癩病來。

結果他犯了法，被監在禁院中，在那裏他變成了一個不堪醫治的病人。

當他神志清醒的時候，當他能夠檢閱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他的心中充滿了那些沒有愛情的被強迫而結婚的女人們的悲哀；他的悲哀是非常深刻的，因為他自己曾經受過肉體上的痛苦來，那種違背天理的痛苦呵；然而他幸而還是一個男子。

他看出了家庭中的不幸的原因——家庭和社會組織一樣的，不許一個小孩子在適當的時期發

展他獨立的個性。

他不歸罪他的妻子，因為她何嘗不是同樣的不幸呢，做了一個同樣的不幸的，然而為神聖的法律所推崇的環境的犧牲者呢？

酬 報

他在大學裏是被當作一個天才的，沒有人懷疑他總有一天會成名。但是經過了考試之後，他却不得不到斯託克霍爾麥去找一個職業。他底要得到博士學位的論文便得遷延下去。因為他是很有野心的，但沒有私人的財產，他決定要為金錢而結婚，懷着這個目的，他便只去拜訪最好的家庭；先是在烏泊撒拉，那兒他是在研究法律的，後來又在斯託克霍爾麥。在烏泊撒拉，他常和新到的人們聯絡着，這就是說，要看他們可是從貴族家庭裏出來

的，新學生們受了老學生底優待便總覺得很快意。照這樣，他造成了許多有用的聯絡，便可以在夏天被邀到朋友們底別墅裏去。

別墅是他底得意的獵地。他有社交的才能，他能唱歌，能奏樂，能討好女子，因此他便做了一個大愛寵。他衣服穿得超出了他底財力所能供給的；但是他永不向他底任何朋友或是貴族的相識借錢。他甚至會去買兩張不值錢的股票來，於是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便提起他剛到過一處股東大會。

有兩個夏季，他很注意着一位有點產業的女子，他底希望便成爲大衆的談話資料，正在那時候，他突然離開了高等生活，却和一個貧苦的姑娘，一個絲毫產業也沒有的桶匠底女兒，訂了婚。

他底朋友們都覺得詫異，不懂得他怎麼會遮斷了自己底希望。他當初的計劃是這樣地好，他只要伸出手來，成功就在他掌握中了；他已經把那一塊食品牢固地插好在他底叉上，只要他張開嘴來一吞就完事。他自己也不懂得，怎麼一個他只在輪

船上碰到過一次的小姑娘底臉竟會打破了他這許多年來的計劃。他是昏迷了，失神了。

他問他底朋友，他們可不以為她是美麗的？

老實說，他們並不以為她美麗。

“但她是這麼聰明！只要看看她底眼睛！她有怎樣多表情的眼睛！”

他底朋友們看不出什麼，聽得到却更少，因為那姑娘永不張開嘴唇來。

但是他每晚在那桶匠家裏；當然的，那桶匠是個很聰明的人！他跪在她面前（一個在那些別墅裏常用的法子）握住了她底毛線束；他替她奏着樂又唱着歌，談着宗教和戲劇，他常可以在她眼睛裏看到默認。他為她寫着，把他底月桂冠，他底野心的夢，甚至他底論文都犧牲在她底神龕前。

於是他和她結婚了。

那桶匠在結婚這一天酒喝得太多了，說了些關於一般女子的不好聽的話。但女婿却覺得那老人是如此地天真，如此地可愛，他竟不阻止着他而反鼓舞着他。他在這一羣單純的人中覺得很安適；

在他們之間他可以十分自在。

“這就是在戀愛中，”他底朋友們說。“戀愛真是一件奇怪的東西。”

現在他們是已經結了婚。一個月——兩個月。他是說不出地快樂。每天晚上他們總在一起，他爲她唱着她所最愛聽的歌，林中的薔薇。他談着宗教和戲劇，她却很專心地坐着聽。但是她永不表示意見；她靜靜地聽，依舊在做她底毛線工。

在第三個月，他恢復了午後打瞌睡的老習慣。他底妻子不肯一個人留着，定要坐在他旁邊。這使他忿怒，因爲他覺得非常需要一個人想想什麼事情。

有時候他從辦公室回來，她會去迎接他，在他離開了同事們穿過街道走到她身邊來的時候，她心裏就覺得非常驕傲。她勝利地帶他回去：他是她底丈夫！

在第四個月，他對於她所愛的歌覺得厭倦了。牠現在已經走了味！他拿起一本書來看，他們倆都不談話。

有一晚，他要去到一次集會，集會之後是聚餐。這是他離開家裏的第一夜。他勸他底妻子去邀一位朋友來一同消度晚間，勸她早一點上床，因為他大概要很遲才能回家來。

那朋友來了，留在那兒直到九點鐘。那年青的妻子坐在客廳裏，等着，因為她決意要等丈夫回來之後再上床去。她覺得太不安了，不能就去睡。

她一個人坐在客廳裏。她怎麼能使時間快一點過去呢？女僕已經上床去了；大擺鐘滴答滴答地在響。但是在她停了毛線工的時候還只有十點。她恍惚着，搖動着傢具，稍有點覺得神經鬆弛。

這就是結婚底意義，要離開了舊時的環境，關閉在三間孤獨的房裏，等丈夫喝得半醉回來。——胡說！他是愛她的。他是有些事情出去。她真傻，竟把這事也忘了。但是他可還愛她？一兩天之前他可不會拒絕替她拿毛線束嗎？——這是一件他在結婚前很愛做的事情。昨天在點心之前她碰到他的時候，他可不是樣子很煩惱嗎？并且——總之——即使他今晚上是去參加一次有事務的集會，聚餐總

沒有一定要到的必要的。

她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是已經十點半了。她覺得很奇怪，以前爲什麼從沒有想起過，她又回復了灰色的心情，慘淡的思想又一一地在她心裏經過。現在又添了好多事情。他永不和她談話了！他永不爲她唱歌，永不揭開比牙琴來！他說午後不能不瞌睡一會兒，這是一句謊話。因爲他只是在看法國小說。

他對她說了一句謊話！

還只有十一點半。沉默是可怕的。她開了窗向外面街上望望。兩個男子站在下面，在和兩個婦人講交易。男子就是這樣的！要是他去做這一類事情！要是他也這樣，她真要去投水了。

她關上了窗，點起了寢室裏的燈架。“一個人應當能夠看到自己底情形，”他有一次曾對她這麼說過。——一切還都這樣地光明又新鮮！那綠色的被像一片平滑的草地，那小枕頭使她想起兩隻捲在草上的白貓，梳妝檯上的油漆閃着光：鏡子上還沒有醜陋的水漬。她梳子上，粉匣上，牙刷上的

銀色還在照耀着。她底拖鞋還是這樣地新，這樣地美麗。一切都是新的，但一切都似乎失去一部分的鮮美。她知道所有他底歌，所有他底客廳裏的樂譜，所有他底言語，所有他底思想。當他坐下來吃點心的時候，她會先知道他要說些什麼，當他們晚間在一起的時候，她也會知道他要談些什麼。

她對於這一切都厭倦了。她可曾愛着他過嗎？呵，是的！當然！但這樣可就定了嗎？她可是在實現她青春時代的一切夢想？事情可要這樣繼續下去，一直到她死了？是的！但是——但是——但是——他們當然會有孩子！雖然現在還看不出來。那時候她不會再孤獨着了！那時候他便可隨意走出去，因為她有人可以談話，可以同玩了。或許她所要來使她快樂的是一個孩子。或許結婚真個還有做一個男子底合法的妻之外的意義。這一定是的！但是，他應得愛她，他可並不如此。於是她開始哭了。

他底丈夫在一點鐘回來了，還很清醒着。但是他發現她還沒有睡，他幾乎發起怒來。

“你爲什麼不上床去？”這是他用來向她招呼

的話。

“我在等你，怎麼能去睡？”

“等我！以後我可永遠不能出去了？我想，你還哭過了把？”

“是的，我哭過了，我怎麼能不哭，要是你——不——再——愛——我——了？”

“你可是說，我有正經事情走出去就是不愛你嗎？”

“宴會並不是正經事情！”

“天哪！可不允許我走出去嗎？女人怎麼會這樣地多事？”

“多事？是的，我昨天來接你的時候就看出了。我以後永遠不再來接你。”

“但是，親愛的，那時候我身邊還有我底主任——”

“呼呼呼！”

她哭了起來，她底身體痙攣地動着。

他要去叫那女僕把熱水瓶拿了來。

他也在哭了。火熱的眼淚！他哭着他自己，他

底硬心腸，他底奸惡，他底對於一切的幻像。

他對於她的愛當然不是幻像吧？他是愛她的！可不是嗎？她說她也愛他，當他跪在她底俯伏着的身體面前，吻她底眼睛的時候。是的，他們互相愛着！這不過是一重現在經已飄過了的黑雲，在孤獨和寂寞中產生出來的醜惡的思想。她永遠，永遠不會再一個人留着。他們互相擁抱着睡熟了，她底臉上浮現着笑容。

但是第二天她並不去接他。他在吃點心時一句話也不問。他說了許多話，但是爲了要說話而不是要使她歡喜而說的；他好像是在和自己談話。

在晚間他對她說着許多在西厄斯塔霍爾麥堡的生活；他模倣着和那男爵談話的青年婦女們，告訴她那伯爵底馬底名字。在第二天他提起了他底論文。

有天下午他很疲倦地回家來。她是坐在客廳裏等他。她底棉紗球落在地板上。他走過的時候，腳纏住在棉紗球上了；他走上去便把她底絛線工拉了下來；於是他發怒了，把牠踢在一邊。

她喊着他底粗魯。

他回說他沒工夫和她底這種無用的東西來多纏，勸她要把時間用得更適當一點。他要想想他底論文，假使他是要做點事業的。她應得想想如何限制他們一家底開支這問題。

事情真說得太遠了！

第二天那年青的妻子，眼睛哭得發着紅，在替丈夫打襪子。他對她說他還是去買現成的便宜。她哭了起來。她要做些什麼呢？女僕已經做了家裏所有的工作，廚房裏並沒有要兩個人來做的事情。她也常打掃房間。他可要她把女僕遣開嗎？

“不，不！”

“那麼他要怎樣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他覺得一定有什麼事情是錯了。他們底開支太大。這就完了。他們不能再照現在的標準生活下去，並且——他好像總沒有做論文的時間。

眼淚，親吻，於是便和解！但現在他常一星期幾次地晚上不回家來。有事情！一個男子應當走

出去！要是他留在家裏，他便會被忽略又忘却了！

一年過去；並沒有生育底朕兆。“多麼像我從前曾有過的結合，”他想；“只有一個分別：這一次是更沉悶，更費錢。”現在是不談話了；他們只談着家裏的事。“她是沒有腦筋的，”他想。“我和她談話，也不過是談給自己聽，她底眼睛底深度是一種欺騙，爲了她底大腫子——那非常大的腫子。——”

他公然地說着他以前對於她的愛，好像是一種已經消滅了的東西。但每一次他這麼說着的時候，他心裏總會感到一種痛苦，一種激怒的，殘酷的痛苦，一種永不會死的狠毒的痛苦。

“世間的一切都憔悴而又死了，”他想，“她所愛聽的歌怎麼會是例外呢？一個人聽了牠三百六十五回之後，牠就走味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但是，我底妻子說我們底愛情也死了，這可是對的嗎？不，還沒有——或許她是對的。我們底結婚和世俗的結合沒有什麼分別，因爲我們沒有孩子。”

有一天他決意要去和一位已婚的朋友討論這問題，因爲他們可不都是已經結了婚的人？”

“你結了婚好久了?”

“六年。”

“結婚可使你覺得討論嗎?”

“起初是的;但是有了孩子們,事情就好了。”

“是這樣的嗎?我們沒有孩子真是奇怪的。”

“不是你底過處,老朋友!叫你妻子去看醫生吧。”

他和她作了一次親密的談話,她便去了。

六星期之後,一個多大的變化!

家裏是多麼忙亂,客廳桌上亂堆着小孩衣,每當有人突然走進來的時候,這些衣服便立刻隱藏了起來,要是進來的是他,衣服便又出現了。應當想一個名字。一定是一個男孩。應當去看產科醫生,應當去買醫藥書,還有搖籃和小孩底應用品。

孩子生出了,果然是男的!當他看見那“有牛油底氣味的小猴子”抱在她底一直到現在老是他底玩具的胸膛裏的時候,他才發見他底小小的妻子底母性;當他看見那大臃子這樣留意地看着那孩子,好像是在看着未來的時候,他才發現她底

眼光畢竟是有深度的；比他在他所有的戲劇和宗教裏所能量到的更深的深度。現在一切他底舊時的愛情，他底親密的舊時的愛情，又有了新的火焰，並且還有什麼新的東西加在那上面，這是他曾模糊地猜想到而永沒有發現過的。

她是多麼美麗，當她又在家裏忙着的時候！在一切關於孩子的事件上又是多麼聰明！

至於他，他感覺到是一個男子。不再說起男爵底馬和伯爵底蟋蟀，他却只說着許多關於他底兒子的話。

當他偶然不得不在晚間離開家裏的時候，他常希望立刻回到自己底牀邊去，並不是爲了他底妻子是像不祥的良心似地在等他，却是爲了他知道她並不是一個人住着。他回家去，母子倆都睡熟了。他幾乎妒忌着那孩子，因爲想起當他離開的時候，有人孤獨地坐在家裏等他回來是有一種愛嬌的。

現在他是被允許在午後瞌睡了。他一回到了都市裏，比牙琴又常揭開來，那愛好的，林中的薔

薇，這支歌曲冠又唱着了，因為對於哈羅爾德是很新的，對於曾聽過了這許多天的可憐的小拉奧拉也恢復了舊時的鮮美。

她現在是沒有時間做結線工了，但是家裏有了許多的避油布。他呢，也不能省下時間來寫他底論文。

“哈羅爾德會寫的，”父親說，因為他知道現在他就是死了，他底生命也不會就完結。

好多晚他們像從前一樣地坐在一起，閒談着。現在他們倆都有了談話的資料，因為現在他們談的話她都能懂得。

她承認是一個很笨的姑娘，對於宗教和戲劇是一點也不懂的；但是她說她常對他這樣說過，他可總不肯相信。

但現在他却更不能相信了。

他們唱着那愛唱的老調子，哈羅爾德歡呼着，他們合了拍子跳着舞，又搖着那孩子底搖籃，那歌曲常保留着牠底鮮美和愛嬌。

阻 力

他底眼睛張開了。他發現了世界底邪惡，但是他沒有那種權力可以深入黑暗中去看到這邪惡底原由；因此他便沉淪在絕望裏，一個幻滅的人。後來他愛上了一個姑娘，她嫁給了別人。他對他底朋友們，男的和女的，埋怨她底行爲，但是他們只笑着他。有一時他一個人繼續走着他底孤獨的路而迷誤了。他是屬於“社交”的，參加了種種社交底追求，因爲這可以使他分了心；但是在他底心裏，對於這些娛樂是只有輕視，不過他却輕易地把這輕

視隱瞞過了。

有一天晚上，他到了一處舞場。他和一個非常美麗而又活潑的青年婦人跳着舞。在那音樂隊停止了演奏之後，他是站在她身邊。他知道他應當和她談話，但是他不知道說些什麼。後來那姑娘破了那沉寂。

“你喜歡跳舞嗎，男爵，”她說着冷冷地一笑。

“不啊！一點也不，”他回答。“你可喜歡？”

“我想這是再傻也沒有的了，”她回答。

他已經碰到了他底人，或者不如說他底女人。

“那麼你爲什麼要跳舞？”他問。

“和你要跳舞一樣的理由。”

“你可能看到我底心嗎？”

“很容易；要是兩個人同樣地想，別一個常是知道的。”

“哼！你是一個奇怪的女子！你可相信愛情？”

“不！”

“我也不！你和我應當結了婚。”

“我自己也正在這麼想。”

“你肯和我結婚嗎？”

“爲什麼不肯？無論如何，我們總不會爭鬥。”

“可怕的思想！可是你怎麼決定？”

“因爲我們是同樣地想的。”

“是的，不過這或許會成爲單調的。我們沒有什麼話可以談，因爲這一個人常知道那一個人在想些什麼。”

“不錯；但是倘若我們還不結婚而依然迷誤着，可不是更單調嗎？”

“你是對的！你可要想想過？”

“要的，想到八人跳舞的時候。”

“不再多想一刻嗎？”

“爲什麼要多想？”

他把她帶回到了客廳裏，和她在那兒分別了，去喝了幾杯香檳，在晚餐時又看着她。她允許兩個年輕的外交隊裏的人伴着她，但時刻地在和他們開玩笑，當他們是僕人似地待他們。

一到八人跳舞開始的時候，他走到她面前去獻給她一個花球。

“你接受我嗎？”他問。

“接受的，”她答。

這樣他們便訂了婚。

這是很好的一對，世人說。他們很是互相配得上。就是說到社會地位和金錢，他們也是平等的。他們又有這同樣闌珊的人生觀。世人用闌珊這個字，意思是說，他們極不關心跳舞，演劇，市場和其他各種高尚的遊戲——沒有了這些，生活真是不值得過下去的。

他們是像兩塊很留心地揩拭過的同樣的石板，充分地像；但是絕對不能預料生活可會在兩塊上寫着同樣的故事。他們在訂婚底甜蜜的時光永不互相問：你愛我嗎？他們很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不相信愛情。他們談得很少，但是他們却互相完全地了解。

於是他們結了婚。

他常是謹慎的，常是客氣的，他們是好朋友。

孩子生出了，這對於他們底關係只有一種影響；現在他們有話可以談了。

但是漸漸地丈夫開始顯露出一種力量。他有了責任心，並且，他是閒得怕了。他有私人的收入，但和政治或政府是絕對無關的。現在他是在留心着一樁事業來補足他底生活上的空虛。他聽到了在醒覺的精神底第一次晨鐘，覺得他底責任是要去分擔那研究人生不幸底原因的大工作。他看了許多書，仔細地研究政治學，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把牠送到一種報紙上去發表。結果是他被舉為教育部裏的一員。這樣將來又需要加功研究，因為一切問題都是要全部解答出來的。

男爵夫人躺在沙發上，看沙多勃易盎和繆賽。她並不相信人類底進步，要使這幾世紀以來淤積在人類制度上的灰塵和霉黴飛揚起來，是使人憤怒的。可是她注意到她並不和她底丈夫並駕齊驅着，他們是像兩匹賽跑的馬。他們在出發之前是稱過的，並且發現是同樣輕重；他們已經說定在跑的時候要並排着；一切都籌算過要使他們結束了這次比賽而同時離開了這跑場。但是丈夫已經趕上了一個項頸底距離。要是她不追過去，她便不得不

落在後面了。

後來果然發生了。在第二年他被任爲常年預算管理，他要出門兩個月。他底離開使男爵夫人覺得了她是愛他的；一件她底怕失去他所引起來的事實。

在他回家的時候，她是非常地熱烈。但他底心是充滿了他在外面看到和聽到的東西。他覺得他們快要分路了，但是他願意拖延下去，避免了，假使可能。他用生動的大圖畫給她看政府底鉅大的機器底作用。他想要對她解釋輪子底工作，複雜的轉送，節動器和停輪機，不可靠的擺子和不可信的安全瓣。

她最初也感到趣味，但是後來她底趣味衰滅了。覺得了自己智力上的不如，自己底不重要，她便專心於她底孩子，急迫地想使丈夫知道她還有做一個模範的母親的價值，但是她底丈夫估量不出這種價值來。他和她結婚，是爲了要伴侶，他覺得她是一個孩子底最好的保姆。但是現在有什麼法子呢？誰預料得到會有這麼一件事？

屋子裏是常充滿着國會議員，政治是餐時談話底資料。女主人只在留心着在烹飪上可找得出什麼不對的地方來。男爵從不會忘了邀一兩個能和他底妻子談音樂和戲劇的賓客來，但是男爵夫人却只討論着養育孩子的事情。吃了尾食品，又喝過了祝女主人康健的酒之後，大家便狼狽地竄到了煙室裏，那兒他們繼續討論着政治問題。男爵夫人心裏懷着痛苦底感覺，離了她底賓客們走到育兒室去；她發現了她底丈夫已經走得這麼遠，她是沒有希望可以趕上他的了。

晚間他在家裏工作得很多；他常在書桌邊忙到夜半一兩點鐘，門是鎖着的。後來當他有時候注意到他底妻子紅了眼睛在踱着的時候，他心裏便感到痛苦；但是他們互相沒有什麼話可以說。

可是偶然在他感到工作乏味的時候，在他發現他底內部生活在一天天貧乏起來的時候，他便感到一種空虛，一種要求熱力的希望，要求什麼親密的東西，要求他在好久以前，在青年時代所夢到過的東西。但是他立刻把這種感覺當做是對妻子

的不忠實而完全壓制了下去，因為他有做丈人的責任底很高的觀念。

爲要使她底日常生活稍稍有點變化，他有一天提議要她去請一位她所常說起的，而他從沒有看見過的表妹來和他們在都市裏一起過冬。

這是男爵夫人所時時希望着的，但是現在她有力量可以實現了，她却變了心。她現在一點也不需要她。她丈夫一定要她說出理由來，可是她說不出。這引起了她底好奇心，最後她承認了她怕她底表妹；怕她得到了他底心，怕他會愛上了她。

“她一定是一個奇怪的女子，我們一定要她到這兒來！”

男爵夫人哭着又提心着，但是男爵却笑着，而那表妹來了。

有一天下午，男爵回家來，照常地疲倦；他已經忘了那表妹和他對於她的好奇心。他們坐下來就餐。男爵問那表妹可喜歡戲劇。她回答說不。她喜歡實際而不喜歡虛構。她在家裏創立了一個畸人底學校，和一個專管釋放了囚犯的集會。真

的！男爵對於管理監獄很感到興味。那表妹能給他許多智識，在餐時其餘的時間，他們只是在談着監獄。那表妹又答應在一種他正要去又去研究的報紙上討論這整個問題。

男爵夫人所預料的果然發生了。男爵和那表妹訂了精神的婚約，他底妻子是被冷落着。那表妹也是美麗的，當她在寫字檯邊俯在他上面，他在肩上感到了她底柔和的手臂，在頰上感到了她底溫暖的氣息的時候，他便不能把一種最高的幸福底感覺壓制下去。這是無需說的，他們不會老是談監獄。他們也討論愛情，她信仰靈魂底愛情，她又很明白地說，沒有愛情的結婚是賣淫。男爵對於愛情底新觀念底發展還沒有多大興趣，他發現她底見解可說是比較深奧，但或許她畢竟是很對的。

但是那表妹也有別的性格，對於真正的精神的結婚是極寶貴的資格。例如，她不反對抽煙，事實上她自己也非常喜歡捲煙，因此，她為什麼不可以餐後和那些男子們同到煙室裏去談政治呢？在那時候她是愛嬌的。

稍稍地受了良心底責備，男爵時常會離開煙室到育兒室裏去，吻着他底妻子和孩子，問她可好嗎？在稍稍走了一刻之後，男爵總心境很好地回到他朋友那兒來；人們會想他已經忠實地完成了一件神聖的責任。有時候他會覺得不舒服，爲什麼他底妻子不以他底妻子的資格來參加煙室裏的集會；這思想是在他身上的重壓。

在春天那表妹並不回家去，却陪了那一對到了一處溫泉場。在那兒她組織了一次小小的慈善演劇，在這戲裏她和男爵扮演着一對情人。當然的結果是火發出焰來。但這火焰只是精神的火焰；相互地感到興味，像觀念一樣，或許是，相似的嗜好。

男爵夫人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審量她底地位。日子到了，她對她底丈夫說，既然他們之間什麼都完了，最好的辦法就是分開。但他原意並不是想這樣的；他很不幸；那表妹最好回到她父母那兒去，他要向他底妻子證明他是一個誠實的人。

表妹走了。她和男爵之間的通信開始了。他每一封信都給男爵夫人看，無論她怎樣厭惡。可是，

過了一時，他改變了，自己讀着那些信，不給他底妻子看。

最後那表妹回來了。事情到了危急的一點。男爵發現自己沒有她就不能生活。

他們怎麼辦呢？離開？這就是死。照目前一樣繼續下去？不可能！取消了男爵現在認為是合法的賣淫的婚姻而和他所愛的結婚？無論怎麼痛苦，這一定是唯一的老實的辦法。

但這是那表妹所不願意的。她不要別人說她偷了別個婦人底丈夫。這樣便要遭到誹謗，誹謗！

“但不把一切事情告訴他底妻子是不誠實的；讓事情這樣繼續下去是不誠實的；誰也不能說要弄到怎樣為止。”

“他打算怎樣？這事情怎樣才能結束？”

“誰也不能說！”

“呵！他怎麼敢！他以爲她是什麼？”

“以爲她是一個女人！”

於是她跪下來膜拜着她；他說，他不管監獄管理和畸人學校弄得怎麼糟糕；他不知道她是那一

種女人；他只知道他愛她。

她回答說，她對於他只有輕視，她便匆忙地到了巴黎。他跟着她去。在漢堡他寫了一封信給他底妻子，在那信上他說，他們做錯了，不去糾正牠是不道德的。他請她向他提出離婚。

於是她和他離了婚。

這些事情發生了之後的一年，男爵和那表妹結婚了。他們有一個孩子。但這是一件不會牽涉到他們底快樂的事情。正相反！在他們自願的流放中，多麼豐富的新思想在他們心裏產生出來了！在這兒吹的風是多麼有力。

他鼓勵她寫一本論“青年罪犯”的書。出版家把牠撕成了碎片。她很忿怒，立誓不再寫一部書。他問她可是爲了要受到贊揚而著作的。她可是有良心的？——她用一個問題來回答：他爲什麼著作？——一次小小的爭論起來了。他說聽她講出和他自己底見解不同的見解來是很新鮮的——老是他自己底。——老是他自己底？他有什麼意思？她可沒有她自己底見解嗎？從此她在處處地方都要

向他證明她是能夠有她自己底意見的；爲要免除他底錯誤，她很留心着，她底意見，常是和他不相同的。他對她說，他不管她有什麼觀念，只要她愛着他。——愛，這是什麼？他並不比別個男子好，並且，他騙了她。他並不愛她底靈魂，却只愛她底肉體。——不，他兩者都愛，他愛她，她底每一部分！——呵！他是多麼善騙！——不，他並不是善騙的，他只騙了他自己，在他相信他只愛她底靈魂的時候。

他們在大路上蕩來蕩去得疲倦了，便在一家咖啡店前坐了下來。她點起了一枝紙煙。一個侍者可說是不客氣地請她不要抽煙。男爵問他什麼原故，那侍者說，這家咖啡店是第一流的，不願意因這些女人而把上等人趕走。他們站起來，付了錢，走開了。男爵很忿怒，年青的男爵夫人眼睛裏含着淚水。

“他們有一種偏見底勢力底表現！抽煙，在一個男子是蠢事情，而在一個婦人是犯罪！讓能夠打破這偏見的人打破了這偏見吧！或者，我們不如說，讓願意打破這偏見的人打破了這偏見吧！男爵

不願意他底妻子做第一個犧牲者，即使這樣她可以得到不顧全偏見底可懷疑的光榮。因為這種光榮只是可懷疑的。在俄羅斯，屬於上等社會的婦女可以在就餐的時候抽煙。緯度不同，習慣也不同了。但這些小事情並不是不重要的，因為人生只包含着小事情。要是男子和女子同樣有壞習慣，他們之間的交際便會較不拘泥而又較不呆板：他們可以更容易地做朋友，可以互相追隨着。要是他們有同樣的教育，他們便會有同樣的興味，可以終身更密切地相守着。”

男爵沈默着，似乎他已經說了些愚蠢的話。但是她沒有聽他；她正在想到了很遠的地方。

“一個侍者侮辱了她，對她說她不配和上等人在一起。骨子裏還不僅乎表面上這一點。她是被認出了。是的，她可以斷得定，她注意到這事情也不是第一次。”

“她注意到了什麼？”

“在飯店裏他們也不很恭敬地待她。人們顯然以為他們並沒有結過婚，因為他們是互相多情而

又客氣的。她忍受着不說，已經有好多時，現在她是再也約束不住了。但這比到他們在家裏說的話，却算不得什麼！

“啊，他們說了些什麼？她以前爲什麼一點也沒有告訴過他？”

“呵！可怕的事情！她所收到的信！不要說起那些不具名的人吧。”

“啊，他又怎樣呢？他可是被當作一個罪犯似地待着的嗎？可是他並沒有犯罪！他底行動是依照一切合法的要求的，他沒有違背了他底婚誓。他是服從了法律底指令而離開本鄉的；皇家議會已經允許了他底請求離婚；神聖教會底教士已經在打過印子的文件上允許了解除第一次的婚約；因此他並沒有違背誓言！在一個國家被征服了的時候，全國的人便都免除了忠心於君主的誓言；社會對於解除一個約束爲什麼要側目而視？議會可沒有取消一個婚約的權力嗎？牠現在又怎麼敢自以爲是一個審判者而將牠自己底法律來定罪？社會自身就是矛盾的！他是被當作一個罪犯似地特

着！他把他自己底和他妻子底名片遞給他底老朋友，那位使團秘書，的時候，他可不是只回給他們一張名片嗎？在一切公共機關裏他可不是被監視着嗎？”

“呵！她還得把最壞的事情隱藏起來！有一個她底在巴黎的朋友不讓她到她家裏去，有幾個在街上不去招呼她。”

“只有穿靴子的人才知道那靴子緊在那兒。他們現在穿着的靴子真是西班牙式的靴子，他們在和社會鬥爭。上等階級已經不睬他們了。上等階級！這無能的一羣人。暗地裏像狗似地生活着，却還要互相非常尊敬，只要社會上沒有誹謗；這就是說只要他不是老實地違反一個約定，而在等這約定在他能夠利用他底新得到的自由之前自己失去效力！這些罪惡的上等階級是社會地位和尊敬底判斷者，按照一個忠實是遠放在零之下的標準。社會不過是一張謊語底網！好久以前會不發現這情形，真是不可解的！現在正是考察這優美的構造，研究牠底基本情形的時候了。”

他們在到家裏的時候，比以前這許多年更親密。男爵夫人和她底孩子同留在家裏，又在等着第二個孩子。這種反抗潮流的鬭爭在她太困難了，她已經在厭倦起來。她對一切都厭倦！在一間陳設得很精雅的，又很溫暖的房裏寫論到釋放了囚徒這題目的文字，在很遠的地方伸過一隻戴好了手套的手去給他們，這是社會所贊同的事情；但伸過友誼底手去給一個和合法地離了婚的男子結婚的婦人，却是完全不同的。爲什麼會這樣，真很難找出一個答覆來。

男爵是在陣心裏戰鬪。他去參觀議院，參加各種集會，處處去聽着罵社會的熱烈的演說。他看報章和雜誌，很留心文學，深深地研究着這問題。他底妻子是被前妻曾遭受過的同樣的命運所恐嚇着；丟下在後面！這是奇怪的。她似乎不能懂得他所研究的一切詳情，許多新學說她都不贊成，但她覺得他是對的，他是在作向上的鬭爭。他知道他時常可以信託着她底永不消失的同情；知道他家裏有一個永遠站在他身邊的朋友。他們底共同的選

命使他們像在暴風之前的受驚的鳥兒似地互相緊抱着。她身上的一切女性，——現在雖然不值得什麼，——是喚醒了，這畢竟不過是人類底母親底遺物，婦人底天賦而已。這種女性像晚間的熱烈的火焰似地落在孩子們身上，像日光似地落在丈夫身上；這種女性把和平帶到了家裏。他常奇怪着他怎麼會不失去那個常和他討論一切的老伴侶；他發現自從他想到什麼不就立刻說出來之後，他底思想便有了力量；他似乎覺得還是無言的贊成，客氣的點頭，不搖動的同意會使他多得到點好處。他覺得他底力量增加了，他底見解是能夠比較不受外界的束縛了；現在他是一個孤獨的人。但他比到過去是已經不孤獨了些，因為他不再老是碰到只會使他心裏充滿了疑懼的反駁。

這是在巴黎的聖誕節前夜。一株生長在聖日耳曼林中的大聖誕樹放在他們底王后路上的小屋裏。在早餐之後，他們要出去替孩子們買聖誕禮物。男爵心很亂，因為他剛發表了一本小冊子，題

名叫：“社會是否上等階級所造成的？”他們剛才正坐在安適的餐室中吃早餐，通到育兒室去的門是大開着。他們在聽保姆和孩子們玩。男爵夫人滿意地又快樂地微笑着。她已經變得很溫和，她底幸福是安穩的。一個孩子突然地喊，她從桌邊站起來去看什麼事情，同時僕人正拿了晨報走進餐室來。男爵打開了兩包印刷品，第一份是“大的又著名的”新聞紙。他打了開來，他底眼光落在在一條粗體字印的標題上：“一個褻瀆神聖的人！”

他開始看着：“聖誕節又到了！這對於所有純潔的心是親愛的節日，這對於所有基督教的國家是神聖的節日，她曾帶了和平和善底消息給一切人，牠使殺人犯也會插起了他底刀，使偷兒也會尊重財產底神聖的法律；這節日，牠不單是由來很古的，並且還有許多歷史的關係，尤其是在北方的幾個國家，等等，等等。忽然有一個人，像從溝道裏飄起的污穢的氣味似地，來到了我們面前，他毫不遲疑地扯碎了最神聖的條約，他對於社會上每一個上等人懷着惡意；微弱的復仇心理所造成的惡

意。……”他捲起了報紙，把牠放在他底便衣袋裏。於是，他打開了第二包。這裏面有關於他自己和他底妻子的諷刺畫。又是用那老法子，但是他應得快一點，因為他底妻子在從新走進餐室來了。他吃完了早餐，走到了寢室裏，預備出去。他們一塊兒離開了家。

陽光落在哀利賽場底冰凍的楓樹上，在崎嶇的荒原裏，恭戈爾德地像一片大綠洲似地張了開來。他覺得她底手臂在他底上面，但是他又好像感到他是靠在她身上一樣。她說起了他們要去買給孩子們的禮物，他却勉強地在使自己對於這問題感到些兒興趣。但是他突然打斷了她底談話，毫不連貫地問起她來：

“你可知道復仇和責罰底分別？”

“不，我從沒有想到過。”

“我不知道可是這樣的：當一個不知名的新聞記者在復仇的時候，這是責罰；但是當一個並不是出版家的著名的作家在和一個公開的罪人戰鬥，估定出他底責罰來的時候，這便是報仇了！讓我們

和新的預言者聯合吧！”

她請他不要談着這些新聞紙來破壞了聖誕節。

“這節日，”他喃喃地說，“在這一天，和平和好意。……”

他們穿過了利伏利路上的拱廊，走上了大路去買他們底東西。他們在大旅社裏就餐。她心裏很爽快，想要引得他也歡喜起來。但是他依然心亂着。他突然地問，

“一個人並沒有做了錯事，爲什麼心裏會不安？”

她不知道。

“這可是因爲上等階級曾這樣地訓練着我們，使我們在向他們反抗的時候，心裏就會不安起來嗎？或許是這樣的。被不公道地傷害了的人爲什麼沒有權力可以攻擊不公道？因爲只有被傷害的人才會攻擊，上等階級又是厭恨被攻擊的。在我從前還屬於上等階級的時候，我爲什麼不攻擊他們。當然是因爲我那時候不了解他們。一個人看一張圖

畫，爲要得到準確的視線，應得站在遠地方！”

“一個人不應當在聖誕節前夜說起這些話！”

“真的，這是聖誕節。這節日是……”

他們回到了家裏。他們在聖誕樹上點起了蠟燭；牠閃着和平和快樂底光；但是牠底枝幹却有葬儀底氣息，顯得很陰慘，像男爵底臉一樣。保姆領了小孩們進來。他底臉耀着光了，因爲，他想，在他們長大了的時候，他們便可快樂地收穫我們所含淚地播種着的東西；那時候他們只會在違反了自然律的時候才會心裏不安；他們不會爲了這些怪觀念而受苦了，這些都是在學校裏的時候我們所受到的，教士們所灌輸在我們身上的，上等階級爲了自身利益而創造出來的怪觀念。

在女僕們和男僕們走進來的時候，男爵夫人坐下在比牙琴邊。她奏着悲哀的老舞曲，這些是北方的人所心愛的，同時僕人和孩子嚴肅地跳着舞。這很像在舉行宗教儀式中的懺悔。

此後孩子們就分到了禮物，僕人們就受到了贈物。於是便把孩子們放上床去。

男爵夫人走到了客廳裏，坐在在一張靠椅上。男爵投身在她腳邊腳墊上。他把頭靠着她底膝。這是如此地重——如此地重。她悄悄地撫着他底前額。

“什麼！他在哭嗎？”

“是的！”

她以前從沒有看見一個男子哭過。這是可怕的景像。他底強大的身軀震動着，但是他並不發出什麼聲音來。

“他爲什麼哭？”

“因爲他不快活。”

“爲了她而不快活嗎？”

“不，不，不是爲了她，不過他總是不快活。”

“可有人委屈了他嗎？”

“正是！”

“他可不能把這事全告訴了她？”

“不，他只要像從前坐在母親腳邊一樣地坐在她腳邊。”

她當他是一個孩子似地和他談着。她吻着他

底眼睛，用手帕揩着他底面龐。她覺得如此地驕傲，如此地堅強，她眼睛並沒有淚水。她這樣的景像引動了他底新的勇氣。

“他是多麼怯弱！他竟會感到他底反對者底機械的攻擊是這麼難受！他底敵人們可真個相信他們自己所說的話嗎？”

“可怕的思想！他們或許相信的。我們常看見松樹裏堅固地生着石塊，意見爲什麼不能同樣地生在腦筋裏呢？但是她可相信他，她可知道他是在作向上的鬭爭？”

“是的，她相信！但是——他一定不能因爲她問他這樣一句話而對她發怒——但是——他可不覺得失去了他底孩子，那第一個孩子嗎？”

“當然覺得，但這是沒有辦法的。至少，目前還沒有辦法！但是爲將來工作着的他和別的人應當爲這事情也找出一種救藥來。他還沒有知道這種救藥應當取那一種形式，但比他更強的腦筋，和許多腦筋合起來，却總有一天可以解決在目前似乎不能解決的問題。”

“是的，她希望能如此。”

“但他們底結婚？他既然不能把使自己煩惱的原因告訴她，他們底結婚可能算是意義正確的嗎？這可不是……？”

“不，這是真正的結婚，因為他們互相愛着。他和他底前妻之間是並沒有愛情的。但是他和她却互相地愛着，她可能否認？”

“她不能，他是她底親愛的。”

那麼，在上帝之前，又在造物之前，他們底結婚可算是真正的結婚了。

不自然的選擇

或 種族底起源

男爵曾在“生活底奴隸”裏憎厭地又忿怒地讀到，貴族底子孫是定要消滅的，除非他們從較低階級底子孫那兒取得了母親底乳。他曾研究過達爾文，相信他底教訓底要點就是，貴族底子孫，經過了選擇便成爲“人”類底發達得更高的代表。但是遺傳底學說使他厭惡雇用一個養母；因爲，有了較低階級的血，某種概念，觀點和意志可不會被引進

到又傳播到貴族的嬰兒中去嗎？他因此決定要他底妻子自己來哺她底孩子，假使她不會哺，那麼孩子就得用瓶子養大來。他有權力可以取母牛底乳，因為牠們是吃他底草料的；沒有他底草料，他們就得挨餓，或許就絕對不會存在！

孩子生出了。是男的！父親在他沒有拿得定他底妻子底景况之前稍有些兒不安，因為他個人是貧苦的；他底妻子却是很有錢，但是他不能要求她底產業，除非他們底結合幸而有了一個合法的嗣子，（按照產業繼承法〇〇章〇〇部）。因此他底快樂是很熱烈而又真切。孩子是一個透明的小純種，他底軟糯的皮膚裏閃耀着青色的靜脈。不過他底血很少。他底有一副天使底儀容的母親，是精選的食物養大來的，是各處奇怪的地方底富麗的獸皮保護着的，是有可以表明一位出身高尙的婦人的那種貴族的蒼白的。

她自己哺小孩。因此便不必爲了在這行星上享樂生活的特權而有所負於鄉村婦女們。他所曾讀到的那些，一切盡是虛謊！孩子噉了又噉了兩

星期。但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喊的。這沒有什麼。但是瘦了。他變得怪憔悴。醫生請了來。他和父親私自談了一回話，那時候他說孩子是要死了，假使男爵夫人再繼續哺着他，因為第一她是太疲乏，第二她又沒有東西可以給他吃。他費心做了一個乳底定量分析，用方程式證明了孩子定要挨餓的，除非能改變他底哺養方法。

怎麼辦呢？總不能聽孩子死去的。瓶子或是養母？那後者是不成問題的。讓我們來試試瓶子！但是醫生却指定要養母。

那會受過本區金牌獎的最好的荷蘭母牛是被隔絕着餵草料；質地最好的乾草料。醫生分析着乳，一切都很好。這方法是多麼簡單！他們以前會沒有想到真是多麼奇怪！畢竟用不到雇一個養母，一個要自己去討好的暴君，一個要自己去養肥的懶惰人；更不必說起她或許還有傳染病。

但是孩子繼續瘦下去又喊着。他日夜地喊。他害了腸痛病是無疑的。買了一隻新的母牛又做了一次新的分析。乳裏還混和着卡爾斯巴特水，真正

的斯普路代爾，但孩子還是喊個不休。

“除了雇一個養母之外是無藥可救了，”醫生說。

“呵！除了這事情之外什麼都可以！一個人不要掠奪別的孩子們，這是違反自然的，並且，遺傳又是怎麼回事？”

當男爵開始說到自然的和不自然的事情的時候，醫生對他解釋，說，要是依照了自然底法則，所有的貴族家庭便都要消滅，而他們底產業都要歸於無有。這是自然底智慧，人類文明不過對於自然的一種愚蠢的抗爭，在這中間人類是定要被打倒的。男爵底種族是有了定命；這已經有他底妻子不能餉她底肚子裏的果子這事實來證明了；為要生存，他們便定要去買或是去偷別的婦人底乳。因此這種族，直到最小的地方都是靠掠奪而生存的。

“買乳可能稱為掠奪的嗎？購買！”

“正是，因為用來買乳的錢是靠勞力得來的。誰底勞力？人民底！因為貴族並不工作。”

“那醫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不對，是一個達爾文底信徒。然而，倘若他們稱他是社會主義者，他也一點不要緊。這在他是沒有分別的。”

“不過購買當然不是掠奪！這個字太利害了！”

“啊，倘若付出的並不是自己賺來的錢又怎麼說！”

“這就是說。靠手工的勞力而賺來的嗎？”

“是的！”

“照這情形，醫生也是個掠奪者了！”

“正是！然而他不要抹煞真理！男爵可還記得那個說過這些真話的懺悔的賊嗎？”

談話是間斷了；男爵去請了一位著名的教授來。

那後者直截地稱他是一個殺人犯，因為他並不在好久以前雇一個保姆。

男爵應得去勸他底妻子。他應得收回一切他底從前的辯論而單注重一件事情，這就是對他底孩子的愛，（產業繼承法所規定的）。

但是從那兒去找一個養母來呢？想在都市裏

找一個是無用的，因為在那兒所有的人都很壞。不對，應當是一個鄉村姑娘。但是男爵夫人反對用姑娘，因為，她說，有孩子的姑娘總是一個不道德的人；她底兒子或許會得到一種遺傳的傾向。

醫生反駁說，所有的養母，都是未結婚的女子，假使小男爵從她那兒染到了一種對於異性的愛好，他將來便會做成一個好人；這一種傾向是應當鼓勵的。農民底妻子大概總不會來就這個位置，因為一個自己有地產的農民，一定喜歡要他底妻和孩子們在他自己身邊。

“但是假使他們把一個姑娘嫁給一個田夫又怎樣？”

“這樣就要遲延九個月。”

“但是假使他們替一個有孩子的姑娘找一個丈夫又怎樣？”

“這倒是個好辦法！”

男爵認識一個有三個月的孩子的姑娘。他和她是很熟悉的，因為他訂了婚已經三年，曾聽了“醫生底吩咐”而對於他底未婚妻不忠實過。他自

已到了她那兒，說明了他底提議。她可以自己得到些田地，要是她肯嫁給安代爾斯，一個田夫，又到領地裏來當小男爵底養母。她願意接受了這向她提出的規定而不願意獨自忍受着她底羞辱，這可是奇怪的？便在那地方那時候說妥了，在下星期日婚姻布告就要宣讀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安代爾斯就要回到他自己鄉村裏的家中去兩個月。

男爵懷着一種妒忌底奇怪的感覺看她底孩子。他是一個大的，強壯的男孩。他並不美麗，但他好像是未來的好多代底保證。那孩子生來是要活着的，但是他底命運可不能完成他底預定的前途。

安那哭着，當他被帶到孤兒院去的時候，但是在領地裏的良好的食品（她底飯食是從餐室裏送來給她的，補血汁和酒又是要多少就多少）安慰着她。她又允許在大車子裏出去兜風，還有一個僕人坐在車夫身邊。她又看着一千零一夜。她是終身沒有這樣地幸福過。

離去了兩個月之後，安代爾斯回來了。他除了吃，喝，和休息之外什麼也不做。他領得了田地，但

是他也需要他底安那。她至少可不能有時候來。看他嗎？不能，男爵夫人反對。不准說這種胡話。

安那瘦了，小男爵喊着。醫生講了來。

“讓她去看她底丈夫吧，”他說。

“但是假使這對於孩子會有害的又怎樣？”

“不會的！”

但是先得把安代爾斯“分析”一下。安代爾斯反對。安代爾斯受了幾隻羊底贈物，便被“分析”着。

小男爵不喊了。

但是現在從孤兒院帶來的消息說，安那底兒子已經害白喉死去。

安那憔悴下去，小男爵比往時喊得更響。她被開除了，送回給安代爾斯，一個新的養母雇了來。

安代爾斯很快樂，他底妻子畢竟和他在一起了，但是安那已經得到了花費的習慣。譬如說，她不能喝巴西珈琲，一定要是爪哇出的。她底健康不允許她每星期吃六次魚，她也不能在野外工作。田裏的食物少起來了。

安代爾斯本來在十二個月之後是不得不放棄了那田地，但是男爵却對他懷着好心，允許他住下去，算是一個佃戶。

安那每天在領地裏工作着，時常看見那小男爵；但是他却認不得她了，他認不得也沒有什麼，可是他曾躺在她底懷裏過的！她曾犧牲了她自己底孩子底性命而救了他底性命過。但她是多產的，有好幾個兒子，他們長大起來，做了工人和鐵路夫；其中有一個是罪犯。

但是老男爵煩惱地望着要輪到他底兒子結婚又養小孩的日子。他看來並不強壯！他一定會安心得多，要是那另一個小男爵，死在孤兒院裏的那個，是產業底嗣子。在他第二次讀“生活底奴隸”的時候，他只能承認，較高階級是要靠較低階級底施與而生存的，在他再讀達爾文的時候，他又不能否認，在我們這時代自然選擇絕對不能說是自然的。但事實是事實，還是不變的，雖然所有的醫生和社會主義者可以說相反的話。

革 新 底 試 驗

她忿怒地注意到，女孩們養育起來是專預備做她們底未來的丈夫底管家婦的。因此她學了一種職業，可以使她在各種景況之下生活。她會製人造花。

他惱悶地注意到，女孩們只是在等着一個會養她們的丈夫；他決定要娶一個自由的又獨立的婦人，她可以賺她自己底生活；這樣一個婦人可以做他底同等者和終身的伴侶，而不是管家婦。

命運注定他們會碰到。他是一個藝術家，而

她，我已經說過了，會製花。在他們懷着這種意見的時候，他們倆都住在巴黎。

他們底結婚是別具一格的。他們在帕西租了三間房，在中央是那技室，那右面是他底房，左面是她底。這樣就廢除了公共寢室和雙人床。那是世界上最荒唐的東西，許多放縱和不道德都是因此而造成的。這樣又可以避免了同在一間房裏穿衣和脫衣的不便。他們每人有一間房而技室做公共的集會處是要好得多。

他們不需要僕人；他們要自己去烹飪，在早晨和晚間雇一個做短工的老婦人。一切計劃得很不錯，在理論上是很好的。

“但是你們有了孩子怎麼辦？”懷疑派問。

“胡說，再也不會有！”

進行得很好。他在早晨到市上去辦食物。於是他燒珈琲，她舖床，又收拾房間。於是他們坐下來工作。

他們工作得疲倦了，便閒談着，互相勸勉着，笑着，兩個都很快樂。

在十二點鐘，他點起了廚房裏的火，她預備着蔬菜。他燒牛肉，她穿過街到雜貨店去；於是她鋪好了桌子，他盛起了食物。

當然，他們是像夫妻樣地互相愛着的，他們道着晚安便回到自己房裏去，但是在他扣着她底門的時候，却並沒鎖把他關在外面；但通融辦法是暫時的，早晨他們便又都在自己底地方了。於是他在牆上敲着。

“晨安，小姑娘，你今天好嗎？”

“很好，親愛的，你呢？”

他們在早餐時的見面常像是永不會走味的新經歷。

他們常在晚間一同出去，時常碰到他們底同鄉。她並不反對煙底氣味，從不去阻止。人人都說這是理想的結婚。沒有人知道有更快樂的一對過。

但是住在遠方的那青年妻子底雙親却常要寫信來問着各種不雅的問題；他們在希望有一個外孫。魯意撒應該記得，結婚底制度是爲了孩子底利益，並不是爲了父母而存在的。魯意撒以爲這種觀

念是舊式的。媽媽問她可不會想過，新觀念底結果不是要把人種完全消滅了嗎？魯意撒從沒有在這一方面注意過，並且這問題一點也引不起她底興味。她和她底丈夫都很快樂；最後這快樂的結了婚的一對底景像給世人看見了，世人都覺得妒忌。

生活是很幸福的。他們誰也不是主人，他們又分担費用。有時他賺得多，有時她多。但最後他們供給公款的總數却是一樣的。

她做生日了！早晨她被短工女傭驚醒了，她走進來，拿了一束花和一封紮滿了花的信，那信裏有下面這些話：

“致如花的女士，她底仰慕者敬祝她長生，并請她立刻來就一頓精緻的早餐。”

她扣着他底門——進來！

他們吃着早餐，坐在床上——他底床上；那短工女傭是要整天留在那兒做所有的工作。這是一個可愛的生日！

他們底快樂永不衰減。這樣繼續了兩年。所有的預言家都預言錯了。

這是模範的結婚！

但是兩年過去了，那青年妻子感到不舒服。她說是為了糊牆紙上的毒汁；他却說是為了一種什麼種子。是的，當然是種子。但是有點錯了。事情有點不依常度。她一定是受了寒。她肥大起來。她可是生着瘤嗎？他們怕她確是生着瘤。

她去看醫生——哭着回來。真個有東西在生長，總有一天那東西會看見天光，會變成一朵花，又會結果。

丈夫却並不哭。他覺得這裏面有道理，於是那可憐人走到了他底俱樂部裏，對他底朋友們誇着口。但是妻子依然在哭。現在她底地位要變到怎樣？她立刻就要不能再做工賺錢，就要靠他生活了。他們還得用一個僕人！啊！這些僕人！

所有他們底留意，他們底小心，他們底戒備都破碎在免不了的岩石上。

但是岳母還寫了熱烈的信來，幾次地重說着，結婚是上帝為要保護孩子們而定出來的制度：父母底快樂是不能十分顧到的。

雨戈請她忘了她將來不能再賺錢的那事情。
單是管孩子可就算她已經盡了她底分工嗎？這可是有金錢那麼好嗎？金錢，一點也不錯，不過是工作罷了。因此她也可以算是盡了她底分工。

她費了好多時候才想通了他要養她這件事。
但在孩子來了的時候，她把這一切全忘了。她在做他底孩子底母親之外，依然和從前一樣地做他底妻子和伴侶，他又覺得這樣是比什麼都好的。

自然的障礙

她底父親曾堅定地要她學簿記，這樣她可以逃避了青年婦人底普通運命；去坐在那兒等一個丈夫。

她現在是在鐵路貨棧裏被雇用做簿記師，並且被大眾認為是一個很能幹的青年婦人。她有一種和人們相處的手段，她是很有希望的。

那時她碰到了那個新從森林學校裏出來的森林家，便嫁了他。他們決意不要有孩子；他們底結婚要是一種真正的，精神的結婚，要使世人知道女

子也是有靈魂的，並非單是陰性。

夫妻倆在晚間餐時會面。這確實是一種真正的結婚，兩個靈魂底聯合；這當然也是兩個軀殼底聯合，但這是人們並不討論到的一點。

有一天妻子回家來告訴她底丈夫說，她底辦事時間是改了。管理們已經決定要添開一次夜車到馬爾麥，將來她是要在晚間六點到九點去辦事。這是一樁煩惱，因為他不能在六點以前回家來。這是十分不可能的。

從此他們便得分別就餐，只能在夜裏會面。他覺得不滿意。他厭恨那悠長的晚間。

他便造成了去找她的習慣。但是他覺得，坐在貨棧裏的一張椅子上，又有腳夫們在他身邊擁擠着，是沉悶的。他老是在當路口。當她把筆套放在耳朵後面，在寫字檯前坐着的時候，他正想和她談話；她却用短短的一句來打斷了他。

“呵！安靜一點，等我做完了再說！”

於是那些腳夫便扭轉了他們底面孔，他却可以從他們底背面看出他們是在笑。

有時候她底同事們中有人會用這樣一句話來通報他到了，

“你底丈夫在等你，X夫人。”

“你底丈夫！”在他們說着這幾個字的態度上正帶着些譏諷的意味。

但最使他忿怒的事情却是：最貼近她的那張寫字檯是一個“年輕的驢子”佔有着，他老是在對她呆看，不住地在商量做總賬，在俯到她肩上去，幾乎要使他底下頰碰着她了。他們談着貨單和執照，談着或許含有他所不知道的意義的事情。他們比較着文契和數目，似乎比夫妻還互相熟稔。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她看到那年輕的驢子是比看到她底丈夫更多一點。這使他驚詫着，他們底結婚畢竟不是一種真正的精神的結婚；假使要這樣，他應得也被雇用在這貨棧裏。但剛巧他是在森林學校裏的。

有一天，或者不如說有一夜，她告訴他說，下星期六要舉行一次鐵路雇員底集會，集會底終結是聚餐，她是應得要到的。她底丈夫接着了這個報

告，顯得有點勉強的神色。

“你可要去嗎？”他純朴地問。

“當然，我要去！”

“不過你是這許多男子中的唯一的女子，男子酒喝得太多了的時候，他們是很容易粗魯起來的。”

“你不是也不帶了我而去參加森林學校底集會的？”

“當然，不過我不是許多女子中的唯一的男子。”

“男子和女子是平等的，”她很詫異，常宣傳婦女解放的他，竟也會反對她去到會。

他承認，這不過是他這一方面的偏見。他承認，她是對的而他是錯的，但他還是請她不要去；他想起了就厭惡。他想不通這件事。

“他是矛盾的。”

“他承認，他是矛盾的，但是要習慣於這些新的情形却還得再過十代。”

“那麼他也一定不能再到會了？”

“這完全是兩樣的事情，因為他底集會是只有男子參加的。他並不介意她出去不和他同着；他所不喜歡的是她一個人和這許多男子同出去。”

“她不會是一個人的，因為會計員底妻子也要參加——”

“什麼？”

“會計員底妻子。”

“那麼他可不能拿她底丈夫的資格來參加嗎？”

“他爲什麼要自己降低了身分，去夾在裏面？”

“他並不介意自己降低身分。”

“他妒忌嗎？”

“正是！爲什麼不？他怕他們之間會發生什麼事情。”

“妒忌是怎樣的羞恥！怎樣的侮辱！怎樣的不信任！他想起了她什麼？”

“想起她是完美的。他要證明牠。她可以一個人去！”

“她真可以嗎？他是多麼自弱！”

她去了。她直到一清早才回家來。她叫醒了她底丈夫，告訴他一切事情經過得多麼好。他喜歡聽着她。有人演說了一次關於她的事情；他們唱着四部合奏曲，最後是跳舞。

“她怎麼回家來的？”

“那年輕的驢子陪她到前門。”

“倘若有認識他們的人看見她在早晨三點鐘，和那年輕的驢子做一塊兒又怎樣呢？”

“啊，那有什麼？她是一個規矩的女人。”

“不錯，但是她很容易失去她底名聲。”

“啊！他妒忌，更壞的事情是，他竟嫉恨。他不甘心地底每一一些微小的戲謔。這就是結婚底意義！要是敢出去稍稍享樂一下就得受非難。結婚是多麼愚蠢的制度！但他們底聯合可是一種真正的結婚？他們在夜裏互相會面，像別個已婚的一對一樣。男子都是相同的，他們在未結婚之前是非常地開通。但是後來，呵！後來……她底丈夫是並不比別個男子好：他把她看做是他底產業，他以為他有權力可以管理她。”

“這是真的。有一時他曾相信，他們是互相主有着的，但是他錯了。他屬於她，正像一隻狗屬於牠底主人一樣。他可不過是她底在夜裏去找她，去看她底家的僕人嗎？他是‘她底丈夫’。但是她可要做‘他底妻子’？他們可是平等的？”

“她並沒有回家和他吵鬧。她不過是要做他底妻子，她也不過要他做她底丈夫。”

香檳酒底效果，他想，便轉向了牆。

她喊着，請他不要冤枉了人，只是要——饒恕她。

他把毛毯拉到了他底耳朵上。

她再問他可是——可是他不要她做他底妻子了？

“不，當然他要她！但是他這幾晚真厭倦得可怕，竟永遠不能再過這麼的一晚了。”

“那麼讓他們把那事情完全忘記吧！”

他們把那事情完全忘記了，依舊互相地愛着。

在下一個晚間，當那森林家來看他底妻子的時候，他聽說她是到貯藏室去了。他一個人在會計

室裏，坐下在一張椅子上。立刻，一扇玻璃門開了，那年輕的驢子放進他底頭來：

“你在這兒嗎，安尼？”

不，這兒只有她底丈夫！

他站起來走了開去。那年輕的驢子把他底妻子稱做安尼，顯然是和她很熟悉的了。這是他所耐不住的。

她回家之後，他們鬧了一場。她責備他對於婦女解放的見解並非是真個主張的，否則他便不會因她和她底同事熟悉而覺得煩惱。他又承認了他底見解並非是自己所真個主張的，這樣竟使事情更壞。

“他說這話，當然不會真這麼想！他可變了他底心？他怎麼會！”

“真的，他確實變了他底心。一個人幾乎會每天要修改自己底見解。因為他應得把這些見解引用到時常在改變的生活狀況上去。假使他從前真相信過精神的結婚，那麼就可以說他現在是無論那一種結婚都不相信了。這是向着急進主義的進

步。至於精神，那麼與其說她精神的地嫁給了他，却還不如說精神的地嫁給了那年輕的驢子，因為他們每天地又每小時地在交換着關於貨棧管理的見解，而她對於森林墾植又一點興味也沒有。在他們底結婚之中可有什麼是精神的？可有嗎？”

“沒有，不再有！她底愛情是死了。他已經把牠殺了，在他放棄了他底對於婦女解放的崇高的信仰的時候。”

事情變得愈耐不得。那森林家開始要和他底同在一起的森林家們做伴，不再想到那貨棧和牠底辦事方法，這些都是他所從沒有懂得過的。

“你不了解我，”她老是在幾次地說着。

“不對，我不了解貨棧，”他說。

有一夜，或者不如說有一個早晨，他告訴她說，他要和一級女學生同去採集植物標本。他是在一個女學校裏教授植物學。

“呵！真的！他以前爲什麼從沒有說起過？大的女學生嗎？”

“呵！很大的。從十六到二十。”

“哼！在早晨嗎？”

“不！在下午！他們要在一個遠方的小村莊裏用晚餐。”

“他們真娶？女管理長當然也在那兒的吧？”

“呵！不，她處處都相信他，因為他是一個結了婚的人。有時候結了婚也是便宜的。”

在第二天她害病了。

“他當然忍不得離開她吧！”

“他一定要先想到他底工作。她可很不適意？”

“呵！非常不適意！”

不管她底反對，他請了一位醫生來。那醫生說沒有什麼要緊。丈夫很不需要留在家裏。

那森林家近早晨回來了。他是很高興。他非常地快樂過了！他已經有好久，好久沒有過這麼的一天。

暴風雨發作了。呼呼呼！這場爭鬥她是吃不消的！他定要立一個嚴肅的誓，除了她之外永不愛任何女子。永不！

她有了抽搐症；他趕去找嗅鹽。

他是太爽直了，竟告訴了她和女學生同就餐時的詳情，但是他不能放棄了說起從前的關於狗和主有的比喻的快樂，他趁機會使她注意到不知道有主有權的愛情——在兩方面——是不可設想的。什麼在使她哭起來？那曾使他立誓的東西，當她和二十個男子同出去的時候。怕失去他！但是主有的東西才能失去！主有！

這樣，裂縫是補好了，但是貨棧和女學校却拿着牠們底剪刀準備毀壞了這辛苦的修補。

和諧是擾亂了。

妻子感到不舒服。

她斷得定，拾起一隻在她太重的箱子來會傷害了她。她對於她底工作是這麼伶俐，她竟耐不得等待着，而脚夫們却只站在那兒一點事也沒有。她不得不去助一臂之力。現在她一定已經受傷了。

不錯，真的，確實是有點如此！

她是多麼忿怒！忿怒她底丈夫，全是他一個人不好。他們對於孩子怎麼辦呢。他只能去搭宿在外面！盧梭會這麼做。這是真的，他是一個傻子，但在

這特殊的一點上他是對的。

她是充滿了癡想和幻夢。那森林家應得立刻辭去了他底在女學校裏的教務。

她煩惱着又擾動着，因為她不再能到貯藏室裏去，却不得不整天留在會計室裏登錄。但落到她身上去的最壞的打擊却是一個助手底來到，他底祕密的使命就是要替代她底職位，在她被辭退的時候。

她底同事們底態度也改變了。脚夫們切着齒。她覺得慚愧，希望把自己隱藏起來。與其坐在這兒被人彈視着，却還不如留在家裏替她底丈夫做菜好。呵！怎樣的一種偏見底黑縫隱藏在男子底善欺騙的心裏！

最後一個月她留在家裏，因為每天要從她底辦事室來往四次她是吃不消的。她常是這麼地飢餓！她要在早晨出去叫夾肉麵包。她時時刻刻感到疲倦，需要休息一會。怎樣的生活。婦人底運命真是可憐的。

孩子是生出了。

“我們可要把他寄在外面？”父親問。

“他可是沒有心的？”

“呵！有的，他當然有！”

那孩子便留在家裏。

於是一封很客氣的信從總辦事室寄了來，問那年輕的母親底健康。

“她是很好，後天就可以回到辦事室來了。”

她依然有點疲弱，需得坐一輛車；但不久就恢復了她底氣力。可是，一種新的困難來了。她定要時刻知道那孩子底情形；一個跑街常被差到她家裏去，起初是一天兩次，後來是兩小時一次。當她聽說那孩子在哭的時候，她就帶上了帽子，立刻趕回家去。但助手是在那兒，準備替代她底職位。職員長是客氣的，並沒有批評。

有一天那年輕的母親偶然發現了那看護是不會餵孩子的，却隱藏了這事件，因為怕失去她底位置。爲要找一個新的養母，她需得費去一整天。但她們都是一樣的；她們全是荒唐的自私者，一點也不注意陌生人底孩子。誰也不能依靠着她們。

“不能，”丈夫同意，“在這一種情形之下，一個人只能依靠自己。”

“你是想暗示我應當放棄了我底工作？”

“呵！這事情你可以儘你底主意辦去！”

“做你底奴隸！”

“不，我一點這意思也沒有！”

那小的是很不適意。所有的孩子總有時要不舒服的。他在出牙齒，請假一天又一天！那可憐的孩子害着齒痛。她夜裏要安慰他，日間要在辦事裏工作，昏沉，疲倦，煩惱，便又請了一天假。

那森林家努着力，整半夜地把孩子抱在手臂裏，但是他對於他底妻子底在貨棧裏的工作却從不說一句話。

然而她知道他在心裏想些什麼。他是在等她讓步；但他是善欺騙的；所以他不說什麼！男子是多麼奸險！她恨他；她與其放棄了她底工作去“做他底奴隸”，還不如先自殺了。

那森林家現在看得很清楚了，無論那個女子要把自己從自然律中解放出來是不可能的；在目

前情形之下，他很巧妙地加上說。

在那孩子已經有五個月了的時候，這是很明顯的，這些事情不久就要重演。

怎樣的一件災難！

但是在這種事情一開始的時候。……

那森林家不得不再就了他底在女學校裏的教席，這樣可以增加他們底收入，而現在——她放下她底武器了。

“我現在是你底奴隸，”她嘆息，當她辭了職回家來的時候。

然而她是家裏的首領，他把賺來的每一個銅板都交給她。在他要買一枝雪茄的時候，他要先說許多話，然後才敢要錢。她永不拒絕他，但是他依然覺得要討總是不有趣的。他可以參加集會，但是不能聚餐，而和女學生同去採集植物標本是絕對禁止的。他並不十分感到缺少了什麼，因為他喜歡和他底孩子們玩。

他底同事們說他是怕老婆的；但是他笑笑，告訴他們說，雖然這樣，他還是快樂的，因為他底妻

子可以做一個很甜蜜的又靈敏的伴侶。

她一方面，固執地堅持說她不過是他底奴隸，
無論他怎樣地說着相反的話。這是她底一種慰安。
可憐的，小小的婦人！

玩偶家庭

他們已經結婚了六年，但是他們依然更像情人而不很像夫妻。他是一位海軍大佐，每到夏天總免不得要離開她幾個月；他會有兩次出去作長途的旅行。但他底短期的離去却是一種化裝過的幸福，因為假使他們底關係在冬天漸漸地衰減了，夏季的旅行總會使他們恢復到以前的新鮮和愉快。

在某一個夏天他寫了些真正的情書給她，每碰到一隻航船，他總要打着記號說：‘你們肯帶信嗎？’當他望得見了斯託克霍爾麥羣島底地界標的

時候，他不知道怎樣才能立刻到她身邊去。但是她想到了一個方法。她打電報到蘭德索爾特去告訴他說，她要在達拉勒和他會面。當他下了錨的時候，他看見一條小小的藍圍巾在旅館底露臺上飄動：他便知道這就是她。但是在船上有這麼許多事情要做，因此他能上岸的時候是已經在晚間了。當那船頭樁夫拿出了槳正要格開去的時候，他已經在碼頭上的輕車裏看見了她；她是處處都還是和他離開她的時候一樣地年輕，一樣地美麗又一樣地強壯；這正像他們重度他們底情愛底最初的春光一樣。一頓精緻的小晚餐在她定好了的兩個小房間裏等他。多少事情他們要講起！這次旅行，孩子們，和將來！酒在杯子裏閃耀，他底親吻把血帶到了她底頰上。

晚號在船上響了，但是他沒有注意到，因為他不想在一點鐘之前離開她。

“什麼？他要去了？”

“是的；他一定要回到船上去，但是他只要到那兒來得及值早班就可以了。”

“早班什麼時候開始的？”

“五點鐘。”

“呵！……早到如此！”

“可是她到那兒去過這一夜呢？”

“這是她底事情！”

他猜到了，要去看一看她底房間；但是她固定地站住在門檻上。他在她臉上亂親着吻，當她是小孩似地把她抱在臂間，開了那扇門。

“這麼一張大床！這是像那隻長船一樣了。他們從那兒把牠弄來的？”

她臉漲得飛紅。

“當然，她已經從他底信裏知道了，他們要同住到旅館裏。”

“不錯，他們是要這樣，雖然他要回到船上去值早班。這些愚蠢的晨禱他還管得什麼！”

“他怎麼會說這樣一句話！”

“他們喝喝咖啡，烘烘火爐，可不是更好嗎？船上潮濕的！她是怎麼一個靈敏的小人兒，會準備他也留在那裏！誰想得到她有這麼聰明？她是從那

兒學來的？”

“她並不從什麼地方學來！”

“不？啊，他或許是知道的！他或許知道得一切！”

“呵！但他是這麼呆笨！”

“真的，他是呆笨的，可是？”

於是他偷偷地把手臂繞在她底腰邊。

“可是他應當好自爲之！”

“好自爲之？這說說倒容易！”

“那姑娘帶着木材來了！”

當打兩點鐘的時候；海和岩島是在東方發焰，他們正坐在開着的窗邊。

“他們還是一對情人，可不是嗎？現在他一定要走了。可是他要在十點鐘回來吃早餐；此後他們還要去航行一回。”

他在她底火酒燈上弄了些珈琲，他們喝着，那時太陽在升起來，海鷗在叫。礮艦遠遠地躺在海面上，他時時看見守衛兵底佩刀在日光裏閃爍。分離是很困難的，但是在幾小時之後一定可以再相見

這事實幫助他們忍受着。他最後一次吻了她，佩上了他底刀，離她去了。

當他到了橋邊，喊着：“船開上來！”的時候，她把自己隱藏在窗帷後面，好像她是羞於被看見似地。他吹過親吻去給她，直到那些水手們帶着輕車來了。於是最後的：“好好地睡，夢見我”，那輕車便出發了。他從眼鏡裏看着她，好久他還能夠看出一個有黑頭髮的小身體。日光落在她底晚服和露出的喉嚨上，使她顯得像一個人魚一樣。

晨號響了。那拖長的號角聲從閃爍的水面上的那些綠島裏流出來，又從松林後面回去了。全體水手聚集在甲板上，上帝底祈禱文和“耶穌，在一天底開始”是讀着了。那達拉勒底小小的教堂尖塔用疲弱的鐘聲來回答，因為這是禮拜日。快艇在晨風裏航上來：旗子在飄，擊射聲在震響，輕飄的夏服在橋上閃耀，輪船開上去，在後面留下了一條發紅光的痕跡，漁夫們拉起了他們底網，太陽在藍色的，多波浪的水面上和在綠色的羣島上照耀。

在十點鐘，六對人從礮艦上運那輕車上了岸。

他們又在一起了。當他們在大廳裏坐着就早餐的時候，旅館裏賓客們看着又輕說着：“她可是他底妻子？”他像一個情人似地用低音和她談着，她却垂下了眼光微笑；或是用她底餐巾來打着他底指頭。

那船靠橋邊躺着；她坐在舵邊，他看着前橋帆。但是他不能讓他底眼光離開了她底穿着輕盈的夏服的樣子很好的身體，她底有決斷的小臉和驕傲的眼睛，當她坐着看風向，而她底帶堅皮手套的小手却把住了那大帆的時候。他想要和她談話，故意駕得很不好；於是她訶責着他，好像他是一個房艙侍者，這使他覺得非常有趣。

“你爲什麼不把孩子帶來？”他戲弄地問她。

“我把他放在那兒睡覺呢？”

“在那長船裏，當然？”

她做出一種使他心裏充滿了快樂的樣子對他微笑。

“啊，那女主人今天早晨怎麼說？”

“她要說些什麼呢？”

“她昨天晚上睡得着嗎？”

“我不知道；她或許被耗子或是窗子底聲響擾得睡不着；誰能說什麼東西不會擾了一個老婦人底清夢！”

“要是你再說着這些胡話，我要把那帆拉緊來，把你航行到海底裏去。”

他們走上了一個小島，吃着他們帶在一隻小籃子裏的點心。吃了點心之後他們用鎗打着靶子。於是他們用細桿子假作釣着魚，但是他們捉不到什麼，便又重新航到了有海鵝的大海裏，穿過了小峽，那兒他們看着鯉魚在蘆葦裏遊戲。他看着她。和她談着話，吻着她，是永不會疲倦的。

六個夏季，他們都是這樣相會的，他們永遠是和以前同樣地年輕，同樣地瘋狂又同樣地快樂。他們在斯託克霍爾麥自己底小屋裏過了冬。他替他底小孩們裝着船，或是對他們講他在中國和南海羣島所碰到的奇遇，這樣地消遣着，而他底妻子却坐在他身邊，聽着又笑着他底滑稽的故事。這是一間迷人的房子，全世界沒有可以比並的。裏面塞滿

了日本陽傘和盔甲，從印度帶來的小寶塔，從澳洲帶來的弓和槍，黑奴鼓和乾的飛魚，甘蔗和鴉片煙管。爸爸，他底頭髮在頂上漸漸地稀薄了，離開了他自己底家便會覺得不很快活。偶然他也和他底朋友，那查帳員，玩着象棋，有時候他們玩着波士頓戲，喝着一杯燒酒。最初他底妻子也加入遊戲，但是現在她已經有了四個孩子，她是太忙了；可是，她喜歡陪那些玩牌的人坐一會兒，看着他們底牌；而每次她走過爸爸底椅子，他總要攔腰抱住了她，問她以為他拿了這麼一手牌可應當滿意了。

這一次，那快艦要離去六個月。那位大佐因此覺得不很舒適，因為孩子們在長大起來，大設施底責任是媽媽所負擔不起的。大佐自己也不是和從前一樣地年輕而有力了，但是——這是沒有法子可想的，因此他便去了。

他一到了克隆堡，就郵寄了一封信去給她。

“我底摯愛的託普馬斯特，”這麼開始。

“風平靜，南南東偏東，攝氏十度，鐘六響，下

面在值班。我不能用言語來表明，我在這次不能看見你的行程中感到了什麼。當我們開船時（下午六點鐘，一陣強烈的狂風正從北東偏北方吹來），我覺得似乎好像有一枝纜索栓突然刺進了我底胸膛，我真好像感到有一根線條從我耳朵底銀鑄管裏拉過。他們說水手能感得到不幸底來臨。我不知道這可是真的，但是我不接到你一封信，總不會覺得安適的。船上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只是因為沒有一定會發生的事情。你們在家裏都好嗎？波勃買了新鞋子沒有，鞋子適意嗎？我是不很會寫信的，你知道，所以我現在停止了。一次熱吻正在這X上面。

“你底老帕爾。

“附筆——你應當找一位朋友（當然是女的），不要忘記，請那在達拉勒的女主人，留心着那隻長船，直等我回來。風起了；今夜牠會從北方吹來。”

離開坡次莫斯，那大佐接到了他底妻子寄來的下面一封信：

“親愛的老帕爾，”

“這兒沒有你真是可怕的，相信我。我也有許多的煩惱，因為小阿利斯生了一顆新牙齒。醫生說這是怪早的，並且是一個預兆（但我不願意告訴你是什麼）。波勒底靴子很配他，他覺得很驕傲。

“你在信上說，我應當找一個同性的朋友。不錯，我已經找到了一個，或者可以說，她找到了我。她底名字是奧替利亞珊德格侖，她是在書院裏受過教育的。她可說是嚴肅的，處世的態度很認真，因此你不用害怕，帕爾，你底託普馬斯特是不會被帶入迷途的。並且，她是信教的。我們真應當把宗教看得認真一點。我們倆都如此。她是一個很好的婦人。她剛到了這兒，要我向你致意。

“你底古利。”

大佐看了這封信並不十分快意。這是太短了，並沒有她以前的信那麼一半地美滿。書院，宗教，嚴肅，奧替利亞：纏不清的奧替利亞！於是古利，為什麼不像從前一樣地用古拉？哼！

一星期之後，他接到了從波爾多寄來的第二封信，一封附帶着另一個封套寄的一本書的信。

“親愛的維廉！”——“哼！維廉！不是帕爾了！”——“人生是一場戰鬥”——“她在見什麼鬼？這些話對我們有什麼關係？”——“從頭到尾都是。平靜地像在凱德隆的一條河”——“凱德隆！她在引用聖經了！”——“我們底一生溜過去。像夢遊人一樣，我們走在絕壁底邊上而自己是沒有覺得”——“那書院，呵！那書院！”——“突然我們發現自己面對着道德”——“道德？滾你的！”——“牠是固守着牠底高等的功能的！”——“功能？”——“現在我已從長長的睡夢中醒來，在問我自己了：我們底結婚可是意義正確的結婚嗎？我定要又羞恥又悔恨地承認這並不是的。因為愛情有神聖的根源。（見馬太福音十一章，二二，二四。）”

大佐自己和一盞甜酒和水，這樣他才能繼續讀下去。——“我們底愛情是多麼世俗的，多麼物質的！我們底靈魂可曾在柏拉圖所說起的和諧中生存過？（見派東：六卷，二章，九部）。我們底回

答不得不是反面的。我畢竟是你底什麼？一個管家婦，並且，呵！多可恥！你底女主人！我們底靈魂可互相了解嗎？我們又不得不回答‘不’。”——“把一切與替利亞和書院帶到地獄裏去！她可曾做過我底管家婦？她是我底妻子又是我底孩子們底母親呀！”——“看看我寄給你的這部書！牠會答覆你底一切問題。牠說着幾世紀以來隱伏在所有婦人們底心裏的話！看看，於是再告訴我，你以為我們底結合畢竟可是真的結婚。你底古利。”

他底惡的預感並沒有欺騙他。大佐是昏迷了；他不能懂得他底妻子畢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是比宗教的偽善還要壞。

他扯開了包皮，看看一本紙面的書底標題頁：Et Dukkehjem of Henrik Ibsen. 玩偶家庭？啊，並且——？他底家曾是一個有趣的玩偶家庭；他底妻子曾是他底小玩偶，他曾是她底大玩偶。他們曾沿着人生底石子路上跳舞，並且很快樂。他們還需要什麼？什麼是不對的？他一定要立刻看那部書，找一個答覆。

他在三小時之內讀完了牠。他底頭腦眩暈了。這對於他和他底妻子有什麼關係？他們可假造期票？沒有！他們可不是互相愛着？他們當然愛的！

他把自己關在艙房裏，又把那本書看了一遍；他用紅藍顏色劃出了幾段，在破曉的時候，他拿起筆和紙來寫給他底妻子：

“一篇有意思的小略記，關於劇本玩偶家庭，老帕爾寫於伐那諦斯船上，在離了波爾多的大西洋中。（緯度四十五，經度十六。）

“ 1 她嫁給他，因為他愛上了她，這真是一樁怪聰明的事情。因為假使她在等着她愛上了什麼人，或許他並不愛上她，於是事情便見鬼了。因為兩方面都同樣地愛着是很少發生的。

“ 2 她假造了一張期票。這是笨的，但這並不是真個單爲了她底丈夫而這麼做，因為她從沒有愛過他；要是她說她這麼做是爲了他，她自己和孩子們，那却是真的了。這可明白嗎？

“ 3 他在跳舞之後要擁抱她，不過是一個他對於她的愛情底證明，這裏面並沒有錯處；但這

是不應當在台上舉行的。‘Il y a des choses qui se font mais que ne se disent point,’(有一種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說的，) 法國人這麼說，並且，倘若那詩人是不錯的，他應當說明相反的情形。‘La petite chienne veut, mais le grand chien ne veut pas,’(小雌狗肯而大雄狗不肯，) 邊倫多爾甫說。(注意在達拉勒的長船。)

“4 當她發現她底丈夫是一個傻子(他真是個傻子，竟會允許怨了她底過處，因為這並沒洩漏出來)的時候，她決定離開了孩子們，‘不想想自己可應得撫養他們大來，’這真是一個不很聰明的賣弄風情底狡計。假使他們兩個都是傻子(當然在書院裏是不會教人假造期票的)，他們更應當在將來好好地拉住在一起。

“她絕對不應當把她底孩子們交給她所看輕的父親去教育。

“5 諾拉從各方面講來都應當留在她底孩子們那兒，當她發現她底丈夫是怎麼一個懦弱者的時候。

“6 丈夫不能充分地估量得她，這是無可非難的，因為她沒有對他顯示她底真性格，直到吵鬧之後。

“7 諾拉無疑地做了一個傻子；她自己也不否認。

“8 他們在將來能夠更快活地拉在一起是有各種保證的；他已經懊悔而且答應要改過自新了。她也這樣。很好！這兒是我底手，我們再來從頭做起吧。同羽毛的鳥兒總聚集在一起。並沒有失去了什麼，我們都做了傻子！你，小諾拉，是很壞地教養起來的。我，老混賬，也並不有多多的知識。我們都是可憐的。用臭蛋來打我們底教師，可是不要單打在我頭上。我，雖然是一個男子，是處處和你同樣地無邪的！或許竟更甚一點，因為我結婚是爲了愛情，你是爲了家庭。因此，我們再和好吧，一起來把我們在人生底學校裏所學到的有價值的功課教我們底孩子們吧。

“這可明白嗎？那麼好了！

“這是大佐帕爾用他底僵硬的手指和遲鈍的

腦筋來寫成的！

“現在，我摯愛的偶玩，我已經看過了你底書，對你講過我底意見了。但是我們對牠有什麼關係。我們可不是互相愛着嗎！我們可不是互相教育着又互相幫助着，擦去了我們底缺點嗎？當然你會記得在開始的時候我們也有過許多小爭執！這些是你底什麼癡想？送所有的奧替利亞和書院到地獄裏去！

“你寄給我的書是一本怪書。這像是一道有不充分的浮標的水道，人們能在無論什麼時候滾到岸上去的。可是我細看着那航海圖，却找到了平安的水道。不過，我不能再做了。魔鬼會弄碎了那裏面在霉爛的堅果，當有人已經弄碎那殼子的時候。我願你平安又快樂，並且恢復了你底健全的心境。

“小孩們怎樣了？你忘了提起他們。或許你把諾拉底不幸的孩子們想得太多了，（這是只在這種戲劇裏才有的）。可是我底小孩在哭？我底夜鶯在唱歌，我底玩偶在跳舞？她一定會常這麼做，假使她要使她底老帕爾快樂。現在，願上帝祝福你，不

要讓惡意在我們之中升起來。我底心是說不出地悲傷着。却還有人在等我坐下來寫一段關於這本戲的批評。上帝祝福你和孩子們；吻他們底薔薇色的面龐，爲了你底忠實的老帕爾。”

那大佐送出了他底信之後，他走到了官員底餐室裏，喝了一杯甜酒。那醫生也在那兒。

“你可注意到一股舊黑短褲底氣味嗎？”他問。
“我很想把我扯起在吊鐘轆轤上，讓一陣北西偏北的好風吹過我底身體。”

但是那醫生不懂得他話裏有什麼意思。

“奧替利亞，奧替利亞！……她是要想嘗一嘗木槌底滋味。把那妖女送到後甲板上去，把她放到艙蓋後面去，請她吃一頓生活才成。人們知道什麼東西對於老處女是好的。”

“你有什麼事，老夥計？”那醫生問。

“柏拉圖！柏拉圖！見鬼的柏拉圖！在海上六個星期就叫人害柏拉圖病了。這會教人倫理學！倫理學？我可以賭一個纏索錐或是一枝大來復鎗：要是奧替利亞結了婚，她就不會再談柏拉圖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有什麼。你可聽見？你是一個醫生。這些女人有什麼事？她們老不結婚不是很壞嗎？這可不會使她們……？什麼？”

那醫生把他底老實的意見告訴了他，又加上說，他很抱歉，這事情還沒有許多人研究過。

“照自然底狀況，男性大都是多配偶的，照普通情形，這是沒有障礙的，因為小生物有很充足的食物（猛獸除外）：像無配偶的女性這類反常現象在天演界裏是沒有的。但是在文明的國家裏，那兒一個男子能賺得充分的麵包，要算是幸運，這種情形是常有的，尤其是因為女性占了優先。我們應當用仁心來待未婚的女人，因為她們底命運是悲哀的。

“用仁心！這當然是很好；但是想想她們自己就不仁心！”

於是他把整個的故事對那醫生講了，甚至還自認曾寫了一篇關於那本戲劇的批評。

“呵！好，寫了不計其數的胡說，”那醫生說，把他底手放在那盛甜酒的瓶子底塞上。“畢竟科學能

解決一切大問題！科學，沒有別的。”

當六個月過去了，那不斷地但不是很快意地和他底妻子通着信（她曾經尖利地批評過他底批評）的大佐最後在達拉勒上了岸的時候，他底妻子，所有的孩子們，兩個僕人和奧替利里迎接着他。他底妻子是多情的，但不是誠意的。她抬起了額角讓他親吻。奧替利亞是像檣索那麼高，剪短了頭髮；從後面看來像是一把拖糞。晚餐是沉悶的，他們只喝了一點茶。那長船載滿了孩子們，大佐是住在一間氣樓裏。怎樣的變動！可憐的老帕爾樣子是衰老了，又似乎覺得詫異。

“結了婚而還沒有一個妻子，”他想，“真是難受的！”

在第二天早晨他要帶她底妻子去航行一回。但海是和奧替利亞不相合的。她在輪船上已經不適意了。並且，這是禮拜日。禮拜日？正是的！啊，他們要去散一回步。他們有許多話要談。當然，他們互相都有許多話要說。但是奧替利亞却不和他們同走！

他們手挽着手地一塊兒出去了。但是他們並不談得很多；而他們所說的又都是些爲了要隱藏他們底思想而不是爲了要交換意見而說的話。

他們走過了小小的虎列拉坟場，走上了向瑞士谷去的道路。一陣疲弱的微風穿過松林響動着，碧海底一角在黑暗的樹林裏閃爍。

他們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了。他把自己投擲在她腳邊的草皮上。現在暴風快要發作了，他想，事實上果然。

“關於我們底婚姻，你畢竟可想過了？”她開始。

“沒有，”他回答，處處表露着他已經熟思過這件事的態度，“我只感到牠過。照我底意見，愛情是一種感情的東西；我們依照地界標駕駛就找到埠頭；用羅盤和海程圖，你就一定會沉沒。”

“不錯，可是我們底家庭却不過是一個玩偶家庭。”

“請恕我，這並不是很對的。你從沒有假造過期票；你也從沒有把你底膝髁給一個你要向他不

合自然的保證而借錢的花柳醫生看過；你也從沒有這麼浪漫地發過癡，竟會希望你底丈夫爲了他底妻子不自知地犯了的過失而犧牲自己，其實這不能算是過失，因爲並沒有原告者；你也從沒有對我說過謊。我待你，處處像海爾麥，（當他十分地信任他底妻子，允許她對於銀行事務發一句話，又允許她對於指定雇用人也可以干涉的時候）待諾拉一樣地忠實。因此我們按照各種的觀念，舊的或新式的，都該算是夫妻。”

“不錯，可是我做了你底管家婦！”

“怨我，你是錯了。你從沒有在廚房裏吃過一餐，你從沒有拿過薪水，你從沒有要報告過用去的錢。我從沒有罵過你，爲了什麼東西不合我底意。你可想過我底工作：要算又要鼓舞，要安慰，要數青魚又要量甜酒，要稱荳又要看米粉，比你底更多：管用人，供給一家，養小孩？”

“不對，你底工作是得到酬報了！你是你自己底主人！你是一個男子！”

“我親愛的孩子，你可是要我給你薪水嗎？你

可真要做我底管家婦嗎？我生來是一個男子，這是偶然的。我可說這竟是可憐的，因為現在做男子，幾乎就是受罪，但這不是我底過失。那個害得兩個很親密的人互相關起來的傢伙真該死！他應當負許多責任。我可是主人？我們可不是同管的嗎？我可曾不和你商量就決定一件重要的事情過？什麼？但是你——你養起孩子來，這是你所喜歡的！你可不記得我要你不必搖他們睡熟去，因為我說這會引起一種沉醉來的？可是你有你自己底主意！有時候照我底主意做，後來就又照你底了。調和是不可能的，因為在搖和不搖之間是沒有居中的方法可以遵守的。我們直到現在總過得很好。但你却爲了奧替利亞而把我丟了！”

“奧替利亞！老是奧替利亞！你不是自己要她到我這兒來的？”

“不，不指定是她！但是現在是她在統治，這是無疑的了。”

“你要我離開了我所關心的人嗎！”

“你所關心的可就只有奧替利亞？看來竟像是

如此的。”

“可是我不能現在就叫她去，我已經請她教授女孩子教育學和拉丁。”

“拉丁！天曉得！要糟塌那些女孩子嗎？”

“她們應當懂得一切的男子所懂得的事情，這樣，等時候到了，她們底婚姻才是真的婚姻。”

“但是，我底愛，所有的丈夫都不懂得拉丁！我是一個字也不懂的。雖然這樣，我們還是快活的。並且，現在已經有了要把拉丁當做無用的學識從兒童教育裏除掉的運動了。這可不使你懂了許多嗎？可是男子糟塌了不得，還要叫女人也糟塌嗎？奧替利亞，奧替利亞，我對你做了什麼事，你竟要這樣地待我！”

“我們不要再說起這件事。——我們底愛情，維廉，並不是像愛情所應有的樣子。這是肉慾的！”

“但是，我底愛，我們怎麼會有孩子呢，假使愛情不是肉慾的？這又並不單是肉慾的。”

“一樣東西可會又是黑的，又是白的嗎？告訴我！”

“當然可以的。你底陽傘就是一個例子，
這外面是黑的而裏面是白的。”

“詭辯！”

“聽着我，親愛的，用你自己底話來告訴我在你心裏的思想；不要像奧替利亞底書一般地說。不要讓你底頭跟着你發昏；做你自己吧，我甜蜜的，親愛的妻子。”

“你底，你底財產，用你底工作買來的。”

“正如我是你底財產一樣，你底丈夫，沒有旁的女人可以看一看的；你底丈夫，他把自己當做一件禮物送給了你，或是說，把他自己和你交換了。我們可不是平均的？”

“可是我們把一生虛度了！我們可曾有過什麼較高的興趣，維廉？”

“正是那最高的，古利；我們並不老是在玩，我們也有嚴肅的時候。我們可不留心着未來的一代嗎？我們倆可不都爲了快要長成爲男子和女人的小孩們勇敢地做着工，又努力着嗎？你可不曾爲了他們冒過四次死底危險嗎？你可不曾爲了要搖搖

鑑而犧牲了夜裏的休息，爲了要管他們而犧牲了日間的快樂嗎？要是沒有孩子們，我們現在可不會在大街上有一所六間房的寓所，用一個僕人來替我們開門嗎？你可不能穿絲服，帶珠子嗎？而我，你底老帕爾，也不會在膝上有‘鴉窠’，要不是爲了小孩們。我們可真不過是玩偶嗎？我們可是像老處女所說的那麼自私嗎？老處女是被男子所認爲無可取而拒絕了的。爲什麼有這許多姑娘們不結婚？她們都驕傲着提議，可是她們都冒充做殉道者。較高的興趣！拉丁！爲了慈善的目標而穿着低頸服，却把孩子們剩在家裏不管！我相信我底興趣是比奧替利亞底要高得多，我要強壯而又健康的孩子們；我們失敗的地方，他們可以成功。但拉丁是不會幫助他們的！再會，古利！我要回到船上去。你來嗎！”

但她還是坐在那石頭上，沒有回答。他踏着重步，很重的脚步走了。碧海在黑暗起來，太陽又停止了照耀。

“帕爾，帕爾，這要弄到怎樣爲止？”他嘆着，走

上了坟場底牆垣。“我願意去躺在那兒，有一個木十字架來標出我底地方，在樹根裏面。但是我斷得定我不能休息，要是我在那兒沒有她！呵！古利！古利！”

“現在什麼事情都糟了，媽，”在一個寒冷的秋日，那大佐去看他底岳母，這麼對她說。

“什麼事情，維利，親愛的？”

“昨天她們在我們家裏碰到。前天是在郡主那兒，小阿利斯突然地不適意了。這是不幸的，當然，可是我不想去叫古利來，因為怕她或許會當這是故意去擾她的！呵！只要一失去了信任。……我昨天問一個在海軍部裏的朋友，在瑞典用煙氣來殺死妻子底朋友可是合法的。他說這是不合法的，即使是合法的，也還是不做的好，恐怕只會有害處而不會有好處。假使不過是一個仰慕她的人就容易了：我要把他在項頸上抓住了丟到窗外去。我怎麼辦呢？”

“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維利，親愛的，但是我們總會想出一個法子來。你不能像一個未婚男子

似地生活下去。”

“不能，我當然不能。”

“一兩天之前我很明白地對她說過了。我對她說，她就要失去你了，要是她不改變方法。”

“她怎麼說呢？”

“她說你有權力，可以儘你底意思處置你底軀殼。”

“真的！她也？漂亮的學理！我底頭髮快要灰白了，媽！”

“這是一個使妻子妒忌的很好的老法子。這大概不是殺死，就是醫好，要是還有點愛情剩着，這可以把這點愛情提出來。”

“愛情是有的，我知道，有的！”

“當然有的。愛情不會突然死了；牠或許會一年年地減少下去。對奧替利亞奉承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奉承奧替利亞？奧替利亞？”

“試試看。她所認為有趣的題材，你可有一種熟悉的嗎？”

“有的！她們現在正喜歡統計學。墮落女子，傳染病。只要我能談起數學！這方面我是很精的！”

“那就好！用數學來開始——漸漸地替她穿拔肩，替她穿套鞋。在晚間帶她到家裏去。喝酒祝她健康，還要吻她，在古利一定會看見的時候。假使必要，要稍稍多管閒事一點。她不會發怒的，相信我。給她一帖數學底大藥，要大得使古利沒有辦法，只能坐着安靜地聽。一星期之後再到我這兒來，告訴我那結果。”

大佐回到了家裏，看着論到不道德這問題的最新的小冊子，立刻開始行使着他底計劃。

一星期之後他去看他底岳母，平靜而又微笑，很快樂地喝了一盞好酒。他精神非常爽健。

“現在把這事情完全告訴我吧，”那老婦人說。把眼鏡推到了額角上。

“最初這是一件困難的工程，”他開始，“因為她不信我。她以為我在和她開玩笑。於是我說起了或然性底計算法在美國道德統計上的效果。我告訴她這還是剛開始的新紀元。她一點也不知道，不

過對於這問題感到有趣。我對她舉了例，又用數字證明了用某種或然量來計算一定要墮落的女子底百分數是可能的。她覺得詫異。我看到她底好奇心是引起了，她又急迫地要在下一次會面時預備一副將牌。古利很歡喜看見我和奧替利亞在做朋友了，做了許多事來促進我底策略。她推她到我房裏，又關了門，那兒我們整個下午坐着，在計算。那老處女很快活，因為她感到她在利用我了，做了三小時的課程之後，我們便成了好朋友。晚餐時，我底妻子說，像奧替利亞和我那樣的老朋友應當互相用教名來稱呼。我拿出了我底陳酒來慶祝這一天。於是我吻着她底嘴唇，願上帝恕了我底罪過！古利似乎有點詫異，但只做着不關心的樣子。她是快樂極了。酒是強烈的而奧替利亞是虛弱的。我把她包在她底外衣裏，帶她回家去。我輕輕地夾着她，告訴她星底名字。她變成熱烈的了！她本來就很愛星的，但是她總不能記得牠們底名字。可憐的婦女們是不允許得到任何智識的。她底熱烈增大起來，在分離時，我們好像是兩個被一種誤解所開

隔了好久好久的最好的朋友。

“第二天還是數學。我們一直工作到晚餐時。古利走進來了一兩次，向我們鼓勵地點着頭。在晚餐時我們只談着星和數學，古利坐在那兒，靜悄悄地，聽着我們。我又帶她回家去。回來的路上我碰到了一個朋友。我們到大旅社去喝了一杯甜酒。我回到家裏的時候已經一點鐘了。古利還在那兒等我。

“‘這許多時候你在那兒，維廉?’ 她問。

“於是魔鬼走進了我底靈魂，我就回答：

“‘我們有這許多話要講，竟使我把時間全忘了。’

“這一下打中了。

“‘我想在半夜裏和一個青年女人同出去是不很好的!’ 她說。

“我假作着窘迫，口吃地說：

“‘要是有人有這麼許多話要說，有時候他就會忘了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

“‘你們到底在談些什麼?’ 古利問，撇着嘴。

“我真記不得了。”

“你辦得很好，我底孩子，”那老婦人說。“講下去！”

“在第三天，”那大佐繼續說，“古利拿了她底針線走進來，留在房間裏，直等到數學課完畢。晚餐並不像平時樣地快樂，但是說了許多關於天文的話。我幫那老處女穿套鞋，一樁使古利受了很大的印象的事實。在奧替利亞道晚安的時候，她只拿面龐去讓她親吻。回家的路上，我握夾着她底手臂，說着靈魂底同情，說着星是靈魂底家鄉。我到大旅社去喝了些甜酒，在兩點鐘才到家裏。古利還沒有睡；我看見的，但是我直接走到了自己房裏，像是一個獨身男子，古利不喜歡跟我來向我提出許多問題。

“在下一天，我給奧替利亞上了一課天文學。古利說她非常有興趣，也願意在那兒聽；但是奧替利亞說我們進步得很快，將來她可以教她初步了。這很使古利煩惱，她走開了。晚餐時我們喝了許多酒。當奧替利亞向我道謝着這快樂的一晚的時候，

我把手臂繞在她腰邊吻着她。古利變色了。當我扣着她底套鞋的時候，我……我……”

“不要管我，”那老婦人說，“我是個老太婆了。”

他笑着。“一樣的，媽，她並不這麼壞，她確實不壞。可是當我正要穿上大衣去的時候，我很詫異地發現女僕在廳上等着，準備陪奧替利亞回家去。古利對我表示歉意；她說我在昨天晚上受涼了，她怕夜間的空氣會對我有害的。奧替利亞似乎有點覺得，不和古利親吻就離開了。

“我答應奧替利亞在第二天十二點鐘到大學裏去給她看幾種天文儀器。她遵守了她底約，但她是非頹喪。她已經看見了古利，她待她很不好，據她說。她想不出爲什麼原故。我回家去就正餐的時候，我發現古利大大地改變了。她是和魚一樣地冷淡而沉默。我看得出她在受苦。現在是那施計策的時候了。

“‘你對奧替利亞說了些什麼？’我開始。‘她是這麼不快活。’

“‘我對她說了些什麼？’啊，我說她是一個賣弄

風騷的女子。這就是我說的話。’

“‘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我回答。‘當然,你不會妒忌!’

“‘我,妒忌她!’她發作了。

“‘對了,這正是使我不解的事,因為我決得定像奧替利亞那麼一個聰明多智的人是不打算別個婦人底丈夫的!’

“‘不,’(她說到那一點了)‘但是別個婦人底丈夫或許會打算她。’

“‘呵呵呵!’她用着各種手段。我却處了奧替利亞底地位;古利稱她做老處女;我繼續保護她。這一個下午奧替利亞不過來。她寫了一封冷冷的信,表示着歉意又彎曲地說着她知道別人並不需耍她。我說我要去邀她來。這使古利發狂了!她斷定我已經愛上了奧替利亞而不再顧到她自己。她知道她自己不過是一個愚蠢的姑娘,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會做,并且——呵呵呵!——永不會懂得數學。我僱來了一輛雪車,我們出走趕了一回。在一家旅館裏,遠望着海,我們喝着調味酒,吃

了一頓很好的晚餐。這真像又在過我們底新婚日一樣，於是我們趕回到家裏。”

“後來呢——？”那老婦人問，在她底眼鏡上面望着他。

“後來？哼！願上帝恕了我底罪過！我誘惑了我自己底妻子。你現在怎麼說，媽？”

“我說你做得很好，我底孩子！後來呢？”

“後來？從那時候起什麼都好了！現在我們在討論孩子們底教育和從老處女式的迷信裏，從感傷和魔鬼裏挽救出婦人來的問題，但我們只在兩人一起的時候談着，這是避免誤解的最好的方法。你可不以為然嗎，老太太？”

“不錯，維利，親愛的，現在我要來看你們了。”

“來！你可以看到玩偶在跳舞，雲雀和啄木鳥在唱歌又啾啾；你可以看到一個快樂直堆到屋脊邊的家庭，因為沒有人在那兒等待着只在神話裏面才有的奇跡。你可以看到一個真的玩偶家庭。”

逼不得已

準時的，在一個冬天的黃昏的九點半鐘，他出現在一家酒樓的大門前，一直通達到那蓋着玻璃瓦的洋臺上去的。這時候，他以數學般正確，取下了他的手套，從他的模糊的眼鏡裏，先向右邊望望，然後再向左邊望望，尋覓他的友伴們有否在那裏。於是他將外套掛在一個在火爐右邊的特別的衣鈎上。茶房格斯泰夫，他的老門生，飛跑到他的面前，沒有等他吩咐，就拂去了檯布上的麵包屑，拌勻了芥子粉，揩光了鹽皿裏的鹽，翻開了餐巾，

於是，仍舊沒有等他吩咐，他拿了一瓶 Medhamra 來，開了半瓶和合啤酒，而且拿了一張菜單給教員，然這僅僅爲了面子上的關係吧。

“要蟹嗎？”他問道，他的話其實是無須問的，只是一種公式罷了。

“雌蟹吧，”教員回答。

“大的雌蟹呵，”他反覆念着，走到了和廚房相遞連的話筒旁，高叫着：“要大的雌蟹，勃勞姆先生的，洋茴香要多。”

他拿了乳油和乾酪，切了兩片極薄的小麥麵包，放在教員的桌上。這時候，教員正在洋臺裏尋覓晚報，但結果祇尋到了公報。爲了補救這頂可憐的結果，他拿了一份吃小點心的時候沒有看完的日日新聞；他重新摺疊了當初翻開的公報，放在他左邊的麵包籃的頂上，於是坐下來，開始念着日日新聞。他在小麥麵包上裝飾着幾何形的乳油象形字，將一片乾酪切成一個長方形，在酒杯內酌滿了四分之三的酒，然後舉起酒杯到他的脣旁，又躊躇着，彷彿杯中是盛滿了藥劑一般，於是他倒垂着

他的頭，說：阿喇！

他這樣子生活過來已經十二年，而且他將繼續生活着，一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

當六隻蟹兒放在他面前的時候，他一隻隻的看過是否雌的，等到一切都查清楚了，他預備要享樂了。他將餐巾的一角摺在他的領圈裏，在他的碟子旁放了二片薄薄的麵包和乾酪，而且酌了一杯啤酒和半杯甜酒。於是拿了一把小小的切蟹刀，他開始工作着。他可算全瑞典頂懂得吃蟹的方法的人罷，無論何時，當他看見別人也在吃蟹的辰光，他將告訴那個人，他是不懂得吃蟹的。他在蟹頭的周圍切了一個周圍，切成一個洞口，然後將他的嘴唇放在洞口上，開始吮吸着。

“這，”他說，“是整隻蟹兒最好的一部份了。”

他將蟹的胸腹部與下半部切開，他一面吃着蟹身，一面喝大口的酒；他吃龍鬚菜似地吮吸着小小的蟹腿，他吃了一點洋茴香，喝了一口啤酒，而且吃了些許小麥麵包。他仔細地褪去了蟹爪的甲，即使最細小的腳管也要吮吸過的；他吃着蟹的肉；

最後，他攻擊到蟹身的下半部了。當他吃完了三隻蟹兒的時候，他喝了半杯甜酒，念着公報上的官員的擢陞。

他這樣子生活過來已經十二年，而且他將繼續生活着，一直到他死了纔停止。

他最初來光顧這酒樓時還祇有二十歲年紀，而如今他是三十二歲，格斯泰夫在此地做茶房也已十年了。在這家酒樓的顧客們中間，沒有人像教員那樣熟悉酒樓的情形的，即使店主人也沒有他那樣熟悉，店主人不過八年前纔接手經理的。他看見一批批的食客們來了又去；有的來了一年，有的來了二年，有的來了五年；於是他們都不見了，上另一個酒樓裏去罷，離開了都會罷，或者結了婚罷。雖然他還祇有三十二歲，但他已經覺得很衰老！酒樓可以算作他的家，因為他的佈置端正的房間僅僅是一個睡覺的地方。

十點鐘了。他離開了餐桌，走入內房裏，那裏有燒酒等他去喝。這時候，書店老板也駕臨了。他們玩玩象棋，或者談論到書籍。到了十點半鐘，劇

院的第二手提琴師忽然來到。他是一個老年的波蘭人，在一八六四年之後，逃奔到瑞典來的，如今以他當年癖愛的琴技來換他的生活。這位波蘭人和書店老板都五十多歲了，但他們和教員很投機，彷彿是同年差不多。

店主人的位置是在櫃台後面。他是一個老年的海艦長，他和女店主發生了戀愛，於是結了婚。廚下由她料理的，但她時常開着滑鏡板，以便監視這老年人的行動，恐怕他酒喝得太多一點，在關門前。這老年人，在煤氣燈還沒有熄滅，就預備上床去睡的時候，是答應他喝一點安眠酒的，濃濃的一杯甜酒和水。

在十一點鐘，一羣年青的游冶子開始駕臨了；他們疑惑地走過了櫃台，耳語一般地詢問着店主，樓上還有空的小房間沒有，於是綽綽地響着女裙走過了廳屋，拖了躊躇的足步匆匆上樓去。

“呵，”書店老板說，突然地他找到了一個談話的題目，“老頭子，勃勞姆，你幾時纔結婚呢？”

“我不想結婚，”教員回答道。“但你自己爲什

麼不懷裏擁抱着一個妻子的？”

“沒有一個婦人會愛我的，我的頭兒目下看來已經像一塊老朽的，包着皮的木頭了，”書店老板說。“況且，你知道的，我有我的老斯旦佛呢。”

斯旦佛是一個臆想中的女人，沒有人相信的。她是書店老板的沒有實現的夢的化身。

“巴托基先生，你呢？”教員提議。

“他是結過一次婚的，夠幸福了，”書店老板回答道。

這位波蘭人點點他的頭兒，有如一個子宮大小測驗器。

“是的，我很幸福地結過婚的。阿啲！”他說，喝完了他的燒酒。

“呵，”教員繼續說，“假若婦人們不是這樣蠢，結婚我們倒可以談談的；但她們是鬼一般的蠢呵。”

這位波蘭人又點點他的頭兒，微笑着；因為他是一個波蘭人，所以他不懂得蠢這個字的意義的。

“我曾經很幸福地結過婚的，阿喲！”

“結了婚，那末會有小孩們的聲音來騷擾你，火爐旁邊時常烘着小孩們的衣服；還有僕人們，而且一天到晚聞着廚房裏的氣味。不要結婚了，謝謝你！而且，或許不眠之夜又要跟着來。”

“阿喲！”這位波蘭人補添說，完成了這句話。

“巴托基先生說‘阿喲’的時候，是存有一個聽着已結婚的人訴說苦況時的鏢夫的惡意的，”書店老板說。

“我曾經說過什麼話？”這位鏢夫驚疑地問。

“阿喲！”書店老板模仿他的口氣說，他們的談話已經退化到了一般的吠叫，而且罩在一陣烟草的雲霧裏。

是午夜。樓上合着男女們的合奏的歌聲的披霞娜沉默了。茶房也完畢了他的不斷的奔波，從話筒跑到洋臺上面；店主人在流水簿上記下了樓上所喚的最後的幾瓶香檳酒。這三位朋友離開了椅子，回家裏去；二個回到他們的“處女榻”上，一個回到他的斯坦佛那裏。

教員勃勞姆在他二十歲的那一年，逼不得已中止了他在烏賽拉的學業，接受了一個斯篤克霍姆的助教的職務。加之，他又做私人教師，所以他的收入很不錯。而且他的生活的慾望也不很大。他的惟一的希求即是平安與清淨。一位年長的太太爲他安排了一間陳設端正的房間，在那裏，他得到了爲一班繆夫所得不到的幸福。她照顧他，且對待他很好；自然所賦與她的，希望她賜給新的一代——她的兒女們的一切柔情，她都交給他。她替他縫補衣服，時常照顧他。他幼年就死去了母親，從來不慣於接受無端的慈愛的；所以他心裏把她的殷勤看作了一種妨礙他的自由的舉動，但他却仍舊接受她的殷勤的。不過，他的真正的家還是在酒樓裏。在那裏，他付清了錢，不欠賬的。

他誕生在瑞典內地的一個小小的村落裏；因此，在斯篤克霍姆，他是一個生客了。他不認識什麼人；他不去拜訪任何人的家，除了在酒樓裏，他沒有別的地方可以遇見他的朋友們。他向他們痛

快地談論着，但從來不曾洩漏過他的秘密，大概事實上他也沒有什麼秘密可以洩漏吧。在學校裏，他是教三年級的，這，使他感覺到妨礙他的生命的發展。在許多年以前罷，他也曾經在三年級裏讀過書的，但他後來漸漸地昇到了七年級，而且在大學校裏也讀過幾個學期書；但如今，他又回到三年級了；而且他在三年級教了十二年，沒有更動過。他的教科書是歐克利特傳的第二冊和第三冊；這是一年的課程。他祇看見歐克利特的生活的一片段；無始無終的一片段；第二冊和第三冊的歐克利特傳。在他閑空的時候，他念念新聞紙和關於考古學的書籍。考古學是一種近代的科學，簡直可以說是一種時代病。考古學是含有危險性的，因為它不斷地證明着愚蠢的人類幾乎差不多永遠是一個樣子的。

政治在他祇可算作一種有趣的象棋戲——鬪鬪將帥吧了，因為他是和其餘的人們受過同樣的教養的；這是他的一點信念，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沒有一樁關於他個人的；讓那些上帝給了他

權威的地位的人們去逐鹿着罷。他對於萬事的見解是如此的，所以他的靈魂裏充滿了平和與安靜；他不給任何人煩惱，同時也沒有一件事情能夠使他煩惱的。當他偶然發現一場非常愚蠢的事情已經發生了的時候，他安慰着自己，堅信這是不可避免的。他所受的教育使他變成了自私，教義問答灌輸給他這樣的信念，假若每一個人都能夠盡他的責任，萬事都不會弄糟的，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對小學生們所盡的責任真可以當作模範的；他從來沒有遲到過；也沒有生過病。就是他的個人生活，也沒有可以責備的地方；他的債務到了約定的日期一定歸還的，在酒樓裏他從來沒有掛過一回賬，而且每星期祇有一個晚上出去享樂的。他的生命消逝着，有如一列鐵道車駛行在光滑的鐵軌上，一站一站地駛過去，準時開到下一站的，而且，因為他是一個聰明的男子，他安排得車輛不至於互相碰撞。他沒有想到過將來；一個真正自私的男子是從來不想到將來的，簡單的理由就是因為他的將來最多不過二十年或三十年吧了。

他的日子是這樣消逝着。

中夏的早晨發白了——燦爛而且光明，正像一個中夏的早晨。教員還睡在床上，念着一本關於古代的埃及的華法爾的藝術，這時候，奧格斯坦女士拿了他的早餐，走進他的房間裏。她放了幾片橙黃色的麵包在他的木盤上，算作節日的孝敬，而且在他的餐巾上放了一小枝接骨木花。在昨夜，她已經在他的房間裏裝飾了許多榆樹的枝條，放了一些清潔的細沙和幾朵蓮香花在痰盂裏，而且放了一束野百合花在梳妝台上。

“先生，你今天出去野游嗎？”她問道，她的目光射在這些裝飾品上面，極望他說一句感謝或者讚賞的話。

但是勃勞姆甚至到此刻還不曾注意到那些裝飾品呢，所以他枯燥地回答着：

“你還沒有知道嗎，我是從來不出去野游的？我最討厭在一大羣人叢中擁着走，而且孩子們的聲音會擾亂了我的神經。”

“但是，這樣一個可愛的日子，你決不會把光陰白化在都會裏的！至少，你將上鹿園去罷？”

“那是我所要去的最後的地方，尤其是今天，一定擠滿了人。啊！不，我還是在都會裏好一點，我頂願意把這騷擾的放假日都停止了。”

“有許多人說，這許多放假日還不夠一半呢，在每一個人都這樣艱苦地工作着的今日，”這老婦人以一種退讓的聲調，說。“但是，先生，此外你還有什麼別的事情要做嗎？我的妹妹和我將乘了一個汽船出去野游，在今晚十點鐘回來。”

“奧格斯坦女士，我希望你們自己去享樂吧。我是什麼都不想，我很能夠照顧我自己。在我出去的時候，侍者會收拾我的房間的。”

奧格斯坦女士留下他的早餐，出去了。當他用完了早餐的辰光，他燃了一支雪茄煙，依舊拿着他的“埃及的華法爾”，躺在床上。開着的窗，在南風中柔和地動搖。到八點鐘，頂鄰近的教堂裏的大的鐘，小的鐘，開始響着，接着是斯篤克霍姆的別的教堂——如聖·嘉薩林教堂，如聖·瑪麗教堂，如

聖·雅各教堂——的鐘聲；鐘聲叮嚙地，叮嚙地不住的響，真使一個異教徒絕望地扯着他的髮呵。當教堂裏的鐘聲停止了的時候，一隊軍樂隊，在汽船的橋上，開始奏着一組四變舞的樂曲——“弱點”。教員扭着身子在被單裏，很想起來關好了窗，假若沒有這樣熱。接着傳來了一陣咚咚的鼓聲，然而又被銅樂器的五部合奏曲——在另一隻汽船上，奏着 Freischutz 裏的享忒的和歌——所打斷了。但是又傳來了可惡的咚咚的鼓聲。他們是進行在來福槍兵隊的前面，上軍營去。現在他是被這種混雜的聲音所征服了：來福槍兵隊的進行曲，口號，鐘聲和汽船上的銅樂器的軍樂聲，一直到這一大堆轟鬧而嘈雜的聲音終於被暗輪汽船的震動聲所壓倒的時候。

當十點鐘，他燃着他的火酒燈，燒煮他的剃頭水。放在衣櫃上面的他的漿刷好的襯衣，白且硬有如一塊木板一般。裝鈕釦化去了他一刻鐘時間。修面化去了他半點鐘。他刷刷他的頭髮，彷彿這是一樁最重要的事情。當他套上他的袴子的時候，他留

心椅子的下端，不讓它與地板相觸，以致變成了污穢的。

他的房內的陳設是簡單的，非常樸素且整齊的。他的房間沒有個性的，普通的，好像一間旅館裏的房間。可是他在這一間房裏已經度過了十二年的歲月了。許多人，在這樣的年頭兒，都不斷地收藏着廢物——禮物，細小的無用的東西，裝飾品。但是在他房內，牆上不掛一個簡單的雕像，甚至沒有一張某時曾請求他幫忙的一個映畫雜誌的附張；椅子上面沒有椅子套，沒有親愛的妹妹做的毛氈；他的寫字檯上，沒有一個愛人的小照，墨水壺旁邊沒有一個繡花的筆拭。房內的一切東西都是頂起碼的，他不願意有無謂的消費，以致妨礙一個人的獨立。

他依在窗上，看到了窗外的街道，在炮臺過去，可以望見海口。在對面房子裏，他看見了一個婦人在那裏穿衣服。彷彿看到了什麼醜惡的東西，或者要擾亂他的心的平和的東西一般，他的眼光避開了。海口是熱鬧的，飄飄的旗幟插在汽船和航

船上，海水閃爍在陽光裏。寥寥的幾個老婦人手裏拿着祈禱書，在她們上教堂去的時候，路過了他的窗前。一個拖着指揮刀的哨兵，在炮兵營的前面往返地行走，帶了不安定的心，時時刻刻望着鐘樓上的鐘，數數他還要再等若干時候，那接班的守衛纔會到來。此外呢，街道是空虛而蒼白的，躺在灼熱的陽光下。他的眼光又回到那個對面的婦人身上。她立在鏡子前面，手裏拿了粉撲子，正在一心一意地在她的鼻角上撲粉，臉上露出一臉佻笑，她的神氣好像一個猴子一般。他離開了窗前，坐在他的搖椅上。

他安排這一天的生活，因為孤寂在他是莫明其妙的可怕。除了星期日，有許多小學生纏繞着他的，雖然他不愛這些野獸們——他們的文馴或他們對於偽的難的藝術的有力的獲得是他一身的事業——，然而不和他們在一塊的時候，他又感覺到或種的空虛了。在目下，在這個長長的暑假裏，他舉辦了一個暑期學校，但是就是一個暑期學校也必須要給孩子們放幾天短期的暑假的，所以他不免

也要孤獨幾天了，除了在吃飯的時候，他常常可以希望書店老板和二手提琴師來談談外。

“到二點鐘，”他沉思着，“守衛換了班的時候，羣衆散去了，我要上我的酒樓裏吃飯去；於是我將邀了書店老板上斯忒洛斯堡去；那裏今天不會有一個鬼的；我們可以在那裏喝着咖啡和五味酒，留連到黃昏，然後回到都會裏，再上李納記酒樓去。”（李納記酒樓就是皮齊留斯地方的他的酒樓。）

準時的，到二點鐘，他拿了帽子，細心地拂刷他自己，出去了。

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燉鱸魚了，”他想。“因為今天是中夏日，不知道可以吃龍鬚菜否？”

他漫步行過政府麵包廠的高牆前。皮齊留斯公園裏的樣子，平常是被富家的乳娘們和哥兒們所佔領着的，現在是擠滿了勞動者們的家屬，她們帶了小兒車，許多人上公園裏來。他看見一個母親在餵着她的嬰孩的奶。她是一個高大的，胸脯豐滿的婦人，嬰孩的凹凹的手兒，放在她的懷裏幾乎尋也尋不見。小學教師帶了一種憎惡的感情，避開他

的目光了。他是不高興看這些陌生人在‘他的’公園裏的。這很像，當主人主母出去的時候，僕人們佔領着會客廳；況且，他們的坦白他是不能原諒的。

他走到了玻璃的洋台上，他的手兒按着門鈕，心裏又想到那放着許多洋芫荽的嫩鱸魚上去，這時候，他的目光釘在一張貼在門上的條子上。這條子無須讀的，他早已知道了內容：酒樓在中夏日是關門的；而他却把這個事情忘記了。他覺得彷彿心中很想暴動一般。他很氣忿；第一，他很氣店主人關閉了店門，其次，他很氣自己忘記了酒樓要關門的。他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他怎會忘記了這樣重要的一件事，他自己不能相信，他左思右想，要想找出一個可以卸罪的誰人來。這，當然是店主人的錯處呵。他反覆誦着門上的條子，衝突起來了。他受騙了。他在櫈上坐下來，幾乎流出了氣憤的眼淚。

啪！一個球兒從右邊打過來，正中他的漿刷過的襪衣的前褂的中央。有如一隻狂怒的黃蜂般，他

從襁子上立了起來，去尋覓那個用球打他的罪人；一個素樸的小姑娘向他微笑着；一個穿了一身禮拜日的衣服，戴着一頂草帽的工人，攜了姑娘出現在他面前，微笑地表示出他的心裏希望女孩子的球兒不會打傷了他罷；一羣笑着的兵士們和小女傭們向他望着。他四圍望望，想找尋一個巡捕，因為他感覺到人的權利被剝奪了。但是當他看到巡捕和藹地和女孩子的母親談話着，他想發脾氣的心思軟下來了，他一直上頂鄰近的車站去雇了一個車兒，告訴他趕到書店老板的家裏去；他再沒有勇氣一個人獨留在這裏。

在平安的逃避所一般的車兒裏，他拿出了手帕，拍去了他的襯衣的前褂上的塵灰。

他在古登街叫車兒回去，因為他心裏決定上家裏去找他的朋友。但是當他走上樓去的時候，他的自信又靠不住了。或許畢竟他已經出去罷！

他果然出去了。在家裏沒有一個房客。他的敲門聲響徹一間空屋裏；他的足聲在一個荒涼的樓梯上回響。

當他重新回到街上，他簡直茫然若失，不知做什麼才好。他不曾知道巴托基的通訊處，在所有店鋪都關了門的今天，他上那裏去尋一個通訊簿呢？

他自己不知道上那裏去，他在街上走着，經過了海口，走過了橋。他不曾遇到一個相熟的人。此刻，乘優秀份子不在的時候，羣衆都聚集在都會裏，這使他很憤怒，因為他和其餘的人們一樣，他在學校裏所受的教育使他變成了一個貴族。

當他最初發怒的辰光，他已經忘記了他的飢餓，但此刻，飢餓又復活了。一種由於他的純粹的胆怯的緣故而遺忘到現在的思想，一種新的，恐怖的思想，佔領着他的心：他上什麼地方去吃飯呢？他出去的時候，袋裏放着許多飯票，但現錢却祇有一個克郎和五十個銅元。飯票祇有在李納記酒樓纔有用，完全因為一種信用的關係吧了；而他的現錢，車費已經化去了一個克郎。

他又出現在皮齊留斯公園裏。他倒處可以遇見工人們和他們的家屬，他們吃着籃裏帶來的東

西；如煮得很熟的雞蛋，蟹，油煎餅。而巡警也並沒有去干涉。非但如此，他還看見一個巡警一隻手裏拿着一個夾肉麵包，另一隻手裏拿着一杯啤酒。使他最氣憤的事實，是這些他所看不起的人們，反而處境比他更好了。他爲什麼不能夠上一個牛乳廠去，去解決他的飢餓呢，是的，他爲什麼不能夠去呢？這一個思想使他抖起來。

在略略地沉思一下之後，他走下海口去了，心想渡過去上鹿園去吧。他必須上那裏去找熟人，可以借點錢（可惡的思想吓！）去吃晚膳。假若借到了錢，他要上海司蒙忒飯店去吃晚餐，這一個最大的酒樓裏。

汽船很擁擠，小學教師勃勞姆只好立在發動機的旁邊；他背上的熱實在受不住；他的晨服上濺滿了油跡，當他立在那裏，雙目釘在一個小女傭的蓬鬆的頭髮上，而且不斷地聞着生髮油的腥臭。但他却尋不見一個絲毫相熟的人。

當他跨進了鹿園的酒樓，他聳直他的肩膀，打算儘可能地找一個明白。

酒樓前面的空地正像一個戲院的正廳，而且彷彿目的也一樣的：那就是說，這是一個找朋友和等朋友的地方。洋台裏坐滿了官員們，鬱鬱不樂地吃着且飲着；其中有外國政府的衆議員們在一塊飲着，他們熱烈地努力於保護那些混在水手們和漁夫們中間醉醺醺地鬧着的友邦的人民，或者參加節宴，受洗禮，結婚和喪禮，他們是已經因此而衰老且蒼白了。這多許貴族呵。勃勞姆先生在一個大空場的中央，看見了他那個區域裏的掃烟突者，一個小旅館的主人，一個化學師的助手，和其他同一階級的人們。他向那個變戲法的人望着，他穿着藍的外套，飾着銀色的紐帶，拿了他的鍍金的手杖，往返地行走着，而且向叢集着的人衆投了一眼侮辱的目光，彷彿他心裏很疑惑，他們爲什麼叢集在此地呵？在萬目睽睽之下，小學教師自覺了，那些眼睛彷彿在向他說着話：“看看他吧！他向那裏走着，真不知道他上那裏去尋飯吃呀！”但此外沒有辦法。他走上了洋台，坐在那裏的人們，正在吃着鱸魚和龍鬚菜，喝着白葡萄酒和香檳酒。

突然地，他覺得有一隻熟悉的手兒壓在他的肩上，當他旋轉頭去，他看見自己的臉正和茶房格斯泰夫的臉對着，茶房握住了他的手兒，帶了真實的愉快，叫道：

“勃勞姆先生，真是你嗎？你怎樣？”

因為和他的主人做了幾分鐘同等的人，所以茶房格斯泰夫心裏很快活，但他的溫暖的手裏拿着的是一片木頭，而且看到了一雙錐一般地刺着他的靈魂的眼睛。就是這同一的手兒呵，昨天剛給過他十個克郎的，而且這手兒的主人翁還謝謝他六個月來的服務和厚待，如同謝謝朋友時一樣客氣。茶房回到他的伙伴們中間坐下來，煩惱的且冷落的。勃勞姆先生懷了痛苦的思想，離開了洋台，擠入人羣中；他的心中彷彿聽到了譏嘲的聲音：“他畢竟沒有地方去用正膳呵！”

他走入了一塊闊大的空場裏。那裏正在演木頭戲，及斯貝被他的妻子毆打着。稍遠一點，有一個水手告訴給小女傭們，兵士們和學徒們，在一個幸福的輪圈上面，告訴他們知道將來的丈夫或妻

子。他們都吃過了正膳，正在享樂着；剎那間他相信自己趕不上他們了，然而這也不過剎那間的思想吧了；不久，他又記起了他們對於埃及式的帳棚的建築，是絲毫觀念沒有的。這個思想又使他生了自尊心，他心裏疑惑着人們爲什麼會墮落到這樣，在這般兒戲裏會得到快樂的。

在這時候，他打算上別個飯店去的心又完全打消了；他走過了彈戲場，更遠地走到了鹿園的中心。少男少女們合着范鹹林的曲調，跳舞在草地上面；稍遠一點的地方，有一家人駐紮在一株老橡樹下；家長俯跪在地上，套着襯衫袖，裸着頭，一隻手裏拿着一杯啤酒，另一隻手裏拿了一個夾肉麵包；他的肥胖的，快樂的，新剃過的臉上，煥發着快樂與良善的天性的榮光來，當他邀請了他的客人們——當然就是他的妻子，岳父和岳母，兄弟們，店員們和奴隸們——來吃，來喝，來享樂一整天，因爲今日是中夏日呵。這位快樂的主人說了一些十分詼諧的話語，使這一團人都愉快地捲倒在草地上。當油煎餅做好了而且拿着吃完了，補血酒瓶

也空了的時候，一個年長的店員講演着，他的話是十分動人且十分談諧的，突然間使太太們一齊拿了手帕掩在她們的眼睛上，同時家長却咬着牙，旋即用大笑和歡呼來打斷了說話者的話。

教員的情調愈弄愈壞了，他非但沒有走開，反而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來，看着這一班“野獸們”。

當演講完了，父親和母親受着衆人的慶祝，他們歡呼着，手風琴彈着，畫角聲且混合着所有的酒杯與湊巧空着的碟子的叮噠聲，這時候，這一團人立起身來，玩着“第三個男人”，同時母親和岳母在看護着嬰孩們。

“正和田野裏的獸羣一樣，”教員想道，避開了他的目光，因為在他的眼光裏凡屬自然的東西都是醜惡的，據他的意思，惟有從不自然的東西裏，纔能夠找出一點美的真諦來，自然，國家博物館裏的聞名的大作家們的圖畫是要除外的。

他看着青年們脫去了他們的外套，少女們取下了她們的袖口！掛在山楂子樹叢上；於是佔定了他們的地位，開始遊戲了。

姑娘們拾起了她們的裙子，舉起她們的腿兒來，於是她們的吊襪帶——由紅藍兩色的，正如雜貨商賣出去細縛盆鉢用的縲帶織成的吊襪帶，顯露在他的目前；無論何時，當執袴子捉住了他的太太，他就抱住了她，將她搖盪着，於是她的裙子飛揚起來了；年青的和年老的都尖聲狂笑着，以致公園內引起了回音。

“這是天真，還是墮落呢？”教員懷疑着。

但這一團人顯然不曾知道‘墮落’這一個博奧的字的意義，而且這就是她們何以如此快樂的理由。

在他們玩倦了“第三個男人”的時候，茶預備好了。教員猜不着他們從那裏學來了他們的大方的態度，因為他們都匆匆着去獻給姑娘們糖和餅干；而且他們的背心的皮帶聳突着有如把柄一般。

“雄性在雌性面前出着風頭呀！”教員想道。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幹着什麼。”

他看那個快樂的家長怎樣侍候着岳父，岳母，

妻子，店員們和小女傭們：當其中有人懇求他先安排他自己的事情吧，他總老是同樣地回答，安排自己的時間多着呢。

他看見岳父將一根柳條剝去了樹皮，做成一管笛子給小孩子；他看見岳母洗滌着東西，彷彿也是一個僕人。他心裏想，自私這事情真奇怪，因為自私能夠裝得很巧妙，彷彿沒有一個人所受的不比所給多的；這必然是自私，不會是其他的。

他們玩着罰的遊戲，每人所受的每一個罰都要用親吻來履行的，用真的，實在的，高聲的唇的親吻來履行的；當快樂的會計師罰他去親吻一株老橡樹的時候，他的行動實在太可笑了；他擁抱了長著節瘤的橡樹的木幹，愛撫着，彷彿是一個幽會的姑娘；一個個人都雜着笑聲叫喊了起來，因為大家知道這個罰是應該做的，雖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受這個罰。

以一副批判的眼光，開始觀察着這奇觀的教員，漸漸地被這個圈子的氣氛迷惑住；幾乎相信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他微笑着店員們的惡作劇；

而且，不過一個鐘頭之前吧，他已一心地同情於家長了。沒有一個人敢否認家長是一個第一等唱譚戲的人。他能夠玩“Skin—the—cat”；他能夠玩“向後退”，能夠躺在樹幹上，能夠吞角子，能夠吃火，能夠仿效各種鳥兒的聲音。當他從一個姑娘的衣服上取出了一個番紅花色的餅干，在他的右耳朵裏藏去了的時候，教員笑起來了，一直到他空空的臟腑感到疼痛。

於是跳舞又開始了。教員曾經念過萊勃的文法：Nemo saltot sobrius, nisi forte insanit.，而且往往把跳舞看作了一種神經錯亂症。對的，他曾經看見過小牛和小狗在它們高興的時候跳舞着，但他決不相信希里洛的關於動物世界的格言的，而且他時常喜歡在人與動物之間劃下了一道鴻溝。現在，當他坐下來看這些非常清醒的，既不肚餓也不口渴的年青的人們，合了手風琴的緩慢的節奏，四周圍跳舞着的時候，他感覺到自己的靈魂彷彿是立了一個秋千上，跟了他的眼光和耳朵動盪着，他的右腳是在軟如彈簧似的草泥地上，緩緩地踏

着拍子。

他默思着，看着，經過了三個鐘頭，然後立起身來。他覺得離開此地一步幾乎成爲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一若他是被邀來參加這快樂的一團的；而如今他要離開了他們；他的情調已經改變過了；他覺得和社會更調和了。他和人間修了好，而且感覺到快樂的疲倦，彷彿他曾經享樂過他自己來。

黃昏到了。綺麗的馬車駛過了他的面前，車輪內的太太們躺在背椅上，看着她們的長而白色的看戲的罩衫，有如穿着殮衣的死屍一般；在那時候這副樣子是很時髦的，裝束得有如一個從坟中發掘出來的死屍。教員的思想是跑上了另一個方向去，他肯定這些太太們是倦得要死了，所以一點不感到嫉妒。

在塵埃飛揚的大路下，在遠方的海上，汽船裏打着旗幟，載着軍樂隊，從快樂的旅行回來了；歡呼聲，音樂的曲調聲和斷片的歌聲，飄揚在海風裏，傳到了高山上和鹿園裏。

教員從來沒有像今晚在移動着的羣衆裏所感

受到的淒涼過，在他一生之中。他猜想每一人都在憐憫地望着他，當他在羣衆中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幾乎對自家自傷自憐起來的時候。他極願意和第一個來的人談談，他的用意只想聽聽他的聲音，好使自己覺着快樂，因為寂寞使他感到了彷彿和一個異國人並排走着一般了。而且現在他的良心又在譴責他。他記起了茶房格斯泰夫遇見他的時候，是表現出說不出快樂來。現在他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假若有人遇見他，而且表示絲毫真實的愉快，他會將全宇宙交給了他的。但是沒有一個人來呵。

是的，畢竟有東西來了。當他孤獨地坐在汽船上，一隻失去了主人的獵狗來到他身旁，狗頭伏在他的膝上。教員並不很喜歡狗的，但他却讓狗頭在他的膝上伏着，他感覺到狗的溫柔的和暖的身體緊壓着他的腿兒，他看見了這被拋棄的野獸的眼睛釘住他，無聲地哀求着，彷彿懇求他代它去找尋它的主人一般。

但是當他們登了陸，獵狗又走開了。“它不再

需要我了，”教員想道，於是他步行回到了家裏，臥在床上。

在中夏日所遭遇的這些瑣瑣的事情，奪去了教員的自信力。他知道了世界上的一切先見，一切預防，一切計劃，都是沒有用的。他覺得他的環境是沒有一定的。就是那酒樓，那個他的家，也靠不住的。無論那一天可以關門的。尤其是他從前對於格斯泰夫有或種的顧忌，更使他煩惱。茶房仍舊和從前同樣的漂亮，甚至比從前更當心服侍他，然而他的友誼是完了；他已經失去了信托了。吃東西的時候會使他懷疑起來的，當一片韌的肉，或者一碟太少的蕃薯放在他的面前，他便想道：

“哈哈！他是放鬆我了！”

對於教員這是一個很壞的夏天：第二手提琴師沒有在都會裏，書店老板時常上‘瑪色哈忒’——他自己那一區裏的一個花園飯店，位在一個小山上面。

在一個秋天的黃昏，書店老板和第二手提琴師坐在他們的愛好的桌前，飲着一杯五味酒，這時

候校員進來了，他腋下夾了一個小包，他將這包裹小心地藏在一個放在一口盛各種廢物用的食櫥裏的空的大籃裏。他的脾氣很不好，非常容易生氣。

“啊，老小人，”書店老板百說不厭地又開始說這句話了，“你幾時結婚呢？”

“你真胡鬧，又說‘你幾時結婚呢’！彷彿一個男人還不夠煩惱一般！你自己為什麼不結婚呢？”教員咆哮着。

“噢！因為我已經有了我的老斯旦佛了，”書店老板答道，他時常預備了許多鉛板一般固定的回答。

“我曾經很幸福地結過婚的，”波蘭人說，“但是現在我的妻子是死了，阿喇！”

“她死了嗎？”教員摹擬他說，“那末你紳士變成了一個鏢夫吧？我怎樣來調和這些事實呢？”

波蘭人頓頓頭，因為他一點不知道教員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教員覺得被他的朋友們擾倦了；他們的談話的題目永遠是一樣的；他心裏知道他們的回答。

此刻他到廊下去了幾分鐘，去拿他剩在他的外套的口袋裏的香烟盒，書店老板急逼地跑到食櫃旁，拿了櫃裏那個神祕的包裹轉來。因為包裹沒有封好的，他迅速地啓開了；裏面包着一件美麗的美國式的寢衣；他小心地將這件寢衣掛在教員的椅背上。

“阿喲！”波蘭人說，冷笑着，彷彿他向一件不大令人注意的東西望着。

酒樓主人善作實用的妙語的，他伏在櫃台上，高聲笑着，茶房生了根一般立在一個地方，一個廚子私窺在一扇和廚房間相通的門裏。

當教員轉來，發現了別人和他惡作劇的時候，他的面色由憤怒而變成了蒼白，他立即猜想到這是書店老板玩的把戲；但是，當他看到格斯泰夫立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笑着，他的心裏又感受到這一個老打擊：“他放鬆我了！”於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拿了他的東西，放下幾個角子在櫃台上，出酒樓去了。

從此以後教員不再上李納記酒樓裏。書店老

板聽到教員在他自己那一區裏的一個飯店裏吃飯了。這是對的。但他很不滿足。其實食品倒並不十分壞，不過烹調不適於他的口味。茶房們的照料也不很周到。他時常想再回到李納記酒樓裏來，但恐怕有損他的尊嚴。他已經被逐出他的家內了；繼續了多年的關係一旦斷了。

不多久，命運在他身上敲了新的一拳。奧格斯坦女士承襲一小部份在省城裏的財產，所以她決定十月初離開了斯篤克霍姆。教員只得去尋新的房子。

然而他這個人已經被寵壞了。沒有一個房子能夠適宜於他的居住。他每月遷移一次。在他新租的這些房子裏，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不過不像他的舊家罷。他不知不覺地又走上了從前常走的某幾條街道，這在他變成了習慣，所以他時常發現自己是立在舊家的大門前，在他明白了自己的錯誤之前。他好像是一個迷失的小孩。

結果他決定去租了一個寄宿舍，這在他平日是深惡且恐懼的。於是所有他的朋友們都忘記他

了。

有一天晚上，當波蘭人孤獨地坐在那裏喝燒酒，抽着烟，飲着酒，因為東方人的量的關係，昏昏地變得完全沒有知覺的時候，書店老板迅雷一般突現在他面前，將帽子擲在桌上，叫道：

“他真胡鬧！曾經有人聽到過這樣的事情嗎？”

波蘭人從他的酒與烟的涅槃裏醒來，轉動着他的眼睛。

“我說，真胡鬧！曾經有人聽到過這樣的事情嗎！他要結婚了！”

“誰要結婚了？”波蘭人問，書店老板的暴怒和大聲的說話使他驚駭。

“教員勃勞姆！”

書店老板要一杯燒酒做他的新聞的交換條件。店主人離開了櫃台，到桌旁來聽他們的新聞。

“那個女人有錢嗎？”他尖聲地問着。

“我想沒有吧，”書店老板回答，他想到了這倒是一個一時可居的奇貨，於是慢慢地另賣着他的貨色。

“她美麗嗎？”波蘭人問。“我的妻子是很美麗的。”

“不，她也不很美麗的，”書店老板回答，“但還好看。”

“你看見過她嗎？”店主人問道。“她年紀大嗎？”他的眼光疑惑地釘在廚房門上。

“不，她是年青的！”

“她有父母嗎？”店主人繼續問。

“我聽見說，她的父親是一個郁里勃洛的銅匠。”

“這流氓！呵，我是永不會的！”店主人說。

“我不是時常說嗎？這男人是一個天生的丈夫，”書店老板說。

“我們大家，”店主人說，“聽我的話吧，是逃不了他的命運的！”

他用這一句哲學的話來結束這題目，於是回到櫃台裏去了。

當他們決定了教員結婚並不是爲了錢，他們討論着‘這一對青年人將如何生活’的問題。書店

老板猜測了一下教員的薪水，“除了做私人教師，還有什麼其他的收入。”

當這個問題也決定了的時候，店主人又回到了桌子的旁邊，瑣瑣地問着。

“他在那裏遇到她的？她是白皙的還是黧黑的呢？她愛他嗎？”

最後的一個問題是沒有方法解決的；書店老板說“想來她是愛他的吧，”因為他曾經看見過他們手挽着手在一塊，向店舖的窗內望着。

“但他是這樣一個低能兒，怎能和別人戀愛呢！有點不大靠得住罷！”

“怎樣做一個丈夫呢！”店主人知道他對於食品是萬分精細的，所以他說，這個脾氣對於一個結了婚的人是一個壞處。

“他每天晚上喜歡喝一杯五味酒的，然而一個結了婚的人，當然不能夠一生每晚都喝一杯五味酒的呵。而且他不喜歡小孩們！這是無效的，”他低聲地說。“留心我的話，這是無效的。紳士們，此外還有一件事情，”（他從椅子上立起來，四面望望，

又繼續低聲地說。)“我相信，這偽善的老頭子是有某種戀愛故事的，不然絞死了我吧。紳士們，你們還記得那個事件嗎，嘻——嘻——嘻，那件寢衣嗎？他是那一類人，你找不到他們的行蹤的。當心着，勃勞姆夫人。留意你所做的事情吧。我不再多說了！”

這果然是一個事實呢，教員已經訂了婚，預備結婚了，而且婚期是在兩個月之內舉行。

以後所發生的事情是不屬於這個故事範圍以內的，況且在家庭生活的修道院一般的牆後所發生的事情是不容易知道的，當他們遵守着沈默的信誓的時候。

這又是一個事實，自從他結了婚，他不再踏進酒館的門了。

書店老板有一天黃昏在街上孤獨地遇見他，聽他說了一大篇關於結婚的勸告。教員已經要痛罵一切獨身着了；他說他們是自私者，不盡社會的責任；在他的意思，對於他們應該課以重稅的，因為所有的間接稅都殘酷地坦負在家之父的身上

呵。他甚至說他願意獨身者受國法的懲罰，責以“違反自然之罪”罷。

書店老板的記憶很好。他說，他懷疑將一個呆子帶進他的屋裏來的勸告，永遠地。但是教員回答說他的妻子是他一生所僅見的頂聰明的婦人。

結婚後二年，波蘭人在戲院裏看見教員和他的妻子；他心想他們的神氣很幸福，“阿喲！”

又是三年過去。在一個中夏日，酒樓主人從麥雷湖上到瑪連福萊去作一度快樂旅行。在克里斯霍姆宮前面，他看見了教員在青草地上推着一部小兒車，他那隻沒有推車的手裏，拿了一隻盛着食品的籃子，一羣“鄉下人一般的”年青的男人們和婦人們，跟在後面。正膳後，教員唱着歌，和幼童們翻着斛斗。他的神氣比從前要年青十歲光景，

當這團人正用着正膳的時候，店主人貼近他們的旁邊，偷聽勃勞姆先生與勃勞姆夫人之間的小小的談話。當年青的妻子從籃裏拿出了一碟蟹，向亞爾皮忒認着罪，因為她在全市裏買不到一隻雌蟹。教員因此挽住了她，吻她，說雌蟹或雄蟹是

一點沒有關係的，在他都是一樣的。當小兒車裏的嬰孩們中間有一個開始哭喊着的時候，教員抱起了嬰孩，撫慰着，使他再睡去。

呵，這一切完全是一些瑣碎的事情吧了，我所不懂的，是人們連餓死的自己都還養不活的時候，如何能夠結了婚，成了家呢。彷彿嬰孩們出世來的時候是帶了食品來的一般；這彷彿是真的。

羅梅歐和裘麗雅

有一天晚上，丈夫在手臂下面挾着一捲樂譜回家來，對他底妻子說：

“讓我們在晚餐之後來同奏二聲曲！”

“你那兒弄到了些什麼？”他底妻子問。

“羅梅歐和裘麗雅，預備鋼琴上彈的。你可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的，”她回答，“但是我記不得可曾在台上看見過。”

“呵！這是好極的！對於我，這真像是我底青春

底一場夢，但是我只能到過一次。這是約摸在二十年前。”

晚餐之後，在孩子們已經放在床上而屋子裏正很沉靜的時候，丈夫點起了鋼琴上的蠟燭。他看着那石印的標題頁又念着那標題：羅梅歐和裘麗雅。

“這是古諾底最美麗的樂譜，”他說，“我想我們不會覺得太難吧。”

他底妻子照例地担任了奏高音，他們便開始了。D調長音階，普通拍子，*allegro giusto*。

“這是美麗的，可不是嗎？”丈夫問，在他們奏完了那序曲的時候。

“是——的，”妻子勉強地承認。

“現在是那軍樂了，”丈夫說；“這是怪優美的。我還能夠記得那皇家劇場裏的壯麗的合奏。”

他們奏了一支進行曲。

“啊，我可不對嗎？”丈夫勝利地問，好像“羅梅歐和裘麗雅”是他自己譜成的一樣。

“我不知道；這聲音倒像是一班黃銅樂隊，”妻

子回答。

丈夫底光榮和好的玩味是被掩蓋住了；他找着第四幕裏的月光小曲。稍稍尋了一會之後，他碰到了一支要用最高音的小曲。這一定是了。

於是他又開始。

Tram—Tramtram, Tram—tram tram, 最低音響着；這是很容易奏的。

“你可知道，”妻子在奏完了的時候說，“我並不覺得怎麼好。”

那非常失望的丈夫說，這會使他想起一架鐵管風琴。

“我也正在這麼想，”妻子承認。

“我又覺得牠太舊了。我真奇怪，什麼連古諾也已經過了時，”他喪沮地加上說。“你可要再彈下去嗎？讓我們來試試 Cavatina 和三部曲吧；我特別記得那個最高音歌者；她是好極的。”

當他們停止了彈奏的時候，丈夫樣子很頹唐，把音樂拋開了，似乎他想要對於過去關上了門。

“讓我們來喝一杯啤酒吧，”他說。他們在桌邊

坐下來喝了一杯啤酒。

“這是奇怪的，”稍稍停了一會他開始說，“我以前從沒有覺得我們已經老了，因為我們一定真和羅梅歐與裘麗雅競爭過誰老得快。我第一次聽到這歌劇是在二十年前。我那時候還是一個新生了羽毛的修業生，我有許多朋友，未來向我微笑了。我是非常地驕傲着我底鬚上的新鬚和我底小小的大學帽，我還記得弗利次，非爾和我同去聽這歌劇的那一晚，好像還是今天的事情一樣。幾年之前我們曾經聽過‘浮士德’，非常地佩服古諾底天才。但是羅梅歐打倒了我們底全部的期望。那音樂引起了我們底最放縱的熱情。現在我底兩個朋友都死了。那野心的弗利次，死的時候是一個私人秘書，非爾是一醫學學生；我，本來是想得到一個政府要人底地位的，現在却只能自安於做一個聯隊審判員。年歲很快地又不知不覺地過去了。當然我已經注意到我底眼睛下面的線紋是更深了，而我底頭髮已經在太陽心邊變成灰白了，但是我從沒有想起過，我們在到坟墓裏去的路上已經去得

這麼遠。”

“是的，親愛的，我們老了；我們底孩子們就可以告訴我們。你在我身上也一定看得出來，雖然你沒有說什麼。”

“你怎麼可以說這話！”

“呵！我是很明白的，親愛的，”妻子憂愁地繼續說；“我知道我在開始失去我底美貌了，我底頭髮在稀薄起來，我底門牙不久也要掉了……”

“你想想一切東西過去得多麼快”——她底丈夫插入說。“我似乎覺得一個人現在要比從前老得更快。在我父親底家裏，海登和莫查爾是奏了好久的，雖然在他生的時候，他們都早已死了。而現在——現在就連古諾也成爲過時的！在這些改變了的境況之下再碰到一個人底青春底理想是多麼苦痛！感到老年在走近來是多麼可怕！”

他站起來，又去坐下在鋼琴邊；他拿起了樂譜，一頁頁地翻着，似乎在一張寫字檯底抽斗裏找尋着紀念物，髮絡，乾了的花和飄帶底頭。他底眼睛釘住了那些像在線柵邊爬上又爬下的小鳥兒——

樣的黑色的音符；但那兒是那些春歌，那些熱情的盟誓，那些初戀底薔薇般的日子底快樂的言語啊！音符像陌生人似地向他彈視着；似乎生命底春光底記憶上已經長滿了莠草。

是的，不錯的；弦上已經蓋滿了灰塵，發音板是枯乾了，氈子是磨損了。

一聲沉重的歎息穿過房間反響着，沉重得好像是從一隻空箱子裏發出來的一樣，於是靜默落了下來。

“但是真奇怪，”丈夫突然說，“這裏面竟不見了那段很好的序曲。我記得這裏面有一段序曲，序曲裏有豎琴底伴奏，和這樣的合唱。”

他輕輕地哼着那調子，調子像山谷裏的泉水似地湧起來；一個個的音節繼續着，他底臉清爽了，他底嘴唇微笑了，線紋不見了，他底手指觸着那樂鍵，彈奏着和音，有力的，溫存的，又充滿了永久的青春，同時他用剛健而又震響的聲音唱着最低音。

他底妻子從悲哀的幻想中驚醒了，眼睛裏含

了淚水聽着他。

“你在唱什麼？”她非常詫異地問。

“羅梅歐和裘麗雅！我們底羅梅歐和我們底裘麗雅！”

他從音樂燈上跳了起來，把樂譜推向他底驚訝的妻子面前去。

“看！這是我們底叔父和姑母底羅梅歐，這就是——你念——培利尼！呵！我們畢竟還不老啊！”

妻子看着她底丈夫底濃密的，光亮的頭髮，他底平滑的前額和閃爍的眼睛。

“你像是一個二十五歲的人！”她笑着，樣子很快樂。

“你呢？你是像一個小姑娘。我們被老培利尼所愚弄了。我覺得什麼事情是弄錯了。”

“不，親愛的，我起初也這麼想。”

“或許是你錯了；這是因為你比我年輕。”

“不，你……”

於是夫妻倆像一對小孩似他笑着又爭論着兩個之中誰年紀大這問題，不懂得他們怎麼會發現

出線紋和灰白的頭髮來,事實上並沒有這些東西。

多 產

他是商務部裏的一個冗員，領着一千二百金幣的薪俸。他娶了一個分文沒有的青年女郎；據他自己說是爲了愛情，據他底朋友們底意見是爲了從此可以不必上舞場去又不必在滿街跑。但無論怎麼說，這新婚的一對底生活，開始却是很快樂的。

“結了婚的人能夠多麼節儉地生活，”在婚禮已經成爲過去的事實之後的一天他說。那勉強能滿足獨身男子底需要的總數，現在却已經夠兩夫

妻用了。結婚真是一種好制度。一個人可以在他自己家裏有了一切的需要：俱樂部，珈琲店，種種；再不會有菜單，不會有小賬，不會有多間的守門人來注意着他，當他在早晨和他底妻子同走出去的時候。

生活對他微笑着，他底氣力增加了，他可以做兩個人底工作。他終身沒有感到自己這樣地充溢着力量過，他在早晨一醒就從床裏跳出來，活潑潑地，精神非常地好，他是回到青春期了。

兩個月過去了，在他底新環境還沒有開始走味之前好久，他底妻子在他耳邊輕說着一些事情。新的歡樂！新的憂慮！但是擔當着是多麼有趣的憂慮！然而，立刻增加他們底收入是必需的了，這樣才可以用一種適合於他底尊貴的方法來迎接這位不相識的世界公民。他設法弄到了一個翻譯底約定。

小孩衣服散亂地放在所有的家具上，搖籃站在廳裏等待着，最後，一個瑰偉的男孩便來到了這憂愁底世界上。

父親很快樂。可是他一想起未來，總免不了要感到依微的不安。收入和支出不能相等。除了減少他底衣穿費之外是沒有旁的方法可想的。

他底外套底合縫處似乎在開始露絲了；他底襯衫胸部是隱藏在一個大領結之下的，他底褲子是磨損了。辦公處底守門人爲了他底襠襖而看不起他了是一件不能否認的事實。

不但如此，他還不得不延長他底工作時間。

“一定永遠要這樣了，”他說。但是要怎麼辦呢？

他是無法知道的。

三個月之後，他底妻子用小心地選擇過的言語來向他預先報告說，他底做父親的快樂不久便要加倍了。他聽了這消息，不能說是很快意。但現在是無可選擇了；他只能沿着自己已經選定了的路走去，即使婚後生活是證實了絕對不能算節儉。

“這是真的，”他想，他底臉開朗着，“那小的可以穿他底哥哥底衣服。這樣可以省了許多費用，給

他們吃的總可以夠——我總能像別人一樣地養他們。”

第二個孩子生出了。

“你太糊塗了，”他底一個朋友說，他自己也是結了婚的人，但是只有一個孩子。

“一個人應當怎麼辦？”

“運用他底常識。”

“運用他底常識？但是，我底好朋友，一個人結婚，是爲了……我意思是說，不單是爲了……還要爲了……啊，無論如何，我們已經結了婚，事情就完了。”

“絕對不。讓我來告訴你一點事情，我底好孩子；要是你在希望升遷，你便絕對需穿乾淨的亞麻布，底裏不磨損的袴子，戴一頂不是生黴的褐色的帽子。”

於是那靈敏的人在他耳邊輕說了些靈敏的話。結果是，把那個可憐的丈夫弄得茫無頭緒。

但是現在他底困難開始了。

最初他底神經散漫了起來，他患着不眠症，工

作做得很壞。他去看醫生。那方子費了他三個金幣；這樣的一個方子！他要停止了工作；他工作得太辛苦了，他底腦力用過度了。停止工作就是說他們都要挨餓，工作着也是要死！

他繼續工作着。

有一天，當他坐在寫字檯前，俯在無窮的一行行的數目上面的時候，他忽然昏暈了，從椅子裏溜了下來，倒在地板上。

去看一位專家——十八個金幣。一張新的方子；他必需要立刻請病假，每天早晨要出去練習騎馬，早餐時要有肉排和一杯葡萄牙烈酒。

練習騎馬和葡萄牙烈酒！

但那全部事情底最壞的一點却是在他心裏生出來的，想和他底妻子隔絕的感覺——他不知道這感覺是從那兒來的。他怕走近她去，同時他又希望她在眼前。他愛她，依然愛她，但某種苦痛是混和他底愛情裏了。

“你在瘦下去，”一個朋友說。

“不錯，我相信我是瘦了，”那可憐的丈夫說。

“你在玩着一種危險的遊戲，老孩子！”

“我不知道你什麼意思！”

“結了婚的人就穿着半喪服！當心點，我底朋友！”

“我真個不知道你在暗示些什麼。”

“要逆着風走無論多少時候都是不可能的。張起了所有的帆跑吧，老朋友，你就會看到種種事情都會順利起來。相信我，我知道我在說些什麼。你懂得我。”

他一時並不注意這勸告，很明白一個人底收入是不會依照他底家庭的比例而增加的；同時他對於他底疾病底原由也不再多疑了。

又是夏天。一家人到了鄉村裏。在一個美麗的晚間，夫妻倆正沿着峻峭的海岸閒步，在正燦爛着新綠的赤楊樹陰下面。他們在艸皮上坐下了，靜默而又陰沉。

他是乖戾而又喪沮的；憂鬱的思想在他底疼痛的前額後面旋轉。人生似乎是一個張開來把他所愛的一切全吞進去的大裂縫。

他們談起了或許他底位置要失去；他底主任在他第二次請病假的時候很有點不快活。他抱怨着他底同事們底行爲，他覺得自己是被任何人都拋棄了；但是最使他難受的事實却是，他知道她也對他厭倦了起來。

“呵！可是她沒有厭倦！她處處却還是和在他們剛訂了婚的那快樂的幾天一樣地愛着他。他怎麼竟會懷疑？”

“不，他沒有懷疑；但是他吃了這麼許多苦，他已經不是他自己底思想底主宰了。”

他把他底燃燒的面龐緊貼在她底上面，用手臂抱着她，熱烈地連連吻着她底眼睛。

飛蟲在樺樹上跳着牠們底婚舞，一絲兒也不想起牠們底昏迷所會造成的幾千個小生物；鯉魚把牠們底子撒在蘆艸裏，絕不顧到牠們所會產生的幾百萬的同種；燕子在開朗的天光之下求愛，毫不害怕牠們底不規則的結合底產物。

突然他跳了起來，伸着他底身體，像一個正從做了許多惡夢的長睡中醒來的人一樣，他深深地

吸了幾口溫馨的空氣。

“什麼事？”他底妻子輕語着，滿臉漲得飛紅。

“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活着，我又呼吸了。”

愉快地，帶着笑臉和閃耀的眼光，他向她伸過手臂去，將她像孩子似地抱了起來，把他底嘴唇貼在她底額上。他底腿上的肌肉膨漲得像一位古代天神底腿上的肌肉一樣，他像一株年青的樹似地站直了身體，沉醉着精力和快樂，他把他所愛的負擔一直帶到了走路上，才把她放了下來。

“你要把氣力用盡了，親愛的，”她說，徒然地試着要從他底環抱的手臂中脫逃出來。

“不會的，心肝！我能夠帶你到大地底盡頭，我要帶你去，帶你們大家去，無論你們現在有好多，無論你們將來要變成好多。”

他們回家去，手臂挽着手臂，他們底心在快樂地歌唱。

“要是事情愈變愈壞了，親愛的，一個人定要承認，跳過那隔開軀殼和靈魂的深淵是很容易

的！”

“說的什麼話！”

“只要我從前就懂得了，我也就不會這麼不快活。呵！那些理想主義者！”

於是他們走進了他們底小屋。

美滿的舊日回來了，並且顯然還要逗留着。丈夫像從前一樣地上辦公室去工作。他們又生活在愛情底春光裏。不再需要醫生，爽健的精神永不憔悴下去。

然而在第三次給孩子取了教名之後，他料定事情是嚴重的，又開始玩着他底老把戲而造成了免不了的結果：醫生，病假，練習騎馬，葡萄牙烈酒！但是，無論如何總要有一個收場。每次賬上的收付相抵老是一個不敷。

但是，當最後他底全部神經系統都鬆弛了的時候，他便只能聽其自然。費用立刻增加着，他是被困難所包圍住了。

他並不是一個窮人，這是真的，但同時他在這世界上也並沒有很多的財產。

“老實告訴你，老姑娘！”他對他底妻子說，“這又要是一樣的老故事了。”

“我怕是的吧，親愛的，”那可憐的婦人回答，她現在是除了做母親的責任之外，又要做家裏的全部工作。

在她底第四個孩子生出了之後，她底工作是太辛苦了，需要雇一個乳母。

“現在定要停止了，”那憂悶的丈夫申言。“這定要是最後一次。”

貧乏在門邊張望。建築着這一家的基礎是動搖了。

照這樣，在三十歲，正當他們一生底最好的時期，那一對青年夫妻就不得不禁絕房事了。他底脾氣壞起來，他底容色變成了灰白的而他底眼睛失去了光彩。她底豐富的美凋殘了，她底秀麗的面貌憔悴了，她忍受着一個看孩子們在貧乏和襁褓中長成起來的母親底各種的憂悶。

有一天，當她站在廚房裏煎青魚的時候，一個鄰人來找她作友誼的閒談。

“你好嗎？”她開始。

“謝謝你，我並不怎麼好。你怎樣？”

“呵！我一點也不好。結了婚的生活真是不幸的，要是一個人要時刻地提心着。”

“你可以爲只有你一個人是這樣的嗎？”

“你什麼意思？”

“你可知道那一天我底丈夫對我說了些什麼話？一個人不應當做載重的牲口！我可在這下面受了苦，我可以告訴你。結婚是沒有幸福的。夫妻倆之間總有一個要受苦。不是這一個就是那一個！”

“或許是兩個！”

“但是那些靠政府底費用養肥來的學者在幹些什麼？”

“他們有這許多事情要想，並且，要寫關於這些問題的文章是不成的；這些問題却不能公開地討論。”

“但這是最需要的！”

於是那兩個婦人便開始討論着她們底痛苦的經驗。

在第二個夏天，他們不得不留在都市裏；他們住的是一間地下室，可以看得一條溝，氣味是汽麼地難受，要把窗開着簡直是不可能的。

在孩子們玩着的那間房裏，妻子做着針線；那爲了衣衫太襤褸而失去了職位的丈夫是在鄰室裏抄寫手稿，又怨埋着孩子們底聲音。難聽的話從開着的門裏拋進來。

這是聖靈降臨週。午後，丈夫是躺在破爛的皮沙發上，看着對街的一扇窗。他在看着一個名譽不好的婦人，她正在打扮起來，要去舉行她底晚間遊蕩。一枝紫丁香花和兩個橘子是放在她底鏡子底旁邊。

她是在扣衣服，一點也不注意到他底疑問的眼光。

“她過得並不壞，”那禁慾者想，突然燃着了情慾。“一個人在這世界上只能生活一次，一個人應當要過他底生活，無論如何！”

他底妻子走進房間來，看到了他在仔細研究的目的物。她底眼睛發炎了；她底死了的愛情底最

後的微弱的火星在殘灰下面熾熱着，在嫉妒底暫時的閃光中顯示了出來。

“帶着孩子們到動物園去可不是好一點？”她問。

“可是要把我們底不幸給大家去看嗎？不要，謝謝你！”

“但在這兒是太熱了。我要把盲窗拉下來。”

“你還不如去開一扇窗吧！”

他猜到了他底妻子底思想，便站起來自己去幹。外面，在鋪道底邊上，他底四個小孩子是坐着，很貼近那些破水管。他們底脚是在乾了的溝道裏，他們在玩着從街上的垃圾裏找到的橘子皮。這景像刺着他底心，他覺得一塊東西在他底喉嚨口升起來。但是貧乏已經這樣地磨鈍了他底感情，他還是交叉着手臂，站立在窗前。

突然兩道污穢的水流從那破水管裏冒了出來，沉沒了那溝道，又浸濕了孩子們底脚，他們喊着，被惡臭衝得幾乎喘不過氣。

“趕快把孩子們準備起來，”他喊，看着這傷心

的景像便讓步了。

父親推着有嬰孩的小兒車，旁的孩子們牽住了母親底手和裙子。

他們到了那有枝幹深黑的香櫟樹的坟地上，他們常去的退隱處；這兒樹木華麗地生長着，好像泥土是爲了埋在下面的屍骸而更肥沃了似地。

鐘打着，在召集晚禱。貧民院裏的居民齊集到了教堂裏，坐下在有錢的人們剛離去的位子上；那些有錢的人在白天已經虔誠地參加過了主要的功課，現在正坐着車子，在趕到皇家鹿園去。

孩子們爬着淺淺的坟墓，那上面大都是有紋印和碑文底裝飾的。

夫妻倆坐在一個位子上，把那輛中間有嬰孩躺在吮瓶子的小兒車放在他們身邊。有兩個傢伙在一座近旁的坟上嬉笑，一半還隱藏在高高的艸堆裏。

一對打扮得很好的青年男女，手裏挽着一個穿絲和鵝絨的小姑娘，在他們坐着的位子邊走過。那可憐的抄錄生抬起眼光來看那個年輕的豪華

子，認出了他是一個從前在商務部裏的同事，他却似乎沒有看見他。一種苦痛的嫉妒底情緒這樣劇烈地圍攻着他，使他感到這一種“卑鄙的思想”是比他底可憐的景况更教他羞辱。他可是因為那個人補上了一個他自己所希望過的位置而恨他嗎？當然不。但或許他底嫉妒是一種公正心底轉變，而他底苦痛是更深了，正因為這苦痛是所有的絕嗣業者所分受着的。他相信那些在公家的慈善底駕御之下彎倒了身體的貧民院裏的居民在嫉妒他底妻子；他又斷得定有許多貴族，長眠在他四周圍的墳墓裏，在他們底紋章之下，會嫉妒他有這許多孩子，要是他們死了之後，沒有一個嗣子可以來繼承他們底產業。當然，在太陽之下是沒有一個人能享受到全部的快樂的，但是為什麼財產常落在那些已經很豪富了的人們身上呢？為什麼獎金常落在那些大彩票底組織者身上呢？無嗣業的人們只能自滿於在晚禱中說的彌撒；他們所分到的是品行和道德，這些都是別人所看輕的，又是他們所不需要的，因為天上的門會很願意地向他們底財富

開着。但是那這樣不平均地在分配他底賜予的，善良而又公正的上帝在幹些什麼？真的，還不如沒有這個不公正的上帝而過着自己底生活好一點，上帝還老實地說，“風在牠飛揚的地方吹”；在這句話裏，他可不是自己承認了他並不干涉人事嗎？但是離開了教堂，我們到那兒去找慰安？可是，爲什麼要慰安？努力造成這種可以不需要慰安的局面不是要好得多嗎？可不是嗎？

他底默思被他底大女兒所打斷了，她向他討一張香椽樹底葉子，要去替她底玩偶做一把陽傘。他踏上了座位，伸着他底手要去拆下一枝小枝條來，那時一個警察出現了，粗魯地叫他不要碰這些樹木。一次新的羞辱。同時那警察又叫他不要讓孩子們在坟上玩，這是違反規則的。

“我們還是回家去吧，”那悲痛的父親說。“他們對於死人底利益管得多麼留意，而他們對於活人底利益却多麼不關心。”

於是他們回到了家裏。

他坐下來開始工作。他要抄一篇談論到人口

過多的學院論文底手稿。

那題目引起了他的興味，於是他便看着全書底內容。

這位屬於所謂倫理派的青年著作者是在攻擊着惡。

“什麼惡？”那抄錄生想。“我們因之而生存的那事情嗎？教士在每次結婚的時候吩咐我們要努力去幹的那事情嗎？——教士說：要多子多孫，佈滿了大地。”

手稿這樣寫着：繁殖，沒有神聖的婚姻，是一種有害的惡，因為受不到適當的看管和哺養的孩子們底運命是悲慘的。在另一方面，對於結過婚的一對，放縱一個人底欲望却成為神聖的責任。在許多解釋之外，這又可以用法律連陰性的卵子也要保障這事實來證明，應當這樣是對的。

“因此，”抄錄生想，“合法的孩子們是有天佑的，不合法的却沒有。呵！這位青年哲學家！保障陰性的卵子的法律！那麼，這些小得看不出來的東西，每一個月要分散下來，又在幹些什麼？這些神

聖的東西是應當由警察來十分留意地看管着的！”

所有這些廢話他却要用他底最好的字體錄抄下來。

那裏面充溢着道德，但是簡直連一句開通的話也沒有。

這整篇論文底道德的，或者不如說不道德的要點是：一位供給所有生在婚姻中的孩子們衣食的上帝是有的；一位或許是在天堂裏的上帝，但是地下怎樣？當然，據說他曾來到過地下一次，在徒然地試着要整頓人類底混亂的事情之後，便讓他自己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他並沒有成功。

那位哲學家拚命地把喉嚨都喊啞了，想要教他底聽者相信，有這麼許多麥，就是人口過多這問題並不存在的鐵證；馬爾塞斯底學說不但是假的，並且是有罪的，無論社會的地或道德的地說來都一樣。

於是那已經幾乎沒有吃小麥麵包的一家底可憐的父親放下了那手稿，催促他底孩子們吃用麥粉和淺藍色的乳養成的粥，一種可以滿足他們底

要求而沒有養料的食品。

他很煩惱，並不是因為他覺得水粥難下口，却是因為他已經失去了他底寶貴的性情，那個能夠把黑麥化成黃金般的小麥的魔術家；萬能的愛，在他底可憐的家庭上面倒空了他底滿角，現在是已經不見了。孩子們變成了負擔，而從前愛過的妻子却變成了被他所輕視的，又輕視着他的，祕密的仇敵。

這一切不快意底原由呢？缺少麵包！但是新世界底大貯藏室却正在太多的小麥底重量之下倒下來。怎樣一個矛盾底世界！分配麵包的方法一定是錯了。

代替了宗教的科學並不能作一個答案；牠只能說明那些事實，而讓做孩子的去餓死，做父母的去渴死。

秋 天

他們結婚有十年了。幸福嗎？自然，像環境所能允許他們的幸福吧。他們並駕齊驅着，有如一對膂力相等的年青的牛兒，各盡各的良心幹着他自己的工作。

當他們結婚的第一年，他們就葬埋了許多空想，而且現實了結婚並不是完全幸福的。在第二年頭上，小孩子又開始誕生了，可是他們日常的工作沒有給他們撫養孩子的時間。

他是非常戀家的，或許太過分些吧；他的家庭

是他的世界，而他是家的中心與樞軸。孩子們是半徑。他的妻子也企圖作家的中心，然而她是永遠達不到圓的中點的，因為那是早已被他獨佔去了，因此，這些半徑有時互撞在一塊，有時遠遠地隔離着，他們的生活是缺少和諧了。

在他們結婚的第十年，他獲得了一個監獄局裏的祕書的位置；然而，在職務上面，他必須被派到鄉村裏去巡察的，這個差遣當真妨礙他日常的公事了；離家一月的念頭使他感到不安。他疑惑着，到底是誰，是他的妻子或是小孩們呢，他將眷念得比較利害；於是他決定了，雙方他都要眷念的。

離家的前晚，他坐在沙發的一個角落上，看守別人整頓他的行囊。他的妻子蹲在地板上面，一小堆襯衫的旁邊。她拂拭着他的一套玄色衣裳，而且仔細地摺疊好，讓它佔據一個最小的容積。這些事情怎樣去幹他是不懂的。

她從來不曾把自己看作他的主婦過，也罕有看作他的妻子過，她是超越於一切事物之上，她是

一個母親呢：孩子們的母親，他釣母親。她替他補襪子，沒有絲毫憎惡的感覺，也不要求他道謝的。她是從來不曾想到過他是受了她的恩，因為，當她們需要的時候，難道他不曾給她和孩子們以新的襪子嗎？而且此外還有許多東西呢？若不是他她一定要到外邊去賺她自己的生活，讓孩子們終日孤寂地留在家裏。

他坐在沙發椅的一角上，向她凝視着。現在，別離快近了，他開始感覺到早熟的熱情的小小的刺激。他向她凝視着。她的肩膀有點彎駝了；過度地俯伏在搖籃旁邊，熨斗檯上和爐灶上面，弄得她的背脊彎駝了。他呢，寫字檯上操勞的結果，也微微地有點彎了，而且他必須戴眼鏡了。然而在這時候，他實在沒有思想到自己。他覺得她的辮髻比從前疏落多了，一層薄薄的銀霜已經掩上了她的頭髮。她的美貌難道爲他一人犧牲完盡嗎？單是爲了他一人嗎？不，當然不是爲他犧牲的，而是爲他們共同組織的小社會罷；因爲畢竟她也爲了自己而工作着的。他的頭髮也在維持他們一家的生活的

掙扎之中疏落了。假使他現在還是一個未婚的男子，家裏沒有這許多嗷嗷待哺的黃口，他的青春多少可以再維持幾時；然而他對於自己的婚姻並沒有悔恨，便是一秒鐘也不會。

“這於你是有益的，稍爲離開若干時候，”他的妻子說；“因爲你在家裏住得太久了。”

“我想你是高興我離開的吧，”他沈痛地說；“可是，我——我將很眷念你呢。”

“你像一隻貓兒似的，你要眷念你溫柔的家，可不是我呵；你自己知道不會的。”

“那末小孩們呢？”

“喔，對啦！我敢大胆地說，你離家的時候，你會眷念着他們的，爲了你平日加在他們身上的責罵。不，不，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你對待他們殘酷了，是說你向他們發了許多牢騷。我是不願意不公平的，對大家都一個樣子，我知道你是愛憐他們的。”

晚餐時，他是疲憊而且頹喪了。他沒有念晚報，願意和他的妻子談談。然而她是過分地忙碌於替他照料；沒有閒空的時間可以浪費了；尤其是她

在廚房和育兒室間的十年戎行，使她生了自制心。

他覺着自己比較心裏要想表示的，更加感傷了，房屋的顛倒使他暈厥。他的日常生活的碎片散滿在椅子上和箱子上；他的玄色行囊張開了口打着呵欠，有如一具棺材；他的白襯衫仔細地安放在他的玄色衣裳上面，那套衣裳在膝關與手肘之間，顯出了穿著過的與破縫的微微的痕跡。他覺得彷彿自己是臥在那裏，穿了一件白色的襯衫，襯衫的前襟是用漂粉漿刷過的。現在他們將要蓋上棺材，把它運走。

第二天早晨——是八月天——他清早起來，匆匆地把衣服穿好。他的神經支持不住了。他走入育兒室，向孩子們親着吻，他們都用朦朧的眼向他凝視着。於是他向妻子親了吻，跨入輕車裏面，告訴車夫趕到車站上去。

這趟旅行，和他局裏的同事在一塊兒，使他快樂的；他覺得這真是一樁快樂的事情，離開了他的板規的生活；家庭在他後面有如一間沈悶的寢室

了，當火車駛到 Linköping 的時候，他非常愉快。

一席精美的酒筵，在上等的旅館裏面約好了，這一天殘餘的時間，便消磨於這席酒筵。他們賀少佐的酒；沒有一個人想到囚徒們，出發這趟旅行原是爲了他們的利益。

酒筵散後，他在一間孤獨的室裏對着寂寞的黃昏。一張床，二把椅子，一張桌子，一具面架和一支蠟燭，燭的朦朧的光射在樸素的壁牆上面。他不能克服神經興奮的感覺了。他眷念着他的一切小小的安慰——拖鞋，便衣，烟管和寫字檯，和在他日常生活裏佔據重要部分的一切瑣細事情。孩子們呢？他的妻子呢？現在她們是在幹着什麼事情？他們都是不錯的嗎？他是變成不舒服而且頹喪了。當他想去絞繞他的時錶的時候，發現他的錶鎖匙是剩落在家裏。錶鎖匙是懸掛在他妻子結婚之前贈送他的錶架上。他燃着一支雪茄烟，睡了。他想從行囊中去找一冊書，於是他又起了床。每樣東西都非常美麗地裝填在行囊裏面，這是不忍呵，去擾動它們。在尋書的時候，他看到他的拖鞋了。

她一點東西也不會忘記。那時他便尋着書了。可是他讀不下去。他臥在床上，思想着過去，思想着他的妻子，彷彿她在十年前一般。他看到她了，和她舊日的神氣一樣；她的現在的影子，是消失在那孃孃地昇向雨漬斑斑的天花板上去的紙烟的藍灰色的雲霧裏了。一種無限涯的戀慕心征服他。曾經對她說過的每個粗暴的字兒，現在都激盪在他耳中；他痛悔地思想着她的每個痛苦的時刻，那都是他的緣故。後來，他終於睡着了。

第二天，做了許多事情和慶賀監獄局長的別的宴會——囚徒們依舊沒有被想到。在黃昏，是孤獨，空虛與寒冷。他感到一種緊逼的需要，要去和她談談。他拿了幾張信紙，便坐下來寫信。可是在起頭，他便逢到困難了。他將怎樣地稱呼她呢？從前無論何時，在他送一紙短簡給她，說他不返家用正膳了的時候，他往往稱她為‘親愛的母親’的。可是現在他並不是寫給他的母親，而是寫給他的未婚妻，他的情人。他終於決定了，用‘我的親愛的麗萊’開始他的信札吧，如他平日所寫的樣子。起

初，他緩緩地寫下去，而且頗感到困難，因為這許多美麗的文字與熟語，似乎都在他日常生活的愚笨而乾燥的言語裏遺忘完了；可是，一到他工作熟手後，這些文字與熟語，又像忘了的和歌，雙人舞曲，斷片的詩，接骨木花，燕子以及鏡平的海洋上面的夕陽，都在他的記憶中覺醒了。他的一切青春生活的記憶，跳躍在浮雲輕烟裏，且環裹着她的。他在信紙的末尾，如情人所做一般，畫了一個十字架，在十字架旁邊，寫着：“親吻在這裏吧。”

在他寫完信，重新溫讀一遍時，他的頤頰熾熱起來，而且變成忸怩似的。他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

可是，他彷彿對着一個陌生人顯露了他的赤裸裸的靈魂了。

不拘他的感覺是如此的，他終於把這封信付郵了。

在他接到回信之前，幾天光陰流逝去。當他等候着回信的時候，他變成了一個小孩子似的嬌羞和頰亂底俘獲品了。

同音畢竟到來。他配準音調了，從育兒室的喧嘩和叫噪聲中，從廚房的水蒸汽和香味裏，一曲清澈而美麗的，溫柔而純潔的，如初戀一般的歌調，飄揚起來了。

現在，開始情書的交換。他每晚上寫信給她，有時在白天也寄她一張明信片。他的同事們不知道他是在幹着什麼事。他對於衣服和個人的外相十分講究，使他們猜想到大約是在鬧着戀愛事件吧。他真是戀愛了——重新戀愛了。他寄她一張不戴眼鏡的照相，她寄來一縷青絲髮。他們的文字簡單到像孩子的文字，而且他用繪着小鴿子的顏色信箋寫信。他們怎不可以呢？他們離開四十歲還很遙遠，雖然生活的掙扎，使他們感到衰老了。最近一年中，他對於她冷淡下去，這並不是由於他的漠然無情，而是由於他的尊敬——他常常把她看作他的孩子們的母親。

這趟檢閱的旅行快完了。當他想到他們相會的時候，他便意識到或種惶恐的感覺。他和他的情人信札往返；難道將發現她是一個母親和主婦嗎？

他恐怖着一種失望。想到將要發現她手裏拿着一塊揩布，或者孩子們牽住她的襯衫的時候，他瑟縮了。他們第一次相會必須在別處，而且必須單獨地會到。他要請她到斯德哥摩爾城的范克霍姆（在那裏，他們曾經度過許多幸福的時間，當他們訂婚的時期）來迎接他嗎？好一個優美的意見呵！在那裏，他們可以在記憶中，把他們的生命底最初的美麗的春日，那是一去不復返了；復活二整天。

他坐下來，把這個提議寫入一封熱烈的情書裏。她在回信中贊同了他的提議；那是幸福呵，同樣的意見竟佔據了他們雙方。

二天後，他到了范克霍姆，而且在旅館裏定好房子。這是一個美麗的九月天。他在一間寬大的餐室裏獨自用餐，喝了一杯酒，於是重新覺到年青了。每樣東西都是十分光明而美麗。戶外是蔚藍色的海洋；祇有海岸上的樺樹，改換了它們的顏色。花園裏的天竺牡丹依舊十分燦爛，木犀草的芬芳從花床四圍噴發。幾隻蜜蜂依舊來拜訪枯死的小

托葉，可是它們失望地回到蜂房中去了。漁舟在微風裏駛行在桑特海上，轉帆時，帆蓬盪搖着，帆索顫動着；驚起的海鷗飛入天空裏，叫了，而且環繞着在船中捕着細小的青魚的漁夫們。他在露台上喝完了咖啡，開始留心那準在六點鐘駛到的汽船。

他是不舒服地，恐懼地徘徊在露台上，焦急地向斯德哥摩爾那方面望着海峽和桑特海，以便汽船一駛來就立刻看到。

終於有些微烟雲，和一片黑布一樣，從地平線上昇起來。他的心兒向脅骨跳着，他喝了一杯甜酒。於是他便走下露台，向海岸行去。

現在他可以看到正在桑特海中心的烟突了，而且片刻後，他望見了前桅的第一接桅上的旗幟……她當真在汽船上嗎？還是被別的事情阻止她踐約呢？這是惟一可能的事情，一個孩子病了，於是在汽船裏便沒有她，而且他將在旅館裏送度一個孤寂的夜。孩子們在最近幾星期內，已經退入後面去了，現在又往來於他和她的中間。他們在最後

的幾封信上，很少提到孩子們，一若他們渴望着免避一切目擊者和阻礙。

他踏在軋軋地響着的浮台上，旋即依舊寂寞地立在拋錨處旁邊，遙向漸近漸大的汽船凝視着，在船轍後面，跟隨着一條展伸在蔚藍的，漣漪的海上的鎔金般的水流。

現在他可以辨別上甲板上的人們了，那是一羣動移着的人衆，而水手都在忙碌地弄繩索，而且在舵輪室旁邊，可以看到一粒盪動着的白色的斑點。在浮台上，除了他，沒有別的人，這動移着的白色的斑點，祇有向他表示的，而且除了她，是沒有別的人向他揮手巾的了。他取出了手巾，回答她的敬禮，可是在他揮着手巾的時候，他注意到他的手巾不是一塊白色的；因為經濟的關係，他使用顏色手巾已經有年了。

汽船嗚嗚地鳴着汽笛，用信號傳遞船到埠了，於是機器停下來，她和別人並肩出來，現在他認到她了。他們的目光帶了問候似地接觸，可是他們的距離仍舊不能談話。現在，他可以看到她是被羣衆

緩緩地推着經過小橋。這是她呢，可是這仍然不是她呢。

十年歲月橫隔在她和他的想像中的她的小影中間。模樣變過了，衣服的樣式已經不同。十年前，她的柔嫩的面龐，橄欖似的容貌，配着一頂適合她的額角的時行的帽兒；現在她的額角是掩遮在一頂惡劣的圓氈帽的類似品裏面了。十年前，她的身子的美麗的線紋，是清楚地顯露在她的精美的呢布製的大氅下，她的肩膀的曲線與手臂的波動，迷人似地有時看得到的，有時看不到的；現在她的身子完全改變了，穿着一件長的馬衣，式樣是依照着她的衣裳輪廓的，可是完全掩藏了她的身子了。當她走上浮台時，他看到她的纖纖的腳兒了，他之所以戀愛她就是爲了她的美麗的腳兒，那時是穿着一雙依照自然的式樣製成的鉞靴；現在她所穿的鞋子，像尖頭的中國拖鞋一般，不能使她的腳兒顯出跳舞的風韻來，令他盪惑了。

這是她呢，可是這仍然不是她呢！他擁抱她而且吻她。她詢問他的健康，他問到孩子們。於是他

們上海邊去了。

談話慢慢地流露，而且是乾燥地又勉強地說着。多奇怪！他們見了面；反而大家都感到羞怯，沒有一個人講起他們的信。

後來，他鼓起了慈愛的心，問道：

“太陽下山以前，你願意去散步一回嗎？”

“我很喜歡去，”她回答，挽住了他的手臂。

他們沿着大路，向小村走去。所有的別墅的百葉窗都關閉着；園子也荒廢了。倒處依舊可以尋見一顆隱藏在葉叢裏面的蘋果懸垂在樹上，然而在花床裏，望不見一朵孤零的花了。洋台卸去了它們的遮陽幃幕，看來有如枯骸一般；往日曾經有過明亮的眼睛和快樂的笑聲的地方，現在是寂寞主宰着。

“多少秋意吓！”她說。

“是的，荒廢的別墅看來是可怕的。”

他們向前走去。

“讓我們去望望以前我們時常宿歇的房子吧。”

“喔，是的！這纔會有趣呢。”

他們經過了水浸着的驗苗器。

那邊過去，擠在舵夫的和園丁的草舍中間，直立着一幢小小的房子，和它的紅圍牆，洋台與小小的花園。

往日的回憶覺醒了。那裏有他們誕生過第一個孩子的寢室。多麼愉快呀！多麼歡樂呀！呵呵！青春與快樂！他們親手種的玫瑰花依舊還在那邊。他們親手築的木莓花壇——不，這是不復存在了，花壇上已經長滿了葛草。在菓木場裏，他們親手安置的秋千的痕跡，依舊可以看出來，可是秋千却已經不見了。

“非常感謝你，因為你的美麗的信，”她說，溫柔地緊握着他的手臂。

他羞赧，沒有回答。

以後，他們回旅館來了，他告訴她關於他的旅行的軼事。

他約好晚餐，安排在寬大的餐室的桌子上面，那裏他們以前是時常去休憩的。他們坐下來，沒有

做飯前的祈禱。

這是一餐親密的夜膳。他拿了麵包籃，提麵包給她。她笑了。這是很長久吧，自從他有過這樣的慇懃。然而在一家海濱旅館裏晚餐，這是一樁快樂的改換呢，所以不久他們從事於熱烈的談話了。這是一隻雙人曲，引起了他們中間的一個稱揚着往日，別個記起了‘某一次’的回憶。他們將過去復活了。他們的眼睛是輝亮的，臉上的微小的縐紋不見了。呵呵！黃金的日子吓！呵呵，玫瑰的時間吓！如其說它果真是有的，也不過祇有一次罷，而且它是不容於我們中間的許多人的——我們中間的許多人的。

用飯後食品的時候，她在女侍者耳中輕輕地說了幾句話；她出去了，幾秒鐘之後，拿着一瓶香檳酒回來。

“我親愛的阿克賽，你在想念着什麼事？”

“我在想念那已逝的春天，它將再歸來了。”

可是他並不完全想念着已逝的春天，因為在他的妻子的責備的言語裏，有一種羹湯盤和育兒

室的朦朧的幻覺，有如貓兒一般地平溜過室內。

無論如何——空氣又清新起來；黃金的酒漿擾醒了他們的記憶，於是他們又消失在過往的沈醉的歡樂裏。

他把手肘依靠在桌上，用手遮住了他的眼睛，彷彿他決定要拋棄了這現在——這真實的現在——，雖然那僅是他自己的追求罷。

時間逝去了。他們離開餐室，走入會客廳裏，有一架披霞娜在廳裏驕倨地排着。他們叫侍者把咖啡送到那裏去。

“我疑惑着，那些小孩們現在不知怎樣了？”她說道，提醒了真實的生活的痛苦的事情。

“坐下來，給我唱一隻歌罷，”他回答，揭開樂器。

“你喜歡我唱什麼歌呢？你知道的，我是許多日子不曾唱過一隻歌了。”

他實在是很清楚的，可是他願意她唱一隻歌。

她在披霞娜前面坐下來，開始彈弄着。這是一架聲音尖銳的樂器，使人想起了疏豁的牙齒的急

響。

“叫我唱什麼呢？”她在樂椅上回轉頭來問他。

“你是知道的，我的愛，”他回答，不敢去和她的目光相接觸。

“你的歌罷！很好，假使我還能夠記起來。”於是她唱了：“何處是幸福的村落，那裏居住着我的情人？”

可是，呵呵！她的聲音是輕微而尖銳，感情使她歌錯了調子。有時她的聲音好像從一個感覺到中午已經逝去，黃昏將快到來的靈魂的深底發出來的一聲呼喚。她經歷了艱辛的工作的手指，在錯誤的主音上面亂彈着。樂器也經閱過最光榮的日子來；琴錘的外包亦已破爛；它的聲音宛若流水沖撞的褪皮的樹上。

她歌完了她的歌的時候，休息片刻，沒有回轉頭來，彷彿希望他走到她的身旁去和她談話。但是他卻沒有動身；沒有一絲聲音打破這深沉的靜寂。在她終於回轉頭來的時候，看見他是坐在沙發椅上，眼淚淌濕他的額頰了。她感到一種強烈的衝

動，想跳起來，雙手握着他的頭，而且親吻着，如她舊日所吻的樣子，然而，她却依舊坐在她的椅子上，沒有動，只雙眼沮喪地低垂着。

他在姆指和食指中間夾了一支雪茄煙，歌唱完時，他含在煙的末端，擦一支火柴。

“謝謝你，麗萊，”他說，嘯吹着他的雪茄煙，“現在你要喝咖啡嗎？”

他們喝了咖啡，平平淡淡地談論着暑天的日子，而且提出了二三處地方，他們明年夏天可以去玩玩。但是他們的談話厭倦了，重複地說着他們自己。

他終於公然打起呵欠來，說：“我要去睡了。”

“我也要去了，”她說，立起身來。“可是，我首先要去呼吸一回新鮮空氣，在洋臺上面。”

他走入寢室裏。她在餐室裏踟躕了幾分鐘，此後便和女主人談了半點鐘關於春蔥和毛織襯衫。

女主人離開她時，她回到寢室裏去，她在門口佇立幾分鐘，聽着。房內沒有聲音傳出來。他的靴子是放在迴廊上。她輕輕地推開門，走進去了。他

是熟睡着。

他是熟睡着！

第二天早晨早餐時，他頭痛，她也覺得不舒服。

“多可怕的咖啡呵，”他露着一臉佯笑，說。

“Brazilian，”她簡單地說。

“我們今天做點什麼事呢？”他看着他的鐵兒詢問。

“你不是吃一點麵包和酪油，比較埋怨着咖啡好些嗎？”她說。

“你或者是對的，”他回答，“同時，我要一杯甜酒。昨晚上的香檳酒呵，喔喔！”

他要了麵包，酪油和一杯香檳酒，於是他的心地好起來了。

“讓我們到畢勞山去盼望景色吧。”

他們從早餐桌上立起身，出去。

天氣清明，散步使他們愉快。他們緩緩地走去；她喘氣，他的膝關節僵硬；他們已經不能和過

去成平行線了。

他們行經田野。葛草早就割去，遍野尋不到一朶孤零的花了。他們坐在幾塊大石子上面。

他談論到監獄局和他的辦公室，她講到孩子們。

於是他們沈默地走着。他看看他的時錶。

“到午飯時還有三點鐘，”他說。他的心裏疑惑着，他們怎能將第二天光陰消磨過去呢。

他們回到旅館裏了。他問侍者要報紙。她坐在他的旁邊，唇上露出微笑。

他們在午膳時談話很少。飯後，她談到僕役們。

“天呵，不要去干涉僕役們吧！”他叫道。

“我們不是到這裏來吵架的，這是無疑！”

“我吵架嗎？”

“不錯，我是不會！”

接着是一陣難堪的休歇。他願有別人到來。孩子們呵！是的！這一回閒談擾亂了他的心了；可是當他想到昨天的光明的時間的時候，他的心中便

覺着一種慘痛。

“讓我們上橡山去，”她說，“去採集野木莓。”

“在一年的這個時候，已經沒有野木莓了，這是秋天呵。”

“一樣的，讓我們出去。”

於是他們出去了。但是談話很困難。他的眼睛在路旁找尋一個可以當作懸掛談話的栓子的東西，然而沒有。沒有他們不曾談論過的東西了。她是知道他對於每樣東西的一切意見的，而且大多數是她所不同意的。她渴望回到家中去，到她的孩子們的面前，到她自己的爐邊。她覺得這是反常的，把自己做成了此地的一個景物，而且要不斷地和她的丈夫吵鬧着。

片刻後，他們站停了，因為已經疲倦。他坐下來，開始用他的旅行杖在沙地下寫字。他希望她能夠振作起一番有趣的談話。

“你是在想念着什麼？”她終於問道。

“我嗎？”他回答說，彷彿覺到身上的重擔落下了，“我是想念着我們已經衰老了，母親：我們的黃

金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祇好安於現狀吧。假使你和我是同樣的意見，我們可乘夜船回家裏去。”

“我一路就是這樣想着的，可是，老人呀，我是願意使你快樂。”

“那末一塊走吧，我們要回家裏去了。這已不復是夏天了，現在是秋天呀。”

他們回到旅館裏，很安慰。

因為這個機會的平淡的結果，他稍微有點懊喪，然而他感到一種不可抵抗的熱望，要從哲學的立腳點去糾正。

“你是知道的，母親，”他說，“我的愛——唔，”（這個字太強烈了。）“我對於你的感情在時間的過程中經歷了一個變遷。它是發展了，擴大了；當初是集中在個人身上，以後就集中在整個的家庭上面了。現在我所愛着的不是你個人，也不是孩子們，而是整個的家庭……”

“是的，有如我伯父所說，孩子們是避電針！”

在他發表了哲學的解釋之後，他又變成舊日的自己了。他快樂地脫去了他的外套；他彷彿覺得

走進了他的更衣室。

當他們走入旅館的時候，她立即開始收拾行李，這對於她是很熟手的。

當他們上了船，立即就走下梯子，到客堂裏。爲了面子的關係，他向她詢問要去看看落日嗎；但是她謝絕了。

晚餐的時候，他自己先吃了，於是她向女侍者詢問黑麵包的價錢。

當他用完他的晚餐，他依舊坐在桌旁，慢慢地喝着一杯補血酒。一種有時曾經歡娛過他的思想，此刻不能再抑制了。

“老笨貨，什麼？”他說着，舉起他的杯子，向他的妻子微笑，這時候湊巧她是向他看着。

她沒有向他回笑，但是她的眼睛却閃了一瞬間，顯出一種非常憔悴的高貴的表情，使他覺得心碎。

包圍着他們的空氣破滅了，他舊日的愛情的最後的痕跡也消失了；他坐在一個孩子們的母親的對面，他感到渺小。

“用不着輕視我的，因為我自己做了一時的笨貨，”她嚴重地說道。“但是在一個男人的愛情裏面，時常有許多可羞恥的事情的；是奇怪啊。”

“那末在女人的愛情裏面呢？”

“或許更多吧，這是真的！但是，她是都有理由的。”

“這是一樣的事情——不過可從兩方面說。或許他們雙方都是錯誤的。那人們看得非常高貴的東西，因為不容易得到，等到他得到了的時候，他就容易賤視了。”

“為什麼把它看得非常高貴呢？”

“為什麼這樣不容易得到呢？”

在他們頭上的嗚嗚的汽笛聲，截斷了他們的談話。

他們上岸了。

他們到家之後，他又看到她在孩子們中間的時候，他證實了他對於她的感情經歷了一個變遷，她對於他的感情已經搬移到，而且分散在，孩子們中間了。或者，她對於他的愛情，是一種去達到目

的手段吧。對於他的愛情不過是短促的一片段，而且他覺得已經被奪盡了。假使不需要他去賺麵包和酪油，或許早已被攆斥了。

他走入書齋，穿上便衣和拖鞋，燃起他的烟斗，覺得是在家內了。

外面，斜風揮着雨滴撲向窗玻璃上來，而且在烟突裏嗚嗚地響着。

當孩子們安置在牀上時，他的妻子來坐在他旁邊。

“不是採集野木莓的天氣了，”她說。

“不是了，我的愛，夏天已經過去，目前是秋天了。”

“是的，這是秋天了，”她回答，“可是，這還不是冬天呢，安慰還是有的。”

“是非常可憐的慰安吧，假使我們想到了我們只有一度的生活。”

“一個人在他有孩子的時候，這是二度了，假使他看到了孫子，這是三度了。”

“以後呢，完結了。”

“除非在死亡之後還有一個生命。”

“這是我們所不能決定的。誰知道呢？我是相信的，可是我的相信是沒有證明的。”

“能夠相信是好的。讓我們信仰吧！讓我們相信春天會再來！讓我們相信吧！”

“是的，讓我們相信吧。”他說着，擁抱住她了。

鳳 凰

當野莓子成熟的時候，他在牧師的家裏第一次認識她。他從前也曾遇見過許多女郎們，惟有一見她，就鐘情了；這是她呵！但是他沒有勇氣告訴她愛之切，她也只擾着他吧了，因為他還是在學校裏。

他第二次碰見她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大學未曾畢業的學生。當他擁抱且親吻着她的時候，他看見流星驟雨般落下來，而且聽見鐘聲和叭喇聲，他覺^得地球在他足下震動不已。

她是一位年華十四的女郎。她的青春的胸脯，似乎在渴望那飢餓的小小的黃口兒去吸着乳，熱情的嬰孩的拳頭去敲擊她。她的鄭重而曼妙的步風，和她的圓而肥的臀部，觀察起來，就可以知道她已經是一位很可以做母親的姑娘。她的頭髮是淡金色的，有如濃清的蜜糖般，圍繞着她的面孔好似一個光輪呢；她的眼光是兩股火燄，她的皮膚是柔軟得和一隻手套一樣。

他們訂了白頭之盟，他們在樹林下親嘴，求愛，有如花園裏檸檬樹下的鳥兒般；生命在他們正如一塊未曾剝割過的罩着陽光的青草地。但是他要受考試了，先考礦物，考試要化去他十年的光陰，旅行也包括在內。十年的光陰呵！

他回到大學裏。到夏天；他又回牧師家裏去，看見她每一個纖維都和從前同樣的美麗。三個夏天他都回來的——當第四次回來的時候，她是變得蒼白了。在她的鼻子的角落裏，隱現着細細的紅紋，她的肩膀也瘦削一點了。第六個夏天又回復的時候，她的面色顯得鐵青色。到第七個夏天，她上

一個礦泉場去了。到第八個夏天，她牙痛而且神經錯亂了。她的頭髮已經失去了光澤，她的聲音已經變得尖脆，她的鼻子上面長着許多黑斑；她已經消失了她的風姿，拖了脚走路，且頰頰也已深陷了。在冬天，她生了一場神經炎，於是剪去了她的髮。當頭髮重新長起來的時候，變成暗褐色了。他和一個年華十四的金髮女郎發生了戀愛——皮膚黧黑的女郎們是不能引誘他的——，而和一個二十四歲的髮色暗褐的婦人結了婚，她是已經不肯穿開領的衣服了。

但他不管這一切，仍舊愛着她。他的戀情沒有從前這樣狂熱了；變成平靜而安定。而且在這個小小的產礦的都會裏，沒有東西能夠擾亂他們的幸福的。

她替他生了二個男孩子，但他却想一個女孩。一個美髮的女嬰終於降臨到人間。

她是他的掌上珠，當她漸漸地長大起來，愈變愈像她的母親了。當她到了八歲那一年，她完全像一個當年的母親。父親將他全部的閑餘的時間鐘

愛着他的小小的女兒。

家務累得母親的手兒變成了粗糙。她的鼻子變了樣，她的太陽穴深陷了進去。不斷地俯伏在爐灶上，使她的背脊稍微有點彎駝。父親和母親祇有在吃飯的時候和晚上纔逢到。他們誰都沒有怨誰，但事實却變過來了。

女兒是父親的寶貝。他真有點像和他的女兒發生了戀愛。他在她身上看見了她的母親的化身，和已經飛逝的母親的美一樣，這是他對於她的第一個印象。和他女兒在一塊的時候，他幾乎意識到自己了；她在房內穿衣服的時候，他從來不進去的。他尊重她。

但是有一天早晨，這孩子依舊臥在床上，不肯起來。媽媽以為這是懶惰的緣故，爸爸却去請了醫生來。死的天使的影子覆在屋內了，孩子是患着白喉症。不是父親，便是母親，他們總得將其餘的小孩們領開去。他不肯做呵。母親將他們領到城外的一間小屋裏，父親依舊在家內看護病人。她是躺在那裏啣！室內是用硫磺消毒過的，因此鍍金的畫架

變成了黑色，梳妆台上的銀器失了光。他帶了沈默的悲痛在空屋內踱着，到了晚上，他孤獨地臥在他的大床上，感覺到正像一個繆夫。他給小姑娘買了玩具來，坐在床邊上，打算用木頭的傀儡戲來逗她快活的時候，她微笑着，詢問到媽媽和兄弟們。

於是他離了家，走到街上，立在城外那個房子前面，向他的妻子頓頓頭，向孩子們拋着吻，他的妻子正在窗內望他呵。他的妻子用藍的和紅的紙片向他揮着信號。

但是終於到了這樣的一天，這小姑娘對於木頭的傀儡戲已不感到絲毫的快樂，她不再微笑了；死神已經伸出了他的瘦長的手臂，窒悶着她的喉嚨，所以她不再說話了。這是一個痛苦的掙扎呵。

於是母親回家來，心裏充滿了悲痛，因為她曾經離開過她的小女兒。大的不幸和大的悲慘主宰在家內。當醫生想用 Post mortem examination 的時候，父親很反對。不要讓刀兒觸到她的身體吧，因為在他的心裏，她還沒有死呵；但是他的反對失敗了。於是他突然怒起來，打算踢醫生，且咬醫生

了。

當他們將她埋在地下，他在她的坟上築了一座紀念碑，每天去看她一次，經過了一整年。第二年，他去得沒有這樣起勁了。他的工作很繁重，閒餘的時間很少。他開始感覺到歲月的重負；他的足步漸漸缺少了彈力；他的傷痕醫癒了。有時，當他發現自己跟了時間的消逝，而悲悼他的孩子的心情也漸漸淡下去，這真使他感覺到羞恥呵，但他終於忘記了這一切。

又生了兩個女孩子，但決不能和死去那個一樣；一個已經長逝的人所留下的空虛是不能再填滿的了。

生活是一個痛苦的掙扎呵。年青的妻子曾經有一次是像——像世上女人所沒有的美麗，已經漸漸地失去了她的誘惑力，曾經有過一次光明而且美麗的時期的家內的裝飾已經朽壞了。孩子們打毀了他們的母親的結婚的禮物，或者留下了痕跡在禮物上。他們毀損着床鋪，踢着器具的腿腳。沙發裏面的墊物顯露在東東西西，披霞娜也多年

不彈了。孩子們的聲音已經淹沒了琴聲，談話已經變成了嚴酷的。爲了嬰孩的衣服已經不再談愛的話，愛撫已經退化成爲一種按摩而已。他們真是衰老且疲倦了。爸爸不再去跪在媽媽的前面，他只坐在一張破爛的學士椅上，向她要一根火柴，當他想抽煙的時候。是的，他們真是衰老且疲倦了。

爸爸五十歲那一年，媽媽死去了。於是過去又覺醒在他的心中，且打動了他。當她的破碎的身體——最後的苦惱消磨盡她身上僅存的一點殘餘的美了——埋葬在坟墓裏的時候，他的年華十四的愛人的影像又復活在他的記憶裏。這是爲了她——久已和他沒有關係而現在又使他哀傷着的她，爲了戀念她，後悔發生在他的心裏。但他從來不曾殘酷地對待過這位老媽媽的；他曾經忠實地愛過一個年華十四的牧師的女兒，他崇拜過她，但從來不讓她上祭壇去，⁴⁶因爲他娶了一個二十四歲的貧血的年青的婦人。假使他是非常坦白的，他一定會承認這是爲了她而哀傷着呵；果然這也是實情，他再也享受不到這位老媽媽的美味的烹調和不間斷

的服侍了，然而這是另一個問題。

現在他不再和他的孩子們有什麼親密的關係；有幾個孩子已經離開了老巢，有幾個還在家裏。

當他絮絮不休地和他的朋友們談了一整年關於死者的軼事，一件非常湊巧的事情發生了。他遇見一位年華十八的女郎，長着美麗的頭髮，非常像他死去不久的妻子十四歲時的容貌。在這場湊巧的事情裏，他知道了仁慈的上帝的指示，上帝願意在他的末日賜給他最初的幸福，他的愛人。他和她發生了戀愛，因為她很像他第一個戀人。而且和她結了婚。他終於獲得她了。

但是他的兒女們，尤其是他的女兒們，憎恨他的重娶。他們發現了父親和繼母間的不正當的關係；據他們的意思，他對於他們的母親是不忠實的了。他們都離開了他的家，闖進世界裏去。

他是幸福喲！他對於年青的妻子的驕傲，甚至超過了他的幸福。

“祇是一株復萌草吧了！”他的朋友們說。

一年過去了的時候，年青的妻子獻給他一個嬰孩。爸爸自然已經不慣於嬰孩的呼號，而且在夜裏需要睡眠了。他固執着自己要一間隔離的寢室，不管他的妻子流着淚；真的，婦人們有時真是一種妨害物。況且，她是嫉妒他的前妻的。他真蠢，告訴她她和前妻非常相似的，而且拿他前妻的情書給她讀。現在她想起了這些事情，覺得他是冷淡了她。她發現她已經承襲了前妻的一切寵愛的名字，彷彿祇是前妻的一個對象罷了。這真使她生氣；爲了想將他佔爲自己所有，於是她做出了各種惡作劇來。但惡作劇的結果祇使他討厭，至於冷靜地比較起兩個婦人來，他的決定還是崇拜前妻的。她比後妻溫柔得多了，後妻要作弄他的。想念他親手逐出家門去的他的兒女們，使他增加了悲苦；因爲他的心裏時常思念着他是已經辜負了前妻了，所以他的睡眠時常被惡夢所擾醒。

他的家庭已經不是一個幸福的家庭。他已經做了一件事情，然而這件事情最好還是不做。

他開始在俱樂部裏消磨他大部份的時間。但

現在他的妻子要發怒的。他欺騙她。他是一個老頭子，所以最好預防着！一個老頭子留下一個年青的妻子度着這樣孤獨的生活，容易發生或種危險的。或許有一天他將悔恨吧！

“衰老嗎？她叫他衰老嗎？他將使她相信沒有衰老呢！”

他們又隔開了這同一的房間。但是現在事情是比從前更糟七倍了。在夜間，他不願意有嬰孩來煩擾他。嬰孩們的最適宜的地方是育兒室。不！和他前妻共同生活的時候，他不曾如此想過。

他投在煩悶之淵裏了。

曾經有過兩次，他相信鳳凰的奇跡的，從他年華十四的舊愛情的死灰裏復活了，第一次在他的女兒身上，第二次在他的後妻身上。但是在他的記憶裏，祇有他的情人——牧師家裏的小姑娘，是不會忘記的，他在野莓子成熟的時候遇見她，在樹叢裏的樟樹下親吻她，然而他從來不曾和她結過婚。

但此刻，他已到了日薄西山，風燭殘年的時

候，他在黑暗的時間裏所看到的，祇有這位老媽媽的影子了，她慈愛地待過他和他的兒女們，她從來沒有責備過人，她是坦白的，她烹調食物，縫補幼童們的短褲和小姑娘們的裙子。他的勝利的剎那是過去了，但他能夠把這些事實看得清清楚楚。他決定這畢竟是否年老的媽媽，她纔是一隻真正的鳳凰，和靜而美麗的，從天國裏的年華十四的鳥兒的死灰裏復活了，她孵育着她的鳥卵，從她的胸口上扯下羽毛來，爲幼小者築了巢，而且用生命的血液養育他們，一直到她死去那一天。

他決定不定……但是到他終於在枕上倒下他的疲倦的頭兒，不再仰起來的時候，他決定了一定是如此的。

柯 琳 娜

她底父親是一位將軍，她底母親在她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就死了。她母親死後很少有女人到家裏來；賓客們大都是男子。她底父親自己教育着她。

她和他同出去騎馬，去看操，去參與後備兵大檢閱，對於練身術很感到興味。

她底父親既然在他們底一圈朋友之中佔有最高的地位，大家便都十分尊敬地待遇他，這種樣子在平列的人之間是很少見的；她因為是將軍底女

兒，便也受到了同樣的待遇。她有了將軍底地位，她自己也知道。

廳上常有好多人依次地坐着，每當她走進來或是走出去的時候，他們總會碰響着佩刀立起來，小心地站在那兒。在舞場裏除了少將們之外沒有人敢請她同舞；她把大佐看做是一種下等人底代表，而少佐是一個無足重輕的孩子。

她養成了完全依照等級來估量人的習慣。她把所有的平民稱做“魚”，衣衫貧苦的人稱做“流氓”，很窮的稱做“暴徒”。

然而婦女們却是完全在這標準之外的。連她底父親，那佔有了一切人之上的地位的，無論走到那兒總被人尊敬地招呼着的父親，也常站住在一位婦女面前，不管她底年齡，吻着他所認識的那些底手，又會體貼着每個漂亮的婦人底意思而替她服務。這種情形底結果是，她很早就堅信了女性是高一等的，並且造成了把男子看做是低級的生物的習慣。

每當她騎着馬出去的時候，老是有了一個馬夫

跟在她後面。當她停止了要賞玩風景的時候，他也停止了。他是她底影子。但是她絕不知道他畢竟是怎樣的，他畢竟是年輕的或是年老的。要是有人向她問起了他底性別，她竟會不知道應當怎樣回答；她從沒有想到過影子也會有性別的；當她跨上了馬，把她底小騎靴交在他手裏的時候，她依舊是十分漠然的，甚至偶爾還會把她底衣服拉高一點，好像沒有人在前一樣。

這些把等級看得太重要的天賦的觀念影響到了她底生活。她覺得和一個少將或是一個大佐底女兒做朋友是不可能的，因為她們底父親在社會上是在她底父親之下的。有次一個少佐來請她同舞。爲要責罰他底冒昧，她便在休息時間拒絕和他談話。但是當她後來聽到她底舞伴是一位王族子弟的時候，她真覺得難受。每一種職位和尊號，每一種軍官底等級都知道的她，竟會認不出一位王族！這是太可怕了！

她是美麗的。但是驕傲使她臉上蒙了一重嚴厲的神色，竟把仰慕她的人們嚇跑了。她從沒有想

到過結婚。青年人總是不十分合格的，而那些社會地位是無可反對了的人們又太老。要是她，一位將軍底女兒，嫁給了一個大佐，那麼一個少將底妻子就在她之上了。並且，她也不想做男子底一份動產，或是他底客堂裏的一件裝飾品。她是慣於發命令的，慣於被服從的；她不能服從任何人。一個男子底生活底自由和獨立鼓動着她；這在她身上養成了一種對於一切婦女的事情的憎厭。

她底性的本能醒覺得很遲。她底家庭，在她父親一方面，曾把精力費盡在沒有靈魂的軍務，酗酒和佚樂上，而在她母親一方面，又曾爲要免得把產業分散而限止過生育。因爲她是屬於這樣一個舊家庭的，造物似乎到臨時還在遲疑着她底性別，或許是沒有力量去決定讓這種族傳下去。她底面貌完全沒有那些女性的天然的特點，這是造物使然的，而她自己也不願意用人爲的方法來隱藏她底缺點。

那幾個她所有的女朋友覺得她對於各種和性底問題有關的事情是冷淡而又漠然的。她輕鄙地

着着牠，以為兩性間的關係是討厭的，不懂得一個婦人怎麼會把她自己嫁給一個男子。據她底意見，自然是不乾淨的；穿乾淨的襯衣，漿過的下裳和沒有洞的襪子就是有道德；貧苦不過是污穢和罪惡底一個別名。

她和她底父親在他們底鄉間的私宅裏消度着每個夏季。

她並不很愛鄉村。自然使她感到小；她覺得樹林是不安的，湖沼會使她顫抖，在高高的野艸裏是有危險隱藏着的。她把農民看做是狡猾的，又可說是齷齪的畜生。他們有這許多孩子，她可以無疑地斷定，男孩們和女孩們都充滿了罪惡。然而他們是常在中夏日和將軍底生日被邀到私宅裏來奏大歌劇底和樂，這就是說，來助興又來舞蹈，樣子像一幅圖畫裏的人物。

這是在春天。海棠娜騎着她底純種的雌馬跑到了鄉村底深處。她覺得疲倦便走了下來；她把馬縛在籬笆近旁的一株赤楊樹上。於是她沿着一條

溝蕩過去，開始採集着野蘭。空氣是溫軟而芬芳的，蒸氣從地面升起來。她可以聽見青蛙跳到半滿着水的溝裏去的聲音。

突然那雌馬嘶着，把牠底細長的項頸伸到了籬笆上，張大了鼻孔吸着空氣。

“阿利斯！”她喊了起來，“安靜點，老姑娘！”

於是她繼續採集着那些羞怯的花朵，牠們却這麼聰明地把秘密處隱藏在那很像是印花棉布的最美麗的又最清潔的幕帷後面。

但是那雌馬又嘶了。從籬笆那邊的榛樹叢後面傳來了一聲回答，再嘶了一次，更響又更長。籬笆邊的濕地震動着，有力的蹄把石子向左右踢散着，一隻黑色的雄馬飛快地跑了出來。緊張的項頸上有一個瑰偉的頭，肌肉像繩子似地橫在光滑的皮膚下面。牠一看見了那隻雌馬，眼睛就開始閃動着。牠站住了，伸出牠底項頸去，好像要打呵欠，撅起了牠底上嘴唇，露出了牠底牙齒。於是牠竄過草地來，走近了那欄柵。

海萊娜撩起了她底裙子，跑向她底雌馬去；她

舉起手來握住了那籠頭，但是那雌馬滑脫了，避到了籬笆後面。於是求歡開始了。

她站在籬笆邊喊着，但是那興奮的雌馬一點也不注意。在圍柵裏面兩匹馬互相追逐着；這情勢是危急的。那匹雄馬底吹息像烟似地從鼻孔裏噴出來，白沫染污了牠底雙肩。

海萊娜想要逃了，因為這景像使她充滿了恐怖。她從沒有看見一種天然的本能在一個活東西身上發動過。這種管束不住的爆裂使她害怕。

她想要追到她底雌馬身邊去，用強力把牠拉開，但是她却怕着那匹野蠻的雄馬。她想要喊人來幫助，但是她又不願意讓別人再看見。她便轉過了背去，決定等待着。

馬蹄底聲音從大路那方面傳過來；一輛車子出現了。

這是無可避免的；雖然她留在這麼一個地方，自己覺得很可恥，但現在要跑開是太遲了，因為馬匹正在慢下來，車輛便停住在她面前幾碼遠的地方。

“多美麗！”車子裏的一個人喊，一個女的，她拿起了她底金的望遠鏡，這樣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可是我們爲什麼停了？”另一個忿怒地反對着。“趕上去！”

“你可不以為這是美麗的嗎？”那年長的女子問。

馬夫底笑容是失去在他底大髭鬚裏了，當他催着馬上前去的時候。

“你是怎樣一個作假的人，我親愛的米利，”第一個聲音說。“對於我，這種事情却像是大雷雨，或是海上的暴風……”

海萊娜不再聽到什麼了。她覺非常煩懊，羞恥又恐怖。

一個農夫搖搖擺擺地沿大路走了過來。海萊娜便向他跑過去，這樣可以使他不看見這景像，同時又可以請他幫助。但是他已經太近了。

“我想這匹黑馬是磨坊師父底，”他嚴肅地說。“照這情形，還不如等牠幹完了吧，因爲牠是不會肯受干涉的。要是小姐願意交給我來辦，我等一會

可以把這雌馬送來的。”

能夠丟下了這件事，海萊娜很是快樂，她便趕快走開了。

她到了家裏，覺得不舒服。

她不願意再騎她底雌馬，因為在她看來，這畜生已經變成了不乾淨的。

這美麗的奇遇對於海萊娜底心裏的發育竟有了意想不到的影響。她時刻要想起一種自然本能底突然的爆發來，(這一種本能底赤裸裸的表現在人類社會中是要受到監禁底責罰的，)好像她正去看過行刑一樣，這在白天使她煩悶，在黑夜又來擾她底清夢。這增加了她對於自然的害怕，使她放棄了她從前的女丈夫底生活。她留在家裏，老是看着書。

家裏的藏書是可以驕傲的。但是不幸在她祖父死後就沒有增加過。因此所有的書都太舊了，海萊娜找到了些過時的理想。落在她手裏的第一部書是斯塔哀爾夫人底柯琳娜。那本書放在書架上

的樣子表明了這是曾有過一種特別用途的。裝着綠色和金色，邊上稍有點兒皺縮，堆滿了邊註和用線劃出的篇段，這些都是她底先母底工程：這麼一本書竟做了母女間的一座橋，使現在已經長大了的女兒能夠認識已故的母親。這些鉛筆小註是一個靈魂底故事。對於生活底平庸和自然底殘忍的不滿意燃着了作者底想像，引起她建築了一個夢的世界，在那兒靈魂居住着而沒有肉身。這夢的世界天然是一個貴族的世界，因為牠需要從牠底外來的居民那兒得到經濟獨立權，這樣靈魂才可以有思想來養育着。因此這種腦裏的熱病，所謂浪漫史，是有錢的人底福音，牠要是一深入了下等階級中去，就會變成荒唐而又可憐的了。

柯琳娜變成了海萊娜底理想：那像中世紀的尼姑一樣的，有神聖的靈感的女詩人，曾立過一個守貞底誓，這樣她可以過着純潔的生活；她當然被一大羣的人崇拜着，一直升到了那些微小的普通的凡人頭上的不可量的高度。她幾次想像着自己做了這理想：致敬，小心地站立着，播鼓，處處占第

一位。事實上，斯塔哀爾夫人在創造了理想的柯琳娜之後還活着，一直到她跨出了她底夢的世界而踏入了現實的世界的時候剛有了真正的勢力：這一層却是海萊娜所全然不明瞭的。

她對於日常的事務不再感到興味了，她一個人出着神，沉思着她底自我。她底母親遺下來給她的那些小註開始發芽了。她把自己和柯琳娜和她底母親認做是一個人，費了許多時候在沉默想着她一生的使命。她不願意承認，造物是要她做一個母親，又要她分擔人種底蕃殖的。她底使命是要向人類解釋斯塔哀爾夫人底柯琳娜在五十年前已經想到過的種種；但是她當這思想是她自己底，努力着要表現出來。

她開始著作。有一天她試着詩。她成功了。一行行却是同樣長短的，最後一個字又押韻。大光明在她身上醒覺了：她是一位女詩人。還有一件事：她缺少意思；她很可以從柯琳娜裏面取下來。

好多詩便照這樣地創作了出來。

但是這些詩應當還要貢獻給世人，這是非得

把牠們印出來不可的。有一天她把一首題名是莎
穢而署名是柯琳娜的詩投到了書報裏去。她心跳
着，自己出去寄這封信，在牠落到郵筒裏去的時
候，她在輕輕地禱告着“上帝”。

難受的兩星期繼續着。她一點也不吃，幾乎沒
有閉過眼，在孤獨中消磨着她底光陰。

在星期六一到，報紙送來了的時候，她顫抖
着，好像是害了熱病，而在她發現她底詩也沒有印
出，也沒有在通訊欄裏提起的時候，她幾乎昏倒
了。

下一個星期六，在她有點拿得定可以得到一
個答覆的時候，她把報紙翻也不翻地向袋裏一塞，
走到了樹林中去。她到了一處冷僻的地方，斷得定
不會有人在看她，才把那報紙翻開來，急忙地看着
那內容。只有一首詩登在那兒，題名叫敲鐘人底日
子。她翻到了通訊欄。一看到了那些小字她就劇烈
地驚動着。她底手指抓着那報紙，把牠圍成了一個
球，拿來丟在樹叢裏了。於是她失神地呆看着那在
綠樹叢中閃動的白紙球。她生平第一次受了侮辱。

她是完全昏迷了。這個不相識的新聞記者竟敢做出以前從沒有人敢做的事情來：他對她真無禮。她已經從她底壕溝後面走出來到了決鬥場上，在那兒，不論出身底貴賤，勝利總歸於那一種奇怪的自然的賦予，這種賦予我們稱爲天才，當牠前面，在無可否認的時候，一切的權力都要拜倒。但是那不相識者又侮辱了她底女性的尊嚴，因爲他說：

“一八〇七年底柯琳娜也會燒飯又推搖籃，假使她活在一八七〇年之後！但你並不是柯琳娜。”

她第一次聽到了仇敵底聲音，那個大仇敵，男子。燒飯又推搖籃。要他們看看！

她走回家去。她這樣地感到委屈，她底肌肉幾乎不聽從她底鬆散了的神經底號令了。

她已經走了一段路之後，忽然轉過了身，重新沿舊路回去。假使有人找到了那報紙！這樣她可受累了。

她回到了那地方，折斷了一枝榛樹條，把那報紙拿了過來，又小心地把牠弄弄平。於是她挖起了一片草皮，把那報紙放在下面，又在頂上放了一塊

石頭。這是一個埋葬在那兒的希望，也是一個證明——什麼證明？證明她犯了一次罪嗎？她覺得是犯的。她做錯了，她在異性前面表露了自己底裸體。

從這時起她心裏有了一種衝突。野心和怕人知道在她身上競爭，她不能下一個決斷。

在下一個秋季，她底父親死了。他是愛賭的，賭又是輸多贏少，因此他便遺下了一身債務。但是在上等社會裏，這些事情算不了什麼。海萊娜儘可以不必上一家舖子裏去掙她自己底生活，因為有一個一向不知道的姑母來給了她一個家庭，

但是她父親底死竟使她底地位完全改變了。不再致敬，軍官們只像朋友似地向她點着頭，少佐們也來請她同舞了。她明白了，以前別人尊敬她，並不是尊敬她這個人，而是尊敬她底等級。她感到卑屈而在心裏對於所有的下屬們起了一種生動的同情；她甚至於對於享到過她底從前的特權的那些人們懷着厭恨。和這個感想並生的是個人顯著底希望，一種要得到超過一切人的地位的志願，雖

然這地位是不能排在軍隊銜名裏的。

她希望要出名，要得到聲譽，並且要（爲什麼不要呢？）統治。她有一種天才，這是她所修養到了某種程度的，雖然她並沒有發展到平均成績之上；她會彈鋼琴。她開始研究和樂，討論着 G 調短音階的合音曲和 F 調長音階的交響曲，好像她自己曾譜過這些似地。因此她開始獎勵着音樂家。

她父親死後六個月，有一個隨伺婦底職位要她去就。她接受了。擂鼓和軍禮又重新開始。海萊娜便漸漸地失去了她底對於下屬們的同情。但人心是和命運一樣地無常的，新的經歷又使她改變了觀念。

在不久之後的一天，她發現自己不過是一個僕人。她是和公爵夫人同坐在花園裏。公爵夫人是在做線工。

“我覺得這些女書獃子真是很蠢的，”公爵夫人說。

海萊娜變色了；她睜視着她底女主人。

“我可不覺得如此，”她回答。

“我並不在徵求你底意見，”公爵夫人回答，讓她底毛線球滾到了灰塵裏。

海萊娜底雙膝顫抖了。她底未來，她底地位在她眼前像一閃的電光似地飄過。她去拾起那線球來。她似乎覺得這樣蹲下去，她底背脊都要折斷了；在公爵夫人謝也不謝一聲地把線球接了去的時候，她底雙頰發着炎。

“你生氣了麼？”公爵夫人問，無禮地睇視着她底犧牲者。

“不，夫人，”這是海萊娜底不真實的回答。

“他們說你自己是一個女書獃子，”公爵夫人繼續說。“這可是真的？”

海萊娜好像感到她是一絲不掛地站在磨難她的人前面似的，她不回答。

那線球第二次滾到了灰塵裏。海萊娜假作不看見，咬着嘴唇，噙住了在她眼睛裏湧起來的忿怒的淚珠。

“請你把我底線球拾起來，”公爵夫人說。

海萊娜站直了身體，狠狠地看着那暴君，說：

“我不高興！”

說着這話她轉身便跑。沙在她脚下磨擦着，灰塵跟着她底衣服底下擺飄飛着。她趕下石級走開了。

她在宮庭裏的生活就此結束；但是刺痛還留着。海萊娜生來就善於感到丟臉是怎麼回事，尤其善於感到推翻一個人底地位是怎麼回事。社會是不贊成多變動的，誰也不相信她會自願地脫離了宮庭生活。她無疑是被遣開的，不錯，一定如此，她是被遣開的。她以前從沒有感到這樣地委屈，這樣地羞辱過。她似乎覺得自己是失去了身分；她底親戚們冷淡地待着她，他們好像怕她底羞辱是要傳染的；她從前的朋友們碰到了她也很漠然，還把談話限制到了最低度。

在另一方面，當她從往日的高處蹲下來的時候，中等階級却張開了手臂歡迎着她。這是真的，最初他們底親暱比她自己階級底冷淡還要使她難受，但後來她却寧願做低級中的第一人而不願做高級中的末一人了。她聯絡了一羣政府官員和教

授，他們同聲地稱頌着她。被那一種中等階級對於每一個和宮庭有關係的人都懷着的迷信的敬畏心理所鼓動，他們立刻開始向她頂禮了。她做了他們選出來的領袖，趕快要造成一個隊伍。許多青年教授立刻來加入，她又替婦女們規定了課程。古舊的學院的垃圾從破物間裏拿了出來，揩去了灰塵當新貨賣。把客廳裏的傢具完全搬空了，在那兒向一班不幸而沒有得到開這智慧底神壇的鑰匙的聽者講解着拍拉圖和亞力士多德。

海萊娜，在苦攻着這些假神祕的時候，自以為是愚盲的貴族中的智識最高者。這感覺給了她一種使人深記着的保證。男子們崇拜她底美麗和孤高；但是她和他們在一起却永不動心。她接受着他們底頂禮，好像這是一種對於女子所應有的貢獻，覺得要看重這些在她走過的時候會跳起來小心地站立着的僕從們是不可能的。

但是後來她這種未婚女子的地位不再使她滿足了，她用妒忌的眼光看着她底已婚的姊妹們所享有的自由。她們可以隨便到那兒去，隨便和那個

談話，在回家的時候總有她們底丈夫會像僕人似地來接她們又陪她們。並且，已婚的女子有更好的社會地位，又有更大的勢力。她們多麼屈就似地來接待未婚女！但是她一想起結婚，那匹雌馬底故事就閃到了她心裏，恐怖就使她感到不適意了。

第二年一位從烏普撒拉來的教授底妻子到了那地方，她不單是有職位，並且是有驚人的美貌的。海萊娜底命星暗淡了；她底所有的崇拜者都丟了她去崇拜那個新的太陽。因為她不再有從前的社會地位，而宮庭底餘香又像一塊手帕上的香氣似地消失了，她便打了敗仗。只有一個屬員還是對她忠實的，一個論理學講師，他是從來不敢有所進取的。他底厚待是被好好地接受了，因為他底論理學底嚴厲使她充滿了無限的信仰。他這樣懇勤地討好着她，竟使人們開始說起閒話來；然而海萊娜却沒有注意，她是不顧到這種事情的。

有一天晚間，在上過了一課“結婚的愛底論理運動”或“論結婚為絕對的同一底表現”之後（那講師是除了他底費用和感謝的握手之外什麼也不得

到的,)他們坐在搬空了的客廳裏的不適意的竹椅上,討論着這題目。

“那麼你可是說,”海萊娜說,“結婚是一種兩個同一的自我之間的共存底關係嗎?”

“我底意思是照我所講過的那樣:只要在兩個密合的同一物之間這種關係是有的,那麼‘實然’便更可能并在‘將然’裏同流了。”

“你所謂‘將然’是什麼意思?”海萊娜問,臉紅着。

“兩個自我底在一個新的自我中的轉世。”

“什麼?你意思是說自我底繼續,牠,因了兩個相似的生物底共存,定會合併在一個‘將然’裏。……”

“不是,我親愛的女士,我意思不過是說,結婚,用俗語來講,只能造出一個新的精神的自我,這是不能分出性別來的,因為靈魂底配合是存在着。我意思是說,那在這種情形之下產出來的新生物會是一種陽性和陰性底團結;一個新生物,兩方面都要把自己底人格賦予牠,一種多樣的一致,用

一句口頭禪來說，一個‘男女人’。男子不再是男子，女子不再是女子了。”

“這是靈魂底聯合！”海萊娜喊，居然駕駛過了這危險的絕壁，覺得很快樂。

“這便是柏拉圖所謂靈魂底和諧。這是真正的結婚，我有時候在夢裏却看到過，但是不幸我簡直不能把牠現實出來。”

海萊娜呆看着天花板，又輕輕地說：

“你，選民中之一，爲什麼不把這夢現實？”

“因爲她，那個我底靈魂懷着抑止不住的期望在移近去的她，並不相信——哼——愛情。”

“你不會斷得定如此吧。”

“即使說相信，她也常要被那種以爲她底感覺不真實的懷疑所殘刑着。并且，在這世界上會愛我的女人是沒有的，一個也沒有。”

“不，有的，”海萊娜說，看着他底玻璃眼睛。（他有一隻玻璃眼睛，但這是做得這麼好，要看出牠來是不可能的。）

“你斷得定嗎？”

“十分斷得定，”海萊娜回答。“因為你是和別個男子不同的。你懂得精神的愛是什麼意思，那靈魂底愛！”

“即使這個女子是有的，我也永遠不能和她結婚。”

“爲什麼不能？”

“和她同一間房！”

“不必是這樣的。斯塔哀爾夫人只和她底丈夫同住在一所屋子裏。”

“她是這樣的嗎？”

“你們倆在討論什麼有趣的題目？”那教授底妻子問，從客廳裏走出來。

“我們在談拉奧孔，”海萊娜回答，從椅子上站起來。她是被那婦人底屈就似的聲音所得罪了。於是她下了決心。

一星期之後，她和那個講師底訂婚便當衆宣佈了。他們決定在冬季結婚，去住在烏普撒拉。

爲那位論理學教授舉行了一次盛宴，慶祝他底獨身生活底結束。許多酒喝完了，那位全市所能

驕傲的唯一的藝術家，大禮拜堂學校底圖畫教授，用膽大的速寫把那犧牲者底直到今日的一生事蹟畫了出來。這是在席間的特要事件。論理學是教科底題目，是一隻生乳的母牛，像別的許多教科一樣，既不必影響到社會底生活，也不必影響到個人底生活。那講師並不是一個聖人，他也像別人似地有他底奇遇；這些奇遇是公共的產業，因為他沒有理由可以把牠們隱藏起來。帶着疏忽的微笑，他在看他底一生，用鉛粉和顏色畫的，還伴着有趣的詩句，開展在他眼前，但是在最後看到了他底將到的幸福是用簡單而有力的速寫畫着的時候，“要是海萊娜看見了！”這思想却像電光似地閃過了他底腦袋。

席間他依照老舊的習慣喝了八杯白蘭地，因此在席散之後他是醉到如此，竟不能再抑制他底害怕和恐懼了。在他底主人們之中，有一個結了婚的人，那犧牲者便去和他商量。因為他們都已經喝醉，他們竟揀了那房間中央的正在燈架之下的兩張椅子，算是最靜僻的地方。因此他們立即就被切

迫地在聽着的一羣人所圍住了。

“看這兒！你是一個結了婚的人，”那講師提高了聲音說，照他愚蠢的想像以為這樣可以不給那一羣人聽見。“你一定要給我一句話只要一句，只要短短的一句話，因為今晚上我感覺非常地靈敏，尤其是對於這特殊的一點。”

“我可以，兄弟，”他底朋友喊，“只有一句，像你所說的一樣，”他把手臂繞在他底肩上，這樣他可以和他輕語；於是他很響地喊着繼續說：“每一件事情都包含三部分，我底兄弟：Progressus, culmen, regressus。（前進，達到，後退。）我要和你說那第一步，第二步可以不必說起。啊，所謂開手，這是男子底特權——你底事情！你一定要先提出，你一定要攻擊，可懂得嗎？”

“但是對方面不贊成這提議又怎樣呢？”

那位朋友吃驚地呆看着那個門徒；於是 he 站起來，輕鄙地轉過了身去。

“傻子，”他模糊地說。

“謝謝你！”那感恩的學生所能說的就只有這

一句。

現在他懂了。

第二天他是燃燒着他所喝的烈酒；他去洗了一次溫水澡，因為第三天就要結婚了。

來參與婚禮的賓客們已經分散；僕人已經把桌子收拾清楚；沒有人在他們身邊。

海萊娜是比較地安靜，但是他却感到非常昏亂。在他們訂了婚的時期中會加添了許多關於嚴肅的題目的談話。他們從沒有像普通的未婚夫妻一樣過，永不擁抱或是親吻。每次他想要稍稍表示得親密一點的時候，她底淡漠的神色總會吹冷了他底熱情。但是他肉體和靈魂兩方面都愛着她，像一個男子愛一個女子一樣。

他們在客廳裏搖動着，想要談話，但是固執的沉默屢屢地逗留在那兒。那燈架上的燭燭已經燒短了，燭油一滴滴地落在地氈上。空氣因食物底氣味和酒香而沉重了，那裏面還混和着放在一張邊桌上的海萊娜底結婚花冠所噴吐出來的剪邊羅和

向日花底肉感的芬芳。

最後他走向她去，伸出了手臂，用一種他希望要自然一點的聲音說：

“現在你是我底妻子了！”

“你什麼意思？”這是海萊娜底突然的回答。

非常地驚訝，他讓手臂落到了腰邊。但是他幾乎立刻就鎮定了，帶着一個自覺的微笑說：

“我意思說，我們是夫妻。”

海萊娜看着他，似乎她在想他是已經發了昏。

“把你底話解釋出來！”她說。

這正是他所不能辦到的。哲學和論理學對他是無濟於事了；他是面對着一種冷酷的又非常乏味的實際。

“這是怕羞，”他想。“她是很對的，但我定要進攻，要盡我底責任。”

“你誤解了我嗎？”海萊娜問，她底聲音顫抖着。

“沒有，當然沒有，但是，我親愛的孩子，哼——我們——哼……”

“這是什麼話？親愛的孩子？你當我是什麼？你什麼意思？阿爾培特，阿爾培特！”——她衝上去，不在等一個她所不要的回答——“要偉大，要高尙，要在女子身上看到性以外的東西。要這樣，你才是快樂而偉大的！”

阿爾培特是被打倒了。又羞恥，又忿怒着他底教錯了他的作假的朋友，他在她面前跪了下來，口吃地說：

“恕我，海萊娜，你是比我更高尙，更純潔，更好的；你是更優美的纖維所造成的，你可以把我挽救起來，當我逢到粗鄙的事情快要墮落了的時候。”

“起來，要強一點，阿爾培特，”海萊娜說，樣子像一位女先知。“安靜地去給世人看愛情和卑鄙的獸慾是兩件完全不同的東西。晚安！”

阿爾培特站了起來，遲疑地呆看着他底妻子，她走到了自己房裏，把門關上了。

充滿了最高尙的又最純潔的思想，他也走進了他底房。他脫下了外套，點起了一枝雪茄。他底

房是佈置得像一個獨身男子底房：一張沙發床，一張寫字檯，幾個書架，一張洗臉檯。

脫了衣服之後，他把一塊面巾在水瓶裏浸了一下，拿來周身地擦着。於是他躺下在沙發上，翻開了一份晚報。他抽着雪茄的時候，想要看報。他看了一篇論保護貿易的文字。他底思想開始流到一條較合常度的河道裏去，他考慮着他底地位。

他是結了婚，或竟依舊是一個獨身男子？他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獨身男子，但是有一個分別——他現在有了一個不付寄宿費的女寄宿者。這思想不能稱是快樂的，但這是真情。庖丁管着屋子，女僕留心着房間。海萊娜打那兒進來的？她要來發展她底個性！呵，糟糕！他想，我是一個傻子，或許他底朋友是對的？或許婦人們在這種情形之下常會做得這麼蠢？她不能到他這兒來——一定要他到她那兒去。要是他不去，她明天或許會笑他，或許竟要感到不舒服，那是更壞了。婦人真是不能懂得的。他定要試試。

他跳起來，穿上了便衣，走到了客廳裏。他在

海萊娜底門外面聽着，雙膝在顫抖。

沒有聲音。他矜持着，走上了一兩步。在他扣着門的時候，藍色的閃電在他眼睛面前投射。

沒有回答。他劇烈地顫抖着，額上滿是汗珠。

他又扣着門。他用一種假作的聲音從黏住了的喉嚨裏說：

“是我呀。”

沒有回答。被羞恥所高壓着，他回到了自己房又詫異又寒冷。

那麼她是正經的了。

他鑽到了被裏，又拿起了那報紙。

他沒有看了多少時候，就聽到街上有腳步聲慢慢地走近來，於是停止了。溫柔的音樂落到了他耳上，沉重的，有力的聲音傳進來：

“Integer Vitae sclerisque purus……”（純潔的獨身……）

他感動了。這是多麼美麗！

純潔！他覺得很超高。那麼這是和時代精神相合的了，這婚姻底更高的觀念。深入了這世紀的倫

理學底潮流在這國家底青年身上奔動。……

“Nec venenatis……”

或許海萊娜已經開了她底門！

他輕輕地打着拍子，覺得自己是和海萊娜所期望的那麼偉大而又高尚了。

“Fusce pharetra！”

他可要開了窗用他底妻子底名義去謝謝那幾個修業生？

他從床裏起來了。

正在他伸起手來要拉開那盲窗的時候，一陣響亮的鬨笑聲打在窗榻上。

這是無疑的。他們是在和他開玩笑。

忿怒得發了昏，他從窗邊跌了回來，拍着寫字檯。他是一個笑話。一陣對於那個使他這樣受辱的婦人的依微的厭恨心理開始在他心裏擾動起來，但是他底愛情却把她開脫了。他恨着那下面在開玩笑的人，立誓要把他們帶到學校當局面前去。

但是幾次地他重回到他底不快意的地位上，忿怒着怎麼自己會給人牽着鼻子跑。他在房間裏

踱着，直到東方轉白。於是他便倒在床上睡着了，悲傷着他底婚期底可憐的結束，這本來應當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第二天早晨他在早餐桌上和海萊娜碰到了。她是和平日一樣地冷淡而又鎮靜。阿爾培特當然不說起那良夜幽情曲。海萊娜爲未來作着大計劃，說了許多關於廢娼的話。阿爾培特適當地敷衍着她，又答應盡力幫助她。人類應當是貞潔的，只有畜生是不貞潔的。

早餐之後，他去上課了。那良夜幽情曲曾引起了他底懷疑，當他看着他底聽者的時候，他覺得他們是在互相做鬼臉；他底同事也似乎做出一種得罪他的樣子來祝賀他。

一個閃耀着力量和生活底愉快的高大強壯的同事，在到藏書室去的走廊上攔住了他，握住了他底領圈，狠狠的譏笑露在他的大臉上，對他說，

“好嗎？”

“你應當覺得慚愧，”這是那忿怒的回答，說着他便掙脫了，衝下扶梯去。

他到了家裏的時候，他那一層樓上是擠滿了他底妻子底朋友。婦人們底裙子拂着他底腿，當他在—張靠椅上坐下了的時候，他似乎已經在一堆堆的婦人衣服裏面不見了。

“我聽得謠傳說昨天夜裏有良夜幽情曲，”那教授底妻子說。

阿爾培特變色了，但是海萊娜却來應戰。

“這是有意的，但是或許他們並沒有喝醉。學生們這樣過度地喝酒是可怕的。”

“他們唱些什麼？”那教授底妻子問。

“呵！那隻老調子：‘我生—海洋，’這樣下去，”海萊娜回答。

阿爾培特驚異地呆看着她，但是他禁不住要佩服她。

整天的閒談和討論。阿爾培特覺得疲倦。在工作了一天之後，他和婦人們愉快地談了幾小時話，但這真是太多了。並且，她們無論說什麼，他總得同意，因為他要是想說出一個相反的意見來，她們臉色立刻就不好看了。

夜到了；這是上床去的時候。夫妻倆互相道了
晚安，各人回到自己房裏去。

他又被懷疑和不安所攻擊着。他想像中覺得
在海萊娜臉上看到了一絲溫柔的神色，他斷不定
她畢竟可曾緊握着他底手。他點起了一枝雪茄又
翻開報紙來。他一開始看到平凡的事件，就似乎很
明白了。

“這真是發癩，”他響亮地說，把報紙丟在一
邊。

他穿上便衣走到了客廳裏。

有人在海萊娜房裏動着。

他扣門。

“可是你嗎，魯伊絲？”裏面一個聲音回答。

“不，是我呀，”他輕語，幾乎不能說話了。

“什麼事？你要什麼？”

“我要和你說話，海萊娜，”他回答，幾乎不知
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鑰匙在鎖裏轉着。阿爾培特簡直不敢相信他
底耳朵。門開了。海萊娜站在門檻上，依然穿着全

身衣服。

“你要什麼？”她問。於是她看到了他是穿着便服，他底眼睛又奇怪地閃耀着。

她伸出手去把他推開了，又碰上了門。

他聽到地板上一個聲音，又幾乎同時地聽到高聲的嗚咽。

忿怒，但又羞辱，他回到了房裏。那麼她是正經的了？但這一定是反常的。

他整夜地醒着，在沉思，第二天晨間他一個人就早餐。

當他回家來吃點心的時候，海萊娜露着苦痛的順從底表情來接待他。

“你爲什麼這樣待我？”她問。

他自辯着，儘可能地用最少的話。於是他懊悔着他底急躁而屈服了。

這種情形繼續了六個月。他是在懷疑，忿怒和愛情之間搖蕩着，但他底鎖鏈依然存在。

他底臉色灰白了起來，他底眼睛失去了光彩。他底氣質變成不穩定的。一種陰沉的怒意在他外

表的安靜下面冒着煙。

海萊娜發現他變得專制的了，因為他在開始反對她，已常離開了會集到別處去尋快樂。

一天有人問他可要做一個教授席底候選人。他拒絕了，相信他是不會有機會的，但是海萊娜把他鬧得個不安，直到他允許了才止。他是選中了。他始終不知道是什麼原故，但海萊娜是知道的。

不久之後又有一次臨時選舉。

那位新的教授是永沒有夢到過對於公共事業會有所活動的，在他發現自己底名字也在裏面的時候，竟弄得不知所從了。後來他竟被選中，他是更覺得詫異。他想要辭去，但是海萊娜底勸告和她底喜歡住在大城裏而不喜歡住在小鄉鎮裏的意見引誘他接受了這委任狀。

他們搬到了斯託克霍爾麥。

在這六個月之中，那位新任教授兼議員和從英吉利來的，要改造社會和舊道德標準的那些新思潮熟悉起來了。同時他又覺得他要和他底“寄宿者”分開的時候是不遠了。他在斯託克霍爾麥恢復

了他底精力，在那兒那些無畏的思想家鼓勵他把隱藏着好久的觀念公開地宣佈了出來。

海萊娜，在另一方面，却有和反潮流接觸的機會，而自己去投身在教會黨裏了。這是阿爾培特所受不了的，他反叛着。他底愛情冷淡了；他在別處得到了補救。他並不覺到自己對他底妻子不忠實，因為她從沒有，在一種不存在的關係中，要求過永久不變。

他底和異性的友誼的接觸引動了他底男性，使他感到了自己底卑屈。

他免不了和海萊娜漸次地疏遠起來。他們底家庭生活變成不快意的，並且時刻有不幸要來到的恐怖。

議會底開幕是迫近了。海萊娜不安了起來，似乎已經改變了她底戰略。她底聲音是更溫柔了，又像要想討他底好。她管着僕人們，又留心着飯餐可是準時刻開出來的。

他懷疑了起來，注意着她底行動，又準備着快來到的事件。

一天晨間，在早餐時，海萊娜似乎自己明白了，很覺得窘迫。她玩弄着她底餐巾，又幾次地打掃着她底喉嚨，於是她鼓起了勇氣突然發作了。

“阿爾培特，”她開始說，“我能夠依靠着你，我可不能嗎？你要去替我所終身篤信的主義服務着嗎？”

“什麼主義？”他簡單地問，因為現在他占上手了。

“你要替被壓迫的婦女們做一點事情，可不是嗎？”

“被壓迫的婦女們在那兒？”

“什麼？你可是已經背棄了我們底偉大的主義？你可要把我們剩在困難中嗎？”

“你在說什麼主義？”

“關於婦女的主義！”

“我一點也不知道。”

“你一點也不知道？呵，看！你定要承認低級婦女們底地位是可憐的。”

“不，我無論如何看不出她們底地位是比男子

們底壞。把男子從他們底掠奪者手中挽救出來，婦女也可以得到自由了。”

“但是那些不得不賣了自己的不幸者和那些混蛋——”

“那些付錢的混蛋！一個男子可曾爲了兩方面都享受到的快樂而受到過酬報？”

“問題不是這樣的！問題是，這兒的法律責罰這一方面而讓那一方面安穩地過去，這樣畢竟可是公平的？”

“這並沒有什麼不公平。這一方面自己墮落下去，直到後來她便成爲一個傳染病底根源，因此政府便像待一隻瘋狗似地待她。你假使找到一個男子也墮落到了如此地步，你也可以把他交給警察去辦。呵，你們這些看輕男子，當他們是齷齪的畜生的純潔的天使！……”

“啊，什麼？你要我怎樣呢？”

他看見她從邊桌上拿起了一份手稿，把牠握在手裏。也不等一個回答，他就從她手裏拿過來看。

“一份要到議會裏去提出的狀子！要我去做提出這議案的人！這可是道德的？嚴格地說，這可是誠意的？”

海萊娜從椅子上站起來，倒在沙發上，眼淚流下來了。

他也站起來走到她身邊。他把她底手拿到自己手裏，感覺到了她底脈膊，害怕着不要她底攻擊是正經的。她痠軟地握住了他底手，把牠緊壓在自己胸前。

“不要離開我，”她哭泣，“不要去，在這兒，讓我依舊相信你。”

他生平第一次看見她被她底感情所屈伏了。這個他曾如此地愛着又仰慕着的優美的肉體可以有生命了！紅的，溫暖的血流進了這些藍的血脈。能蒸提出眼淚來的血。他輕輕地撫着她底額角。

“呵！”她嘆息，“你以前爲什麼不待得我這樣好？以前爲什麼不常是如此？”

“啊，”他回答，“爲什麼不如此？告訴我，爲什麼不？”

海萊娜底眼皮垂下了。“爲什麼不？”她輕輕地喘息着。

她並不抽回她底手去，他感到一種溫寧的暖氣從她底絲絨般的皮膚裏發射出來；他對於她的愛情有了新的火焰，但這一次他覺得是有希望了。

最後她站了起來。

“不要厭惡我，”她說，“不要厭惡我，親愛的。”

於是她走到了自己房裏。

她有什麼事情？阿爾培特在上市去的時候覺得奇怪。她可是在經過某種危機？她可剛開始發現她是他底妻子？

他在城市裏過了一整天。晚間他到劇場去。那兒演着Le monde où l'on s'ennuit（憂愁世界）。他坐在那兒看着精神的戀愛，靈魂底結合，除了假面具的又可笑的，他覺得一張網眼很密的謊語底幕是從他底理性上面拿掉了；他微笑着，當他看見那愛嬌的動物底頭從舞台天使底紙板做成的翼翅下面窺張出來的時候；他爲了好久，好久的自欺，幾乎要流下可笑的眼淚來；他笑着自己底愚蠢。什麼

污穢和腐敗隱在這虛偽的道德，這想從康健的自然本能中解放出來的瘋狂的願意後面！這是禁慾派的理想主義和基督教主義把這種根種在十九世紀的。

他覺得慚愧！他怎麼會讓自己這許多時候地被欺騙着。

海萊娜底房裏還有光，在他爲要不驚醒她而蹣跚了腳走過她底門的時候。他聽到她在咳嗽。

他直接上了床，抽着雪茄又看着報。他正專心地在看一篇論徵兵的文字，突然海萊娜底門開了，從客廳裏傳來的腳步聲和喊聲落在他耳上。他跳起來衝出了房間，以爲家裏起火了。

海萊娜是穿着晚服站在客廳裏。

她喊着，當她看見了她底丈夫又跑回去的時候；在門檻上她遲疑着，又轉過頭來。

“怨我，阿爾培特，”她吶吶地說，“這是你。我不知道你還沒有睡。請恕我。”

於是她關上了她底門。

這一切是什麼意思？她可是在愛他？

他走到了自己房裏，站在鏡子面前。可有婦人會愛上了他嗎？他是平常的。但人是用靈魂來愛的，有許多平常的男子會娶到一個美麗的婦人。雖然這是真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男子大都是有財產和勢力的。——可是海萊娜發現了她曾把自己放在一個作假的地位上？或者她覺得了他想離開她，便急迫地要把他奪回轉來？

當他們在第二天早晨桌上會面的時候，海萊娜是非常地溫柔，那教授注意到她是穿着一件很配她身材的滾鑲條的新晨服。

在他去拿糖的時候，他底手偶然碰到了她底。

“請你恕我，親愛的，”她說，臉上帶着一種他以前從沒有看見過的表情。她樣子像一個小姑娘。

他們談着無關緊要的話。

在同一天上，國會開幕了。

海萊娜底退讓的心情繼續着，她漸漸地變得更溫柔。

可以提出新議案的時期快要終結了。

有天晚上，那位教授心境非常快樂地從俱樂部

都回到家裏來。他拿了他底報紙和雪茄上床去。停了一會他聽到海萊娜底門響了。延長到幾分鐘的沉默繼續着。於是聽到門上的扣聲。

“誰在那兒？”他喊。

“是我，阿爾培特，穿上衣服到客廳裏來，我要和你說話。”

他穿上衣服走到了客廳裏。

海萊娜已經點上了那燈架，正坐在沙發上，穿着她底滾邊晨服。

“怨我，”她說，“我不能睡熟。我底頭覺得這麼奇怪。過來和我談談。”

“你是神經鬆弛了，小姑娘，”阿爾培特說，握住了她底手。“你應當喝一點酒。”

他走到了餐室，拿了一個注酒器和兩隻杯子出來。

“你底康健，親愛的，”他說。

海萊娜喝着，她底雙頰飛紅了。

“什麼是錯了？”他問，把手臂繞在她腰邊。

“我不快樂，”她回答。

他覺得這些話是枯燥而做作的，但他底熱情是引起了，他不顧到這些。

“你可知道你爲什麼不快活？”他問。

“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這就是我愛你。”

阿爾培特把她抱在臂間，吻着她底面龐。

“你是我底妻子，或者你不是我底妻子嗎？”他粗糙地低語。

“我是你底妻子，”海萊娜輕輕說，倒了下來，似乎她全身的神經都折斷了。

“完全是嗎？”他低語，用吻來使她麻痺着。

“完全是，”她嘆息，痙攣地動着，像一個在和夢魔底恐怖鬥爭的睡人。

阿爾培特醒來的時候，他精神很好，他底頭是清爽的，他很知道夜間發生了什麼事。他能夠像一個很安適地睡過了一夜的人同樣有力地又合論理地思想。全部景像生動地站在他心靈前面。他看到了這事情底整個的意義，沒有虛飾也沒有隱匿，只

是在早晨底清醒的光線裏。

她已經賣了她自己！

在早晨三點鐘，沈醉着愛，對一切都盲目了，半瘋半狂地的，他允許了提出她底議案。

而那代價！她已經安靜地，冷淡地，一點也不動心地把自己給了他。

發現自己可以出賣恩惠的第一個婦人是誰？發現男子是一個購買者的婦人是誰？她是誰，誰就是婚姻和淫賣底首創者。人們說婚姻是在天上造成的。

他發現了自己底和她底卑劣。她要勝過她底朋友們，要做參與訂定國家底法律的第一個婦人；爲了這種勝利，她便把自己賣了。

啊，他要從她臉上把假面具扯下來。他要給她看她自己畢竟是什麼。他要告訴她，淫賣是永不能廢除的，假使婦人要利用她底出賣自己。

下了堅定的決心，他走出床來，穿好了衣服。

他要在餐室裏稍稍等她一會兒。他先練習着快要來的一幕戲，準備好了和她會面。

她安靜地帶着勝利的笑容走進來，但比從前更美麗一點。一種陰暗的火在她眼睛裏燃燒，他，準備着看她紅着臉，低垂着眼睛的他，是被克服了。她是那勝利的誘惑者，而他是那羞恥的犧牲者。

他預備要說的話說不出口了。被解除了武裝又卑屈，他走過去吻着她底手。

她照常地談着話，一點也不表示一個新的因子已經走進了她底生命中。

他忿怒地到議會去，袋裏放着她底提案，只有未來的幸福底幻像在安慰他底興奮的神經。

但是在晚間，當他胆大地去敲她底門的時候，那門還是關着。

那門關了三個星期。他像一隻狗似地在她面前諂媚着，服從她底每一個暗示，使她底所有的願望都滿足——但一切都是無用的。

於是他發起恨來，常對她說着許多忿怒的話。她尖利地回答他。但是當她發現她是太過分了，而他底練條在細弱起來的時候，她便把自己給了他。

他還帶着他底練條。他咬牠，拉緊了所有的神

經要弄斷牠，但是牠還在那兒。

她不久知道了她可以做到什麼程度，每到他不動了的時候，她便讓步。

他發狂地希望她能生一個孩子。他想這可以使她做一個婦人，可以把她身上所有的好的和健全的種種都拿出來。但是在這方面似乎沒有什麼希望。

可是野心，那個人底自私的慾望，把生命底泉源毀壞了嗎？他奇怪着。……

有天早晨她告訴他說，她要出去和她底朋友同住幾天。

在她離開那一天他回家來的時候，發現屋子是空的，他在靈魂上感到一種失去和期望底殘酷的痛苦。他突然明白了他是全生命底每一絲纖維都愛着她的。屋子似乎很荒涼；正像剛舉行過葬儀一樣。開飯的時候，他呆看着她底空椅子，簡直吃不下去。

晚餐之後他點起了餐室裏的燈架。他坐在沙發上的她底一角裏。他玩着她剩下在那兒的針線

——這是一件替新設的寄兒院裏的不相識者底孩子做的小短衣。那兒是針，依然像她走開的時候一樣地插在棉布上。他拿了刺着自己底手指，似乎在痛苦底出神裏可以找到安慰。

他立刻點起了一枝蠟燭走到她底寢室裏去。他站在門檻上，用手掩住了火光，向四面望望，像一個快要犯罪的人。那房間一點也沒有女性底痕跡。一張沒有帷帳的狹床；一張寫字檯，書架，在她床邊的一張較小的桌子，一張沙發。像他自己底房一樣。並沒有梳裝檯，只有掛在牆上的一面小鏡子。

她底衣服是掛在一隻釘上。她身體底線條清楚地顯出在又厚又重的絨布上。他撫着那絨布，把他底臉藏在那頸邊的鑲條裏！他把手臂環抱在腰邊，但那衣服像幻像似地倒下了。“他們說靈魂是一個鬼，”他想，“但牠至少應當是一個可以觸到的鬼。”他走近床去，似乎希望看到一個精靈。他觸着一切東西，把一切東西都拿到手裏來。

最後，似乎在找尋什麼東西，能夠幫助他解決

這問題的東西，他開始去拉那裝飾着她底寫字檯抽斗的柄子；所有的抽斗都鎖着。他好像是偶然地拉出了她床邊的一張小桌子底抽斗，他趕快想把牠重新關上，但是他已經看見了一本小書底紙面上的標題和幾件樣子很奇怪的東西，這些東西底用意他是可以想得到的。

那麼在這兒了！人爲節育！本來是預備給被掠奪了生存底需要的低級人們做救藥的東西，却變了造成自私的工具，理想主義底最後的結果。高級的人們可這樣地墮落，竟會拒絕把他們底種傳下去嗎？或者他們在道德上是腐敗的嗎？他們一定兩者都是，因為他們以爲生不合法的孩子是不道德的，又以爲結了婚生孩子是墮落的。

但是他要孩子！他能力可以有孩子，他覺得把自己底個性灌注到一個新的生命中去是一種責任，同時也是一種光榮的特權。這是從真正的又健全的自私走到博愛的自然底法則。但她却走上了別一條路，在替陌生人底孩子做短衫。這可是一件更好的；更高尚的事情嗎？這事情表面上是這麼

好，其實不過是怕母親底負擔。坐在安適的沙發底一隻角上做小衫是比受養育小孩底辛苦和喧鬧更便宜又更不費力。

做婦人，有性別，做母親，似乎是一種恥辱呀。

是這樣的。他們稱之為替天堂，替更高的旨趣，替人類工作，其實這不過是誘人走向虛榮，自私，和想得到名聲的欲望去的。

他曾可憐她過，他曾受過悔恨底苦痛，因為她底不生育會使他忿怒。她有一次對他說過，他應得受“所有的好人底輕視，”因為他說起不育的婦人時沒有一種對於不幸所應有的尊敬；她會對他說過，她們是神聖的，因為她們底悲哀是婦人所能忍受的最苦的悲哀。

這婦人畢竟在替什麼工作着？替進步？替人類底超升？不是，她底工作是違反進步，違反自由和解放的。她可不是新近提了一個限制宗教自由的提案嗎？她可不是那一本論僕人底難制服的小冊子底著者嗎？她可不是贊成行使軍事法要更嚴厲嗎？她可不是那努力想用我們底男孩子所受的可

憐的教育來毀壞我們底女孩子的政黨底贊助者嗎？

他恨她底靈魂，因為他恨她底觀念。可是他愛她嗎？他愛的又是什麼呢？

或許是，他想，被迫得逃遁在哲學中，或許是那她懷在肚子裏的，又要想殺死的新生命底胚胎。

此外還會是什麼呢？

但是她又愛他些什麼？他底尊號，他底地位，他底勢力？

這些老年的又憔悴的男人們和女人們怎麼能再造社會？

他想要在她回家的時候把這一切都告訴了她；但在他心裏，他沒有一個時候不明白這些話是不會說的。他知道他會匍匐在她面前，哀求着討她底好；他會依然做她底奴隸，再幾次地賣靈魂給她，正像她賣軀殼給他一樣。他知道這就是他所要做的，因為他深深地愛着她。

不結婚和結婚

年青的辯護士在一個可愛的春天的黃昏，漫遊在古老的斯德哥爾摩的霍卜公園內。從亭閣裏傳來斷片的歌聲與音樂聲；從高大的窗戶內漏出光線來，映在剛纔放葉的高大的菩提樹的影子上。

他走入亭內，在平臺旁邊的空桌上坐下了，問侍者要了一杯五味酒。

一個年青的唱滑稽戲的歌者歌唱着一曲詠一隻死鼠的熱情的山歌。於是一個穿着緋紅色的衣裳的年青的姑娘出現了，唱着一曲丹麥的歌：人間

最有趣的事情，無過於月夜的騎馬呵。她的態度是比較地天真的，她向我們的天真的辯護士唱着她的歌。他被她的這種特點迷住了，於是立即在兩人之間談起話來，用一瓶酒來開始他們的談話的，而結果是決定去租一層佈置端正的樓房，約摸有二間房子，一間廚房以及一切平常必需的東西。

這篇短短的故事的目的，並不是去解剖這青年人的感情，也不是去描寫佈置的器具及其他必需的東西的。只要說他們是一對相好的朋友，這就夠形容他們了。

但是，沾染了現代的社會主義者的傾向而且渴望着他的情婦能夠時常在他的身邊的這青年人，他決定去租一層樓房做他的住宅，叫他的小朋友做他的主婦。她是愉快地同意這提議了。

可是這青年人是有一個家的，換句話說，就是家人們將他看作家的一份子，因此他們說他犯了不道德的罪了，而且在家的清白的名譽上染上一個污點了，他們叫他到會聚着的家長們，兄弟們，姊妹們的面前去受譴責。然而他想，去受這樣的責

備，對於他是太牢長了，於是家庭關係從此破裂。

因破裂的結果，使他更愛自己的小小的家，他變成一個非常戀家的丈夫了（允恕我放縱地說，他是變成一個非常戀家的情人了）。他們的生活是幸福的，因為他們互相戀愛着，而且沒有束縛他們的鎖鏈呢。他們的幸福使他們恐怕失去了他們的愛者，因此盡量地互相保護着各人的愛。他們簡直是成爲一體了。

可是他們缺少一樣東西的：朋友們。社會不願意知道他們的消息，因此貴族的家內便沒有這青年人的足跡了。

這是聖誕節的前夜。這一天對於那些人，那曾經有過一個家的而現在是脫離了的人們，這真是悲傷的一天呵。當他坐着用早餐的時候，他接到一封信了。這是他的姊姊寫來的，她哀求他回家和他的父母一塊過這聖誕節吧。這封信，撥動他的舊日的感情的絃索了，使他憂鬱起來。他能夠孤獨地離開他的小朋友在聖誕節前夜嗎？當然不能的！那末，他將第一次在聖誕節前夜，讓他的位置依舊空

在父母的家內罷。唉唉！當他上法庭去的時候，這就是他的事情的論題。

當他抽空吃着小點心的時候，來了一個他的友人，十分謹慎地詢問他：

“你是回家去過聖誕節前夜嗎？”

他突然大怒了。難道他的朋友明白他的情形嗎？否則他的話什麼意思呢？

他的朋友知道他已經舉步為艱了，趕忙不等他的回答，插進去說：“因為如果你不同去的話，那末可以和我們一塊去過聖誕節前夜的。你或者知道，我是有一個小朋友，一個小靈魂的。”

這話很合他的意思，於是他接受了他的朋友的邀請在一個條件下，那是說他倆都要被請的。對吓，而且當然的，他還想什麼呢？這個已經解決了朋友們和聖誕節前夜的問題。

在六點鐘，他們在他朋友的家裏相見了，當這兩位老朋友喝着五味酒的時候，婦人們就走進廚房裏去。

四個人都幫着安排桌凳。這兩位老朋友在地

板上屈着膝，想用一些木板和尖劈來放長了桌子。婦人們立即就相熟了，因為她們覺得已經被大名鼎鼎的所謂“輿論”的那個明顯的索結網在一起了。她們互相尊敬，互相安慰各人的感情。她們免避那些暗暗的譏刺，那些夫婦們在兒女們沒有聽見的時候常常要暗說的譏刺，正好像她們要說：“我們有權利說這些話，我們已經結過婚了。”

當他們吃好了布丁之後，年青的辯護士開始用演說來讚美小家庭的愉快，那是一個隔絕了世界和人類的寄身所：在那庇護所內，人們伴着他真正的朋友度他最快樂的歲月。

瑪利露西哭起來了；當他強逼她說出為什麼不快活和痛苦的原由的時候，她如泣如訴地說，她已經看出了他在耿耿於他的母親和姊妹。

他說她們是一點不在他的意中的，而且他一定要她們遠遠地走開，假使她們現在在這裏。

“但是為什麼他不能和她結婚呢？”

“難道他們不是和結過婚一樣的好嗎？”

“不，他們究竟沒有正式結過婚呢。”

“一個牧師的證婚嗎？他的意思以為牧師不過是一個經過攷試而有幾句純粹神話式的咒語的學生罷了。”

“那是她不在意的，不過她覺得終有些不大對，而且屋裏其餘的人們也都在指着譏刺她。”

“讓他們去指吧！”

騷菲加入了他們的談話。她說他們是不能見容於他的親屬的；但她不計及這些。讓每個個人都自己保管着自己的地位且感到滿足吧。

不論怎樣，他們現在已經有朋友了，而且他們是和諧地——比許多正式的家庭更和諧地——一塊住着。他們的結合的索結還是狠堅固的，但是反轉來說，他們却並沒有套着桎梏呵。他們繼續着戀人的生活，而沒有發生絲毫結了婚的壞習慣，譬如說，如像夫妻間互相苛待的壞習慣。

一年之後，他們的結合因為一個孩子而更有力量了。她是從此升上母親的地位，忘記了一切。從生產的苦楚和養育的費神，使她滌除了她對於所

有地球上的好東西的自私心，包含她對於她的丈夫的愛情的專利權。

在她担任新的母職的當兒，對她的朋友更顯出她盛氣陵人的尊嚴來，而且當她和她的愛人性交的時候，表示着她更無廉恥了。

一天，他帶了許多新聞回家裏來。他曾經在街上碰見他的姊姊，而且覺得她已經很明白他們的事情了。她是很熱烈地要想見見她的小姪子，她答應來拜望他們。

瑪利露西是非常驚異，她立刻開始打掃這樓房；並且堅持着要求趁這時機做一身新服。這樣地整整的等了一星期。她把簾子送到洗衣作去洗，把暖室門上的銅捏手擦得亮晶晶的，把所有的傢具擦得光滑滑的。她要使他的姊姊知道他是和一個狠端正的人同住著。

於是，她就去燒咖啡，在一天的早晨，當他的姊姊將要來的時候。

她直挺挺地好像吞了火棒似的進來了，把一隻硬得和棍球棒一樣的手給瑪利露西握。她仔細

地觀察寢室裏的器具，但是她不願意喝咖啡，並且永沒有朝她的弟媳臉上看過一眼，不過對於那孩子，她呈現一種微薄而真摯的動情。於是她回去了。

瑪利露西在那時狠仔細的瞧着她的外衣，估定她的衣料的價值，而且設想一個新的梳髮的觀念。她並不想竭力地顯示出熱誠來。這個來訪問的事實已經狠夠她滿意了，她立刻使屋裏的人知道她的姑姑已經來過這回事。

孩子漸漸地大起來，而且不久他有一個小妹妹了。於是，瑪利露西開始表現她對於孩子的前途的最溫順的掛慮，不放過一天的，她把舉行一個合法的結婚來保障他們的愛情的話來勸告他們的父親。

在這個以外，他的姊姊也給他一個率直的暗示，表示如果他能把私愛的人補行一個合法的典禮，那末他和他父母言歸於好是可能的。

當初他是日夜反對着，經過了兩年，他終於允許了，並且爲孩子計，宗教的婚儀也決定不得不舉

行了。

但是他們應該請那些人來觀禮呢？瑪利露西堅執着要在教堂裏結婚的。那末，這光景騷菲是不好邀她來。那是不可能的事。像她這樣的“姑娘”！瑪利露西已經學會了用學究一般的肯定的重音，來說“姑娘”這個字。至於他，却以為騷菲是他的好友，負義是不很好的行為。不過瑪利露西委婉地伸說：為孩子的幸福着想，做父母的是不得不犧牲些私見的；她的主張贏了。

婚典舉行了。

結婚完畢了。他的父母的請柬沒有人來，却接到了騷菲的一封氣憤憤的把他們侮辱得要死的信。

現在瑪利露西是結過婚的妻子。但是她是比從前更孤寂。她對於已經和她正式結過婚的丈夫的失望，使她非常苦悶，於是她施用那些結過婚的人所認謂權利的自由了。凡是她從前所認為自願的禮物，現在她簡直當做對她應完納的貢禮。在“孩子的母親”的光榮的名義後面，她緊緊地防衛

着自己，並且從那裏，她向她的丈夫進攻。

和別個容易被欺的丈夫一樣，他的頭腦是很樸實的，他不明白在她是他的孩子們的母親的這事實裏，有什麼原素把牠變成了這樣神聖。他的孩子們為什麼要和別的孩子們不同，而且為什麼要和他不同，真使他認做悶葫蘆似的謎語。

但是，因為他的孩子已經有了正式的母親，他帶了溫柔的心愉快地重新踏進他起先因為沉醉於戀愛而忘了，以及後來因為不願妻子和孩子感着寂寞而疏遠了的那世界去。

這些自由使他的妻子非常不高興，她一點不守秘密的把她的意思暴露出來，因為她現在已經不需要去掩飾事實，而且她是可以勇於講話的了。

但是，在他的指頭上是有一切律師的狡計的，他永沒有答復不出的。

“你把你的孩子們的母親放在家裏，冷清清地守着孩子們，而你却把你的時間消磨在一個酒樓裏，這個你說得過去嗎？”她問道。

“我不相信你會牽記我，”他回答，這是他的開

場白。

“牽記你嗎，假使丈夫把家用錢花在酒上，那末妻要記到家裏的許多事務呢。”

“先講我是並沒有喝酒，因為我只去用點食品和喝杯咖啡的；次之，我並沒有把家用錢花在酒上，因為那是由你管鎖着，我‘化在酒上’的是我另外的進款呢。”

可憐婦人是不懂得嘲笑的，這個諧謔的圈套，立刻套住了牠的頭頸。

“那末，你是承認了你喝酒嗎？”

“不，我不承認的，我不過把你的話拿來取個笑的。”

“取笑嗎？你和你的妻取笑嗎？你永沒有這樣過哩！”

“你要正式的結婚喲。現在爲什麼大非昔比呢？”

“當然，那是因爲我們已經結過婚。”

“一半因爲結過婚，一半因爲迷醉是有流動性的。”

“那末，那不過你的迷醉是如此吧？”

“不只有我如此；你也如此，而且任何人如此的。不過流動得快慢點罷了。”

“所以關於男人的愛情只不過是一種迷醉吧了！”

“關於女子的也何常不是呢！”

“只不過是迷醉！”

“正是！不過，爲什麼不應該繼續友誼的關係還是沒有理由的。”

“那末，人們不必結婚了！”

“是；這正是我所要說的。”

“你嗎？可不是你堅決地要結婚嗎？”

“不過因爲你整天整夜地逼着我三長年了！”

“但是，這也是你的志願啦！”

“不過因爲你願意吓。現在你已經達到目的了，你應該感謝我呢！”

“因爲你把你的孩子們的母親冷清清地和 孩子們留在家裏，而你却在酒樓裏消磨時間，所以要我感謝你嗎？”

“不，不因為那樣，是因為我和你結婚囉！”

“你真的以為我應該感謝你和我結婚嗎？”

“是的，像那些已經走上了正路的端正的人一樣。”

“啊啊，像我們這樣的婚姻是沒有幸福的。你的家庭是不承認我的！”

“你和我的家庭有什麼關係呢？我沒有和你結過婚嗎？”

“因為你以為這是不大好的！”

“我對你是夠好了。假使他們是靴匠，你不會這樣切心吧！”

“你說到靴匠似乎把他們太看不入眼了。他們不是和別的人一樣的人類嗎？”

“他們當然是的，但是我不想到你會跟着他們跑。”

“很對！你有你的理。”

但是這是不對的，這是永不會再對的。這是由於他們的結婚呢，還是由於另一件事呢？瑪利露西的心裏不能不承認過去的時期是比較好的多；

她說：他們曾經做過“幸福者。”

他想起來這並不是由於他們正式的結婚，因為他已經看見過許多別樣形式的婚姻，也不見得美滿。最不好是：有一天當他和從前一樣瞞着妻子去看他的老朋友和騷菲的時候，聽說他們也是同樣的結果。他們是並不會結婚。所以這是不好歸咎於結婚的。

決 鬥

她是平常的，因此那些不知道怎樣從一個醜陋的軀殼裏估量出美麗的靈魂來的粗糙的青年們一點也不注意她。但她是有錢的，她又知道男子追求婦人是爲了她們底財產；畢竟他們這麼做，是爲了所有的財產都是男子創造出來的，因此便要求資本是男性底東西，或是有別的原故，這她却不是很清楚。因爲她是一個富有的婦人，她學到了好多事情，又因爲她信不過又看不起男子，她是被認爲是一個聰明的青年婦人。

她已經到了二十歲。她底母親還活着，但是她不願意再多等五年，才做她自己底主人。因此她非常突然地宣佈了她底訂婚，使她底朋友們都覺得詫異。

“她結婚是因為她需要一個丈夫，”有的說。

“她結婚是因為她需要一個僕人和她底自由，”別的說。

“她要結婚是多麼傻，”第三個說；“她不知道，她要比現在更不是她自己底主人了。”

“不要害怕，”第四個說，“雖然結了婚，她還會把得住自己。”

他是怎樣的？他是誰？她在那兒找到他？

他是一個青年律師，外表可說是女性的，有開闊的腰部和羞怯的態度。他是一個獨子，由他底母親和姑母養大來的。他常是很怕姑娘們，他又厭惡官員，爲了他們底無恥，因爲他們是各種款待底寵物。他就是像這樣的。

他們居停在一個消夏處，在一次舞會裏碰到了。他來遲了一點，所有那些姑娘們底秩序單都

已經滿了。無論他在那兒請求跳舞，總是一個帶笑的，勝利的“不！”字拋到他臉上來，秩序單一動就把他趕跑了，像一隻嗡嗡的蒼蠅。

被得罪又被羞辱，他離開了舞廳，在露台上坐下了抽着雪茄。月兒把她底光投在園裏的菩提樹上，木犀艸底香味從花床上飄蕩起來。

他懷着殘疾者底無可奈何的仰慕，從窗裏望着那一對對的舞伴：那華爾茲底放蕩的節奏時時在刺戟着他。

“一個人迷失在幻夢裏嗎？”一個聲音突然說。
“你爲什麼不跳舞？”

“你爲什麼不？”他回答，仰看着。

“因爲我是平常的，沒有人邀我，”她回答。

他看着她。他們從前是曾經認識過的，但是他從沒有細看過她底面貌。她打扮得很漂亮，在她眼睛裏有着十分的痛苦底表情，失望和對於自然底不公平的徒然的反抗底痛苦；他對她感到一種生動的同情。

“我也是被衆人所看不起，”他說。“一切權

力都屬於官吏。每次達到了有自然選擇的問題的時候，正直總是屬於強者和美麗者一方面的。看看他們底肩膀和肩章……”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我請你寬恕！玩着一個失敗的遊戲會使人痛苦的！你可肯和我跳舞嗎？”

“爲了慈悲？”

“對了！爲了對我的憐憫！”

他丟去了他底雪茄。

“你可知道，被命運底手所打着記號而又遭拒絕是怎麼回事？常是那末一個又是怎麼回事？”他又開始，熱情地。

“這一切我全知道！但末一個不會永遠是末一個的，”她着重地加上說。“除了美之外還有別的資格可以算在內。”

“對於男子你最看重那一種資格？”

“和善，”她喊，一點也不遲疑。“因爲這是一種在男子身上很難找到的資格。”

“但和善與怯弱常是連在一起的；女人崇拜力

量。”

“你在講的是那一種女人？蠻力也曾有過牠底時候；我們底文化已經達到了夠高的標準，可以使我們不再看得肌肉和蠻力比一個和善的心更高了。”

“應當是這樣！可是——看那一對對的舞伴！”

“據我底意思，真的男性是表現在思想底崇高和心靈底智力上的。”

“因此一個世人認為是怯弱又膽小的男子 ……”

“我為什麼要顧到世人和他們底意見！”

“你可知道，你是一個很特殊的女子？”那青年律師說，感覺得更有趣了。

“一點兒也不特殊！但是你們男子却慣於把女人當做玩具……”

“你意思是說那一種男子？我，親愛的女士，從小就把女子看做人種底更高的表現，從我愛上了一個女子，而她又還報了我底愛那一天起，我就可以做她底奴隸。”

阿德林很久地，又搜尋地看着他。

“你是一個特殊的男子，”她停了一會說。

在他們兩個都宣佈了其他一個是人種底特殊的標本，又說了許多關於跳舞底意識的話之後，他們便開始談起月亮底憂鬱的影響來。於是他們回到了舞廳裏，在一組四班舞裏就了位。

阿德林是一個完美的跳舞家，而那律師又整個地獲得了她底心，因為他“跳得像一個無邪的女孩子一樣。”

當那一組完了之後，他們又走出去到露臺上坐下了。

“愛情是什麼？”阿德林問，看着月亮，似乎她在希望一個從天上來的回答。

“靈魂底同情，”他回答，他底聲音好像是在私語的微風。

“但是同情會變做厭惡的；這也是常有的事，”阿德林反對。

“那麼這不是純正的！有一種唯物主義者說，要是沒有兩性，那麼便不會有愛情這樣東西，他們

竟還敢主張，性愛是比靈魂底愛更持久的。在所愛的婦人身上只看見性，你可覺得是卑鄙而且獸性嗎？”

“不要說起那些唯物主義者！”

“不，我一定要說起，這麼你就可以發現我底對於婦人的感情底崇高，假使我是在戀愛中。她不必是美貌的：美貌立刻會憔悴。我要把她看做一個親愛的朋友，一個知己。我和她在一起，永不會像和別個普通姑娘在一起時同樣地感到羞怯。我會一點也不害怕地走近她去，像我現在走近你一樣，我會說：‘你肯終身做我底朋友嗎？’我會神經上一點也不顫抖地和她談話，這種顫抖是一個愛人所要感到的，當他向愛情底對象提出的時候，因為他底思想並不是純潔的。”

阿德林用狂喜的眼睛望着那個已經握住了她底手的青年人。

“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她說，“我從心底裏和你表同意。你在要求我底友誼，要是我沒有認錯了你，你可得到的，但是我先要試你一試。你可肯

對我證明，你能夠爲了一個朋友而隱藏起你底驕傲來？”

“說，我就服從！”

阿德林除下了一條有小鎖的金鍊條，這是帶在她底頸邊的。

“帶着這個，當做我們底友誼底表徵。”

“我就帶牠，”他用不決定的聲音說；“可是這或許會使人當我們已經訂婚了。”

“你反對嗎？”

“不，只要你不反對！你肯做我底妻子嗎？”

“可以，阿克賽爾！我肯。因爲世人都在側目看着男子和女人之間的友誼；世人是這麼卑鄙，他們竟不肯相信男女間發生友誼是可能的。”

他帶上了那鍊條。

世人，他們本心就是唯物的，重說着她底朋友們底判決：

“她因爲要結婚，所以和他結婚了；他和她結婚，因爲他需要一個妻子。”

世人又說了些齷齪的話。他們說他和她結婚，

是爲了她底錢；因爲他自己可不是宣布過一切像愛情那麼卑賤的東西都不存在在他們之間嗎？朋友是不必像已結婚的一對似地住在一起的。

婚禮舉行了。世人已經得到了一個暗示，知道他們會像兄妹似地住在一起，世人又作着惡意的切齒在等待這種會把婚姻整個移放在別的原則上去的大改革底結果。

那新婚的一對到外面去了。

在他們回來的時候，那年輕的妻子是面色灰白而又氣質不好。她立刻開始去學駕馬。世人聞到了危害，在等待。那男子似乎因做了一件卑鄙的事情而犯了罪，自己覺得很羞恥。這一切畢竟做出來了。

“他們並沒有像兄妹似地生活着，”世人說。

“怎麼？沒有互相愛着嗎？但這是——啊，這是什麼？”

“一種該禁止的關係！”唯物主義者說。

“這是一種精神的結婚！”

“或是亂倫，”無政府主義者諷示。

事實還是事實，但同情是衰減了。真的生活，脫離了一切理想，到了他們面前開始復仇了。

那律師行使着他底職務，但那妻子底職務却是由一個女僕和一個看護來行使的。因此她便沒有事情了。暇閒鼓動着沉思，她對於她底地位沉思了許多。她發現這是不滿意的。像她這麼的一個聰明的婦人，竟整天閒居着，可是對的嗎？

有一次她底丈夫大胆地說，沒有人強迫她閒居着。他以後就永沒有再說過。

“她沒有職業。”

“不錯；閒暇不能算是職業。她爲什麼不管小孩？”

“管小孩？她要一個可以賺錢的職業。”

“那麼，她可是這麼一個吝嗇人嗎？她已經有了比她所能花費的更多的錢了；她爲什麼要賺錢？”

“要和他處在同樣的地位。”

“這是不會做到的，因爲她會常處在一個她所永不能希望達到的地位。這是自然底意志，婦女應

當做母親，而不是做人。”

“一個很蠢的協定！”

“很不錯！相反的情形或許會有，但這也是同樣地蠢的。”

“對了；但她底生活是耐不得的。單是爲家庭而生活，並不能使她滿意，她要同時也爲了別人而生活。”

這談話或許會永遠地繼續下去；但事實上，這不過繼續了一小時。

那律師當然是幾乎整天地在外邊的，就是當他在家裏的時候，他也有他底商議時間。這幾乎害得阿德林發狂了。他是常和別的女人一起鎖在議事室裏，她們告訴他了那些他不得不守秘密的事情。這些秘密造成了他們之間的一座屏欄，使她感到他對於她竟更甚於一個敵手。

這在她心裏引起了慘澹的仇視，她恨着他們底互相的關係底不公平；她在想法子要把他拉下來。他定要走下來，這樣他們便可以在同一的水平線上。

有一天她提議要創立療養院。他把反對的話完全說了，因為他底職務是很忙。但是更進一層，他想到了有一些事情做或許可以挽救她，或許這會幫助她安定下來。

療養院是創立了；他是經理中之--。

她是在委員會裏，統治着。在她統治了六個月之後，她以爲自己對於療治的技能已經很精了，便去干預病人，并且還對他們發意見。

“這是很容易的，”她說。

後來常駐醫生弄錯了一回，她立刻對於他失去了全部的信仰。後來有一天又發生了事情：當醫生不在的時候，她覺得自己是非常聰明的，竟替病人開了一個方子。病人配好了那方子，吃了却死了。

這樣便需要再移轉活動底中心。但是這擾動了那平衡。第二個孩子，這是差不多在同時生產的，擾動得更利害，并且，使事情更壞的是，那致命的事件底謠言竟散佈在全市。

夫妻間的關係是不可愛而又悲慘的，因為他

們之間從不曾有過愛情。那不會反省的，健全的，有力的自然的本能是沒有了；所剩下的不過是根據於一種自私的友誼底不確實的計算上的結合。

在她發現了她相信她有更高的使命是錯誤的之後，她從不把那隱藏在她底燃燒的前額之後的思想說出來，但她只使她底丈夫因此而受苦。

她底健康退步了；她胃口不開了，不肯走出去。她瘦起來，似乎在害着一種痼疾的咳嗽。丈夫使她幾次地經過醫藥試驗，但是醫生們不能發現她底疾病底原由。最後他對於她底永續的抱怨是聽得慣了，一點也不再去注意。

“我知道有一個殘廢的妻子是很不有趣的，”她說。

他心裏承認這無論如何不能算是有趣；要是他愛她的，那麼他就不會感到，也不會承認這樣了。

她底消瘦變得這麼地可驚，使他不能再裝做不見，便只能贊同了她底提議，去看一個著名的教授。

阿德林受了名人底診察。“你不適意了多時了？”他問。

“我自從離開了鄉村之後從沒有很強壯過，”她回答。“我是生在鄉村裏的。”

“那麼你在都市裏覺得不舒服嗎？”

“不舒服？誰管我舒服不舒服？”她底臉上顯露出一種沒有懷疑底餘地的表情：她是一個殉道者。

“你可以為鄉村空氣會對你有好處嗎？”那教授繼續說。

“老實說，我相信祇有這東西可以救我底性命。”

“那麼你為什麼不去住在鄉村裏呢？”

“我底丈夫不能因我而捨棄了職業。”

“他有一個富足的妻子，我們可有許多律師。”

“那麼你以為我們應當去住在鄉村裏嗎？”

“當然，要是你相信這對你會有好處的。你並不是害着怎麼器管的病，但你底神經是鬆弛了；鄉村空氣無疑地會使你得到好處的。”

阿德林很喪沮地回家去，到了她底丈夫面前。

“好嗎？”

“那教授已經宣告了她底死刑，要是她還住在都市裏。”

那律師是非常地煩亂。但是，既然他底煩惱大部分是因想到要放棄職務而引起的這事實是很顯明，她便執定說她絕對可以證實，她底健康問題，對於他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

“什麼？他不相信這是一件有關生死的事情嗎？他不以為那教授比他知道得更多一點嗎？他可要讓她死去嗎？”

他並不要讓她死去。他在鄉間買了一所房子，請了一位監督來管着牠。

因為一位郡長和一位鄉區審判官是住在那地方，律師便沒有事情了。光陰對於他似乎又是不快樂，又是無家的。因為他底收入和他底職務同時停止了，他便不得不靠他底妻子底錢而生活。在最初六個月裏，他看了許多書報，又玩着“Fortuna”。在第二個六個月，他放棄了讀書，因為這是沒有目標的。在第三個，他做着針線以自娛。

另一方面他底妻子却專心於農事，把她底裙子扣在膝邊，上牲口房去。她醜態地回到房子裏來，散發出牛棚底氣味。她覺得很好，吩咐工人們做着事情；聽着她是很有趣的，因為她生長在鄉間，很知道怎麼做。

當她底丈夫抱怨着沒有事情可做的時候，她笑着他。

“在家裏找點事情。沒有個人會要在家裏像這麼地懶着的。”

他很想提議些到外面去做的事情，但是他沒有那勇氣。

他吃，睡，又出去散步。要是他偶然走進了穀倉或是牲口房，他是一定被攔住又要被他底妻子所呵責的。

有一天，他埋怨得比平常多了一點，那時孩子們正在四邊跑，看盡的不管，她就說：

“你爲什麼不管管孩子們？這可以給你點事情做了。”

他凝視着她。她可真有這意思嗎？

“啊，爲什麼他不應當管孩子們？她的提議可有點奇怪嗎？”

他想着那件事，覺得並沒有什麼奇怪。從此每天帶孩子們出去散步了。

有天早晨，他正預備走出去的時候，孩子們還沒有穿好衣服。那律師發怒了，去埋怨他底妻子；僕人們他是害怕的。

“爲什麼孩子們衣服還沒有穿好？”他問。

“因爲馬利是忙着別的事情。你爲什麼不替他們穿？你沒有旁的事要做。替你自己底孩子穿衣服，你可以爲是委屈了嗎？”

他把那件事想了一會，但是一點也看不出委屈的地方來。他便替他們穿了衣服。

有一天他感到要拿了鎗一個人出去，雖然他從沒有打到過什麼東西。

他的妻子在他回來時碰到了他。

“今天早晨你爲什麼不帶了孩子們出去走一會兒？”她鋒利地又責備地問。

“因爲我不想這麼做。”

“你不想？你可以爲我歡喜一天到晚在牲口房或是穀倉裏工作嗎？一個人在白天應當做一點有用的事情，即使這是他所不想做的。”

“這樣才能有得吃，你意思可是說？”

“隨你怎麼說都可以！假使我也是像你那麼的一個大人，我這樣整天躺在沙發上，一點事情也不做，是要覺得羞恥的。”

他真個覺得羞恥，從此他規定自己做了孩子們底保姆。他從不誤了他底職務。他覺得一點不可恥，但他是不快活。事情是錯了，有一點，他想，但是他底妻子總是要照她自己做。

她坐在辦事室裏，接見着監督和管理；她站在貯藏室裏，稱出貯藏物來給村裏人，到這地產上來的人個個都問女主人，沒有一個要看主人。

有一天他帶了孩子們走過了一塊牲口正在吃艸的曠地。他想要給他們看那些母牛，便很小心地帶他們到了吃艸的畜羣邊。突然有一個黑色的頭，抬到了別的動物底背上，凝視着那些來看的人，柔和地叫了起來。

那律師立刻扶住了孩子們，儘可能地快跑回到了籬笆邊。他丟下了他們，想要自己跳過去，但是在頂上被阻住了。看見那一面有幾個婦人，他便喊着：

“牛！牛！”

但那些婦人只笑着，過去把衣服上都弄滿了污泥的孩子們從溝裏拉出來。

“你們不看見那牛嗎？”他尖叫。

“這不是牛，先生，”那最老的婦人回答，“那隻牛在兩星期之前已經殺死了。”

他回家去，又惱又羞地對他底妻子埋怨着那些婦人。但是她只笑笑。

下午，當兩夫妻同在會客室裏的時候，有人扣着門。

“進來！”她喊。

一個看見那牛底奇遇的婦人走了進來，手裏拿裏那律師底金鍊條。

“我相信這是你底，太太，”她遲疑地說。

阿德林先看看那婦人，後來又看看她底丈夫，

他正張開了眼睛凝視着那練條。

“不，這是屬於你底主人的，”她說，接了那交上來的練條。“謝謝你！你底主人會給你點東西，來報答你找到牠的。”

他坐在那兒，灰白又不動。

“我沒有錢，請我底妻子給你點東西吧，”他說，接了那項圈。

阿德林從她底大錢袋裏拿出了一個金幣，交給了那婦人，她走開了，顯然沒有懂得這一幕。

“你很可以免得我丟這場臉！”他說，他底聲音明白地洩漏了他所感到的苦痛。

“你可不是一個會把你底說話和行動底責任放在你自己肩上的男子嗎？帶着我給你的禮物，同時在希望着我來帶你底，你可覺得羞恥嗎？你是一個弱者！你却以為自己是一個男子！”

從此那可憐的律師得不到平靜了。無論他到那兒去，他總碰到在切齒的臉，那些田傭和女僕常從有蔭蔽的角落上的安穩的退避處喊着“牛！牛！”當他走過的時候。

阿德林決定要去看一次拍賣，要出門一星期。她叫她底丈夫當她不在的時候管着那些僕人。

第一天廚司來問他要買糖和珈琲的錢。他給了她。三天之後她又來要同樣的東西。他見得她已經把前次給她的錢用完了，很覺得詫異。

“我自己這些一點也不要，”她回答，“女主人是不關心的。”

他給了她錢。但是，奇怪着他可弄錯了，他便翻開了他底妻子底賬簿，開始加攏那直行來。

他得到了一個奇怪的結果。當他加起了一個月的磅數之後，他發現答數是一個 Lispond。

他繼續重算她底數目，結果處處都是相同的。他拿起了那主要的總賬，把那些大數目放在問題之外，發現了加法上有許多可笑的錯誤。顯然他底妻子是一點也不懂得定量或是小數的。這一種從沒有聽到過的僕人的欺騙定會弄到毀家為止。

他底妻子回家了。在聽了關於拍賣的詳細說明之後，他打掃了他底喉嚨，想要說出他底故事來，但是他底妻子料到了他底報告：

“啊，你怎樣對付僕人們的？”

“呵！很好，但是我斷得定他們騙了你。”

“騙了我！”

“對了；譬如，化在咖啡和糖上的總數就太大。”

“你怎麼知道？”

“我在你底賬簿裏看到的。”

“真的，你在偷看我底簿子嗎？”

“偷看你底簿子？不是，我要重算你的……”

“這對你又何干？”

“我發現你在記賬，連定量或是小數這一點微小的智識也沒有。”

“什麼？你以為我不懂嗎？”

“對了，你不懂！因此建設底基本是動搖了。你底簿記全是騙人的！”

“我底簿記除我自己之外誰也沒有關係。”

“不正確的簿記是法律所以要處罰的過失；要是你不負責，我就得負責。”

“法律，我不管什麼法律！”

“我敢說！可是我們一定會走到牠底掌握裏去的，倘若不是你，那就一定是我！因此我將來要做記賬的人了。”

“我們可以僱一個人來記。”

“不，這是不必的！我沒有旁的事做。”

這麼就決定那件事。

但是一到丈夫占據了寫字檯前的椅子，人們都來看他的時候，妻子就失去了耕種和牧畜底全部的興趣。

一種強烈的反動來了；她不再去留心母牛和小牛，只是留在屋子裏。那兒她坐着，在躉育新的策略。

但是丈夫却恢復了對於生活的新把握，他非常注意那產業，喚醒了人們。現在是他握着那韁繩；管理一切，發命令又付賬。

有一天他底妻子走到了辦公室裏，向他索一千個金幣去賣一架鋼琴。

“你在想着什麼？”丈夫問，“正在我們快要重

建那牲口房的時候i我們沒有賣鋼琴的款了。”

“你什麼意思?”她回答“我們為什麼沒有那款子?我底錢不夠嗎?”

“你底錢?”

“對了,我底錢,我底陪嫁產。”

“這現在已經變了家庭產業。”

“這就是說你底嗎?”

“不是,是家庭底。家庭是一個小社會,只有家庭可以有公產,這公產又是照例應當丈夫來管理的。”

“為什麼要他來,而不是那妻子來管理呢?”

“因為他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放在那上面,他是不養小孩的。”

“他們為什麼不能公同管理呢?”

“和運合公司只能有一個經理同樣的理由。要是妻子可以管理,那麼孩子們也可以要求同樣的權利,因為這也是他們底產業。”

“這不過是吹毛求疵。我想這是難受的,我用自己的底錢來買鋼琴,還要得到你底許可。”

“這是已經不是你底了。”

“那麼是你底?”

“不,也不是我底,是家庭底,你說‘要得到我底許可’是說錯了;這是要聰明一點:你能和管理人商量,情勢可允許化這麼許多錢在一件奢侈品上。”

“你說鋼琴是一件奢侈品嗎?”

“舊鋼琴還在。新的當然要算是奢侈品。我們底光景並不很可滿意,因此牠不允許你現在買一架新鋼琴,可是我個人,我可以,也願意不說一句反對的話。”

“化費一千個金幣不會就傾家吧。”

“在不應當的時候負着一千個金幣底債務或許就是去向傾家的第一步。”

“這一切意思就是說你不肯買一架新鋼琴?”

“不,我不要這麼說。不穩定的景況……”

“幾時,呵!幾時妻子可以管她自己底事情而不必去請求她底丈夫的日子才能夠來到?”

“在她自己做工的時候。你底錢是一個男子,

你底父親，賺來的。世界上所有的財產都是男子得來的；因此姊妹得到的遺產應當比她底弟兄少一點是對的，尤其是因為弟兄生來就有供給一個婦人的責任，而姊妹是不必供給一個男子的。你可懂得？”

“你當這是公道嗎？你可能承認這是公道？我們可不應當完全平分嗎？”

“不，不常是。一個人應當按照情况和才能而分。躺在草上看泥水匠在造房子的懶惰人，應當分得到比泥水匠少一點。”

“你可要暗示說我懶惰嗎？”

“哼！我還不如不說這些話吧。但是，當我常躺在沙發上看書的時候，你就當我是一個懶惰鬼，我很記得你會用很明白的話說過這些事。”

“可是我去幹什麼事呢？”

“帶孩子們出去散步。”

“我不是生來管孩子們的。”

“可是我也有過幹這事情的時候。讓我告訴你，一個說她不是生來管孩子們的婦人，不能算是

一個婦人。但無論如何不能就把她算是男子。那麼她是什麼？”

“你會這麼地說，你底孩子們底母親，真是丟臉！”

“世人把一個不會管婦人的男子叫做什麼？這可不是一件很醜的東西？”

“我一句也不要再聽了！”

於是她離開了他，把自己關在她房間裏。

她覺得不舒服。醫生，那在教士不能管靈魂的時候會管着軀殼的萬能的人，宣佈了鄉村空氣是有害的。

他們不得不回到了都市裏，這樣妻子可以有適當的醫治。

都市對於她底健康有非常的效果；陋巷底空氣使她底頰上有了色彩。

那律師行使着他底職業，所以夫妻倆有了他們底不能調和的氣質底退避處了。

他的僕人

黑木先生是布魯克林的一個碼頭管理員，他娶了但克華小姐，她帶給他一個時髦的姪女。爲了不願意見他的可愛的妻子做他的僕人起見，黑木先生在寄宿舍裏租了幾間房子。黑木夫人，她沒有什麼事可做，在白天她要檯球和習鋼琴消遣，在晚上，討論着女權，喝着威士忌酒和蘇打水。

黑木先生有五千元薪水，他照例將他的錢交給他的夫人保管的。而且她有一筆五百元衣服費的，這筆錢可以由她隨意施用。

孩子生下來了。他們雇了一個乳母；她爲了一百塊錢，就擔負了這神聖的母職了。

又是兩個孩子出世了。

他們慢慢地長成，兩個大的就進學校去，但是黑木夫人覺得不耐煩，他們的事是不在她心頭的。

有一天早晨，她微醉地出現在早餐檯旁。

黑木先生冒險地告訴她，她的舉動似乎不大適當吧。

她是患歇斯蒂立亞症的，她上床去睡了，在寄宿舍裏的太太們，統統來看望她而且帶給她許多花。

“你爲什麼喝這麼多酒？”黑木先生儘他所能和氣地問道。“有什麼事使你煩惱嗎？”

“當我整個的生命耗費了的時候，怎麼還能夠快活呢！”

“你所謂‘耗費了’是什麼意思呢？你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你要化時間去撫育他們。”

“我受不住孩子們的煩擾。”

“你是應該受他們的煩惱呀！你是替社會造

福，你有一個燦爛的人生的目的——一個比做碼頭管理員更光榮的目的。”

“是的，如果我是自由的！”

“你比我自由，我是在你的管理之下。你作主我的收入如何化法。你有五百元另用錢隨你施用；但是我沒有呢。無論什麼時候假使我要賣煙，我得向現錢箱請求，換句話說，就是要向你請求。你想是不是你比我更自由呢？”

她沒有回答；她考慮着這個問題。

這次談話的結果是決定他們自立門戶了。於是他們開始安排一切家務。

“我親愛的朋友，”過了一忽兒後，黑木夫人寫一封信給她的朋友，“我病了，而且疲倦得要死。但是我一定要繼續地受苦，因為一個沒有生活的目的的可憐的女人是沒有慰安的。我將昭示世界我不是那些靠着丈夫的恩施就以爲滿足的婦人，我要工作到我死……”

在第一天，她九點鐘就起身收拾她的丈夫的房間。於是她辭退了廚司，十一點鐘她出去置備食

品去了。

當黑木先生一點鐘回來的時候，中餐還沒有預備好。這是女傭人的過失吓。

黑木夫人非常疲倦了，而且滿面的淚痕。黑木先生心裏說不出歎苦的話來。他吃了一點燒焦的肉片，就回去工作了。

“不要做得這樣辛苦，我的愛，”當他臨走時候說。

在晚上，她疲倦達極點，甚至不能完結她的工作，在十點鐘就去睡了。

在第二天早晨，當黑木先生跑進他的夫人的房裏的時候，他很驚奇她的康健的臉色。

“你睡得很好吧？”他問。

“你爲什麼問這話！”

“因爲你看去似乎很舒適。”

“我——看——起來——很舒適嗎？”

“是的，一些輕微的工作似乎很適合於你的。”

“一些輕微的工作嗎？你叫它輕微的嗎？我願意曉得怎樣纔算繁重呢。”

“不要急，我的用意不是來煩擾你的。”

“是的。你的意思以為我工作得不夠辛苦。昨天我曾經收拾你的房間，好像一個女傭人，而且站在廚房裏像一個廚司。你還能夠承認我不是你的僕人嗎？”

在出去的時候，黑木先生對女傭人說：

“你以後要在七點鐘起來，而且來收拾我的房間，你的太太是不應該做你所做的工作的。”

在晚上，黑木先生很高興地回到家裏，但是他的夫人是非常恨他。

“爲什麼我不應該收拾你的房間呢？”她問。

“因爲我不承認你是我的僕人。”

“爲什麼不承認呢？”

“這個思想使我不快活的。”

“但是，我替你煮飯，替你看護孩子們，不使你不快活嗎？”

這句話使他落在思索中了。

他考慮着這個問題，在他到布魯克林去的整個的車程裏。

當他在晚上回家的時候，他已經鄭重地考慮過了。

“現在，聽我講，我的愛，”他開始說，“我已經想了一番你在這屋裏的地位，而且，當然，我總不希望你做我的僕人。我想最好是：你將我看做了你屋裏的寄宿者，而且我要爲我自己付房飯錢。那末你將是這屋子裏的女主人，而我將付給你我的膳食金了。”

“你的話什麼意思？”他的夫人有點不舒服地問道。

“我的意思是假定你是開寄宿舍的，而我是寄宿者。那當然是假定罷了。”

“很好！那末你將報償我什麼呢？”

“這樣，我對於你，可以沒有什麼欠情了。而且也可以增進我自己的地位，因爲那時候，我將覺得自己不是什麼不仁愛的了。”

“不仁愛的嗎？”

“是的；你不過給我吃過一餐半生不熟的飯，你就絮絮不休地，說你是我的僕人，換句話，就是

說你要爲我工作到死。”

“你這話什麼意思?”

“三塊錢一天的房飯金夠嗎?無論那個寄宿舍
化二塊錢就有了。”

“三塊錢是夠了。”

“很好! 那末我們就算一千塊錢一年吧。這裏
是從前的墊款。”

他把這賬單放在檯子上。

這賬單如下列的寫着：

房租	五百元
乳母工金	乙百元
廚司工金	乙百五十元
妻子的伙食	五百元
妻子的另用	五百元
乳母的伙食	叁百元
廚司的伙食	叁百元
孩子的伙食	七百元
孩子的服裝	五百元
木頭,燈火,雜用	五百元

總計

四千〇五十元

“把這數目用二去分，因為我們要平均負擔消費，那末就是每人二千零廿五元。除去我的一千元，你還要給我一千零廿五元。假使你現在已經有了錢，那更好。”

“平均負擔消費嗎？”這是黑木夫人僅有的一句話。“那末，你期望我償還你嗎？”

“是的，當然，如果我們是立在平等的立場上。我負擔你的和孩子們的贍養費的半數。還是你要我負擔全部呢？很好，那就是說，我要負擔四千〇五十元再加上一千元的寄宿費了。但是我已經分別負擔房租，膳食，燈火，木料和工金了。那末我三元錢一天的寄宿費的代價是什麼呢？膳食的準備費嗎？四千零五十元沒有一些別的嗎？現在，如果我真的在這筆款子裏減去了半數，那就是說，我的消費的負擔是二千零廿五元，那末我的膳食的準備費是費了我二千零廿五元了。但是我已經擔任了廚子的工金；那末何以我還要負擔二千零廿五元再加上一千元的膳費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不欠你什麼，除出我負擔了你和孩子們和僕人們的贍養費外；這些僕人們做你工作的，在你的意思，以為和我的一樣，或者比我更好一點。但是就是你的工作真的好一點吧，你必須記住你另有五百塊的家用，而我是沒有的。”

“我可以再對你說一遍，我是不懂你的數目。”

“我也不懂，或者我們還是打銷這個寄宿舍的理想吧。把這家裏的債權和債務擱起吧。這裏是賬目，假如你願意看。”

給佐理家務的黑木夫人，並給她的廚司和乳娘。

房租及伙食	一千元
衣服	五百元
娛樂	一百元
另用(現錢)	五百元
她的孩子的伙食	一千貳百元
她的孩子的教育	六百元

她的僕人的工金 八百五十元

總計 四千七百五十元

碼頭管理員黑木付

“吓！你用這些賬單來窘你的妻子，這是太可惡了！”

“用 Counter-bills！就是那樣吧，你也用不着付一文錢，因為完全要我負擔的。”

黑木夫人把這張紙攙攙了。

“我也必須要負擔你的孩子們的教育費嗎？”

“不，我願意，而且我將要，而且我還要也負擔你的孩子們的教育費。我的孩子們不要你負擔一個小錢。這是合乎平等的立場嗎？我將要減少我的孩子們和僕人們的伙食費：那末你仍舊可以有二千一百元爲你幫我的僕人們的忙的報酬。你夠嗎？”

她不再要了；她永不再要了。

賺麵包者

他早晨從惡夢中醒來，他夢見發票沒有付清過；稿沒有交去過。冷汗浸濕他的髮了，當他穿着衣服的時候，他的頸顫抖着。他聽到隔壁室內孩子們的唧唧聲；他將燃燒似的面孔浸在寒涼的水裏。他飲着親手烹煮的咖啡茶，因為他不願意在這樣早的時候，在八點鐘，去騷擾那乳娘的。他整理好他的床，拂拭好他的衣服，然後坐下來寫字了。

他發燒了；發燒使他神經昏亂，他在幻想中看到從未見過的房子，人間所沒有的風景以及人名

冊上找不到姓名的人們。他痛苦地坐在寫字檯旁。他的思想必然是清醒的，蘊蓄的，活躍的，他的文字必然是明白的，他的故事必然是戲劇組織的；趣味必然是雋永的，暗示必然是有力的，對話必然是觸目驚心的。那些自動機似的臉向他強笑着，他的腦海中轉動着人們的思想；批評家帶了嫉妒的眼鏡向他望着，他們的好意他是容納的；出版者的抑鬱的臉纏住他，然而他却努力想使出版者的臉快樂。

他看見陪審者圍坐在黑色的桌子的四周，在桌子的中央放着一本聖經；他聽到牢獄的門推開的聲音了，牢獄裏許多自由思想家在受着苦難，他們是爲了勇敢地想去拯救懶惰的人們，因而說他們犯罪的；他聽到拿着發票進來的旅館裏的門房的沉默的足步聲了……

當這時候，他的身子發燒得很凶，他拿着的筆落下了；當筆落在紙上的時候，同時他又看見出版者或陪審者的幻影，筆在紙上留下了痕跡，有如漸漸地變成黑色的凝固的血似的紅的線紋。

當他在兩個鐘頭之後，從椅子上面立起來的時候，他的精力是疲乏到只能在室內蹣跚了。他倒在床上，彷彿死神已經將他抱在掌握裏。這不是康健的睡眠使他閉上了眼睛，這是一陣昏迷，一陣長久的中風吧，當這時候，他的意識仍舊是清楚的，他的腦子裏被可怕的思想所痛苦着，他覺得他的精力完了，他的神經組織潰敗了，他的腦子空虛了。

一陣私人旅館內的鈴聲。Voilà le facteur! 女僕到來了。

他從床上起來，蹣跚地走出他的房子，一束信件交給他。這是必須立刻拆開來看的證據：一冊從一個青年作家寄來的，請求他忠實地批評的作品；一份登載着一篇必須立即回答的辯答文底報紙；一個月份牌請求他捐助；他的出版者給他的一封警告書。一個病人怎能對付這許多事情呢？

這時候，乳母已經起床，幫孩子們穿着衣服，喝着在旅館的廚房裏給她預備好的咖啡茶，吃着特地爲她送來的塗着蜜糖的小麵包。用完早餐後，

她到花園裏去散步了。

十點鐘，用點心的鐘聲響了。所有客人們都會集在膳堂內。他也在那裏，孤獨地坐在桌旁，

“你的妻子呢？”大家向他詢問着。

“我不知道，”他回答說。

“真是一個無情的畜生吓！”那些此刻還披着早晨的便衣的太太們，給他這樣一句評語。

他的妻子進來了，打斷了他們正在吃着的菜，於是這些嚴守禮節的餓客們，靜候着第二道菜。

太太們熱烈地詢問他的妻子睡眠安適嗎，覺得身子復原沒有。沒有一個人詢問他覺得身子怎樣，誰高興詢問他呢。

“他正像一個死屍，”其中有一位太太說。

她是對的。

“一點精神都沒有，”另一位太太說。

真是一句一點不錯的話。

他沒有加入談話，對於這些婦人們，他沒有什麼話可說。但是他的妻子却和二位太太閒談着。他一面吃着食品，一面他的耳朵聽着她們的一切

卑污的讚美和一切高貴的侮辱。

用完了食物之後，他暗地裏和他的妻子說。

“我想，你去差魯依賽替我送外套到裁縫舖裏去吧；我的外套裂了一個破縫沒有補好，而我自己又沒有工夫去縫它。”

她沒有回答，她並不去差魯依賽，親自拿着他的外套向裁縫住着的鄉村走去了。

在公園裏，她遇見了她的幾個解放自由的朋友們，她們問她上那裏去的。

她真實地回答，說她替丈夫送衣服上裁縫舖去的。

“你想，差她上裁縫舖去吓！而且她是忍受着他的虐待有如一個奴僕呵！”

“此刻他正是臥在床上，飯後小眠着罷。真是一個好丈夫吓！”

這話不錯的，他正在飯後小眠着，因為他是患血虧症的。

當三點鐘，郵差又拉着門鈴了；他打算寫一封覆信寄到德國的柏林去，一封寄到法國的巴黎去，

一封寄到英國的倫敦去。

他的妻子已經從裁縫鋪回來，她喝了一杯康納克酒之後，身子又恢復原狀了，她問他願意和小孩子們一塊去散步嗎。不，他還要寫信呢。

當他寫完了信件，他出去飯前散步了。他希望找一個人談談。然而他是孤獨呵。他走進了公園，尋覓着他的孩子們。

肥胖的乳母坐在一張圍檯上，念着他的妻子送給她的萊福拉夫人的真實的婦人們。孩子們已經聽得厭倦了，他們想去跑一趟，或者走一回吧。

“你爲什麼不帶了孩子們去散步一回呢，魯依賽？”他問道。

“主母說天氣太熱了。”

他的妻子的命令吓！

他叫了孩子們一塊向大路走去；忽然他發現他們的手和面孔是污穢的，他們的靴是破的了。

“爲什麼你讓孩子們穿着這樣破爛的靴子呢？”他詢問魯依賽。

“主母說的……”

他的妻子說的吓！

他一個人自己去散步了。

這是七點鐘，用正餐的時候了。太太們還沒有回到旅館裏。當前面的二道菜已經用完的時候，她們面紅耳赤地回來了，高聲地笑着，談着。

他的妻子和她的朋友很高興，臉上可以聞到康納克酒的氣味。

“這一整天你怎麼過的，爸？”她詢問着她的丈夫。

“我和孩子們去散步了一回。”

“魯依養沒有在嗎？”

“唉！在是在的，但是她在從事於別的事情呢。”

“呵，我想這也不算過分吧，叫一個男人去看一眼他自己的兒女，”她的朋友說了。

“不，當然不算過分的，”她的丈夫回答了。“所以我責備魯依養為什麼讓孩子們露着污穢的臉，穿着破的靴，在那裏亂跑。”

“我回家裏來，沒有一次不受氣的，”他的妻子

說：“你這吹毛求疵的性格，毀盡我每一個細小的快樂了。”

於是一陣薄薄的眼淚濕潤了她的紅的眼險了。

她的朋友和其餘所有的太太們，都向這位丈夫投了一眼憤怒的眼光。

一陣攻擊逼在目前了，她的朋友磨快了她的舌。

“此刻在此地的每個人，都念過了路得的對於一個婦人的權利的見解沒有？”

“什麼是路得的婦人的權利呢？”他的妻子問道。

“假使她不滿意她的現有的配偶，她可以去另找一個的。”

一陣沉默主宰着。

“是一種最危險的教義呵，如像關於一個婦人的趣味這類事，”她的丈夫說，“因為照這樣，在同樣的環境裏，一個男人做同樣的事情也是無罪的了。然而這類事，男人們往往比婦人們多遇到些

吧。”

“我不懂你講些什麼話？”他的妻子說。

“那不是路得的錯處，也不是我的錯處，”她的丈夫回答了。“正如他假若和他的妻子不和睦，這不一定是丈夫的錯處呢。他或許能夠同另一個婦人很和睦的。”

接着是一陣死滅的沉默；食客們從他們的椅上立起身來。

丈夫回到他自己的房裏。他的妻子和她的朋友一塊離開了膳堂，在亭子裏坐下了。

“多麼野蠻吓！”她的朋友叫着。“像你這樣一個敏感的，聰慧的婦人，爲什麼願意做一個自私的畜生的奴僕呢？”

“他從來沒有了解過我，”他的妻子歎息着，她覺得很得意，能夠發表這一句十分咀咒的話，連她的丈夫時常給她的這一個回答都忘記了：

“你以爲你的思想是十分深奧，像我這樣精密的頭腦，都不能了解嗎？你從來沒有想到過吧，這是你的淺薄使你不能夠了解我。”

他孤獨地坐在他的房內。他的心中痛苦地悔恨着，彷彿敲打了他的母親一般。然而敲第一下的是她呢；她一下一下的敲着他已經許多年了，他從來沒有報復過一次。

這個粗暴的，冷酷的，犬性的婦人，他將整個的靈魂和思想和情緒交給她的，所以她知道他的偉大了，於是她壓逼他，踐踏他，扯住他的頭髮，而且用惡語來辱罵他。當她公開地辱罵着他的時候他反抗了，這能算是犯罪嗎？是的——他覺得他是犯了罪了，彷彿他殺死了他的最親愛的朋友一般。

溫暖的夏夜的薄光轉濃了，月亮昇上來。

從會客室裏傳出來的音樂聲飄進他的窗。他走進公園裏面，在一株核桃樹下坐下了。孤獨呵！披霞娜的合奏和歌聲交錯着：

當夜展開了帷幕，
熙攘的人間和神祕的海洋為我們
變成了一個甜蜜的迷人的地面，
直等到星星沉落的破曉

消融了殘月——那時我們是結合
在一個長久的狂樂裏呵。
此刻，孤獨地被沈默和痛苦包圍着，
我在哭泣那給我甜蜜的回憶的幸福的創痛，
哭泣着永不再來的你吓，
哭你呵，我的春天，哭你的愛，你的吻。

他漫行在公園裏，向窗內望着。她，（他爲了自己的愉快而創作的一首有生命的詩）坐在那裏。她和淚歌唱着。坐在沙發椅上的太太們都脈脈含情地互相瞧望着。

但是在桂樹叢後面，一張園椅上面，有二個男人坐在那裏，抽着烟，閒談着。他可以聽到他們的談話。

“沒有別的，祇是康納克酒在她身上起作用了。”

“是的，他們說她喝酒的。”

“而且她責備她的丈夫喝酒呢。”

“那真是不要臉呵！她在求利安的工作室裏醉

着酒。她打算做一個藝術家，你知道的，但是她不成功。當他們在展覽會裏拒絕她的作品時，她才委身給這位窮鬼了，而且和他結婚來掩藏她的失敗。”

“是的，我知道的，此刻他的從前的自己只剩了一個影子，生活在他是一個重負了。他們在巴黎開始了他們自己的家，而且他爲她雇了二個女傭人；然而她却仍舊叫她自己是他的奴僕的。雖然她是一切東西的主婦，然而她却固執地說是他的奴才。她不管家裏的事，任僕人糟塌着，他眼看着他們的家陷在沒落的狀態中了，然而他却不能染一指，去想法避免的。她反對他的每一個提議；假若他喜歡黑的，她一定喜歡白的了。她這樣地毀壞着他的意志，擾亂着他的神經。他拋了他的家，帶她住在寄宿舍裏，使她沒有家務的煩惱，好一心從事於她的藝術了。然而她却沒有畫，一天到晚和她的朋友出去。她打算使他也拋棄了他的工作，強迫他喝酒，然而她却沒有成功；所以她是憎恨他的，因爲兩人中間他是比較好點。”

“那末這位丈夫必定是一個蠢子吧，”另一個男人說。

“凡和他的妻子有關的地方，他是一個蠢子，然而他也逃不出公理的支配的。他們結婚已經有十二年了，而他仍舊是愛着她的，最可怕的是這個強壯的男子，博得議院和出版界的尊敬的他，已經快死了。今天早晨我和他談天過；至少可以說，他是病了。”

“是的；我聽旁人說過她打算將他關在一個瘋人院裏，而且她的朋友盡量地盡她的能力幫助她達到這個目的。”

“到他工作到死了的時候，她可以去享樂了。”

“你知道她爲什麼這樣輕蔑地對待他的？因爲他不能夠滿足她的一切奢侈的慾望。‘一個男人不能滿足他的妻子的一切慾望，’有一天，她在用正膳的時候說，*Ce n'est pas grand' Chose.*’我相信她以爲他是把她看作了一個藝術家的。不幸他的政見使他不能和各導報相親近，而且他在藝術界裏是沒有朋友的；他的趣味是在另一方面。”

“我知道的；她爲了自己的目的去利用他的；當他不依從的時候，她就拋棄他了；可是他是盡着他的賺麵包者的責任。

此刻，孤獨地被沉默和痛苦包圍着，
我在哭泣那給我甜蜜的回憶的幸福的創痛
.....

從會客室裏飄出她的歌聲來。

“澎！”從核桃樹後面傳來一聲大響。接着是樹枝的折斷聲和沙石的磨擦聲。

談客們驚跳起來了。

一個衣冠端正的男人的身子倒在路上，他的頭對着一張椅子的腳。

歌聲突然停止了。太太們跑進園子裏。她的朋友滴了幾點拿在她手裏的 eau de Cologne，在這仰臥着的男人的臉上。

當她發現這一回並不是中風的時候，她嚇得跳回來。“怕呵！”她叫着，將她的手掩在她的面上。

二個男人中間年齡較大的，他是俯伏在死者
的身上，他向她望着。

“請靜一點吧，女人，”他叫着。

“真是一個畜生吓！”她的朋友說道。

死者的妻子暈厥了，但是她的朋友抱住她了，
所有其餘的婦人們都在溫柔地看待着。

“去叫一個醫生來！”兩個男人中間年齡較大的
高喊着。“快點！”

沒有一個人注意他的話！每一個人都忙碌地
照料着這失去知覺的妻子。

“使他的妻子受這樣的苦難吓！唉！這個無情
的男人，這個無情的男人！”她的朋友嗚咽地說。

“沒有一個人想到死者嗎？這一切的忙碌，只
因為暈倒了一個婦人的緣故吧！給她喝一點白蘭
地酒，就會蘇醒過來的！”

“這可憐的男人獲得他應得的報應了！”她的
朋友朗聲地說。

“他真是死得其道吓，比起活在你們的手中
來。可吓吓，女人，一切光榮都屬於這位賺麵包者

的！”

他讓死者的手伸到他的足上。

“一切都完了！”他說。

於是一切都完了。

歐羅巴文藝叢書

蓬子 徐霞村 杜衡主編

掙扎在二十世紀的歷史的路上，任何民族，若無新的文化作其民族生存的根基，只有受自然無情地淘汰。我們中國，舊的文化已成了秋後的墳頭的黃花，只能供那些弔墓者——宣揚東方文化的士大夫們的歎逝的資料了。呵，骷髏的當年的美貌讓士大夫們去讚美着吧，我們要努力中華民族的新的未來。本書局創辦的目的，即在努力於新思想的介紹與新文化的宣揚，數年來雖未能盡貫初衷，但正因中國的荒蕪的思想界尙待於執鋤者之努力，所以本書局的責任亦愈重。今年本書局新聘蓬子，徐霞村，杜衡三先生編輯一個歐羅巴文藝叢書，想把南北歐的文學作品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給國人以新的力，新的生命

，使國人認識北歐的嚴肅的國民性與南歐的活潑的人生觀，而感覺到自己的鬼影憧憧的腐爛的生活的可恥。蓬子，徐霞村，杜衡三先生對於西洋文學造詣極深，即於西方文化之轉變亦有極明確之認識；所以這個歐羅巴文藝叢書，不啻是一枝消毒的清血針，注射到瀰漫着毒質的中國的文藝界裡。下列各書均在印刷中，陸續出版。

- | | | |
|---------|----------|---------|
| 新 婚 果 | 瑞典斯特林堡著 | 蓬子 杜衡合譯 |
| 莎 霧 | 俄國阿志巴綏夫著 | 潘訓譯 |
| 白馬的騎者 | 德國施篤謨著 | 鍾憲民譯 |
| 地 獄 | 法國巴比塞著 | 成紹宗譯 |
| 戀 愛 三 味 | 挪威哈姆生著 | 施登存譯 |
| 哈 兵 | 波蘭普羅士著 | 杜衡譯 |
| 冰島一漁翁 | 法國羅論著 | 戴望舒譯 |
| 我的幼年 | 俄國高爾基著 | 蓬子譯 |
| 死去了的巴斯加 | 意大利披蘭特羅著 | 徐霞村譯 |
| 娜 娜 | 法國左拉著 | 徐霞村譯 |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一九二九年六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八月出版

—— 2000册

實價大洋一元二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